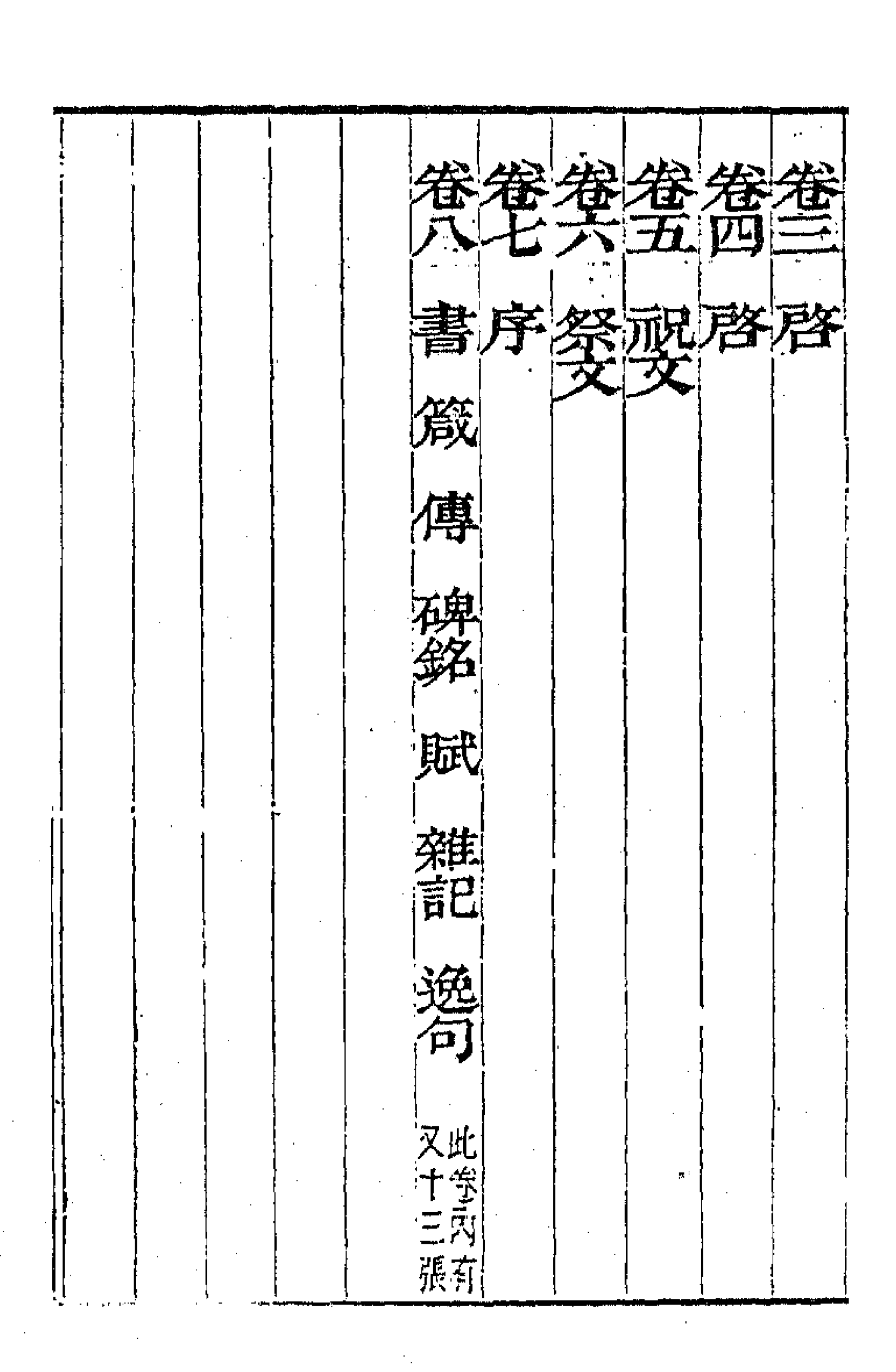
玉谿生詩詳註

李義山詩文集詳註總目



玉谿生詩詳註序

余於乾隆初持服里居同學伯陽馮翁以司寇子告在籍居第與余近朝夕過從時令孫孟亭侍御未弱冠每侍坐間出所爲詩示余余喜而嘆曰玉谿生再生矣司寇心然余言乃曰初學從玉谿入手庶不染油滑纖儷之習今承長者言當不令改趨也又十年孟亭成進士爲名翰林擢侍御史臺館中評隲孟亭詩者亦與余言務合壬申夏余忽遘沉痾急請假歸丁丑冬孟亭以母憂還里去余所居更近考業論文修乃祖洎余故事獨念余衰白僅存情誼益篤既孟亭服闋以舊有心疾時發時止未得赴補因素愛玉谿詩文惜諸家所註各有踳駁附會舊新唐書本傳各有岐誤爰細意鉤核發詩文之含蘊以詳譜其行年年譜

定而詩之前後各得其所矣詩得其所文之前後亦莫不按部就班而本傳之同異自見於是作者之心跡大彰灼於卷帙間書成問序於余余惟昔賢聲詩蹤跡其顯晦遲早若默有定數者然同一玉谿生集也余亦稍涉焉其膾炙人口詩篇未嘗不流連而諷詠之餘有闕疑者往往弗深考曩者尚書高文良公善詩愛少陵玉谿兩家多所發記頗有得解處每於來朝退食之餘余偶詣之談論至夜分不倦嘗出以相示惜未成書今得孟亭註本與二三學子首尾繙閱浹旬始得終讀挹其聲光若更異於昔日者余亦不能自解焉是可爲玉谿幸而又多孟亭之深嗜孤詣爲難能也

乾隆乙酉秋九月香樹錢陳羣題於荆合齋

李義山詩文集詳註序

論古今著述得失者甚多請以一言決之曰讀書與不讀書而已矣李義山詩文詳註吾師孟亭先生碎金耳要而論之斷斷非不讀書人所能辦也蓋義山爲人史氏所稱與後儒所辨均爲未得其中注之者倘非貫穿新舊唐書博覽唐宋人紀載參伍其黨局之本末反覆于當時將相大臣除拜之先後節鎮叛服不常之情形年經月緯了然于胸則惡能得其要領哉若先生之所注信乎其能如是矣是雖不過一家之言而已有關于史學尤奇者鉤稽所到能使義山一生蹤跡歷歷呈露顯顯在目其眷屬離合朋儕聚散弔喪問疾舟嬉巷飲瑣屑情事皆有可指若親與之游從而籍記其筆札者深心好古如是細心考古如是平心論古如是讀

之直恨先生不具千手眼盡舉天下書評閱之然後快也故曰斷
斷非不讀書人所能辨也或謂著述家蹈空者固多若注釋則安
能蹈空爲予謂不然夫躁于求名而懶于攷核俗學之恒態也彼
所甚畏者史冊之繁重故所引用每不出于本書徒襲取人牙後
慧鈔謄了事如此縱滿紙爛然究與蹈空無異不但虛談義理馳
騁筆鋒者空而無實即在注釋家亦猶之空而無實矣若先生此
編則從實學中來非襲取可得甚矣眞讀書人可貴也予擬者由
詞館教習出先生門下每蒙招集邸舍杯酒論文受益多矣比來
跧伏里閈竊欲以垂老之年專力經史以藥游談不根之病捧誦
此編爰趣舉膚見書之簡端用爲勸學之一助若夫義山詩文家
數何如其出處行事何如諸家論之詳矣茲不復贅云乾隆丁亥

九秋受業東吳王鳴盛拜撰

玉谿生詩詳註序

余幼學詩聞之長老言初學作知詩味每易墮纖浮輕率之習以自喜而不知其自畫也若從晚唐入殆免是矣是詩學中之一徑也晚唐以李義山爲巨擘余取而誦之愛其設采繁艷吐韻鏗鏘結體森密而旨趣之遙深者未窺焉後雖間爲披閱無暇專攻侵尋三十餘年學不加進而病已攖心夙昔願以姓名託文字以傳於世者當遂付之泡影也偶復取義山詩一爲諷詠動有微悟試詮數章機不可遏於是徵之文集參之史書不憚悉心而辨釋之詩集既定文集迎刃以解觧格而不通者廼次其生平改訂年譜使一無所迷混余心爲之愜焉夫箋註義山詩文者既有數家皆積歲月以尋求顧作者之用心明者十七昧者猶十三諸家之力有

所不逮歟抑千載而上千載而下即雕蟲小技亦有默操其顯晦之數者歟然則又安知後之讀斯集者不更有一往之深情如覩其面如接其言論而嗤余之所得尚有遺憾也哉余既感心疾固不能更進於斯也編纂成筆之以弁其端若謂余於詩惟義山之是尚也則又余之所不居也文集箋註不更序

大清乾隆二十八年癸未春日桐鄉馮浩書

乾隆四十五年庚子秋日重校付梓不更序

玉谿生詩詳註發凡 十二條

一諸家註本皆名李義山詩集今從唐書藝文志玉谿生詩三卷之名以復其舊

一自明以前註斯業者逸而無存宋長孺曰西清詩話載都人劉克嘗註杜子美李義山詩又延州筆記載張文亮有義山詩註今皆不傳按延州筆記所載唐音諸人詩句張文亮註之云者非專註本集也且寥寥不足言註釋石林道源創之朱長孺鶴齡成之行世百年矣近則程午橋夢星姚平山培謙各有箋本余合取而存其是補其闕正其誤釋疑而未晰者尚間有之蓋義山不幸而生於黨人傾軋宦豎橫行之日且學優奧博性愛風流往往有正言之不可而迷離煩亂掩抑紆迴寄其恨而晦其跡者索解良難所無如何耳

一余初脫稿聞吳江徐湛園逢源有未刊箋本徐爲虹亭太史子

窮老著述余因外弟盛百二向其後人借觀視朱氏程氏爲優第或疎或鑿時不能免而持論多偏閡其晚歲改易點竄反有舍前説之是而適入岐途者窮苦之累其神明也余虛衷研審擇其善者採之庶苦心孤詣不至全泯亦可以無恨矣原稿仍歸余氏

一年譜乃註釋之根幹非是無可提挈也義山官秩未高事跡不著史傳豈能無訛舛哉今據詩文証之時事一生之歷涉稍詳史筆之遺漏或補讀者宜細閱之

一舊本皆作三卷而凌亂錯雜心目交迷其分體者更不免割裂之病余定爲編年詩二卷不編年詩一卷行藏遲考情味彌長所不敢全編者愼之也

一朱氏巳采錢龍惕陳帆潘畊之説余所見有馮巳蒼舒定遠班

田實山藺芳何義門焯錢木菴良擇楊致軒守智袁虎文彪諸家評本又陸圃玉崑曾有專解七律刊本皆爲節采附入庶深情妙緒尤能引而伸之已余既采何義門評本辛卯春日取吳下所刊義門讀書記中兩卷細爲校勘同異頗多且有他人評語而誤收者有意義舛戾斷不出自義門者蓋屢經傳錄漸滋淆亂而義門於斯小集固不比經史諸大集之審慎精當世之服膺前哲者宜更決擇焉

一箋者表也註者著也義本同歸況一手所成豈宜並舉故專題爲詳註云凡舊說之是者必標明某曰不敢攘善顯然誤者改之而已若似是而非或滋後人之疑者則贅列而辯正之引據故實未免繁冗緣取義隱曲每易以刪摘失其意指故不可不詳也一事屢用註皆見前間有見於後者亦有前後互証者

一說詩最忌穿鑿然獨不曰以意逆志乎今以知人論世之法求之言外隱衷大堪領悟似鑿而非鑿也如無題諸什余深病前

人動指令狐初稿盡爲翻駁及審定行年細探心曲乃知屢啓陳情之時無非借艷情以寄慨益義山初心依恃惟在彭陽其後郎君久持政柄舍此舊好更何求援所謂何處哀筝隨急管者已揭其專壹之苦衷矣今一一詮解反浮於前人之所指固非敢稍爲附會也若云通體一一無謬戾則何敢自信

一論義山詩每云善學老杜固已然以杜學杜必不善學杜也義山遠追漢魏近仿六朝而後諳力所成直於浣花翁可稱具體細玩全集自見毋專以七律爲言其終不如杜者十之三學爲之十之七時爲之也

一集中雙聲疊韻屬對精細而押韻每寬律詩東冬蕭肴之類通用古詩如支微齊佳灰五韻通用眞文元寒刪先六韻通用唐

人常例不足異也且所重不在韻故略之

一友朋贈答傳自當時評騭抑揚務於異代皆爲不可廢者故附諸譜後架鮮藏書恨網羅未備耳

一海鹽陳靈茂（許廷）有箋本久不傳矣聞閩中寧化李元仲（世熊）亦有箋本未及訪其存否也數十年來海寧許高廬（昂霄）曾註其半部亦無可覓（許高廬校注義山詩云時事年月職官遷轉舊唐書必詳書之新書則疏漏多矣張宗柟云高廬箋注玉溪生詩六卷又年譜考證及叢說凡數卷博考新舊兩書傳記百家以及近時評註疏通證明駁正瑕璺期與作者讔詞託寄不隔一塵定藁僅有其半餘則零丁件繫塗改勾勒殊難辨識）近如如臯史笠亭（鳴臯）與余先後入翰林每舉玉谿詩互爲賞析而凡文士之從事於斯者應不乏也夫文有一定之解詩多傳通之趣茲編也我自用我法耳若前輩之精研同時之濬發各有會悟不妨異同自當並行以俟後人之審擇

重校發凡 二條

一初恐病廢急事開雕既而檢點謬誤漸次改修積十五六年多不可計既欲重鐫通爲校改大半如出兩手矣然究未全愜意也初行之本無從收回祈四方學士見輒爲我毀之或郵寄相易實叨惠好

一所引典故初梓半仍舊本以爲何煩盡改也詎意舊本動有疎誤甚且僞造妄增以成其說而後起諸書或不之察轉相據引襲謬承訛久而轉疑古籍之脫落是誠爲害已今逐條討核不目審而心會者弗以錄也學者庶可見信

桐鄉馮浩孟亭氏識

李商隱字義山懷州河內人曾祖叔恒年十九登進士第位終安陽令祖俌位終邢州錄事參軍父嗣商隱幼能爲文令狐楚鎮河陽（詔受知始於河陽誤）以所業文干之年纔及弱冠楚以其少俊深禮之令與諸子遊楚鎮天平汴州（先天平後汴州誤）從爲巡官歲給資裝令隨計上都開成二年方登進士第釋褐秘書省校書郎調補宏農尉會昌二年又以書判拔萃王茂元鎮河陽辟爲掌書記得侍御史茂元愛其才以子妻之（敗節從茂元鎮河陽敘下多誤）茂元雖讀書爲儒然本將家子李德裕素厚（一本無厚字）遇之時德裕秉政用爲河陽帥德裕與李宗閔楊嗣復令狐楚大相讎怨商隱既爲茂元從事宗閔黨大薄之時令狐楚已卒子綯爲員外郎以商隱背恩尤惡其無行俄而茂元卒來

遊京師久之不調會給事中鄭亞廉察桂州請爲觀察判官（判官誤）檢校水部員外郎（誤）大中初白敏中執政令狐綯在內署共排李德裕逐之亞坐德裕黨亦貶循州刺史商隱隨亞在嶺表累載三年入朝京兆尹盧宏正（尹爲宏正誤）奏署掾曹令典牋奏明年令狐綯作相商隱屢啓陳情綯不之省宏正鎭徐州又從爲掌書記（掌書記誤）府罷入朝復以文章干綯乃補太學博士會河南尹柳仲郢鎭東蜀辟爲節度判官檢校工部郎中大中末仲郢坐專殺左遷（誤）商隱廢罷還鄭州未幾病卒商隱能爲古文不喜偶對從事令狐楚幕楚能章奏遂以其道授商隱自是始爲今體章奏博學強記下筆不能自休尤善爲誄奠之辭與太原溫庭筠南郡段成式齊名時號三十六（小學紺珠三人皆行十六故曰三十六體）文思淸麗庭筠過之而俱無特（一作持非）操

恃才詭激為當塗者所薄名宦不（莊子罔兩問景何其無特操歟唐人文中特操字習見此謂反覆無特操也）進坎壈終身弟羲叟亦以進士擢第累為賓佐商隱有表狀集四十卷（傳文之誤皆於年譜辨正）

新唐書文藝傳

李商隱字義山懷州河內人或言英國公世勣之裔孫（誤）令狐楚帥河陽奇其文使與諸子遊楚徙天平宣武皆表署巡官歲具資裝使隨計開成二年高鍇知貢舉令狐綯雅善鍇獎譽甚力故擢進士第調宏農尉以活獄忤觀察使孫簡將罷去會姚合代簡諭使還官又試拔萃中選王茂元鎮河陽愛其才表掌書記以子妻之得侍御史茂元善李德裕而牛李黨人蚩謫商隱以為詭薄無行共排笮之茂元死來游京師久不調更依桂管觀察使鄭亞府

爲判官亞謫循州商隱從之誤凡三年乃歸凡字誤亞亦德裕所善綯以爲忘家恩放利偷合謝不通未至謝不通也三字誤京兆尹盧宏止宏止舊書皆作正新書傳作止世系表仍作正表爲府參軍典箋奏綯當國商隱歸窮自解綯憾不置宏止鎮徐州表爲掌書記久之誤還朝復干綯乃補太學博士柳仲郢節度劍南東川辟判官檢校工部員外郎府罷客滎陽卒商隱初爲文瓌邁奇古及在令狐楚府楚本工章奏因授其學商隱儷偶長短而繁縟過之時溫庭筠段成式俱用是相夸號三十六體傳中既承舊書之誤又自有誤者

藝文志

李商隱樊南甲集二十卷乙集二十卷玉溪生詩三卷又賦一卷文一卷

宋史藝文志

李商隱賦一卷又雜文一卷(別集類) 文集八卷又四六甲乙集四十卷別集二十卷詩集三卷(亦別集類) 蜀爾雅三卷(小學類) 雜纂一卷雜藁一卷(小說類) 金鑰二卷(類書類) 桂管集二十卷(總集類) 使範一卷家範十卷(儀注類)

按宋志視唐大有增矣但志文多舛訛未可盡據桂管集當在桂海諸賢之合集與志於雜稿一卷皆李義山史志詩名不詳字余初疑之核其上下所引諸書俱商隱也雜藁似即樂江太守等五紀之類後人亦稱雜記

鄭氏通志藝文略李商隱蜀爾雅三卷古文略(不著卷數) 雜纂一卷玉溪生詩一卷玉溪生賦一卷樊南四六甲集二十卷乙集二十卷

晁氏郡齋讀書志於甲乙集各二十卷外又文集八卷晁氏曰商隱儷偶繁縟旨能感人人謂其橫絕前後無儔者又有古賦及文

共三卷辭旨怪詭宋景文序傳中云譎怪則李商隱蓋以此詩五卷清新纖艷按晁氏以合古賦與文三卷詩五卷統稱文集八卷也與宋志異矣通志作詩一卷豈合三卷為一卷耶馬氏經籍考集類既全引晁志矣別標玉谿生集三卷引陳氏書錄解題曰李商隱自號此集即前卷中賦及雜著也又於詩集標李義山集三卷引陳氏曰唐太學博士李商隱義山撰皆不細符也陳氏曰商隱所作應用之文當時以為工以近世四六觀之未見其工也蓋宋人駢體與六朝舊法異故反嗤點樊南耳文集幾本不採評語附識於此

馬氏通考經籍門蜀爾雅下引陳氏曰不著撰人名氏館閣書目棱李邯鄲云唐李商隱採蜀語為之當必有據

又雜纂下引陳氏曰俚俗常談鄙事可資戲笑以類相從今世所稱殺風景蓋出於此又有別本稍多皆後人附益與岩李氏曰用諸酒杯流行之際可謂善謔其言雖不雅馴然所訶誚多中俗病闘者或足以為戒不但為笑也

又金鑰下引陳氏曰分四部曰帝室職官歲時州府大略為牋啓

應用之備玉海藝文類唐金鑰二卷太學博士李商隱分門編類極是則朱本多稱繁博

明文淵閣書目李義山文集一部十冊李商隱詩集一部四冊係正統六年大學士楊士奇等編次文集與字詩集爲名一也十冊四冊登較今本爲多惜不能披校已崑山葉氏菉竹堂書目文集十一冊詩集同四冊

焦氏經籍志小學書類李商隱古字略一卷晚宋英國公夏竦聯古文四聲韻五卷標列所引諸書有李商隱字略而郭忠恕汗簡所紺七十一家有李尙隱集略其編字下李尙隱字略李尙隱集字李尙隱字指李尙隱集略皆尙隱非商隱是可疑而難定者今且以通志載古文略爲互証

玉谿生年譜

譜創於朱氏改訂於程氏徐氏俱有疏誤今以詩文爲據史書爲証重定一通意在詳明不嫌辭費○譜中詩文同編但遺佚既多傳者又錯亂故行藏大略猶可追尋年月細蹤不能彌審或從類敘之科要無凌節之弊所採史事視舊譜大有删增惟取與詩文印合者

李商隱字義山懷州河內人 本傳

朱曰義山乃宗室英國公孫敬業則天時起義事敗被誅復姓徐氏新書傳乃云或言義山是其裔孫不足信也 按李氏溯原隴西史記傳李將軍廣隴西成紀人也晉書傳涼武昭王廣之十六世孫也舊唐書紀高祖神堯皇帝涼武昭王七代孫也

義山詩曰我系本王孫又曰我家在山西山西卽隴西也李勍本徐氏曹州離狐人隋末徙滑州之衛南義山非其裔誠不足辨李翱撰歙州長史隴西李則墓誌云涼武昭王十三世孫李君歸葬鄭州某縣岡原正與義山家世相合必卽其族而分派已遠如李白亦涼武昭王後而不編屬籍也又舊書傳李元道本隴西人世居鄭州爲山東冠族李揆隴西成紀人家於鄭州則李氏之居鄭州者多矣義山詩曰爲邦屬故園謂鄭州也祭叔父文曰壇山舊塋山在鄭州也祭姊文云寓殯獲嘉又云小姪寄兒來自濟邑濟源獲嘉乃河北地則義山必舊居鄭州遷居懷州故有習業於玉陽王屋之跡然姊與姪女仍歸葬壇山是終以鄭州爲故園也舊傳云還鄭州最得其實新傳客字小

誤而二傳祇書懷州河内人皆小疎也

父嗣本傳

嗣爲縣尉之流終浙東西從事詳下文

憲宗元和八年癸巳　商隱生

按義山生年無明文核之當在此年也朱氏據令狐楚鎮河陽義山纔及弱冠而謂生貞元十一二年間不知史已誤矣徐氏以爲楚鎮河陽義山當十六歲亦誤也本集可據考年齒者有三一爲開成時上崔華州書以舊編從非戊一爲會昌四年改葬姊與姪女之祭文以諸祭文所書定爲四年一爲驕兒詩祭裴氏姊文曰靈有行於元和之年返葬於會昌之歲光陰迭代三十餘秋又云寓殯獲嘉向經三紀又云沉綿之際殂背之時某方解扶牀猶能記面又

云此際兄弟尚皆乳抱時義山僅二三歲耳若泥三紀實數則當逆數至元和四年矣然三十餘秋者踰三十即可稱而三紀舉成數不必細拘如開元天寶合四十三載而云四紀爲天子也況國語云十年數之紀也何必定十二年哉祭姊與姪女時袞師未生其後初在東川時云或小於叔夜之男約當爲七歲則袞師約生於會昌六年乃驕兒詩形容四五歲嬉戲情狀而自歎顛頷欲四十又云況今西與北羌戎正狂悖指大中三四年党項寇邊及回紇遺種逃附奚部者言之逆數至元和八年則三十八年與欲四十合其姊若亡於元和九年則至會昌四年得三十一年云經三紀可也崔龜從爲華州紀在開成元年十二月崔鄲爲宣州在二年正月書爲其時所上而云屬生二

十五年今自元和八年至開成二年數乃正符此尤其朗然者故斷以是年爲生年縱或少有先後而大要足據不若舊譜之動多窒礙矣

九年甲午

十年乙未

商隱隨父赴浙祭姊文云恭惟先德實紹元風貞時不來百里爲政又云時先君子以交辟員來南轅已轄盩義山父爲鎭浙東西者所辟 〔按〕姊亡當在九年而以赴浙辟屬下年者參以下文年方就傅之句也況姊亡與赴浙其爲某月皆不可考安知非九年冬十年春耶

十一年丙申

十二年丁酉

十三年戊戌　十一月令狐楚爲懷州刺史河陽懷節度使舊書紀參令狐楚傳

本傳皆言受知令狐始自河陽今則其誤不待辨矣

十四年己亥　七月令狐楚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舊書紀

十五年庚子　正月憲宗崩穆宗卽位　七月令狐楚罷爲宣歙池觀察使再貶衡州刺史舊書紀參傳

穆宗長慶元年辛丑　四月令狐楚量移郢州刺史是年遷太子賓客分司東都舊書傳

商隱隨父在浙約六年父卒奉喪侍母而歸祭姊文云浙水東西半紀漂泊某年方就傅家難旋臻躬奉板輿以引丹旐是也

校在浙似六年有奇喪父是九歲幾十歲

二年壬寅 十一月令狐楚授陝虢觀察使楚至陝復授賓客歸東都 舊唐書傳

三年癸卯

四年甲辰 正月穆宗崩敬宗即位 令狐楚爲河南尹九月檢校禮部尚書宣武軍節度汴宋亳觀察等使 舊唐書紀參傳

敬宗寶歷元年乙巳

商隱年十三父喪除後似懷州無可居始居滿州之永樂 其在是年或猶在後未可定 校祭姊文云四海無可歸之地九族無可倚之親既祔故邱 謂葬父於鄭州壇山故邱 便同逋駭及衣裳外除旨甘是急乃占數東甸傭書販舂占數占戶籍之數也蓋其先由鄭居懷此似懷州

亦無可居而蒲州在西京東北三百里外貞觀中昇爲四輔故
曰東甸其後會昌四年移家永樂有昔去今來之句舊蹟當於
此徵矣時雖居家於此又近遊以資養母而凡所云學仙玉陽
東形晚天壇上舊山萬仞靑霞外望見扶桑出東海仍屬懷州
之境懷鄭固宜頻往來也開成中移家關中至後東川罷歸又
還鄭州一生之屢遷靡定而戀戀於故土者皆可見已　又按
懷州近在東都之東北占數東甸似亦可謂鄭州無可歸始著
籍爲懷州人也是與玉陽王屋之蹟更合若永樂則寓居耳且
玩昔去驚投筆句似其時先有軍事驚心之行役相去未久況
已在移家關中之後未必遙溯從前也此說亦可通然上說較
是惟追測總難細定耳

詩 富平少侯 日高 陳後宮 陳後宮

二年丙午 四月橫海軍節度使李全略卒 十二月帝遇弒文宗即位 舊書紀

詩 覽古

文宗太和元年丁未 五月以前攝橫海節度副使李同捷爲兗海節度使七月同捷不受詔八月削同捷官爵發諸道兵討之 舊書紀參通鑑

二年戊申 三月帝親試制策舉人賢良方正考官馮宿賈餗龐嚴見劉蕡條對歎服以畏宦官不敢取 九月徵令狐楚爲戶部尚書 時河南北諸軍討同捷久未成功每有小勝則虛張首虜以邀厚賞朝廷竭力奉之江淮爲之耗弊 舊書紀參劉蕡令狐楚傳通鑑

按劉賛事詳後

商隱年十六樊南甲集序曰樊南生十六能著聖論才論以古文出諸公間後聯爲鄆相國華太守所憐居門下時敕定奏記始爲今體　按著聖論才論在是時矣後聯爲三字大可訂傳文之誤詳下

詩　隋師東　謝書　無題八歲偷照鏡　失題

三年己酉　三月令狐楚檢校兵部尚書東都留守東畿汝都防禦使　五月宣慰行營諫議大夫栢耆斬同捷滄景平　十一月紀作十二月令狐楚進檢校右僕射天平軍節度鄆曹濮觀察等使　十二月以吏部郎中宇文鼎爲中丞舊書紀參傳通鑑

商隱從楚在天平幕　按受知之深當在此際故甲集序專稱

鄭祭令狐文亦云天平之年將軍樽旁一人衣白也是下兩年年方十七八傳所云年纔及弱冠從爲巡官者宜屬此時傳文概書天平汴州尙未細核寧可遠及河陽時哉（又）校巡官之奏充者如文集狀中是也新書志節度使本有巡官兼觀察又有巡官一人舊書志節度使下參謀無員數隨軍四人皆天寶後置未見品秩馬氏通考歷辟署之法有旣爲王官而被辟者有登第未釋褐入仕而被辟者有強起隱逸特招智略之士者此多起自白衣惟其才能不問所從來然則額奏之外當有隨宜辟置未遑狀薦而可白衣從事者故義山年少未第而爲之也舊傳云從爲巡官新傳改爲表署表字似誤義山所交游三據爲稽條同此

四年庚戌

詩天平公座中呈令狐令公

五年辛亥

詩牡丹

六年壬子　二月令狐楚爲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舊書紀

商隱當至太原幕　是年應舉爲賈餗所斥見上崔華州書

按朱鶴齡解書彭陽碑陰云公尹洛禮陳商爲鄭驛發京兆京辟之商隱尹洛者河南尹也叙兆京於爲鄭後必太原之爲北京也令狐傳云始自諸生隨計成名皆在太原實如故與彙靡作鎮邑宅歡迎義山受其知遇必當至其幕中天平北京事本相接破辟當亦同也雖集無確據理必然矣

按太原近境之詩宜有此時作者但意境多不相合故無可定

編

七年癸丑　正月右金吾衛將軍王茂元爲嶺南節度使　三月出給事中楊虞卿爲常州刺史蕭澣爲鄭州刺史　六月令狐楚入爲吏部尚書　閏七月給事中崔戎爲華州刺史舊書紀王茂元令狐楚傳參補珙傳通鑑

商隱至鄭州哭蕭侍郎詩所敘是也　又崔戎教學章奏詳上下文

按安平公詩曰送我習業南山阿　又詩時猶年少今忽爲二十一歲正和合舊譜則非矣

文　太倉箴

八年甲寅　三月以崔戎爲兗海觀察使　六月卒　十二月召楊虞卿爲工部侍郎舊書紀參傳

按綯辭入爲刑部侍郎紀文不書當與虞卿同被命

商隱隨從戎自華至兗　是年應爲崔鄲所不取 見上崔華州書

詩 初食笋呈座中　海上　贈趙協律晳　贈宇文中丞

文 代安平公華州賀聖躬痊復表　進賀皇躬痊復物狀　謝除兗海表　兗海謝上表　奏杜勝等充判官狀　在道進賀端午馬狀　謝端午賜物狀　兗州祭城隍文　遺表

九年乙卯　六月下京兆尹楊虞卿獄同平章事李宗閔貶明州刺史虞卿貶虔州司馬刑部侍郎蕭澣貶遂州司馬　十月以王茂元爲涇原節度使　令狐楚守尚書左僕射進封彭陽郡開國公　十一月同平章事李訓謀誅宦官不克中尉仇士良等兵殺宰相李訓王涯賈餗舒元輿及王璠郭行餘韓約鳳翔節度使鄭注爲監軍張仲清所殺皆族之 舊書紀參令狐楚傳通鑑

商隱往來京師安平公詩明年徙步求京國是也　按義山入王幕雖始涇原但在得第後詳下文　舊書茂元傳 新書鎮涇原

詩　安平公詩　過故崔兗海宅話舊寄三掾　宿駱氏亭寄懷崔雍崔袞　公子 東還　夕陽樓

開成元年丙辰　二月昭義節度使劉從諫表請王涯等罪名三月復上表暴揚仇士良等罪惡　四月令狐楚爲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　十二月楊汝士檢校禮部尙書充東川節度使中書舍人崔龜從爲華州防禦使　是年令狐綯爲左拾遺　舊書紀參令狐綯傳通鑑

按徐氏謂義山是年從令狐楚興元幕今考下年馳赴興元本年未有在幕實據

詩　有感二首　重有感　故番禺侯以贓罪致不辜事覺毋者他日過其門　哭遂州蕭侍郎　五松驛　令狐八拾遺綯見招送裴十四歸華州　和友人戲

贈二首　重有感　戲贈任秀才　李肱所遺畫松詩書兩紙得四十一韻　送從翁從東川宏農尚書幕

【文】別令狐拾遺書

二年丁巳　正月吏部侍郎崔鄲為宣歙觀察使　高鍇為禮部侍郎知貢舉詳餘詩箋　六月成德節度使王元逵尚壽安公主以左金吾衛將軍李執方為河陽節度使　十一月令狐楚卒於鎮　是年令狐綯為左補闕舊書紀參商隱令狐楚傳本集

按彭陽遺表已稱左補闕綯舊書綯傳服闋後改左補闕小疏也

商隱登進士第令狐綯雅善鍇獎譽甚力故擢第本傳

冬赴興元代楚草遺表祭令狐文所云愚調京下公病梁山絕崖飛梁山行一千也十二月還京行次西郊詩蛇年建丑月我自梁還秦也

〔校〕唐制登進士第謂之及第然未即爲官若應他科而中謂之登科乃得授官義山次年應宏詞以此惜不中耳或爲入論薦從仕令狐於義山雖歲使隨計實未嘗論薦徐氏謂以令狐辟舉爲校書郎誤矣馮氏通考曰唐士之及第者未能便釋褐入仕尚有試吏部一關韓文公三試於吏部無成則十年猶布衣且有出身二十年不獲祿者義山至四年自以判入等釋褐爲官也冊府元龜云商隱少有奇才令狐楚能相歷汴州興元節度辟爲從事遊處之間未嘗相捨亦是約略之辭不足泥也徐氏蓋因舊書傳楚將卒時有召從事李商隱之語不知從事乃以向爲巡官之故史文隨意書之耳祭文實自稱弟子故新傳改曰門人

〔又校〕唐摭言狀元以下到主司宅謝恩訖三日後又曲謝主司方一一言及薦導之處俾其各謝挈維之力苟特達而取亦要言之蓋唐時極重薦導乃觀與陶進士書則交誼之乖固不可

專答令狐矣。

〔詩〕南山趙行軍新詩盛稱游讌之洽因寄一絕　及第東歸次灞上却寄同年　商於新開路　壽安公主出降　寄惱韓同年二首　哭虔州楊侍郎　衙中早訪招國李十將軍遇挈家遊曲江二首　韓同年新居餞韓西迎家室　西南行却寄相送者　聖女祠　自南山北歸經分水嶺　行次西郊作一百韻　彭城公薨後贈杜勝李潘

〔文〕上崔華州書　代爲崔京兆祭蕭侍郎文　代彭陽公遺表　爲令狐緒綯謝宣祭表

三年戊午　二月孫簡爲陝虢觀察使　五月（傳作九月）以吏部侍郎高鍇爲鄂岳觀察使　十月皇太子永薨於少陽院（舊書紀 高鍇傳）　商隱試宏詞不中選（宏詞詳後）與陶進士書所謂前年乃爲吏部上之中書中書長者抹去之是也　赴涇原王茂元幕娶其女當在是年　〔校〕義山以娶王氏見薄於令狐坐致坎壈終身是爲事蹟之最要者而傳既有誤集無明文今則定其必在是年

也傳文惟茂元愛其才以子妻之二語爲是其爲之師河陽時及云表掌書記得侍御史皆誤也韓畏之西迎家室義山有禁臠無人近之歎情見乎詞矣於是遂赴其幕既豈果諧琴瑟又希其論薦得官（李肇國史補曰伊慎每求甲族以嫁子李長榮則求時名以嫁子皆自署爲判官而奏之則幕職以婿充蓋係固有故事義山所希在此）時令狐楚卒未久得第方資綯力而遽依其分門別戶之人此謗薄無行之譏斷難解免而綯惡其背恩者也祭外舅文云往在涇川始受殊遇（愛才而妻以女故曰殊遇）綢繆之跡（亦詩綢繆束薪三星在天言成婚也）豈無他人（詩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言兄弟也今借言妻父乃是翁比）忘名器於貴賤（以品秩言）去形迹於尊卑（以翁婿言）語皇王致理之文考聖哲行藏之旨每有論次必嘗褒稱（時固爲記室之任然非奏充）及移秩農卿分麾舊許羈牽少暇陪奉多違跡疏意通期賒道密（八字有深意茂元實庸材雖愛義山或因人之忌未敢奏請授官而義山因是略涉蹤跡之疏以自遠然已無

及矣紵衣縞帶雅貺或比於僑與荆釵布裙高義每符於梁孟茂元家甚饒而爲此言者明已之非豔其財也然則婚之成於涇原而非陳許明矣況帥河陽茂元方有戎事旋卒於軍更何暇及私事且義山方持母服而祭文則云扇纊之夕不得聞啓手之言祖庭之時不得在執紼之列斯豈初婚爲記室之情事也哉　又校宏詞不中選已因娶王氏而爲人所斥也與陶進士書旣敘綯助之成進士復曰此時實於文章懈退乃命合爲夏口門人之一數耳其慼之也淺矣又曰前年爲吏部上之中書歸自驚笑復懊恨周李二學士以大法加我後幸有中書長者曰此人不堪抹去之乃大快樂此飾辭也中書長者必令狐綯雖相厚之人漫成三首皆以何遜自比其云沈約憐何遜謂愛之者也延年毀謝莊謂譏之

者也又云霧夕詠芙蕖何郎得意初謂已之新婚也此時誰最賞沈范兩尚書謂周李二學士以鴻博舉之也然則應鴻博正當初婚之際故安定城樓詩賈生年少虛垂涕王粲春來更遠遊乃不中選回至涇原之作互爲參考了無疑義矣

詩 撰彭陽公誌文畢有感　涇成三首　無題照梁初有情　安定城樓　回中牡丹爲雨所敗二首　東南　和韓錄事送宮人入道　奉和太原公送楊戴招楊玫　戲贈張書記　贈送前劉五經映　四皓廟

文 爲韓同年瞻上河陽李大夫啟　濮州回令狐公文　爲張周封上楊相公啟　爲濮陽公論皇太子表　謝冬衣狀

四年己未　八月給事中姚合爲陝虢觀察使　十月以敬宗子陳王成美爲皇太子 舊書紀

按是年舊書紀七月刑部侍郎高銖爲河南尹今細核乃知其誤詳寄成都高苗二從事詩

商隱釋褐爲祕書省校書郎 正九品上階 調補宏農尉 宏農爲上縣尉從九品上階 以

活獄忤觀察使孫簡將罷去會姚合代簡諭使還官本傳

按釋褐爲官必由吏部試判通典凡選始於孟冬終於季春其擇人以四事身言書判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六品以下計資量勞而擬官五品以上不試列名上中書門下聽制敕處分按自後六品以下每集選必試判義山以判入等乃釋褐授官定制必然故傳文從略　又按職官以清要爲美校書郎爲文士起家之良選諸校書皆美職而秘省爲最如翰林無定員諸曹尚書下至校書郎皆得與選矣至尉彌則俗吏義山外斥大非得意與陶進士書曰南場作判比於江淮選人正得不憂長名放耳雖自負文才必得亦隱謂忌者不能抑也又曰歸復啓與曹主求尉於虢實以太夫人年高樂近地有山水者云云乃矯語耳觀所編諸詩憤鬱可見諭使還官亦非其意也　又按義山於開成二年已云愚調京下然即有興元之

急行而釋褐實在四年時當移家關中祭姪女文云赴調京下移家關中寄瘞爾骨五年於茲迦之當在是年則云樂近地有山水者必非始願所及矣

詩 宮中曲 無題二首 昨夜星辰 鏡檻 曲池 有感 中路因循 次陝州先寄源從事 荊山 任宏農尉獻州刺史

文 為楊贊善請東都洒掃狀 為濮陽公陳情表

五年庚申 正月帝疾甚中尉仇士良魚宏志矯詔立潁王瀍為太弟太子成美復為陳王帝崩仇士良說太弟賜賢妃楊氏陳王成美安王溶死遂即位 八月葬文宗於章陵 九月李德裕為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同平章事楊嗣復出為湖南觀察使 是年令狐綯服闋為左補闕史館修撰 起為原官也既兼史職或稍在後 周墀為華州刺史 韋溫為陝虢觀察使 高元裕為

京兆尹 舊書文宗武宗紀令狐綯周墀韋溫高元裕傳參通鑑本集

是年高鍇爲西川節度使 王茂元自涇原入爲朝官 皆從本集酌書

〔按〕高鍇當代李固言節度西川後裁代鍇觀察鄂岳也固言傳云會昌初入朝者實於武宗即位之年即入朝也詳寄成都二從事詩王茂元事詳下

商隱辭尉任南遊江鄉 從本集酌書

〔按〕南遊江鄉全從篇什中參悟得之也座主高鍇觀察鄂岳而安黃爲其所管義山旣遊江鄉必先赴其幕路經安黃玩過伊僕射舊宅詩高於秋冬間已還鎭西川故以舊宅寓慨而恨不能更涉瀧江也僅寄詩與成都二從事了無應合蓋得第旣藉令狐背恩必相告語師生誼薄遂致爲人所擠不能入幕後所以有破鏡送同年獨孤雲之武昌寄蜀客蜀桐之追恨也時適楊嗣復罷相觀察湖南因又有潭州贈劉司戶蕡之蹟司戶歷

爲宣歙王質興元令狐楚襄陽牛僧孺從事皆見傳文僧孺開成四年八月出鎮會昌二年罷蕡在幕正當其時卒年無明文新書傳載昭宗誅韓全誨等左拾遺羅袞訟蕡云身死異土六十餘年帝贈蕡左諫議大夫是年天復三年癸亥上距會昌四年甲子得六十年蕡當於開成會昌閒卒於江鄉故詩云復作楚冤魂又云湓浦書來秋雨翻也義山於此年至潭州會昌元年春與蕡黃陵晤別而蕡於二年秋卒矣凡此皆南遊之實據也與陶進士書九月東去而次年還京乃在春時與送千牛李將軍俱聽漢苑鶯之約相合則江鄉之遊不過數月耳　又梭獻相國京兆公啓在大中三年還京之前（詳本篇下）所云東至泰山空吟梁父謂太和八年兗海幕也南遊郢澤從和陽春似在

此時矣鄖州屬山南東道北則襄鄧東南則江南西道之安黃鄂岳由江渡湖為潭衡皆楚境也余揣其郎與潭州之遊同時然不必專指鄖州固可統言楚境耳惟是時序不久篇章頗多細核未可全定若後之桂管歸途又不可合遞考流年又豈閒居永樂數年中有此行耶無可臆定故附志於此　又按潭州鄖州兼有閒情牽引也柳枝序云東諸侯取去唐時所稱東諸侯境固甚廣不得定指某地而石城莫愁謔柳贈柳諸篇何其似指柳枝也燕臺河內河陽諸篇似學仙玉陽東時所歎慕之人而其人大有湖湘之跡尺素雙璫湘川相識言之不足又長言之湘中為潭州合之代越公房妓之篇豈當嗣復鎮潭時歟當時既難顯陳後世何煩追索愚實自嗤多事也又有江東隋

宮南朝諸篇合之懷求古翁和韋潘夜泊池州似更至池昇揚
諸州矣凡此遊蹟風懷得其大略而無可細尋故不能編年特
彙列第三卷中

詩 曲江　景陽井　詠史七律　垂柳　與同年李定言曲水閑話　非泥　送千牛李將軍赴闕　崇讓宅東亭醉後沔然有作　酬別令狐補闕　臨發崇讓宅紫薇　過伊僕射舊宅　荊門西下　寄成都高苗二從事

文 為汝南公華州謝加階狀　為渤海公舉人自代狀　為渤海公謝端衣狀　為濮陽公祭劉丞文　與陶進士書

武宗會昌元年辛酉　三月貶楊嗣復為潮州刺史　是年王茂元為忠武軍節度陳許觀察使 舊書紀傳參本集

按舊傳云南中多異貨茂元積聚家財鉅萬李訓之敗中官利其財言因王涯鄭注見用茂元懼罄家財以賂兩軍以是授忠武軍節度使新傳云悉出家貲餉兩軍得不誅封濮陽郡侯名為將作監領陳許節度使今考諸表文則於武宗即位之初入朝歷御史中丞太常卿將作監遷司農卿而乃出鎮當在會昌元年觀為汝南京兆賀赦表而無為濮陽賀表則其時尚在京師也再合之為祭張氏女文出鎮在是年夏也

商隱自江鄉還京 從木集附譜

被春雪黃陵方爲送別而祭張書記文時在四月其云一則歸從回鴈之峯與巽縣期迴鴈句相合似義山自謂也又賀鄭赦表在正二月竟歸期若是通耶潭州距京師約二千五百里

詩 贈劉司戶蕡　潤州　杏花　岳陽樓欲爲平生　離思　楚宮湘波如淚　破鏡　七月二十八日夜與王秀才聽雨後夢作　七月二十九日崇讓宅讌作　潭州　同大夫宴集

文 爲汝南公華州賀赦表　爲京兆公陝州賀郊赦表　祭張書記文　爲濮陽公陳許謝上表　舉人自代狀　祭徐琛等光州官狀　爲鄭州刺史舉判官狀　爲汝南公以妖星見賀德音表　賀妖星不見表

二年壬戌　二月檢校尚書右僕射李紳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監修國史　八月回鶻烏介可汗掠雲朔北川乃徵發許蔡汴滑等六鎮之師以太原節度使劉沔爲南面招討使盧龍節度

使張仲武爲東面招討使李思忠即嗢沒斯也歸附賜姓名爲河西党項都將西南面招討使皆會軍於太原　是年宣武節度使王彥威奏令狐綯爲戶部員外郎舊新書紀李紳表參舊書李紳王彥威令狐綯子滈傳通鑑

商隱又以書判拔萃重入秘書省爲郎本傳參本集

按列傳中旣爲內外官從調試判與拔萃者甚多通典選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試文三篇謂之宏詞試判三條謂之拔萃亦曰超絕詞蹤皆得不拘限而授職按試宏詞選人試拔萃選人試吏部平判選人每見紀文如咸通時所書者其以尉而試判者亦時見如新書陸贄傳登進士第以博學宏詞登科授華州鄭縣尉罷秩東歸省母又以書判拔萃授渭南縣尉遷監察御史之類是也義山必請假罷秩乃又入試拔萃義山祭姊文云三千有司謂宏詞吏部試判及拔萃兩被公選謂試判與拔萃又曰免跡縣正升書秘邱甲集序云兩爲秘省房中官偶成轉韻詩公侍武皇爲鐵冠我時憔悴在書閣臥枕芸香春夜闌皆相同也傳文會昌二年拔萃不繫第淵書重入秘省

而書河陽辟掌書記云云有誤耳文集徐箋謂拔萃亦在尉去農前則誤矣〔又按〕重入祕省是復爲清貧也迺仍不得久處而以母憂罷從此而後即不足深恃之茂元亦遽卒矣而令狐八日益尊貴柄用不援手而嗤薄之客途飄瞥使府沉淪斯義山生平榮枯所由判也嗟夫

〔詩〕鸞鳳　贈子直花下　哭劉蕡　哭劉司戶二首　哭劉司戶蕡　妓席暗記　送同年獨孤雲之武昌　贈別前蔚州契苾使君

〔文〕爲汝南公賀元日御殿受賀表

三年癸亥　二月太原節度使劉沔率師至大同軍遣天德行營副使石雄襲回鶻牙帳大敗之迎太和公主以歸　四月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卒三軍以其姪稹爲留後遣使詔稹護喪歸洛陽稹拒朝旨　以忠武節度使王茂元爲河陽節度使邠寧節

度使王宰爲忠武節度使茂元移鎭舊書無月日今從通鑑以舊通表也表云分領許昌兼臨河內似其初以宋許兼河陽繼乃命王宰　五月以翰林學士承旨中書舍人崔鉉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舊紀在四年八月今從新書表與茂元遺表合　七月遣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李回宣諭河朔鎭魏王元逵魏博何弘敬皆從命　制告中外削奪劉從諫積官爵以成德軍節度使王元逵充北面招討使魏博節度使何弘敬充東面招討使仍委諸鎭各進兵攻討河中河東河陽之屬先已屯兵境上備其侵掠今乃進攻以武寧節度使李彥佐爲晉絳行營諸軍節度西南面招討使時從元式爲河中晉絳節度使彥佐則統行營　河陽節度王茂元以本軍屯萬善　八月昭義牙將李丕降用爲忻州刺史　以陳許節度使王宰充南面招討使　賊將薛茂卿破天井關南科斗寨擒河陽大將馬繼等　九月以王宰兼河陽行營諸軍攻

討使因茂元病也及茂元卒以河南尹敬昕爲河陽節度使王宰將行營昕供饋餉而已以天德軍使石雄爲彥佐副。八月，茂元卒，贈司徒。李德裕奏河陽節度舊領懷州刺史，請以河陽置孟州，其懷州別置刺史。以石雄代李彥佐爲晉絳行營節度使，令自冀氏取潞州。十月，河東節度使劉沔充義成軍節度使，荊南節度使李石充河東節度使。十二月，薛茂卿入澤州，密與王宰通謀，爲內應，宰疑不敢進，稹誘茂卿至潞殺之，并其族。舊書紀傳參新書紀裴傳通鑑會昌一品集本集

按：命討昭義，諸史所載遲速不同。今證之會昌一品集，則舊書似少緩，新書則太急也。舊紀四月詔百官會議可誅可宥之狀以聞，五月進狀，以爲上用兵不宜中原生事，而諫官上疏者相繼。一品集有五月二日請尚書省集議狀，則新紀五月即書命

將進討爲大驟矣集有賜元逵宏敬詔云勿爲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又云卿宜嚴固封疆候彼軍中有變劉稹歸闕別有敍用蓋已命諸道嚴兵爲備尚未督其深入稹或悛改自歸固不必盡削奪誅夷也新書李德裕傳載勿爲子孫之謀二句於李回諭旨河朔時與通鑑不同以尤得其實更可爲非遽用兵之證第無從細求其畫一耳六月五日論彥佐韋城軍狀十九日論賜澤潞四面節度使狀止禁其擅自受降猶未詔進攻而賊兵亦未出掠至七月十一日論三鎭狀云秋氣已至將議進兵此卽所詔七月中旬五道齊進者尚慮河朔猶有遲徊乃遣李回宣諭則下制削奪必在是月而舊紀書於九月則遲矣制文所指逆節止言拒命未及凶鋒末云詢自衆謀諒非獲已爲初次進兵語氣下詔之後賊將并力南攻茂元屯兵萬善勢頗危急事在八九月

聞集有八月中諸狀而賜王宰詔意云賊焚爇晉絳廬舍侵逼萬善罪惡貫盈若如舊紀九月下制何一語不及之歟王茂元之卒證之一品集當在九月之末而本集茂元再遣使人勸諭劉稹中云祕不發喪已踰一月則必五月矣安而拒詔又歷數旬則必六七月矣遺表云前月某日軍聲大振賊勢少衰其爲七月以前尚觀望希赦七月乃力行天討更爲曉然蓋廟堂決策諸鎮彙屯固皆在夏時然序逢炎暑又未探河朔眞情故不得不少寬以待至七月乃布告中外以必圖剪滅也先後之間勢分輕重大可考悟視前朝討諸藩鎮固已迅速豈遂若新書通鑑之至速也乎故詳核而酌譜之終因紀載舛錯難一一訂正耳

商隱居母喪 從本集酌書

按遭母喪當在二年三年中玩諸祭文可証而不能細定何時也又有兩京鄭懷往來之跡祭文有云祥忌云近哀憂載途又云攝緩告靈徙步東郊則出行固不免第不致久離喪次耳幽居冬暮詩必尚在京郊至四年春乃移家永樂也四年冬渴然有農夫望歲之志似母服將闋則居憂宜在二年總難確核矣三年四年之詩蹤蹟情緒多不相類惟過姚孝子廬略似棘人當時值用兵致滅哀痛歟細蹟難徵編排易舛此則愚之拘滯而不能釋然者 又按葬母無明文觀其營諸葬事則葬母不待言也

詩 灞岸 出關宿盤豆館對叢蘆有感 即日小苑試春衣 淮陽路 賦得雞 鄭州獻從叔舍人 懷求古翁 和韋潘前輩 和劉評事永樂閑居 戲

題贈稷山驛吏　登霍山驛樓　幽居冬暮

文　為李郎中祭竇端州文　為絳郡公鄭州禱雨文　祭宣武王尚書文　為濮陽公與劉稹書　遺表　為王璵謝宣弔贈賻表　為懷州李中丞謝上表　舉人自代狀　祭城隍文　祭城隍文

四年甲子　正月乙酉朔河東將楊弁作亂逐李石王子監軍使李義忠克太原生擒弁盡誅亂卒　二月以河中節度使崔元式為河東節度使以石雄為河中節度使仍晉絳行營諸軍征討等使（紀文皆招討他書每作征討攻討）　楊弁伏誅（此二事為二月丁巳辛酉通鑑列入三月誤石雄節度河中舊紀列入九月殊誤今據英華中元式雄授官合制）　三月詔西面招討（即上晉絳行營征討）石雄速圖進取以晉州刺史李丕為之副（丕由汾改晉舊紀作汾小誤）　七月邢洺磁三州降詔石雄率軍七千人入潞州　八月昭義將郭誼等斬劉稹首以迎石雄澤潞平王宰傳稹首與郭誼等獻京師　宰相李德

裕守太尉進封衛國公　九月以前山南東道節度使盧鈞檢校左僕射充昭義節度使　郭誼等與稹母裴稹弟妹從兄及李訓王涯韓約王璠之親屬潛匿潞府者並斬於獨柳（舊新書紀李德裕傳參通鑑會昌一品集文苑英華）　是年易定節度使李執方爲陳許節度使（王宰移鎮河東石雄節度河陽通鑑作十二月新紀書王宰於九月而執方代王宰事史皆不載今參合史文而訂之）　令狐綯爲右司郎中（據新書傳酌書）

商隱於楊弁平後移家永樂縣居（餘詳前。本集）移葬姊與姪女似皆在正月及太原定後移居永樂（似在春夏之交母服猶未闋而詩情不類豈既葬後情事少寬歟細讀總無可考）時往來京師本傳云茂元卒來遊京師久之不調亦有小疎蓋母服當闋三年也其服闋未調或以婚於茂元故耳重祭外舅文云慰方遁跡邱園前耕後餉春日詠

懷云我獨邱園坐四春蓋自此數年皆閒居永樂也甲集序云十年京師窮且餓則以雖居永樂頻至京師故統言之厥後在東川有阿衮寄在長安之跡大約赴桂管辟仍移家京下

詩　行次昭應縣逆李郎中充昭義攻討　大鹵平後移家到永樂縣居書懷十韻　和馬郎中移白菊　寄和水部馬郎中題興德驛　寄聞太原同院崔侍御臺拜　寄令狐郎中　靈仙閣晚眺寄鄆州韋評事　明神　過姚孝子廬偶書　憶雪　殘雪

文　祭徐姊夫文　祭徐氏姊文　祭處士房叔父文　祭小姪女文　祭裴氏姊文　重祭外舅司徒公文　爲鄭從事裴祭從父文　爲裴祭薛郎中文　爲李貽孫上李相公啓　爲白從事上李尚書啓　爲絳郡公上李相公啓　上史館李相公啓　上崔相公啓　上李相公啓　爲外姑隴西郡君祭張氏女文

五年乙丑　正月宰臣李德裕杜悰等率百寮上徽號　五月戶部侍郎李回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是年令狐綯出爲湖州刺史　盧貞爲河南尹　舊書紀新書宰相表舊新書令狐綯傳白香山集

按舊書傳綯累遷庫部戶部員外郎五年刺湖州新書傳止書右司郎中而刺湖不書年傳文互有詳畧

按白香山集有題府中水堂贈盧尹中丞詩又會昌五年三月與七老會河南尹盧貞年未七十與會而不及列又詔取丞塑柳樹繞池塍賦詩河南尹盧貞和來篇並齊為白公作諸詩是武宗末年事非宣宗初事又日盧貞為尹在會昌四年七月其當有所誤也

詩集食行次冷泉驛 郡事皆衙僻術走筆爲答 縣中懶伏衙 花下醉 丞吿樂縣所居一草一木無非自栽今春悉已芳茂 白吾 余皆自遣 題道僧院院在中條山 題小松 七夕偶題 秋日懷思 菊 漢宮詞 所居 寒同諸公題河中任中丞新創河亭 無愁果有愁曲北齊歌 春雪 按五年六年之詩亦有不可細分者仍當統玩

文 為河南盧尹賀上尊號表

六年丙寅 三月帝不豫中尉馬元贄立光王忱為太叔帝崩太叔即位 四月李德裕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江陵尹荊南節度使 五月以翰林學士兵部侍郎白敏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八月葬武宗於端陵 十月李德裕為東都留守 是年柳仲郢為鄭州刺史 舊書紀李德裕柳仲郢傳參新書紀通鑑

按德裕出鎮荊南留守東都舊紀最確舊傳謂會昌五年出鎮荊南數月追還復知政事今証之本集德裕終武宗朝未嘗外出故新書表通鑑皆於六年四月書之也惟文饒別集云余乙丑歲自荊南保釐東周路出方城有懷者曰居守後二年當南行爲里然舊傳云大中二年冬至潮陽則從六年以往數亦正合是則集中乙丑當爲丙寅之訛舊傳誤據之而又見武宗病府德裕仍在朝乃以數月追還爛縫其闕耳

詩　小園獨酌　小桃園　自貺　所居永樂縣久旱縣宰祈禱得雨　落花　春日寄懷　過故府中武威公交城舊莊感事　寄蜀客　蜀桐　昭肅皇帝挽歌三首　茂陵　漢宮　華嶽下題西王母廟　瑤池　過景陵　四皓廟

宣宗大中元年丁卯　二月李德裕分司東都　給事中鄭亞爲桂州刺史桂管防禦觀察使　三月禮部侍郎魏扶奏放進士三十三人　五月幽州節度使張仲武大破北部及諸山奚　七月尚書戶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韋琮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李德裕貶潮州司馬（新書紀參新舊書北狄傳宰相表）

商隱弟羲叟登第　鄭亞廉察桂州請商隱爲掌書記　冬如

南郡（江陵府本荊州南郡）十月歸定樊南甲集（文集）

校本傳言爲判官舊傳又云檢校水部員外郎而新傳無之文集止云被奏當表記也蓋職必帶京銜凡判官支使掌書記之屬舊新志未見品秩蓋以所檢校之京職爲高下如今諸狀所云也員外郎從六品上階者已得斯銜則遷朝不懸猶爲九品之尉舊傳恐誤詩云相如頭下已奈盛處帝城前初日曬書志西京至桂州水陸路四千七百六十里而此年三月行閣則於四月抵桂林

詩　寄舍弟羲叟及第上禮部魏公　題鄭大有隱居　謝往桂林至彤庭竊詠　離席　春遊　岳陽樓　漢水方城　海客　桂林　深樹見一顆櫻桃尚在　晚晴　五月六月夜憶往歲秋與徽師同宿　酬令狐郎中見寄　寓目　席上作　夜意　訪秋　城上　念遠　朱槿花二首　桂林路中作　商於　海上謠　江村題壁　洞庭魚　自桂林奉使江陵途中感懷寄獻尚書　宋玉

文　獻侍郎鉅鹿公啓　爲滎陽公桂州謝上表　謝借飛龍馬送至府界狀　長樂驛謝執設狀　謝除盧副使等官狀　爲盧副使謝聘錢啓　爲滎陽公在

道進賀端午銀狀　端午謝賜物狀　桂州舉人自代狀　舉王克明等充縣令主簿狀　賀幽州破奚寇表　桂州賽城隍神文　桂州城隍神祝文　賽舜廟文　賽越王神文　賽北源神文　賽曾山蘇山神文　賽白石神文　賽龍蟠山神文　賽陽朔縣名山文　賽海陽神文　賽堯山廟文　賽古欖神文　祭蘭麻神文　祭全義縣伏波神文　又賽諸縣城隍神文三首　賀老人星見表　進賀冬銀狀　進賀正銀狀　謝賜冬衣狀　奏請不敘錄將士狀　祭呂商州文　祭長安楊郎中文　太尉衛公會昌一品集序　樊南甲集序

二年戊辰　二月鄭亞責授循州刺史　令狐綯召拜考功郎中尋知制誥充翰林學士　杜悰爲西川節度使　三月兵部侍郎判度支周墀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舊紀作三月宰相表作正月　十一月韋琮罷爲太子詹事分司東都　是年柳仲郢遷爲河南尹踰月召拜戶部侍郎　冬李德裕貶崖州司戶參軍舊書紀令狐綯李德裕柳仲郢傳攷自敘中傳

通鑑

按舊書令狐綯傳二年召拜考功郎中尋知制誥其年召入充翰林學士今考湖州府志天寧寺陀羅尼經石幢名款元年十一月末猶在吳興郡守表書二年四月二

日除翰林學士恭召拜考功未至覲又拜學士與舊傳合而舊紀書知制誥於元年六月又失書學士皆疎也

稽宣宗朝史氏自言簡籍遺落十無二四故紀文傳文及他書互證每不細符

大中初白敏中執政令狐綯在內署共排李德裕逐之崖州之謫綯宜與有力焉以前則尚在與與也及衛公歿後見夢於綯綯畏其精爽白於帝使得歸葬似與敏中當區別亞坐德裕黨亦貶循州刺史謫崖州制文云泊參信書亦引親昵又附李紳之曲情敵成吳湘之冤獄葢德裕奏改憲宗實錄凡所載吉甫不善之跡鄭亞希旨削之而吳湘之獄言是鄭亞首唱李紳織成李回便奏故亞回皆貶紳已卒追削三任告身並詳舊書紀傳但制文載在三年似誤商隱隨亞在嶺表累載三年入朝本傳亞貶循州死於官新書鄭畋傳

稽去冬如南郡春初當還桂州諸詩每言春寒春早也及亞貶義山即由水程歷長沙荊門所謂破帆壞槳荊江中者在此夏時未嘗隨赴循州送鄭大南覲及後故驛迎弔可證也其時當

至故鄉與東都以戊辰會靜一篇見之旋又出而行役有徘徊江漢往來巴蜀之程焉夫說詩之法實則徵其蹤跡虛則領其神情無題篇云萬里風波一葉舟憶歸初罷更夷猶碧江地沒元相引黃鶴沙邊亦少留謂乍脫風濤又乘流泝江少駐棲於武昌也下引益德阿童雖難妄解而閬州益州其後詩句每相關應必有事在無可推尋耳搖落篇云灘激黃牛暮雲屯白帝陰及水亭月幌遙夜淸砧諸句似深秋略頓巴巫之境過楚宮云巫峽迢迢亦同時也搖落因書夜雨寄北皆寄內之篇若從之赴東川幕途旣各殊且喪失家道無此意緒矣梓潼望長卿山至巴西復懷譙秀暗訴薦援無人往來失意乃此段之關鍵也寄令狐學士云山驛荒涼重過聖女祠云來無定所去不移

時為三年春還京時作皆可貫通參悟矣惟是還程跋涉似乎心注成都是時杜悰已自東川移西川乃一無謁見之情至七年春尚云草歲乖投刺也舉凡後之壬申七夕望喜驛寫意諸章句追慨於閩蜀之間遇合無緣者情可印而蹟雖徵矣此與開成會昌間江鄉之遊皆從詩意悟出楚境數程又為隣近安能一一皆無混謬然彼時至潭而不至蜀此段巴蜀之蹟水陸之程章句朗然余所得已贅諸心不能更詳矣

詩 郎日 風 北樓 思歸 異俗二首 昭郡 賈生 李衛公 題鵝 寄令狐學士 鈞天 玉山 涼 送鄭大台文南覲 獻寄舊府開封公 同崔八詣藥山訪融禪師 漢南書事 舊將軍 淚 亂石 槿花 陸發荊南始至商洛 歸墅 楚澤 戊辰會靜中出貽同志 河清與趙氏昆季讌集得擬杜工部 商於 無題 萬里風波 江上 風 九日 搖落 過楚宮 深宮 夜雨寄北 因書 贈田叟 寄漢南書事上

文 賀相國汝南公啓

三年己巳 正月以太常卿封敖檢校兵部尚書爲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 詔史館修撰杜牧撰故江西觀察使韋丹遺愛碑牧以司勳兼史館 四月兵部侍郎魏扶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五月徐州軍亂以盧宏正爲武寧軍節度使 十二月李德裕卒 是年正月秦原安樂三州及石門等七關來歸至六月收復訖七月三州七關河隴遺黎數千人見於闕下九月西川節度使杜悰奏復維州 令狐綯爲中書舍人尋拜御史中丞 司勳員外郎杜牧轉吏部員外郎授湖州刺史傳書紀令狐綯杜牧傳參宰相表通鑑

按牧之爲司勳傳無細年月牧之文集云會昌五年十二月自秋浦移守桐廬後四年守吳興則入爲司勳必在宣宗初至是年出守吳興也刺湖之命在秋時許襲中太平廣記採牧之湖州尋春較遲之事亦云大中三年

按李文饒之卒舊紀作十二月通鑑作閏十一月文饒集與姚諫議書題閏十二月二十八日祭韋相文題大中四年月日似當卒於四年正初耳

商隱還京選爲盩厔尉舊書志尉京兆府爲畿縣尉爲正九品下階本傳所書京兆尹奏署掾曹京兆掾曹有功倉戶兵法士六曹參軍事各二人正七品下階此曰奏署因不拘品秩令典章奏文集參本傳

按獻相國京兆公啓係還京之前途次相遇但細跡無煩再考

本傳以尹爲盧宏正誤宏正傳皆不書尹京尤知此誤朱氏已疑之矣

詩巴江柳　初起　武侯廟古柏　井絡　杜工部蜀中離席　夢令狐學士　北禽　梓潼望長卿山至巴西復懷譙秀　夜飲　利州江潭作　重過聖女祠　木蘭　木蘭花　贈勾芒神　謁山　和孫朴孔雀詠　碧瓦　腸　射魚曲　無題四首　哀箏　槿花二首　即日　促漏　如有　令狐舍人說昨夜西掖玩月因戲贈　昨夜　杜司勳　贈司勳杜十三員外　無題相見時難　依驛迎　弔桂府常侍有感　野菊　漫成五章　贈庾十二朱版

文獻相國京兆公啓　謝座主魏相公啓　謝宗卿啓　太原白公墓碑銘　爲山南薛從事啓

四年庚午　六月戶部侍郎崔龜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九月黨項爲邊患發諸道兵討之時已連年無功戍饋不已會要曰六年二月紀文巳有命招討使之事　十月舊紀作十一月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令狐綯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舊書紀參令狐綯傳新書紀及通鑑

令狐綯作相商隱屢啓陳情不之省屢啓陳情自綯漸貴時已然宏正鎭徐州

奏爲判官本傳參文集

按宏正表辟在十月奏爲判官非掌書記本傳誤也時初得侍

御史從六品下階通鑑注凡帶御史銜者謂之寄祿官亦曰憲官傳稱在王茂元幕已得此銜今考

自涇原至再入祕省實無緣得此程氏據辟遂贈詩通府望高

奏御史定於此時極有識余謂之詠懷寄祕閣舊僚詩益信

詩　無題紫府仙人　昨日　子直晉昌李花　李花　如人不過留別館　一片　寄懷韋蟾　白雲夫舊居　驕兒詩　對雪二首　東下三旬苦於風土馬上戲作　題漢祖廟　隋宮守歲

文　爲舉人獻韓郎中啓　爲任侍御上雍相國啓　上兵部相公啓　上尚書范陽公啓三首、

五年辛未　十月戶部侍郎魏扶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集賢大

學士（舊紀作五月誤） 逢果攀盜依阻雞山寇掠三川以果州刺史王贄宏充三川行營兵馬使討之 十二月盜斫景陵神門戟貶宗正卿李文舉睦州刺史 是年党項皆平（舊新書紀參通鑑）

商隱妻王氏亡於是年乙集序所云三年已來喪失家道也六年商隱方還京房中曲所謂歸來已不見也其亡在秋深屬疾一章可証又別有柿葉翻時之句

詩（讀任彥昇碑 偶成轉韻七十二句贈四同舍 戲題樞言草閣三十二韻 越燕二首 蟬 辛未七夕 迎寄韓魯州同年）

六年壬申 二月王贄宏討平雞山賊 七月河南尹柳仲郢為梓州刺史東川節度使 八月盧鈞充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 是年盧宏正卒於鎮（舊新書紀參舊書傳通鑑）

按宏正拜宣武之命而仍卒於徐傳不書月當在春時

徐府罷商隱入朝復以文章干綯乃補太學博士正六品上階　會河南尹柳仲郢鎮東蜀辟爲節度書記乙集序七月河東公奏爲記室十月改判上軍非若徐府之本奏爲判官也　檢校工部郎中從五品上階　新書傳作員外郎北夢瑣言亦云商隱官止使下員外也然博士已正六品上階不應辟請反降故從舊書　十月改判上軍判官稍高於掌書記在徐幕已爲判官而仲郢乃奏爲記室義山必至洛情懇而奏改也無仲郢私改之理詳箋中　仲郢由河南尹遷轉商隱當先至東都謁謝乃至東川自後數年皆在東川幕　是年冬差赴西川推獄本傳參本集　按據爲河東上西川京兆公書合之述德抒情詩是六年冬七年春有西川之役也杜悰於七年移鎮淮南未詳何月詳箋中　故爲河東數篇謝啓似在七年春也

詩　詠懷寄祕閣舊僚二十四韻　曾逐東風　房中曲　王十二兄與畏之員外招飲不去因寄　宿晉昌亭聞驚禽　壬申閏秋題贈烏鵲　壬申七夕　柳　夜冷　西亭　無題二首　有感　晉昌晚歸馬上贈　赴職梓潼留別畏之　餞席重送從叔余之梓州　赴東蜀辟至散關遇雪　籌筆驛　望喜驛別嘉陵江水

二絶

文　獻河東公啓二首　爲東川崔從事謝辟并聘錢啓二首　爲河東公上西川相國京兆公書

七年癸酉　十一月編定樊南乙集

校　東川詩雜細分年月今略爲區別讀者無煩過泥

詩　張惡子廟　五言述德抒情獻杜七兄相公　復至京獻上　韓冬郎即席爲詩相送一座盡驚他日成二絶寄酬兼呈畏之員外　柳　爲有　槿　邊　三月十日流杯亭　西溪　悵望西溪水　柳　柳映江潭　細雨成詠獻河東公　屬疾　楊本勝說於長安見小男阿衮　錦瑟　江上憶嚴五廣休　李夫人三首

文　爲河東公謝京兆公啓二首　爲[illegible]琳謝京兆公啓三首　上河東公啓　謝河東公和詩啓　樊南乙集序

校　以文集糾史書之誤甚愜于心惟乙集序自大中元年敘至七年而其中書明年者三一曰明年正月自南郡歸二月府貶選爲盩厔尉一曰范陽公奏入幕明年府罷選爲博士一曰改判東川上軍明年記室請如京師復攝其事余初疑其有舛細

核乃豁然也今統而論之曰舊傳從亞在嶺表累載三年乃歸
益統赴辟時言之非嵩從亞貶言之故曰累載而三年者大中
三年也上文云大中初此故祇云三年新書錯會其意改云謫循州從之凡三年
乃歸誤矣序云正月自南郡歸者使事畢仍歸桂州也二月府
貶選爲尉者言府貶在二月而其後還京爲尉語雖相接時則
稍遲乃簡鄭耳盧宏正鎮徐奏於三年辟府隱則在四年啓有
云去年遠從桂海來返玉京亦可證非南郡即北京勉調天官獲昇甸壤謂選
爲盩厔尉是幾何官仰蹤路以長懷望梁園而結慮所詩
謂此時聞有讒謗也史尚期咫尺之譚終訪蓬蒿之宅是宏正出
可爲京尹非宏正之據鎮後義山方還京次年乃承其辟從明年二字猶曰他年凡越
一年或二三年皆可通稱七言與謝詩中亦有明年字自再命

芸閣至赴昭桂中間相距固數年矣惟書東川時之明年即爲下一年讀古人書即一二無足重之字亦不可忽稍或誤會則棘叢生矣

八年甲戌　蕭鄴爲戶部侍郎兼翰林 新書蕭鄴傳參本集

假新書傳年月未詳以文集諸啓核之當在是年至十一年七月鄴爲相見表

詩 即日　春日　江亭散席循柳路吟歸官舍　柳下暗記　夜出西溪　寓興　假日　題禪壁　七夕　寫意　寄太原盧司空三十韻　補詠三學山

文 爲舉人上翰林蕭侍郎啓　爲東先生獻宋賢相公啓　上河東公啓二首　劍州重陽亭銘

九年乙亥　十一月以河南尹劉瑑檢校工部尚書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 舊書紀參劉瑑傳

詩 憶梅　天涯　二月二日　西溪 近郭西溪好

十年丙子　柳仲郢在鎮五年美績流聞徵爲吏部侍郎 舊書柳仲郢傳

按仲郢內徵舊紀不書傳文無細年月其領鹽鐵使舊紀書於十一年十二月傳則徵爲吏侍下接書入朝未謝改兵部侍郎充鹽鐵使似內徵亦在十一年也然舊紀十二年二月以同平章事崔慎由節度東川代韋有翼以有翼爲吏部侍郎則有翼代仲郢鎭東川必在前而紀又不書也又以仲郢爲刑部尚書以夏侯孜充鹽鐵轉運使則仲郢領鹽鐵僅兩月恐非然矣葢舊紀固多訛脫也通鑑書仲郢領鹽鐵於九年十一月則大早唐會要書十一年又云裴休大中五年領鹽鐵使十年出鎭壽以柳仲郢夏侯孜杜悰迭判之檢舊新書傳裴休大中六年八月同平章事判使如故在相位五年十年十月出鎭宣武則仲郢被命入朝當在十年冬合之金牛驛寄興元渤海尚書詩似十一年春初方還京故會要亦書十一年與舊紀同而紀之十二月則必誤也在相五年與在鎭五年皆自大中六年至十年書法正合詩云五年從事霍嫖姚亦相合今故酌於十年十一年冬春之交分書而進屬之似皆得其實矣

詩　題白石蓮公寄楚公　病中聞河東公樂營置酒口占寄上　南潭上亭讌集以疾後至因而抒情　春深脫衣　有懷在蒙飛卿　聞著明凶問哭寄飛卿　梓州罷吟寄同舍　飲席戲贈同舍　飲席代官妓贈兩從事

文　爲崔從事寄尚書彭城公啓

十一年丁丑　行尚書兵部侍郎河東縣開國男柳仲郢本官兼御史大夫充諸道鹽鐵轉運使 舊書紀參裴休傳唐會要

商隱還京後還鄭州從本傳本集酌書

校　仲郢領鹽鐵會以義山充推官非至京即還鄭州詳下

詩　行至金牛驛寄興元渤海尚書　鄠杜馬上念漢書　酬贈畏之三首　過招國李家南園二首

文　為李兵曹祭兄濠州刺史文

十二年戊寅　商隱卒

詩　正月十五夜聞京有燈恨不得觀　正月崇讓宅　寄在朝鄭曹獨孤李四同年　水齋

校　新書傳東川府罷客滎陽卒舊書傳還鄭州未幾病卒大要相同無細年月裴廷裕東觀奏記於溫庭筠勅授隋縣尉附書義山以鹽鐵推官死自開成二年登第至大中十二年竟不升於王廷義山充推官他無可徵然推官分諸道不一其人非誤以李從質事為義山也　義山以掾屬隨還仲郢憐其衰病令叨祿贈厚德者宜

然也仲郢罷使在十二年之春義山病還鄭州而以是年卒或還鄭稍在先也惟舊傳云大中末仲郢坐專殺左遷商隱罷而仲郢傳云咸通時鎮興元因決贓吏過當分司東都非大中東川時事舊傳自相岐謬耳（仲郢鎮東川時因李德裕歸葬命義山爲祭文注通鑑者列於咸通元年復德裕官爵時乃追敘也徐氏取以証義山復在山南幕亦誤）余既考定生年義山竟未五十而歿陸魯望曰玉谿生官不挂朝籍而死位卑年促皆在一語中文人薄命千古傷之矣（令狐綯秉鈞十年義山遂不能振可慨也）

校程氏所編之譜其誤甚於朱氏也始則泥崔華州之必爲崔戎而謂書中故賈相國今崔宣州非躭非餗非羣必別有人史所失載者又以驕兒詩西北羌戎之事屬之開成二年因直改上崔書之二十五年爲三十五定以貞元己卯爲生年夫生年

必首以祭姊文爲據程氏竟未一采崔華州不必我而必曰我故實相必爲餖飣而不曰餘任去取於古人而强成其獨見可乎哉況如程說則衮師當生太和六七年何東川時尚曰小男阿衮也程氏於會昌三年始書娶王氏女烏得先十餘年已生衮師哉此所定生年之誤也後則以過崔兗海宅詩爲咸通十年痛和州刺史崔雍賜死而作因謂是時義山已七十二歲夫既爲崔雍而作何乃隱其已之歷官反遡其父之故蹟歎趙李杜三人至是居官三十年矣而乃云舊掾已葬舊耶午橋謂此篇悲悼刻至語皆過情與崔戎卒時不合曾不思義山於華太守受知最深故吐辭悽惋哀情之深淺準乎交誼之淡濃豈徒視彼家門之境遇哉況安平公詩亦明言宅破子毁哀如何矣此

所定卒年之誤也首尾既謬中間自多舛誤如以寄獻舊府開封公爲元和十五年令狐楚貶衡州時贈哭劉司戶諸篇皆爲大中年間自南山北歸經分水嶺既於題下從朱長孺之說而譜又列之梓州府罷之時皆謬矣會昌二年下書曰文集有爲鄭亞賀幽州破奚寇表會不考是年亞未外擢而奚與回紇部落大殊也會昌三年始書娶茂元女依程氏所編義山已四十五歲兩世節鎭之家相攸何竟無人而不愛少年若此哉長安在西洛城在東唐之兩京也凡自秦而東皆得謂之之東程氏乃定指東川故列東下三句與對雪二首於入東川時不知蜀在秦之西南必不得云東也義山東川歸後還鄭州不久病卒乃取望喜驛北禽詣欒山諸篇列之咸通初柳仲郢鎭山南時

而曰重佐山南想當然耳何其妄還臆見哉其他小誤甚多特
擧其大端於此余非好爲駁難要其用心皆爲義山帰生面耳
讀者當知余愛古人而亦不薄今人也
徐湛園曰唐之朋黨二李爲大牛僧孺爲李宗閔之黨魁故又
曰牛李楊嗣復李宗閔令狐楚與李德裕大相仇怨義山爲楚
門下士是始乎黨牛之黨者也迨從鄭亞辟令狐綯以爲忘家
恩憾之不置義山歸窮自解綯不之省徐州歸後復以文章干
綯乃補太學博士則終乎黨牛之黨矣論者以爲王茂元壻又
從事桂林遂謂黨贊皇之黨不知茂元自有王涯爲之道地又
得中人之助所恃不獨一衛公也惟鄭亞始終爲衛公所引然
從亞非義山本懷又不過一年觀其酬令狐郎中詩云補羸貪

紫桂負氣託青萍則心事和盤託出不過爲貧而仕耳非有心負網者傳所云放利偷合則不誣也他如楊虞卿蕭澣杜悰盧鈞無一非牛黨雖柳仲郢史亦稱其與僧孺善而謂黨贊皇之黨者吾不信也集中刺衛公詩不一而足若李衛公一絕尤其顯然者

按朱長孺序過箋義山徐氏龍翻朱說尤偏執矣夫李牛之黨實繁有徒然豈人人必入黨中不此即彼無可解免者哉既同時矣同仕矣勢不能不與之款接惟爲黨魁者方足以持局而樹幟下此小臣文士絕無與於輕重之數者也今考令狐楚之於李衛公視牛之怨李則減矣楚雖與李逢吉善然元和進用自由皇甫鎛蕭俛豈嘗關牛黨哉盧鈞於衛公當國時鎮澤

潞大中之季爲令狐綯所惡不得輔弼物議罪綯弄權此可亦謂之牛黨乎柳仲郢表與僧孺善德裕以之尹京兆仲郢謝曰不意太尉恩奬及此仰報厚德敢不如奇章公門館德裕不以爲嫌後大中朝仲郢感衛公之知傷李氏無祿仕者乃取其兄子從質爲推官知蘇州院事令以祿利贍南宅用是不悅於綯豈得專舉其與僧孺善哉盧宏正於會昌中亦李所薦擢諸人事皆見史書不得與楊虞卿蕭澣等並列而無別白也義山少爲令狐楚所賞此適然之遇原非爲入黨局而然惟是開成時旣以綯力得第而乃心懷躁進遽託涇原此舊傳所云綯以背恩惡其無行也綯之惡義山實始於此非遲至德裕用茂元帥河陽時舊傳必先敘德裕與李宗閔楊嗣復令狐楚大相讎怨

乃修史者於一時朝局心手熟習聲及之耳其後以鄭亞爲李衛公所善遂李并及鄭而綯之惡義山尤不能釋矣然則赴鄭幕者所以重綯之怒其實早怒其得第而背恩固非從衛國而遷及之也最後在盧幕在柳幕皆屬衛公所賞識夫義山之歷就諸幕皆聊謀祿仕既並非黨李之黨更焉得以補太學博士之一節而謂終於黨牛之黨也哉補博士乃綯之情不可恕非美遷也豈可以論黨局集中歎衛公詩吾詳味之矣刺衛公詩絕鮮其李衛公一絕傷之非幸之也惟上杜悰詩甚卑雖當路乃實斥衛公者以投贈之故莫錄尊聽不惜違心而弄舌耳要而論之義山不幸而生於朋黨傾軋之日所遇皆此輩未免爲其波染若其蹤跡名位絕無與於黨局即綯之惡其背恩僅一家之私事耳安得過信史書各

徇偏見而必謂其黨李之黨或謂其黨牛之黨也哉況義山聯爲令狐楚崔戎所憐戎則裴度領太原時之參謀亦直諭王承宗乃入爲侍御史得累遷使必以受知令狐爲黨牛之黨則晉公薦德裕爲相而爲李逢吉李宗閔所深怨何獨不以受知崔戎爲黨李之黨也乎

又按義山既不足與論黨局矣而統觀全集其無行誠不能解免當得第而未仕則遽背恩而赴涇原茂元卒又欲修好於令狐令狐出刺吳興又即膺桂管之辟泰然有不憚牽牛妒之句桂府遽罷衛公竄貶令狐入居禁近則又哀詞祈請如醉如迷迨至令狐宿憾終不可釋乃始真絕望而以漫成五章揭生平之大略竊隱附於衛公以冀取重於千載後也一人之筆矛盾

互持楨品論交兩無定守嗚呼文人鉥肝雕腎於畢生而徒博後世浮華無實之誚者其皆自詒伊戚也夫

贈詩

贈李商隱　　喻鳧

羽翼恣搏扶山河使筆驅月蹊吟夜桂龍失詠春珠草細盤金勒花繁倒玉壺徒嗟好章句無力致前途惜其求第之作

重送徐州李從事商隱　　薛逢

曉乘征騎帶犀渠醉別都門慘袂初運府望高秦御史柳營重漢尚書斬蛇澤畔人烟曉戲馬臺前樹影疏尺組挂身何用處一作說古來名利盡邱墟

秋日旅舍寄義山李侍御　　溫庭筠

一水悠悠隔渭城渭城風物近柴荆寒蛩乍響催機杼旅雁初來憶弟兄自爲林泉牽曉夢不關砧杵報秋聲子虛何處堪消渴試

向文閣問長卿

哭李商隱　　崔珏

成紀星郎字一作李義山適歸黃一作高壤抱長歎詞林枝葉三春盡
學海波瀾一夜乾風雨已吹燈燭滅姓名長在齒牙寒只應一作應遊
物外攀琪樹便著霓裳上絳壇一作蜺衣上玉壇
虛負凌雲萬丈才一生襟抱未曾一作嘗開鳥啼花落一作發人何在
竹死桐枯鳳不來良馬足因無主踠舊交心爲絕弦哀九泉莫歎
三光隔又送文星入夜臺

詩話　專論一篇一聯者各附詩下其彙論者彙於此

楊文公談苑

義山爲文多簡閱書册左右鱗次號獺祭魚

劉貢父中山詩話

祥符天禧中楊大年億錢文僖惟演晏元獻殊劉子儀筠以文章立朝爲詩皆宗尚李義山號西崑體後進多竊義山語句嘗內宴優人有爲義山者衣服敗裂一作敝告人曰吾爲諸館職撏撦至此聞者歡笑一作大噱子儀嘗畫義山像寫其詩句列左右貴重之如此

蔡寬夫詩話

王荊公晚年亦嘗稱義山詩以爲唐人知學老杜而得其藩籬者惟義山一人而已每誦其雪嶺未歸天外使松州猶駐殿前軍永

憶江湖歸白髮欲回天地入扁舟與池光不受月暮氣欲沉山江海三年客乾坤百戰場之類雖老杜無以過也

義山詩合處信有過人若其用事深僻語工而意不及自是其短世人反以爲奇而效之故崑體之弊適重其失義山本不至是云

按爲之細繹但覺情味有餘無所謂語工而意不及者

許彥周詩話

作詩淺易鄙陋之氣不除大可惡客問何從去之僕曰熟讀李義山詩與黃魯直詩而深思焉則去也

呂居仁紫微詩話

東萊公嘗言少時作詩未有以異於衆人後得李義山詩熟讀規摹之始覺有異

范元實詩眼

義山詩世人但稱其巧麗與温庭筠齊名蓋俗學只見其皮膚其高情遠意皆不識也

葛常之韻語陽秋

楊文公在至道中得義山詩百餘篇至於愛慕而不能釋手公嘗論義山詩以包蘊密緻演繹平暢味無窮而炙愈出鑽彌堅而酌不竭使學者少窺其一斑若滌腸而浣胃知是文公之詩有得於義山者多矣

葉少蘊石林詩話

唐人學老杜惟商隱一人而已雖未盡造其妙然精密華麗亦自得其彷彿故國初錢文僖與楊大年劉中山皆傾心師尊以爲過

老杜至歐陽文忠公始力排之然宋莒公兄弟雖尊老杜終不廢商隱王荆公亦嘗爲蔡天啓言學詩者未可遽學老杜當先學商隱未有不能爲商隱而能爲老杜者

朱少章風月堂詩話

李義山擬老杜詩云歲月行如此江湖坐渺然眞是老杜語也其他句蒼梧應露下白閣自雲深天意憐幽草人間重晚晴之類置杜集中亦無媿矣然未似老杜沈涵汪洋筆力有餘也義山亦自覺故別立門戶成一家後人挹其餘波號西崑體句律太嚴無自然態度 宋史朱弁傳詩學李義山詞氣雍容不蹈其險怪奇澁之弊

張戒歲寒堂詩話

李義山劉夢得杜牧之三人筆力不能相上下大抵工律詩而不

工古詩七言尤工五言微弱雖有佳句然不能如韋柳王孟之高致義山多奇趣夢得有高韻牧之專事華藻此其優劣耳（校三人各自成家何用亞衡更何可與韋柳王孟較也不工五言此其優劣皆非確論）

范晞文對牀夜話

前輩云詩家病使事太多蓋取其與題合者類之乃是編事雖工何益李義山人日詩正如前語若隋宮玉璽二句驚筆驛關張二句則融化排幹如自己出精粗頓異也

虹收青嶂雨鳥沒夕陽天月澄新漲水星見欲銷雲池光不受月野氣欲沉山城窄山將壓江寬地共浮秋應爲黃葉雨不厭青苔皆商隱詩也何以事爲哉又落花云落時猶自舞埽後更聞香梅花云素娥惟與月青女不饒霜尤妙若江海三年客乾坤百戰場

則絶類老杜

敖器之詩評

眼目與弟姪輩評古諸名家詩謂李義山如百寶流蘇千絲鐵網綺密瓌妍要非適用 一作自然

范德機木天禁語

李商隱家數微密閒艷學者不察失于細碎

胡孝轅唐音癸籤

唐詩不可注也詩至唐與選詩大異說眼前景用易見事一注詩味索然反爲蛇足耳有兩種不可不注如老杜用意深婉者須發明李賀之詭譎李商隱之深僻及王建宮詞自有當時宮禁故實者並須作注細與箋釋今杜詩注既如彼建與賀詩有注與無注

同而商隱一集迄無一人能下手始知實學之難即注釋一家亦未可輕議也

元遺山有詩云望帝春心託杜鵑佳人錦瑟怨華年詩家總愛西崑好獨恨無人作鄭箋蓋謂義山詩用事頗僻惜無人注釋也乃遺山鼓吹一選郝天挺所注義山詩尤乖謬不通門牆士親承詩教者尚如此可望之他人乎友人屠用明嘗勸余爲義山集作注以便後學予笑謂用明曰彼自祭魚獺今又欲我拾獺殘耶

馮定遠才調集評

王荆公言學杜當自義山入余初心謂不然後讀山谷集粗硬槎枒殊不耐看始知荆公此言正以救江西派之病也若從義山入便都無此病

賀裳載酒園詩話

義山綺才艶骨作古詩乃學少陵如井泥驕兒行次西郊戲題樞言草閣李肱所遺畫松頗能質朴然已有鏡好鸞空舞簾疎燕誤飛十五泣春風背面鞦韆下諸篇正如木蘭雖兜牟裲襠馳逐金戈鐵馬間神魂固猶在鉛黛也一離沙場即覘尚書郎不顧重復理鬟貼花矣韓碑詩亦甚肖韓彷彿石鼓歌氣槩造語更勝之被鏡好一聯乃三韻小律非古詩

義山之詩妙於纖細如全溪作戰蒲知雁唼皺月覺魚來晚晴幷添高閣迥微注小窗明細雨氣涼先動竹點細未開萍然亦有極正大者如肅皇帝挽辭小臣觀吉從猶誤欲東封過故侯荒海宅與崔明秀才話舊因寄杜趙李三掾莫憑無鬼論終負託孤心惻

然有攀髯號泣及良士不負死友之志非溫所及至若試墨書新竹張琴和古松石梁高瀉月樵路細侵雲尙是尋常好語唐律中不難得

魏晉以降多工賦體義山猶存比興

葉星期原詩

七言絕句古今推李白王昌齡李俊爽王含蓄兩人辭調意俱不同各有至處李商隱七絕寄託深而措辭婉可空百代無其匹也

何義門讀書記

晚唐中牧之義山俱學子美牧之豪健跌宕不免過於放學者不得其門而入未有不入於江西派者不如義山頓挫曲折有聲有色有情有味所得爲多

馮定遠謂熟觀義山詩自見江西之病余謂熟觀義山詩兼悟西崑之失西崑只是雕飾字句無論義山之高情遠識卽文從字順猶有間也

義山五言出於庾開府七言出於杜工部不深究本源未易領其佳處七言句法兼學夢得

朱長孺註本序　附錄

玉谿生詩沈博絕麗王介甫稱爲善學老杜惜從前未有爲之注者元遺山云詩家總愛西崑好只恨無人作鄭箋予因繙覈新舊唐書本傳以及箋啓序狀諸作所載於英華文粹者反覆參考乃喟然嘆曰嗟乎義山蓋負才傲兀抑塞於鉤黨之禍而傳所云放利偷合詭薄無行者非其實也夫令狐綯之惡義山以其就王茂

元鄭亞之辟也其惡茂元亞以其爲贊皇所善也贊皇入相薦自
晉公功流社稷史家之論每曲牛而直李茂元諸人皆一時翹楚
綯安得以私恩之故牢籠義山使終身不爲之用乎綯特以仇怨
贊皇惡及其黨因併惡其黨贊皇之黨者非眞有憾于義山也太
牢與正士爲讐綯父楚比太牢而深結李宗閔楊嗣復綯之繼父
深險尤甚會昌中贊皇擢綯臺閣一旦失勢綯與不逞之徒竭力
排陷之此其人可附麗爲死黨乎義山之就王鄭未必非擇木之
智滎邱之公此而目爲放利偷合詭薄無行則必將朋比奸邪擅
朝亂政如八關十六子之所爲而後謂之非偷合非無行乎且吾
觀其活獄宏農則忤廉察題詩九日則忤政府于劉蕢之斥則抱
痛巫咸于乙卯之變則銜寃晉石太和東討懷積骸成莽之悲党

項興師有窮兵禍胎之戒以至漢宮瑤池華清馬嵬諸作無非諷方士爲不經警色荒之覆國此其指事懷忠鬱紆激切直可與曲江老人相視而笑斷不得以放利偷合詭薄無行嗤摘之者也或曰義山之詩半及閨闥讀者與玉臺香奩例稱荆公以爲善學老杜何居予曰男女之情通於君臣朋友國風之螓首蛾眉雲髮瓠齒其辭甚褻聖人顧有取焉離騷託芳草以怨王孫借美人以喻君子遂爲漢魏六朝樂府之祖古人之不得志於君臣朋友者往往寄遙情於婉孌結深怨於蹇修以序其忠憤無聊纏綿宕往之致唐至太和以後閹人暴橫黨禍蔓延義山阨塞當塗沈淪記室其身危則顯言不可而曲言之其思苦則莊語不可而謾語之計莫若瑤臺璚宇歌筵舞榭之間言之可無罪而聞之足以動其梓

州吟云楚雨含情俱有託早已自下箋解矣吾故曰義山之詩乃風人之緒音屈宋之遺響蓋得子美之深而變出之者也豈徒以徵事奧博擷采妍華與飛卿柯古爭霸一時哉學者不察本末類以才人浪子目義山即愛其詩者亦不過以爲帷房暱媟之詞而已此不能論世知人之故也予故博考時事推求至隱因箋成而發之以爲世之讀義山集者告焉（說詳序中所指篇什其詳解者各詳註中）

朱竹垞靜志居詩話

石林好讀儒書嘗類纂子史百家爲小碎集又以餘力註李義山詩三卷其言曰詩人論少陵忠君愛國一飯不忘而目義山爲浪子以其綺靡華艷極玉臺金樓之體而已第少陵之志直其詞危義山當南北水火中外箝結不得不紆曲其指誕謾其詞此風人

小雅之遺推原其志義可以鼓吹少陵惜其書未刊行會吳江朱長孺箋義山詩多取其說間駁其非於是虞山詩家謂長孺陰掠其美且痛抑之長孺固長者未必有心[illegible]邱子也

校注義峰爲長孺作跋梭竹垞翁辨之尤力今不覆錄王阮亭倣元遺山論詩絕句云獺祭曾驚博奧殫一篇錦瑟解人難千年毛鄭功臣在猶有彌天釋道安此興會所及固非以溢美爲定評也

玉谿生詩詳註目錄

卷一

東還

夕陽樓

有感二首

重有感

故番禺侯以贓罪致不辜事覺母者他日過其門

哭遂州蕭侍郎二十四韻

五松驛

令狐八拾遺綯見招送裴十四歸華州

和友人戲贈二首

題二首後重有戲贈任秀才

李肱所遺畫松詩書兩紙得四十一韻

任宏農尉獻州刺史乞假歸京

曲江

景陽井

詠史

垂柳

與同年李定言曲水閒話戲作

井泥四十韻

送千牛李將軍赴闕五十韻

崇讓宅東亭醉後沔然有作

酬別令狐補闕

臨發崇讓宅紫薇

嘗於此縣寄居

和馬郎中移白菊見示

寄和水部馬郎中題興德驛

喜聞太原同院崔侍御臺拜兼寄在臺三二同年之什

寄令狐郎中

靈仙閣晚眺寄鄆州葦評事

明神

過姚孝子廬偶書

憶雪

殘雪

寒食行次冷泉驛

卷二

昭郡

賈生

李衛公

題鵞

寄令狐學士

鈞天

玉山

燈

送鄭大台文南覲

獻寄舊府開封公

同崔八詣藥山訪融禪師

初起

武侯廟古柏

井絡

杜工部蜀中離席

夢令狐學士

北禽

梓潼望長卿山至巴西復懷譙秀

夜飲

利州江潭作

重過聖女祠

木蘭

赴職梓潼留別畏之員外同年

餞席重送從叔余之梓州

悼傷後赴東蜀辟至散關遇雪

籌筆驛

望喜驛別嘉陵江水二絕

張惡子廟

五言述德抒情詩一首四十韻獻上杜七兄僕射相公

今月二日不自量度輒以詩一首四十韻干瀆尊嚴伏蒙仁恩俯賜披覽獎踰其實情溢於辭顧惟疏蕪曷用酬戴輒復五言四十韻詩獻上亦詩人詠歎不足之義也

韓冬郎即席為詩相送一座盡驚他日余方追吟連宵侍坐

卷三

寄羅匃輿 以下不編年

雋處士

霜月

商於

清河

襪

同學彭道士參寥

效長吉

舊頓

齊宮詞

寄永道士

一片

少年

元微先生

公子

閒遊

贈歌妓二首

秋月

樂遊原

向晚

俳諧

碧城三首

蜂

明日

石榴

擬沈下賢

蟯

牡丹

春風

人欲

吳宮

可歎

玉谿生詩詳註目錄終

玉谿生詩詳註卷之一

編年詩○按義山懷州河內人嘗少年求仙時習業於玉陽王屋之山詳畫松詩偶成轉韻詩廿賛令狐公文云故山峩峩玉谿在中必指玉陽王屋山中無疑也若水經注云河水又湖關東北流玉澗水注之水南出玉谿北流逕皇天原西又北逕闅鄉城西又北注於河此與義山所云固相隔也又云河水又東永樂澗水注之水北出薄山南流逕河北縣故城西又南入於河此亦稱永樂溪水而初無玉溪之名乃竹島聞義山嘗寄居永樂而後人遂以此為玉谿亦非也偶檢三水小牘云尚平縣西南四十里登山越玉谿此與玉陽王屋地雖近接界似稍齟齬即此玉谿意猶未近讀元耶律又正王屋道中詩云行吟想像覃懷境多少梅花坼玉溪玩其詞義實有玉谿屬懷州近王屋山者大可為余說之一証雖未能指明細處必即義山之玉谿矣

桐鄉馮浩孟亭編訂

秀水胡重子健參校

韓碑

按韓昌黎年至長慶四年段碑鄭年至大和九年此當非大和前所作今以其賦元和時事煌煌巨篇當弁冕全集故首錄之無嫌少逾其例

元和天子神武姿彼何人哉軒與羲軒轅伏羲誓將上雪列聖恥唐自安史亂後藩鎮迭多擅命故云坐法宮中朝四夷何義門曰起須憲宗得大體淮西有賊五十載按新唐書藩鎮傳自吳少誠盜有蔡四十年而碑文云蔡師之不廷授於今五十年蓋大歷末李希烈為其節度建中時為亂僭稱建興王貞元二年為陳仙奇所殺仙奇領鎮蓋誠節未幾少誠殺之合凡五十餘年矣封狼生貙貙生羆狼貙詳爾雅後漢書張衡傳射嶓冢之封狼爾雅貙獌似貍註曰今山民呼貙虎之

大者爲貙豻又羆如熊黃白文註日似熊而長頭高脚猛憨多力不據山河據平地長戈利矛日可麾舊唐書吳元濟傳自少誠阻兵王師未嘗及其城下城池重固旋浸阻迴地少馬廣蓄騾乘之教戰謂之騾子軍尤勇悍蔡人堅爲賊用乃至搜閱天下豪銳三年而後屈帝得聖相相曰度原註晏子春秋仲尼聖相復諸本所註有義山自註者有後人所註者今酌以原註自註別之賊斫不死神扶持孫綽天台賦賓神明之所扶持新書裴度傳王承宗李師道謀緩蔡兵乃伏盜京師刺殺宰相武元衡又擊度刃三進斷靴刺背裂中單又傷首度冒氈得不死騶人王義持賊大呼賊斷義手度墜溝賊意已死因亡去帝曰度得全天也疾愈詔毋須宣政衙即對延英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元和十年六月腰懸相印作都統舊書裴度傳十二年七月度請自赴行營詔以守平章事彰義節度仍充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詔出度以韓宏爲都統不欲更爲招討請祇稱宣慰處置使從之其實行元帥事新書傳然實行都統事陰風慘澹韓昌黎有次潼關上都統相公詩首句云暫辭堂印執兵權必晉公也天王旗舊書傳度赴淮西詔以神策軍三百騎衛從上御通化門慰遣之愬武古通作牙爪舊書李愬傳元和十一年充隨唐鄧節度使韓宏傳憲宗授宏淮西諸軍行營都統宏惟令其子公武率師二千隸李光顏耶李皐傳元和十一年以皐子道古爲鄂岳蘄安黃團練使新書紀元和九年以李文通爲壽州團練使討吳元濟、儀曹外郎載筆隨舊書紀以司勳員外郎李正封都官員外郎馮宿禮部員外郎李宗閔皆兼侍御史爲判官書記從度出征新書百官志武德三年攷錢曾郎日禮部郎中句只指宗閔爲書記行軍司馬智且勇後漢書志將軍有長史司

馬各一人行軍有軍司馬一人後之行軍司馬始此舊紀以右庶子韓愈兼御史中丞充行軍司馬新書韓愈傳愈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宏使叶力何曰蔡兵聚洄曲韓請於晉公自提兵五千出道入取元濟公不許俄而李愬破文城入蔡晉公欲服故曰智且勇按事見公行狀公又有論淮西事宜狀見文集

十四萬衆猶虎貔書牧誓如虎如貔入蔡縛賊獻太廟舊書裴度傳十月十一日李愬襲破懸瓠城擒吳元濟吳元濟傳元濟至京憲宗御興安門受俘乃獻廟社徇兩市斬之獨柳功無與讓恩不訾庾信謝調出功無與讓銘太常之旌王粲詠史詩結髮事明君受恩良不訾舊書裴度傳時諸道兵皆有中使監陣進退不由主將度至奏去之軍法嚴肅號令畫一以是出戰皆捷十一月度入朝加金紫光祿大夫宏文館大學士賜勳上柱國封晉國公田賞山曰是句華已括

帝曰汝度功第一史記蕭相國世家高帝曰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功狗也蕭何功人也列侯位次蕭何第一汝從事愈宜爲辭漢書毋將隆傳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內領尚書外典兵馬踵故選置從事中郎奏請隆爲從事中郎後漢書志將軍有從事中郎二人職參謀議晉書志諸公及開府有從事中郎二人舊書韓愈傳淮蔡平以功授刑部侍郎詔撰平淮西碑何曰二語勾清平淮西功引起作碑是全篇關鍵提明帝曰以見碑之無私也愈拜稽首蹈且舞金石刻畫臣能爲史記秦始皇本紀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爲古者世稱大手筆大手筆見晉書王珣傳而歷朝文人傳中習用之此事不繫於職司職司指翰林以文章爲職業者隱射下改命段文昌當仁自古有不讓言訖屢頷天子頤列子湯問篇巧夫頷其頤

則歌合律雲虎文曰此等皆波瀾頓挫處不爾便是直口布袋公退齋戒坐小閤濡染大筆何淋漓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昌黎進碑文表引典誥雅頌爲比例而曰茲事至大不可輕以屬人此數句同其意也言其慎重出之隱見不可妄改文成破體書在紙徐浩論書鍾善眞張稱草聖右軍行法小令破體皆一時之妙破體謂變化前人之體戴叔倫懷素草書歌始從破體變風姿也又陳書徐陵傳國家有大手筆皆陵草之其文頗變舊體多有新意昌黎此文非唐人舊體故道源註曰破當時爲文之體義亦似通但既曰文成當言書法清晨再拜鋪丹墀漢書註丹墀赤地也謂以丹漆地表曰臣愈昧死上秦漢羣臣奏事每曰昧死上言見史書詠神聖功書之碑碑高三丈字如手一作斗負以靈鼇蟠以螭後漢書張衡傳伏靈鼇負坻兮何昂景福殿賦題如螭之蟠廣雅無角曰螭龍按平蔡用簡筆作碑用繁筆不特相題宜然亦行文虛實之法田袁二許稱妙句奇語重喻者少讒之天子言其私長繩百尺拽碑倒麤砂大石相磨治舊書韓愈傳碑辭多敘裴度事時先入蔡州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愬妻唐安公主女也出入禁中訴碑不實詔令磨愈文命翰林學士段文昌重撰勒石廣川書跋碑言夜半破蔡取元濟以獻竟嘗泯沒愬功愈以裴度決勝廟算請身任之帝點羣議決用不疑其所取遠矣程曰訴碑辭不實其說有二一爲李愬之武士石孝忠心大不平推碑幾仆致聞於帝羅隱有說石烈士見唐文粹東坡題跋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又一首

云云紹聖間臨江軍驛壁上得此詩不知誰氏子作也王阮亭曰優鉢鏃載宋紹聖中貶東坡毀上清宮碑命蔡京別撰有人過臨江驛壁題詩此因東坡而發時宮蔡方嚴故託之前代云爾以爲直書淮西刊也歟

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繁欽與魏文帝牋淒入肝脾哀感頑豔

湯盤孔鼎有述作程曰名例正考父鼎銘孔子之先也故曰孔鼎可配湯盤非孔悝鼎銘今無其器存

其詞嗚呼聖皇及聖相相與烜赫流淳熙公之斯文不示後曷與

三五相攀追班固東都賦事勤乎三五漢書註曰三皇五帝也文選註曰史記楚子西曰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按今本史記皆作三王據善註是誤刊矣

願書萬本誦萬過一作遍黃庭內景經誦之萬徧生三天務成子註黃庭內景經敘齋清齋九十日誦之萬遍又萬過既畢又十遍爲一過

口角流沫右手胝漢書楊雄傳蹶淬銜風折頸激澼流沫呂氏春秋舜未遇時手足胼胝不居君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顏黯胝皮厚也

傳之七十有二一作三

代史記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何曰宋本作三代字佳并唐數之也本班固典引作者七十有四人後人妄改二字按宋本余未見見前明刊本作三字太平御覽引河圖眞紀鈎云七十三君脩書許晉心神省頌七十三君信茂如也則作三亦有據余竊謂傳之二字未能明晰疑傳寫或有誤作三作一二不足泥也

以爲封禪玉檢明堂基史記封禪書封泰山下東方其下則有玉牒書後漢書祭祀志牒厚五寸長尺三寸廣五寸有玉檢檢用金縷五周以水銀和金以爲泥禮記明堂位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趙氏孟子註泰山下明堂周天子東巡狩朝

諸侯之處韓碑銘曰淮蔡既平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補註說文頓低頭也左傳頓之而已徐鍇繫傳點頭以應也今左傳作頷後此謂點頭稱善殘本卷曰臣韓碑即學碑文序事筆法神物之善變如此何曰古茂典雅頌美之體諷刺之道也施平山曰直敘平淮西都作軒天揭地語後言碑文在天地間如元氣流行碑之存不存不足為損益也天下金石志云宋時州守陳珦磨去段作仍刻韓文　箋曰碑崇韓碑不待言矣淮西碑載在前河朔終於怙惡作者其以鋪張為風戒乎

富平少侯

才調集無少字○以下編年

七國三邊未到憂　漢書景帝時吳膠西楚趙濟南淄川膠東七國反史記匈奴傳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索隱曰三國燕趙秦也後漢書匈奴寇三邊小學紺珠三邊幽并涼三州也冒云只言無兵事備說得隱曲按七國偷蕭頓三邊謂外寇言年少未邊知憂也

十三身襲富平侯　漢書傳張安世封富平侯傳至張放以公主子開敏得幸放與上臥起寵愛殊絕放之嗣按漢書不書其年此云十三何據家語周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疑其襲用之

不收金彈拋林外　西京雜記韓嫣好彈常以金為丸所失者日有十餘長安為之語曰苦饑寒逐金丸兒童每聞嫣出彈輒隨之望丸之所落輒拾焉

却惜銀牀在井頭　樂府淮南王篇後園鑿井銀作牀梁簡文詩銀牀繫轆轤廣韻轆轤圓轉木也玉篇轆同轆名義考銀牀乃轆轤架非井欄也苕溪詩話二句曲盡貴公子態馮已蒼云猶諺云當着不着

綵樹轉燈珠錯落　班固西都賦隨侯明月錯落其間

繡

檀迴枕玉雕鎪徐陵詩蕭帶衫行障口覓釧枕檀邊左思魏都賦木無彫鎪當關不一作莫非報侵晨客東觀漢記汝郁徽病徵詣公車蓋避兩當關扶入拜郎中稱疾絕交書臥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新得佳人字一作是莫愁莫愁石城女子又盧家婦名莫愁俱詳後越燕石城

田曰只形容驕貴宴安少字已出徐曰此爲敬宗作帝好奢好獵宴遊無度賜與不節尤愛纂組雕鏤之物視朝每晏即位之年三月戊辰羣臣入閤日高猶未坐有不任立而踣者事皆見紀傳漢書成帝始爲微行從私奴出入郊野每自稱富平侯家人而敬宗即位年方十六故以富平少侯爲比不敢顯言耳　晉曰徐說是矣此與於少將公子諸篇也通鑑帝宣索左藏金銀悉貯內藏以便賜與第四句指此蘇鶚杜陽雜編寶歷二年浙東貢舞女二人曰飛鸞輕鳳帝琢玉芙蓉爲歌舞臺每歌舞一曲如鸞鳳之音百鳥莫不翔集歌罷令內人藏之金屋寶帳宮中語曰寶帳香重重一雙紅芙蓉結句指此徐氏引郭氾則誤矣

又曰綜觀李唐全代中葉以後河朔既不可復諸藩鎮屢有擅命吐蕃迴鶻党項先後頻入寇蓋內外皆不寧矣而敬宗荒嬉失德朝野危疑故連章諷刺以志隱憂此章首七字最宜重看

日高

鍍鐶故錦縻輕拖一作袘非按史記上林賦宛虹拖於楯軒又曰拖蜺旌一音徒我反一音徒可反袘與拖通說文引論語朝服袘紳唐左切此

句用韻皆合若䄪字雖玉篇曰䄪俗作袍然其本音非此韻也徐曰鏁鏁謂門鏁以故銅繋鏁便於引閉宮禁之制如是玉筴一作筴非不動便門鎖黃庭經玉筴金鑰長完堅註曰筴或爲匙水精眠夢是何人錢曰指水精簾內未起之人欄藥日高紅髲䰇藥爲藥也詩不屑髢也箋曰髢髲也說文髲益髮也平義切䰇字舊字書皆無今見字彙補即據此詩耳髲䰇如曰綾墮也朱長孺謂當作駊騀解余考廣韻駊騀馬搖頭貌而韓偓香奩集酒蕩襟懷微駊騀春牽情緒更融怡又世說稱叔夜醉傀俄若玉山將頹或作嵬峩皆假借通用此則以紅藥髲䰇狀內人睡態也若朱氏引甘泉賦崇邱駊騀則是高大貌義不同矣飛香上雲春訴天一作哀非雲梯十二門九關雲梯十二用十二棧詳後九成宮題詞招魂君無上天些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離騷吾令帝閽開關兮倚閶闔而望予輕身滅影何可望粉蛾帖死屏風上錢禮覲禮天子設斧依于戶牖之間註曰依如今綈素屏風也有繡斧文史記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所語曰人君厲精圖治首重臨朝故李德裕獻丹扆六箴其一曰宵衣以諷視朝稀晚裴度亦以爲言其時諫議大夫李渤出次白宰相請出閣待罪既坐班退左拾遺劉栖楚極諫叩頭流血帝爲之動容事皆見舊書紀傳飛香句謂此也粉蛾帖死所謂老病者幾微仆也此本程氏徐氏之說而參定之

陳後宮

元武開新苑宋書元嘉二十三年築北隄立元武湖於樂游苑北徐爰釋問本桑泊晉大興二年創爲北湖宋元嘉中有黑魚見因改元武湖以肄舟

師陳暨後主至德四年九月幸元武湖肄艫艦閱武宴群臣賦詩 **龍舟諫幸頻** 淮南子龍舟鷁首浮吹以娛此遊於水也通鑑注自唐以來治競渡龍舟 **清蹕參法駕** 漢書文帝迎奉天子法駕迎代邸如淳曰屬車三十六乘後漢書輿服志乘輿大駕太僕御大將軍參乘屬車八十一乘乘輿法駕奉車郎御侍中參乘屬車四十六乘 **沙鳥犯句陳** 史記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崇賢曰星經以後句四星爲四輔其句陳六星爲六宮亦主六軍與此不同晉書志北極五星勾陳六星皆在紫宮中 **壽獻金莖露** 班固西都賦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餘詳後漢宮詞 **歌翻玉樹塵** 陳書後主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被以新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瀛洲玉塵見抱神記而歌動梁塵語習用此塵字固非泛韻 **夜來江令醉別詔宿臨春** 陳書江總傳後主拜總尚書令總當權宰但日遊宴後庭共陳暄孔範王瑳等十餘人當時謂之狎客張貴妃傳後主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後主自居臨春閣

徐曰此爲敬宗作舊紀寶歷時幸魚藻宮觀競渡又發神策六軍穿池於禁中又詔淮南王播造競渡船供進前四句所云也五謂惑於道士劉從政等求訪異人冀獲靈藥六謂教坊供奉及諸道所進音聲女樂也張籍傳云昭愍嬉遊之隙以翰林學士崇重不可褻狎乃議別置東頭學士以備曲宴賦詩劉栖楚以望名薦送事未行而昭愍崩則其時定有詞臣爲狎客者如末二句所云也 浩曰徐說確矣敬宗宴飲女樂諸事備詳紀文也馮已蒼云參法駕者爲清蹕犯句陳者爲沙鳥醉而宿臨春者爲江令君臣荒湎備極形容鈍吟云江左繁華陳宮淫湎一筆寫出力有千鈞二馮此說詩論詩亦斷善言其妙

陳後宮 似當與上首合而舊分兩卷英華則此首在前

茂苑城如畫 漢書枚乘傳說吳王濞曰修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圈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孟康曰以江水洲爲苑也按吳王移都廣陵長洲之苑在廣陵之境故海陵地也吳都賦佩長洲之茂苑雖接姑蘇言然明言四遠也自唐萬歲通天元年析吳縣置長洲通典曰以吳之長洲苑爲名於是皆以茂苑爲吳郡矣此何指廣陵非指吳郡 閶門瓦欲流 按閶門有在吳郡者吳越春秋子胥立閶門也有在揚州者舊書紀寶歷二年正月鹽鐵使王播奏揚州舊漕河水淺舟船輸不及期今從閶門外古七里港開河向東屈曲取禪智寺橋東通舊官河是也與陳後宮要皆不符而詩意借古紀事當指揚州 還依水光殿更起月華樓 緊接起聯南史言陳後主廢修宮室故借言更有構造不必徵實 侵夜鸞開鏡 范泰鸞鳥詩序昔罽賓王結罝峻祁之山獲彩鸞鳥欲其鳴而不能致夫人曰嘗聞鳥見其類而後鳴可懸鏡以映之王從其言鸞睹影感契慨然悲鳴哀響中宵一奮而絕與異苑山雞事相類 迎冬雉獻裘 晉咸寧起居注太醫司馬程據上雉頭裘一領詔於殿前燒之 從臣皆半醉 半一作醉非 天子正無愁 北齊書民間謂後主爲無愁天子餘詳後北齊詠

何曰中四句形容得惟日不足此詩深於作用自覺味在鹹酸之外徐曰此亦爲敬宗作紀事命中使往新羅求鷹鷂則中國珍禽不待言矣杜陽編載南昌國進浮光裘以紫海水染色五彩蹙成龍鳳飾以真珠侵夜二句謂此類也帝樂從羣小飲其後卒以夜獵還宮與中官劉克明打毬軍將蘇佐明等飲酒帝方酣入室更衣忽遇

啓時年十八末聯其先事之癡歟　浩曰此解殺自午橋而徐氏衍之也上四句當與覽古之燕城江左參看上半下半分賦遠近事借陳當爲題無取細切

覽古

莫恃金湯忽太平（漢書蒯通傳）金城湯池不可攻也　草間霜露古今情空糊䞓壤真何益（鮑照蕪城賦）糊䞓壤以飛文　欲舉黃旗竟未成（吳志孫綝傳註）陳化使魏對魏文帝曰舊說紫蓋黃旗運在東南　長樂瓦飛隨水逝（三輔黃圖）長樂宮本秦興樂宮高帝七年修飾徙居史記樂書師曠鼓琴再奏大風雨飛廊瓦左右皆奔走漢書平帝紀大風吹長安城東門屋瓦且盡（後漢書光武紀）莽兵大潰會大雷風瓦屋皆飛　景陽鐘墮失天明（南史齊武帝數遊幸載宮人從後車宮內深隱不聞端門鼓漏置鐘於景陽樓上應五鼓及三鼓宮人聞聲早起粧飾）　迴頭一弔箕山客始信逃堯不爲名（莊子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曰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又）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史記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

浩曰此深痛敬宗也帝以狎昵群小深夜酒酣猝被弑逆詳舊書紀文矣次聯之所云者唐自明皇以前東西京困頻往來且迭行封禪之禮自安史倡亂而後東都久不行幸敬宗欲幸東都以裴度言而止其時王播領鹽鐵在淮南或聞東幸之意而并請至江淮故引燕城江左此可詳玩史文而通其旨也五六痛其遽崩末二句事取對照語

抱奇悲

隋師東　廣韻隋本作隨隋文帝去辵彭叔夏文苑英華辨證隨隋二字通鑑初書楊忠爲隨公楊堅爲隨王文帝方省文爲隋按水經濆水逕隋縣西漢碑亦有作隋者金石文字記云隋隨二字通用余意或隋文特禁用隨非始省作隋也

東征日調萬黃金幾竭中原買鬬心軍令未聞誅馬謖 蜀志諸葛亮率軍攻祁山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魏將張郃戰於街亭爲郃所破亮還漢中戮謖以謝衆請自貶三等 捷書惟是報孫歆 原註平吳之役上言得歆吳平孫歆尚在晉書杜預傳遣奇兵伏樂鄉城外以討直至吳都督孫歆帳下虜歆而還王濬先列上得孫歆頭預後生送歆洛中以爲大笑 但須鸑鷟巢阿閣 尚書中候黃帝時天氣休通五得期化鳳凰巢阿閣讙於樹國語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說文鸑鷟鳳屬神鳥也 豈假鴟鴞在泮林 詩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喻淮夷之歸化也此句取義稍異 可惜前朝玄菟郡 漢書地理志玄菟郡註曰武帝元封四年開高句驪 積骸成莽陣雲深 後漢書酷吏傳積骸滿穽宋史傳逆滑曰暴骨如莽 補註左傳民莫有鬬心

朱長孺曰通鑑寶歷太和間橫海節度使李全略死其子同捷盜據滄景詔烏重胤王智興康志睦史憲誠李載義李聽張璠各帥本軍討之重胤擊諸軍久未成功每有小勝則虛張首虜以邀厚賞朝廷竭力奉之江淮爲之耗弊至三年斬同捷滄景悉平喪亂之後殘骸蔽地城空野曠戶口什無三四詩正此時作隋煬帝大業中頻年用兵高麗幾舉往事以諷也　浩曰朱箋本兼討王廷湊言之以廷湊助同捷也然詩專指滄景故爲刪改凡舊說之本是而小誤或未詳明者余乃修飾而存之也

僭刪引隋煬帝征高麗詔文迹等九如敢紛於隋水帝怒除其名明年復拔爲官僭又徵兵討高麗以解節令句似合其般提番句則所引有外詩閣借隋爲言何煩切証歟五句謂須對臣在朝然非泛指也茲書紀及數服傳敬宗歟衆執非才致姦臣悖逆學士蘇迥力請復用與慶河北山東必蹊斷箕賦自興元入朝復知政事及同提兵計以求繼既廢而行誅伐踰年而同提誅慶前後在朝衆趨所於借慶敵兆道時則以年高多病恐僻機務矣故詩有合意焉

謝書

微意何曾有一毫空攜筆硯奉龍韜太公六韜文韜武韜龍韜虎韜豹韜犬韜徐曰宋高似孫硯箋杜季陽端石蟾蜍硯篆玉谿生山房李商隱硯也蔡渚紀聞紫蟾蜍端溪石也無眼正紫色腹有古篆玉谿生山房五字藏於吳興陶定安世家云是李義山遺硯其腹疵垢直數百年物也後以易向叔堅拱璧即以進御世人不復見也自蒙半夜傳衣後唐書方伎僧神秀傳昔後魏末有僧達磨者本天竺王子以護國出家入南海得禪宗妙法云自釋迦相傳有衣鉢爲記世相付授六祖慧能在碓坊五祖宏忍夜詣之以杖三擊其碓能即以三鼓入室五祖乃以達磨法寶及所傳袈裟付之能捧衣而出是夜南邁大衆莫知所見釋氏書中新書藝文志令狐楚漆匳集一百三十卷梁苑文類三卷表奏集十卷不羨王祥得佩刀晉中興書初魏徐州刺史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爲必三公可服此刀虔語別駕王祥劉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始辭之虔強與乃受晉書王祥弟覽傳祥臨薨以刀授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覽後奕世賢才興於江左矣

（宋曰）楚能章奏以其道授商隱故借五祖傳衣事（程曰）未有不得佩刀之語蓋猶未登第故作自寬之詞

無題

八歲偷照鏡長眉已能畫（古今注）魏宮人好畫長眉 十歲去踏青（唐輦下歲時記）唐人已日在曲江傾都禊飲踏青（盧公範鐀飾儀）三月三日上踏青鞋履 芙蓉作裙衩（御覽引釋名）裙下裳也（離騷集）芙蓉以為裳（揚雄反離騷）被夫容之朱裳（廣韻）衩去聲十五卦部卸嫁下去聲四十禡部此通用也錢曰衩當改袴誤矣 十二學彈箏銀甲不曾卸（梁書羊侃傳）有彈箏人陸大喜著鹿角爪長七寸（稗通典）彈箏用骨爪長寸餘以代指唐人每云銀甲共用同也 十四藏六親（周禮）地官大司徒註曰六親父母兄弟妻子也（漢書禮樂志）六親和睦如淳曰賈誼書以為父也子也從父昆弟從祖昆弟曾祖昆弟族昆弟也賈誼治安策註同周禮註（史記）管仲曰上服度則六親固正義曰外祖父母一父母二妹三妻兄弟之子四從母之子五女之子六解各不同父母二上當有脫文 懸知猶未嫁十五泣春風背面一作立鞦韆下（古今藝術圖）寒食鞦韆北方山戎之戲以習輕趫者（天寶遺事）宮中至寒食節築鞦韆嬉笑為樂帝常呼為半仙之戲（唐高無際鞦韆賦序）漢武帝祈千秋之壽故後宮多鞦韆之樂

（胡震亨曰）只須如此便好｜（程曰）上崔華州書五年讀經書七年弄筆硯甲集序十六著才論聖論以古文出諸公間此章寓意相類初應舉時作也酌編於此

失題舊本皆連上篇作無題二首戊籤分入五古中亦作無題愚謂必別有題而失之然仍爲附編

幽人不倦賞秋暑貴招邀竹碧轉悵望池清猶寂寥露花終裛濕風蝶強嬌饒古今注蛺蝶一名風蝶此謂風中之蝶此地如攜手兼君不自聊劉安擬騷歲暮兮不自聊

吳喬曰招友同遊不至之作　浩曰結言我無聊恐兼爾亦無聊也似同應舉失意者

天平公座中呈令狐令公題當止此舊本皆有時蔡京在坐京曾爲僧徒故有第五句十五字徐曰京幼嘗爲僧徒

二句乃方回律髓評語後人誤入題中也校舊書志中書有中書令唐之宰相曰同中書門下以此也令狐雖未嘗進中書令而香山集中亦稱令狐令公矣新書方鎮表元和十四年置鄆曹濮節度使治鄆州十五年賜號天平軍舊書傳令狐楚字殼士舊書紀太和三年令狐楚檢校右僕射天平軍節度使宋曰公座即公讌也唐詩紀事邕州蔡大夫京者故令狐文公鎮滑臺日於僧中見之曰此童眉目疎秀進退不懾惜其單幼可以勸學乎師從之乃得陪學於相國子弟後以進士舉上第尋又學究登科作尉畿服爲御史覆獄淮南李相紳憂悸而卒頗傳緇衣之稱又曰令狐文公在天平後堂宴樂京時在坐故義山詩云謂京曾爲僧也校彭陽公爲鄆薦蔡京正在此時詳年譜水經注云滑臺城即鄭之廩延也舊書志河南道滑州以城有古滑臺也滑鄭濮三州節度治滑州貞元元年號義成軍令狐官蹟並未涖滑臺紀事誤也京以進士登學究科時謂好及第惡登科唐摭言載之而

摭言檄反初及第並不及京豈幼年事在所略歟公座既非可專指一人義山年少何可肆言紀事所載殊不可信但公座不當實有倫流故且存其說舊題十五字當即本之紀事者縱或有然亦宜附注題下耳

罷執霓旌上醮壇　高唐賦建雲旆霓爲旌翠爲蓋醮壇詳見道書

慢妝嬌樹水晶盤　朱氏引漢成帝內傳帝獲飛燕身輕欲不勝風恐其飄翥爲造水晶盤令宮人掌之而歌舞此語見大眞外傳言明皇在百花院便殿覽成帝內傳也唐以前經籍志無此書疑不足據餘詳碧城徐曰嬌樹暗用瓊樹朝朝新之語

更深欲訴蛾眉斂衣薄臨醒玉艷寒　徐曰唐時女冠出入豪門與士大夫相接者甚多或令狐家妓曾爲之此詩似文公命賦殺曰豔語必極深婉亦天賦也

白足禪僧思敗道　魏書釋老志惠始到京都世祖每加敬禮五十餘年未嘗寢臥雖履泥塵初不汙足色愈鮮白世號之曰白腳師

青袍御史擬休官　唐六典袍制有五一曰青袍(校)幕官帶御史銜者已詳年譜全唐詩劉得仁有送蔡京侍御赴大梁幕詩則京又曾爲汴幕竄官不知其在何時也上句若果指蔡此句亦當指蔡愚固不能信之

雖然同是將軍客　漢書汲黯傳大將軍青既益尊黯與亢禮曰大將軍有揖客顧不重耶

不敢公然子細看　水經注魏文帝在東宮宴諸文學酒酣命甄后拜坐坐者咸伏惟劉楨平仰觀之太祖以爲不敬送徒隸簿今華林隸簿昔劉楨磨石處也暗用此與雅切公坐魏志注作楨獨平視

牡丹

錦幃（帷同）初卷衛夫人（原註）典略云夫子見南子在錦幃之中（典略）孔子反衛夫人南子使人謂之曰四方君子之來者必見寡小君不得已見之夫人在錦帷中孔子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之聲璆然（按）史記孔子世家作絺帷繡被猶堆越鄂君（說苑）鄂君子晳之汎舟於新波之中也乘青翰之舟張翠蓋而檢犀尾會鐘鼓之音畢榜枻越人擁楫而歌曰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煩而不絕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於是鄂君乃揄修袂行而擁之舉繡被而覆之（陳）祚明曰（詳此起）人疑是女子稱得母以鄂君越人誤合為一耶袁曰起聯生氣湧出垂手亂翻雕玉佩（樂府解題）大垂手小垂手皆言舞而垂其手也折（一作招）腰爭舞（英華作細腰頻舞胡賓守曰集作招腰英華作細腰並誤）鬱金裙（西京雜記）戚夫人善為翹袖折腰之舞（後漢書）梁冀妻孫壽善為妖態作折腰步崔駰七依表飛縠以長袖舞細腰以抑揚石家蠟燭何曾剪（世說）石季倫用蠟燭作炊荀令香爐可待熏（習鑿齒）襄陽記劉季和曰荀令君至人家坐處三日香（按）後漢書魏志荀彧字文若為漢侍中守尚書令曹公征伐在外軍國之事皆與彧籌稱荀令君典略曰曹公荀令君皆是蓋世彧別傳曰司馬宣王曰吾所聞見未有及荀令君者也梁昭明博山香爐賦曰粵文若之留香正此事也朱氏以為晉之荀勗誤矣我是夢中傳彩筆（南史）江淹嘗宿於冶亭夢一丈夫自稱郭璞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爾後為詩絕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欲書花片（一作葉）寄朝雲（樂府）江南弄有朝雲曲餘詳後代元城吳令

何曰富貴之花寒餓人一字著不得徐曰令狐楚宅牡丹最盛此詩作於楚宅浩曰長安志曰酉陽雜俎載開化坊令狐楚宅牡丹最盛近刊酉陽雜俎脫此語而長安志所引明甚也楚赴東京別牡丹詩十年不見小庭花紫萼臨開又別家上馬出門回首望何時更得到京華以史傳考之當爲太和三年楚赴東都留守時作是年節鎮天平而義山受其知遇此章義山在京所作上四句狀花之穠艷五六言花之光與香楚猶在鎮故兼祝其還朝七句謂授以章句之學結句遠懷也晚唐人賦物多用艷體非可盡以風懷測之

徐說甚是約在太和五六年

初食筍呈座中

嫩籜香苞初出林於戊籤作五誤陵論價重如金元和郡縣志淄州長山縣本漢於陵縣地齊秦於陵在長山縣即陳仲子所居皇都陸海應無數漢書志秦地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爲九州膏腴又東方朔傳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忍剪凌雲一寸心徐曰此疑從崔戎兗海作鄙節之竹譜九河鮮育五嶺實繁九河在今德州平原之間大約北地多不宜竹時必有以筍爲方物獻者故紀之浩曰竹譜云般腸實中爲筍殊味註曰般腸竹生東郡緣海諸山中有筍最美正兗海地也淄亦與兗隣何疑焉

海上

石橋東望海連天三齊略記始皇作石橋欲過海看日出處有神人驅石下海石去不速神輒鞭之石皆流血今石橋猶赤色徐福

空來不得仙【史記秦始皇本紀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蓬萊方丈瀛洲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漢書郊祀志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水臨之患且至則風輒引船而去終莫能至云按史記始皇本紀作徐市淮南王傳作徐福至後漢書東夷傳而後諸書多作福楊升庵有說未敢信】直遣麻姑與搔背【麻姑山仙壇記麻姑至蔡經家麻姑手似鳥爪心中念言背蛘時得此爪以杷背乃佳也王方平已知經心中念言使人牽經鞭之曰麻姑者神人汝何忽謂其爪可杷背乎】可能留命待桑田【麻姑自言接侍以來見東海三為桑田向間蓬萊水乃淺於往者會時略半也豈將復還為陵陸乎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

【浩曰此兗海痛府主之卒而自傷也用事皆切東海徐福求仙發山自喻麻姑搔背喻崔厚愛其如不能留命而遽卒乎蓬山身世之感多託仙情艷語出之不悟此旨不可讀斯集也】

贈趙協律晳

【舊唐書志太常寺協律郎二人晳為崔戎判官詳文集狀】

俱識孫公與謝公【晉書孫綽字興公博學善屬文襲爵長樂侯累遷散騎常侍廷尉卿于時文士綽為其冠謝安字安石少有重名累遷中書監錄尚書事加侍中都督諸軍事封建昌縣公進拜太保薨贈太傅孫謝皆同居東土同泛海同修禊見晉書諸傳中】二年歌哭處還【一作皆】同【太和七年六月楚為吏部尚書則歌八年六月崔安平卒則哭】已叨鄒馬聲華末【史記司馬相如傳遊梁孝王來朝從鄒陽枚乘莊忌之】

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遊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更其劉盧族望通**（自註愿與趙俱出今吏部相公門下又同爲故尙書安平公所知復皆是安平公表姪（文選劉琨答盧諶詩郁穆舊姻嬿婉新婚善注曰臧榮緒晉書曰琨妻卽諶之從母也新婚未詳諶贈琨詩伊諶陋宗昔遘嘉惠申以婚姻著以累世向注曰婚姻謂諶妹嫁琨弟（按）鄒馬統言幕中非專指令狐鎭汴此句則專指與安平戚誼也晉書盧諶傳曰琨妻卽諶之從母又曰淸河崔悅劉琨妻之姪也溫嶠傳曰劉琨妻嶠之從母也劉琨傳曰溫嶠表稱姨弟劉羣內弟崔悅盧諶等蓋琨妻與諶母嶠母爲姊妹故與劉盧以含崔姓雖作者意不及此亦堪搜剔）**南省感深賓館在**（通典尙書省都堂居中都堂之東吏部戶部禮部都堂之西兵部刑部工部職官分紀開元中謂尙書省爲南省歷游傘記唐人以尙書省在大明宮之南故曰南省（按）六尙書二十四司皆統於尙書都省故尙書與郎官統稱爲省或稱中臺互詳文集箋矣令狐已久進位僕射則當謂都省）**東山事往妓樓空**（晉書謝安寓居會稽棲遲東土每遊賞必以妓女從其後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於言色二句分指）**不堪歲暮相逢地我欲西征君又東**（舊書王質傳質於太和八年觀察宣歙辟崔珦劉蕡裴夷直趙晳爲從事皆一代名流此云君又東必赴宣州也西征指赴京師詩蓋八年冬自家赴京途次作）

贈宇文中丞（舊書紀太和三年十二月以吏部郎中宇文鼎爲御史中丞李漢傳太和八年代宇文鼎爲御史中丞新書宰相世系表宇文鼎字周重文邈亦御史中丞

欲構中天正急材（列子）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王爲之改築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號曰中天之臺（賈誼新書）楚王作中天之臺三休而後至其上 劉向新序魏襄王欲爲中天之臺以許綰言而罷 自緣煙水戀平臺 史記梁孝王大治宮室爲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 舒元輿御史臺新遣中書院記云河南字文公爲御史中丞臺字文河南人故用平臺 人間只有嵇延祖最望山公啓事來 自註公盛歎亡友張君故有此句按盛一作感歎後漢書孔融傳文舉盛歎鴻豫名實相副 吳志虞翻傳于禁雖爲翻所怒然猶盛歎翻 魏志嵇康傳子紹字延祖少知名山濤啓以爲祕書郎稱紹平簡溫敏有文思又曉音當成濟者帝曰紹如此便可爲丞不足復爲郎也遷歷顯位 晉書山濤傳濤爲吏部尚書所奏甄拔人物各爲題目時稱山公啓事

（浩曰）字文罷中丞皆謂家居因其曾爲吏部故又以銓衡期之也

安平公詩（原編集外詩）自註故贈尚書韓氏（按）爲崔戎也舊書紀太和八年三月以華州刺史崔戎爲兗海觀察使六月卒崔戎傳贈禮部尚書義山爲戎所知在華隨至兗詳年譜詩作於九年故曰明年徒步弔京國 新書宰相世系表戎爲博陵安平崔氏大房封安平縣公戎諡訛諱爲韓而疑之何歟

丈人博陵王名家（舊書）崔戎傳高伯祖元暐神龍初有大功封博陵郡王 憐我總角稱才華（詩）婉兮孌兮

兮總角丱兮魏志吳質傳註周陵及二弟韶茂皆總角見稱並有器望總角稱才者頗多不備引華州唱語曉至暮高聲喝吏放兩衙封演聞見記近人通謂府廷爲公衙即古之公朝也字本作牙詩曰祈父予王之爪牙故軍前大旗謂之牙旗軍中號令必至其下近代尙武是以通呼公府爲公牙府門爲牙門變轉而爲衙也按後漢書袁紹傳拔其牙門註曰牙門旗竿即周禮司常職云軍旅會同置旌門是也牙門字似始此兩衙早晚衙也留田曰所謂知己明朝騎馬出城外送我習業南山阿仲子延一作廷居年十六本集有雍與衮新書傳止雍一人而宰相世系表雍福裕厚四人詳文集竝矣衮則傳表及舊書咸通十年紀皆無之延僻疑當爲雍字而新傳云雍字順中亦不合無可再考面如白玉歛烏紗漢書陳平美如冠玉其弟炳章猶兩丱徐曰炳章疑是衮也瑤林瓊樹含奇花晉書王戎傳目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風塵物外陳留阮家諸姓一作姪從明刊本秀一作瑤瑱並列諸姪秀晉書阮籍傳籍陳留尉氏人也兄子咸咸子瞻瞻弟孚咸從子修族弟放放弟裕按鄭氏註禮記姓者子姓謂衆孫也此曰阮家諸子孫耳遷延出拜何騈羅揚子法言升東岳而知衆山之邐迤楚詞遵駕行兮上下騈羅兮列陳府中從事杜與李杜勝李涵許役麟角虎翅相過摩[illegible]騶之角虎翅猶虎翼戰國策循軾之遂銜擊摩車而相過清詞孤韻有歌響擊觸鐘磬鳴瓓珂三月石堤凍消釋東風開花滿陽坡時禽得伴戲新木其聲

尖咽如鳴梭（敘次皆共設色）公時載酒領從事踴躍鞍馬來相過仰看樓殿撮（一作插）清漢（遥望樓殿高而小也不當作插）坐視世界如恒沙（水經注康泰扶南傳曰恒水之源乃極西北出崑崙山中有五大源諸水分流皆由此枝扈黎大江出山西北流東南注大海卽恒水也史記注亦名恒伽河梁書中天竺國臨大江名新陶源出崑崙分爲五江總名曰恒水其水甘美下有眞鹽色正白如水精維摩經恒河沙等諸佛世界金剛般若經恒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此句卽微塵世界之意非言其多）面熱脚掉互登陟青雲表柱白雲崖（句不協調疑有誤字）一百八句在貝葉（楞伽經有不生句生句等一百八句佛言大慧是百八句先佛所說汝及諸菩薩摩訶薩應當修學大業拾遺記洛陽翻經道場有婆羅門僧及身毒僧十餘人新翻諸經其經本從外國來用貝多樹葉書卽今胡書體葉長一尺五六寸濶五寸許形似枇杷而厚大横作行書隨經多少縫綴其一邊帖帖然嵩山記嵩高寺中有思維樹卽貝多也如來坐貝多下思維因以爲名一年三花白色香美）三十三天長雨花（菩薩本起經太子思維果劫之事上至三十三天下至十六泥犂起世經須彌山上有三十三天宮殿帝釋所居法念經若持不殺不盜得生三十三天妙法蓮華經佛前有七寶塔高至四天王宮三十三天雨天曼陀羅華供養寶塔）長者子來獻蓋（維摩經毗耶離城有長者子名曰寶積與五百長者子俱持七寶蓋來詣佛所各以其蓋共供養佛佛威神力令諸寶蓋合成一蓋徧覆三千大千國界諸山海江河及日月星辰天宮龍宮幷十方諸佛說法皆現於寶蓋中）辟支佛去空留華（水經注于闐國南城一十五里有利刹寺中有石鞾石上有足跡彼

俗言是辟支佛跡北史于闐國城南五十里贊摩寺石上有辟支
佛跣處雙跡猶存洛陽伽藍記辟支佛靴非皮非綵於今不爛　公時受詔鎮東
魯舊書傳戎還兖海華民戀惜遮道至有解韉斷橙者戎
夜單騎亡去民追不及此借佛之遺跡以寓州民愛戀　遺我草奏舊作詔必誤今改正隨
車牙車牙輪輮也見考工記輪人　顧我下筆即千字疑我讀書傾五車莊子惠施多方其書五車
嗚嘑大賢哲不壽代崔遙表臣年五十五　時世方士無靈砂晉書葛洪傳從祖葛仙公煉丹秘術洪得其法
洪年老欲煉丹以祈遐壽聞交阯出丹求為句漏令本草靈砂久服通神明不老新書
藝文志崔元真靈沙受氣用藥訣一卷嵇本草靈砂以水銀流黃為之而丹砂金銀皆
可鍊服有太清服鍊靈砂法　五月至止六月病遽頹泰山驚逝波檀弓泰山其頹乎晉書傳理充一年五月
卒新書傳至充歲餘卒皆誤
惟舊紀書六月庚子與詩合　明年徒步弔京國宅破子毀哀如何宗日毀是
哀毀有謂崔瑢賜死宣州
者事在咸通九年非也　西風衝戶捲素帳隟光斜照舊燕巢略與前三月石堤詣
句相激射榮悴判然矣燕巢
暗用巢燕以比舊在幕中　古人常歎知己少虞翻別傳常歎曰使天下一人知己足以不恨　況我
論賤與處多如公之德世一二兼鄆相國言之義山受知惟二公最深　豈得無淚如黃河
晉書顧愷之傳愷之字長康為桓大司馬參軍甚見親昵後拜溫墓賦詩云山崩溟海
竭魚鳥將何依或問之曰卿憑重桓公乃爾哭狀其可見乎答曰聲如震雷破山淚如

傾河瀝膽呪與靦 願天有眼韓愈歌爲天有眼兮何不見我獨漂流靈瀧本
注海瀝膽呪同 起經太子得天眼徹視洞見無極知人生死所
行趣善惡之道楞嚴經天眼照見佛當皆非此句 君子之澤方滂沱
之義此自願上天有眼福善餘慶也舊註誤
錢曰集外詩是歎山乎鄭而稍平常豈舊爲藏者所訂耶留曰詩
在韓蘇之間 留曰本集此種頗少意態平易而情味已不乏

過故崔兗海宅與崔明秀才話舊因寄舊僚杜趙李三掾

絳帳恩如昨後漢書馬融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 烏衣事莫尋南史謝混風格高峻少所交納惟與族子靈運瞻晦曜以文義賞會居在烏衣巷故謂之烏衣之遊 諸生空會葬後漢書郭泰卒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 舊掾已華簪陶潛詩聊用忘華簪趙宣歙李杜當亦他往後又在彭陽幕 共入留賓驛漢書鄭當時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 俱分市駿金戰國策郭隗先生曰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請求之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於是不能期年千里馬之至者三 莫憑無鬼論晉書阮瞻素執無鬼論忽有一客通名甚有才辨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乃作色曰僕便是鬼於是變爲異形瞻後歲餘病卒無鬼論事頗多 終負託孤心後漢書朱暉同郡張堪於太學見暉把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暉以堪先達舉手未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堪卒暉聞其妻子貧困乃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暉少子頡怪而問曰大人不與堪爲友平生未嘗相聞子孫竊怪之暉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後村詩話末二句有門生

故吏之情可以矯澆俗呂曰此徒步于京國時也首句自謂次句崔明五六兼己與三稼言之年橋謂傷崔雍作謬矣辨詳年譜

宿駱氏亭寄懷崔雍崔袞錢白氏長慶集過駱山人野居小池詩自註駱生棄官居此二十餘年是爲長慶二年出守杭州初由京城東南次藍溪而過之也杜牧駱處士墓誌駱處士峻揚州士曹參軍元和初母喪去職於灞陵東阪下得水樹居之朝之名士多造其廬栖退超脫三十六年會昌元年卒此與白公所詠或一或二必有此題合者朱氏引唐語林駱浚度支司書手李吉甫擢之後典名郡於春明門外築臺榭似不符也朱氏又引唐年補錄王廷溱爲駱山人構亭事時地尤乖矣崔雍後由起居郎爲和州刺史見新書傳乃咸通時矣又考唐漳州陀羅尼石幢咸通四年造有朝議郎使持節漳州諸軍事守漳州刺史崔袞之名其後不爲雍所累者似已卒也此首未定何年附編於此

竹塢無塵水檻清相思迢遞隔重城秋陰不散霜飛晚留得枯荷聽雨聲何曰寓情之意全在言外

公子

外戚封侯自有恩自緣先世之恩非因得尚主也平明通籍九華門洛陽宮名洛陽諸門中有九華門然皆可

通用

金唐（程曰疑作堂（按）堂唐古或通用如後漢書蔡邕傳中求定六經文字之堂谿典或作唐溪典然此固無取好與）公主年應（一作華）小（主年小耶不則何未成禮）二十君王未許婚（新書諸公主傳穆宗女金堂公主下嫁郭仲恭徐曰仲恭爲汾陽王裔昇平長公主之孫憲宗郭皇后之姪故首句云然）

浩曰舊書傳郭曖年十餘歲尚昇平公主主年與曖相類曖子鏦尚德陽公主鏦與公主年未及冠則此詩所云似小遜矣故詠之二十指仲恭非指公主而意互通也仲恭爲郭釗之子其尚主當在太和開成間冊府元龜亦作金堂則此作唐定誤也

東還

自有仙才自不知（漢武內傳西王母曰劉徹好道然形穢神慢非仙才也）十年長夢採華芝（揚雄甘泉賦乃登夫鳳凰兮而翳華芝御覽仙人採芝圖曰芝生於名山食之令人乘雲能上天觀望北極通見神明）秋風動地黃雲暮歸去嵩陽尋舊師

田曰此不得志於科舉之作然失之俚　浩曰借學仙寄慨似未俚也義山應舉至是將十年

夕陽樓

（自註在滎陽是所知今遂寧蕭侍郎牧滎陽日作矣矣一作者舊書紀太和七年三月以給事中蕭澣爲鄭州刺史入爲刑部侍郎九年

六月貶遂州司馬〔地理志〕遂州遂寧郡屬劍南東道

花明柳暗繞天愁上盡重城更上樓欲問孤鴻向何處不知身世自悠悠

隋書盧思道曰余言身事慨然多緒乃為孤鴻賦以寄其情聊以自慰云疊山詩話欲問不知四字無限精神〔浯〕曰自慨慨辭皆在言中悽惋入神

有感二首

〔自註〕乙卯年有感丙辰年詩成〔新書藝文志〕李濬用乙卯記一卷

李訓鄭注事〔舊新書〕李訓鄭注等傳文宗以宦者太盛繼為禍胎思欲芟除以雪讎恥因鄭注得幸王守澄俾之援李訓紫黃門之不疑也上以訓言論縱橫必能成事遂以真誠訪之擢同平章事訓即謀誅內豎杖殺陳宏慶酖王守澄乃以注節度鳳翔先之鎮又以郭行餘鎮邠寧王璠鎮太原羅立言知大尹韓約為金吾街使李孝本權中丞璠行餘未赴鎮間廣令召募豪俠及金吾臺府之從者俾集其事太和九年乙卯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御紫宸班定韓約不報平安奏曰金吾仗院石榴閒夜有甘露臣已進狀訖宰相百官稱賀訓請親幸左仗觀之班退上乘軟輿出紫宸門升含元殿百官班列令宰相兩省官先往視既還曰臣等恐非真甘露不敢輕言言出四方必稱賀也帝曰韓約妄耶乃令左右軍中尉仇士良魚志弘帥諸內臣往視之既去訓詔璠行餘曰來受勅旨璠恐悚不能前行餘獨拜殿下時兩鎮官健皆執兵在丹鳳門外訓已令召之惟璠從兵入邠寧兵竟不至中尉至左仗聞幕下有兵聲驚恐走出內官迴奏韓約氣懾汗流不能舉首中官又奏曰事急矣請陛下入內即舉軟輿迎帝訓呼金吾衛士曰來上殿護乘輿內官決殿後罘罳舉輿疾趨訓攀呼曰陛下不得入內金吾衛士數十人

隨訓而入立言孝本率羣府從人共四百餘上殿縱擊內官死傷者數十人訓持愈急還迺入宣政門帝瞋目叱訓宦者郗志榮奮拳擊其胸訓仆地帝入東上閤門門即闔須臾內官率禁兵五百人露刃出遇人即殺訓將行餘約立言孝本及宰相王涯賈餗舒元輿等皆族誅注與訓謀事有期欲中外協勢聞訓舉發自鳳翔率親兵五百赴闕聞敗乃還監軍張仲淸殺之傳首京師王涯爲禁兵所擒士良鞫其反狀涯實不知其故榜笞搖酷乃手書反狀以自誣凡坐訓注而族者十一家當訓擧事時士良曰李訓反帝曰訓不反及訓已敗士良曰王涯與訓謀逆將立鄭注僕射令狐楚鄭覃等至帝對悲憤因付涯訊牘曰果涯書耶楚曰然涯誠有謀帝遂宦官於是下詔暴涯訓等罪

九服歸元化周禮職方氏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蠻服夷服鎭服藩服**三靈叶睿圖**漢書揚雄傳方將上獵三靈之流註曰三靈日月星垂象之應也**如何本初輩**後漢書袁紹傳紹字本初又何進傳常侍張讓段珪等殺大將軍何進紹引兵屯朱雀闕下逐勒兵捕宦者無少長皆殺之**自取屈氂誅**漢書劉屈氂武帝庶兄中山靖王子也征和二年爲左丞相封澎侯(叉)時治巫蠱獄急內者令郭穰告丞相使巫祠社祝詛及與貳師將軍共禱祠欲令昌邑王爲帝詔載屈氂廚車以狥要斬東市妻子梟首華陽街(按)李訓爲宰相撰之族孫世爲冠族其死於宦官又相類故以屈氂比之蓋此事以李訓爲謀主也二聯言下臨九服上奉三靈誅此刑餘當如鼓洪爐燎毛髮何乃謀之非人望其爲本初而反致廚車之狥哉自取字正有含痛**有甚當車泣**漢書袁盎傳上朝東宮宦者趙談驂乘盎伏車前曰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奈何與刀鋸之餘共

載於是上笑下趙談談泣下車**因勞下殿趨**後漢書虞詡傳詡案中常侍張防屢寢不報詡坐論輸左校防欲害之宦者孫程張賢相率奏曰常侍張防臧罪明正反構忠良今客星守羽林其占宮中有姦臣宜急收防送獄時防立在帝後程叱曰何不下殿防不得已趨就東廂按以趨就東廂比士良等至左仗兵切極矣姦止令談泣而下車今訓之用意大有甚也舊注謬甚**何成奏雲物**左傳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直是滅萑苻**左傳鄭國多盜取人于萑苻之澤于太叔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按一句指詭稱甘露覆欲聚中官於左仗而殺之也或謂宦官率兵殺訓注等反似滅此衆盜**證逮符書密**史記五宗世家詔逮勃所與姦諸證**辭連性命俱**漢書杜周傳詔獄益多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按謂王涯等十餘族及訓黨千餘人也符書性命皆叠韻義山精於聲律叠韻雙聲屬對工巧且有句中上下字牽搭而用者如宋玉之宮供夢送西鄰畏之之鵁鶄弄鳳是也不暇一一標出讀者當細會之**竟緣尊漢相**漢書王商身體鴻大容貌甚過絕人單于大畏之天子曰此真漢相矣舊新書傳訓容貌魁梧神情灑落多大言自標置天子傾意任之天下事皆決於訓中尉禁衛諸將見訓皆震慴迎拜叩首**不早辨胡雛**晉書石勒年十四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顧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觀其聲視有奇志恐將爲天下之患馳遣收之會勒已去按上句謂但知尊倚李訓此句謂不悟士良之不易誅然於意不順當以比鄭注之險惡兆亂舊書傳注本姓魚冒姓鄭氏故號魚鄭時人目之爲水族此只取見異爲患不必過泥然此句與萑苻句皆未免意爲牽強耳**鬼籙分朝部**魏文帝與吳質書觀其姓名已爲鬼錄**軍烽照上都**班固西都賦實用西遷作我上都**敢云堪慟哭未免怨洪爐**莊子今以

天地爲大爐賈誼鵩鳥賦天地爲爐兮造化爲工陰陽爲炭兮萬物爲銅田曰歸禍於天風人之旨

丹陛猶敷奏書敷奏以言 彤庭欲戰爭漢書外戚傳昭陽舍中庭彤朱班固西都賦玉階彤庭 臨危對盧植自注是晚獨召故相彭陽公入後漢書何進傳進素知中官天下所疾陰規誅之而內不能斷謀頗泄中官懼而思變張讓段珪等斬進於嘉德殿因將太后天子及陳留王從複道走北宮尚書盧植執戈閣道窗下仰數段珪珪等懼乃釋太后及袁紹勒兵捕殺宦者讓珪等遂將帝與陳留王奔小平津公卿無得從者惟植夜馳河上斬宦官數人餘投河死明日天子還宮

始悔用龐萌後漢書劉永傳帝拜龐萌平敵將軍與蓋延共擊董憲將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自疑遂反帝大怒乃自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嘗以龐萌社稷之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援李訓原非正人然謀誅宦官實秉帝旨及已敗帝方在危懼不得不從士良之誣曰臨危曰始悔正見其實非反也令狐楚鄭覃同召覃未見有奏對語然令狐亦畏禍依違且乞罷節度使兵仗參辭之制非可盧植比矣

御仗收前殿謂文宗入內 兇一作兵徒劇背城左傳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謂士良率兵從內出 蒼黃五色棒魏志太祖除洛陽北部尉注曰太祖造五色棒縣門左右各十餘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強皆棒殺之此謂金吾衛士臺府從人蒼黃拒戰也李德裕嘗言天下有常勢北軍是也而反以臺府抱關游徼抗中人以搏精兵其死宜矣

掩遏一陽生時當冬至 古有清君側公羊傳晉趙鞅與晉陽之甲以逐荀寅士吉射者逐君側之惡人也後漢書董卓傳何進私呼卓將兵入朝卓上書曰昔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今臣輒鳴鐘鼓如洛陽請收讓等以清姦穢 今非

之老成詩雖無老成人謂今豈無可爲社稷臣老而乃任李訓哉如裴晉公時猶在也素心雖未易此舉太無名訓等心雖無他謀實不善屠屠者吐憤惋極矣誰瞑銜寃目謂被禍者通鑑開成元年二月令狐楚從容奏王涯等身死族滅遺骸棄捐請收瘞之上慘然久之命京兆收葬仇士良潛使人發之棄骨渭水寧吞欲絕聲謂朝野之中心懷痛而不敢明言者近聞開壽讌不廢用咸英樂緯黃帝之樂曰咸池帝嚳之樂曰六英何曰不特讌開讌用樂蓋深歎文宗明知其冤而刑賞下移不能出斷也按舊紀開成二年八月勅慶成節令京兆尹准上巳重陽例於曲江會文武百寮延英奏觴宜權停則元年之不停可見矣舊書王涯傳文宗以樂府之音鄭衛太甚命涯詢於舊工取開元時雅樂選樂童按之名曰雲部樂樂成上悅賜涯等錦綵是則咸英由其所定今能無聞樂而悲哉

錢曰用意精嚴立論婉摯少陵又何加焉節錄錢龍惕曰甘露之變閣豎横行南司塗炭當時士大夫深疾訓注之姦邪反若假手宦寺殲除大憝者後世不咎文宗之不密失臣則恨訓注之狂躁誤國而當日情勢未有究論之者可異也使非平日傾險君子猶將與之不成之責何乃甚乎義山詩感憤激烈有不同於衆論者　晉曰夕公之論甚正其中有過激處已刪之矣詠宦官反被慘禍誠堪憐憫然文宗任用非人亦不能辭其咎義山措語皆有分寸二篇皆痛孚訓而逆及王涯輩適壁不重鄭注甚史雖稱訓注爲二兇然注之險惡更甚於訓細閱史書自見故訓猶可憐而注惟可惡行次西郊篇中對斥注一人也

重有感

玉帳牙旗得上游〔舊唐書經籍志兵書有玉帳經一卷抱朴子兵在太乙玉帳之中謂古者天子出建大牙旗竿上以象牙飾之故曰牙旗綏紛詳綜曰兵書云牙旗者將軍之旌將軍之精金鼓者將軍之氣精與旌行異漢書項籍傳古之王者必居上游〕安危須共主君〔一作分〕憂竇融表已來關右〔後漢書竇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聞光武即位心欲東向遣長史奉書獻馬帝授融涼州牧融既深知帝意乃與隗囂書責讓之砥勒兵馬上疏請師期帝深嘉美之魏志晉公西征張魯王粲作詩曰相公征關右晉書宣帝紀魏武曰既得隴右按關右即隴右融所牧為關隴以西之地謂表自關右而來以比能知帝意遣人入奏貢讓中宮也〕陶侃軍宜次石頭〔晉書陶侃傳蘇峻作逆京都不守溫嶠要侃同赴朝廷因推為盟主侃戎服登舟與溫嶠庾亮俱會石頭諸軍與峻戰斬峻於陣通鑑蘇峻為侃將所斬臠割之焚其骨〕豈有蛟龍愁〔一作會一作長〕失水〔管子蛟龍水蟲之神者也乘水則神立失水則神廢人主天下有威者也得民則威立失民則威廢〕更無鷹隼與高秋〔禮記月令孟秋鷹乃祭鳥用始刑戮漢書孫寶傳立秋日勅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春秋感精符霜殺伐之表季秋霜始降鷹隼擊何曰用左傳見無禮于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也〕晝夜哭兼幽顯〔言神人幽顯皆孽之〕早晚星關雪涕收〔何曰星關未詳按天官星占曰北辰一名天關一名北極紫宮太乙座也晉書天文志東方角二星為天關其間天門也其內天庭也故黃道經其中房四星為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中間為天衢為天關黃道之所經也似皆可言星關以喻帝居而張平子週天大象賦天關嚴扃於畢野諸王列藩於漢滸用之亦合晉書劉隗傳入宮告辭帝雪

渉與之別此言文宗悲憤不自勝冀其來誅內官而乃得收痛淚也舊引史記天官書兩河天闕間爲關梁正義曰闕丘二星在河南天子之雙闕諸侯之兩觀金火守之主兵戰闕下語似合本事却與下三字不可貫必非

〔浩〕曰此篇舉爲劉從諫發錢龍惕兼王茂元言之徐氏又兼蕭宏言之皆誤矣舊書紀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三上疏問王涯罪名仇士良聞之惕懼從諫遣焦楚長入奏於客省進狀請面對上召楚長慰諭遣之新書從諫傳李訓先約從諫誅鄭注及甘露事宰相皆夷族從諫不平三上書請王涯等罪時宦豎得志天子弱鄭覃李石執政藉其論執以立紀綱仇士良傳從諫言請修封疆繕甲兵爲陛下腹心如姦臣難制誓以死淸君側舊聞人人傳觀士良沮恐偕倚其言差自强故三四言旣遣人奉表宜即來誅殺士良輩也舊注訓注傳贊曰尚無藩后之勢黃屋危哉藩后專指從諫也史稱士良輩知事連天子相與恐憤帝懼偽不語數日之內生殺除拜皆由兩中尉天子不關也故五句痛其受制六句謂除從諫外更無人矣君王茂元史言其以多財爲中人倚摭方惴惴爲山家貲賂兩軍得不誅而反殺對蕭宏以太后弟得顯位實尉人耳安得以陶侃比之哉且斷書云初未獲注京師戒嚴茂元蕭宏皆勒兵備非常是二人方爲中人所用乃夕公改初未獲注爲初發鄭注以曲成其論尤是非顛倒矣待上游似借用漢書匈奴傳從上游來厭人之毅以喻懾服中官也

故番禺侯以贓罪致不辜事覺母者〔徐〕曰老一作老當從之〔按〕諸本或無此二字朱氏箋本席氏所刊從宋本皆有之毋者　謂毋之者製題欲聯之耳不可改老　**他日過其門**〔舊〕書志廣州南海縣即漢番禺縣番山在州東

三百步禺山在北一里（桉）兩漢志止云番禺不言二山水經注曰交州南海郡治與番禺縣連接今有水坑陵城倚其上縣人名之爲番山名番禺倘謂番之禺也後世皆謂二山矣贓罪謂多財不孝謂死非其罪盜其父以賊而富致其子今陷不孝也玩詩意毋者二字不可刪過其門乃毋者過其門非殺山過之也後漢書劉盆子傳琅邪海曲有呂母者子爲縣吏犯小罪宰論殺之呂母聚客規以報仇字似可借據

飲鴆非君命（史記呂后本紀注）應劭曰鴆鳥食蝮以其羽畫酒中飲之立死漢書蕭望之傳中書令宏恭石顯趣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望之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爲非天子意門下生朱雲勸自裁竟飲鴆自殺

茲身亦厚亡（老子）多藏必厚亡後漢書折像傳父國爲鬱林太守有貲財二億國卒像感多藏厚亡之義乃散金帛賙贍曰我乃逃禍非避富也

江陵從種橘（史記貨殖傳）江陵千樹橘吳志孫休傳注丹陽太守李衡每欲治家事妻習氏輒不聽後密遣客十人於武陵龍陽泛洲上作宅種甘橘千株臨死敕兒曰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匹絹亦可足用耳後兒以白母母曰此當是種甘橘也人患無德義不患不富貴而能貧方好耳用此何爲

交廣合投香（晉書良吏傳）吳隱之爲廣州刺史歸自番禺其妻劉氏齎沉香一斤隱之見之遂投於湖亭之水

不見千金子（史記袁盎）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桉陸氏釋文金方寸重一斤爲一金又正義曰秦以一鎰爲一金鎰二十四兩古言百金千金皆以此計

空餘數仞牆固本論語實用潘岳西征賦今數仞之餘趾

殺人須顯戮（書）不迪有顯戮

誰與漢三章（史記高祖本紀）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後漢書劉盆子傳呂母聚客爲子報仇母曰吾子不當死而爲宰所殺殺人當死遂斬之

箋曰舊書胡証傳太和二年冬証卒於嶺南使府廣州有海之利貨貝狎至証善蓄積務華侈廝奴數百於京城修行里起第嶺表奇貨道途不絕京邑指爲富家証素與賈餗善及李訓事敗禁軍利其財稱証子溵匿餗乃破其家一日之內家財並盡執溵入左軍仇士良命斬之以徇詩爲此發也前用蕭望之事取事由宦官非天子意不重飲鴆事次句傷溵之不能散遺貲三四言遺子以財當善爲術奈何以賄貨害之五六傷母之者過其門也結聯從母者意中說方見冤痛之情張讀宣室志亦載此事云溵以文學知名太和七年春登進士第蓋賈餗爲禮部侍郎也溵溵字同

哭遂州蕭侍郎二十四韻

(舊書紀太和九年六月京兆尹楊虞卿坐妖言人歸第人皆以爲冤誣宰相李宗閔於上前論列上怒貶明州刺史七月貶虞卿爲虔州司馬吏部侍郎李漢爲汾州刺史刑部侍郎蕭澣爲遂州刺史八月又貶宗閔潮州司戶虞卿漢澣亦再貶通鑑澣再貶遂州司馬文集祭文云纔易炎涼遂分今昔蕭不久卽卒也)

遥作時多難(田曰遥作卽遐起之意)先令禍有源(多難指甘露之變言大難將作而諸人之受誣於姦邪者乃禍之源也)初驚逐客議(李斯上秦王書臣聞吏議逐客)旋駭黨人冤(後漢書桓帝延熹九年司隸校尉李膺等二百餘人受誣爲黨人並下獄書名王府注曰事具劉淑傳箋後漢書特立黨錮傳以詳其事田曰逐客指楊黨人指李蕭)密侍榮方入司刑望愈尊(舊書志龍朔二年改刑部爲司刑箋李宗閔楊虞卿傳李德裕入相文宗與論朋黨帝曰衆以楊虞卿張元夫蕭澣爲黨魁德裕皆請出爲刺史此七年澣出爲鄭州也訓注

用事共短德裕罷之召宗閔復入以工部侍郎召還庶卿尹京兆此八年冬十月也澣由鄭州內召亦必在八年冬九年春 **皆因優詔用實有諫書存** 南史范雲傳諫書存者百有餘紙 **苦霧三辰沒** 左傳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註曰三辰日月星 **窮陰四塞昏** 禮記明堂位四塞註曰謂夷服鎮服蕃服在四方為蔽塞者周禮九州之外謂之蕃國戰國策秦四塞之國高誘註曰四面有山關之固二句言天地皆為昏暗 **虎威狐更假** 戰國策虎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天帝令我長百獸若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百獸見我敢不走乎虎與之行獸皆走虎不知獸畏己以為畏狐也 **隼擊鳥逾喧** 見重有感篇又公曰都督劉從諫訓注竊弄威權凡不附己者目為宗閔德裕黨貶逐無虛日中外震駭連月陰晦人情不安故此四句云殺維繫謂諸臣論列訓注者非頂上諫者 **徒欲心存闕** 文子老子云身處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 **終遙耳叩閽** 詩無易由言耳屬于垣 **遺音和蜀魄** 易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疏曰遺音哀聲也華陽國志望帝禪位於開明帝升西山隱焉時適二月子鵑鳥鳴故蜀人悲子鵑鳥鳴也文選蜀都賦鳥生杜宇之魄注引蜀記曰杜宇王蜀號曰望帝宇死俗說云宇化為子規蜀人聞子規鳴皆曰望帝也 **易簀對巴猿** 禮記曾子寢疾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歟曾子曰是季孫之賜也吾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水經注巫峽歛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霑裳 **有女悲初寡** 見下送裴十四 **無男** 徐曰當作兒 **泣過門** 自注公止裴氏一女結褵之明年又喪良人徐曰漢書外戚傳王媼嫁廣望王迺始產子男無故武女翁須翁須寄劉仲卿宅仲卿教翁須歌舞邯鄲賈長兒求歌舞者仲卿與之翁須乘長兒車馬過門呼曰我果見行當之柳宿媼與迺

始至柳宿見翁須相對嗁泣句用此事言其女凶喪哭泣而過門但嫁不久而寡故無兒(校)過門字必用此男與兒同諸本皆作男

朝爭屈原草(史記)屈原者名平爲楚懷王左徒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

廟餒若舊作葉非敖魂(左傳)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

迴閣傷神峻(水經注)大劍去小劍逕山絕險飛閣通衢故謂之劍閣

長江極望翻

青雲寧寄意(史記范雎傳)須賈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

白骨始霑恩(箋)又公(曰)訓注誅文宗始大赦量移貶謫諸臣而蕭已卒

早歲思東閣(漢書)公孫宏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

爲邦屬故園(自注)余初謁於鄭舍(楊曰)以下自敘與蕭情分兩兩夾寫

登舟慚郭泰(後漢書)郭泰遊洛陽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惟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

解榻愧陳蕃(後漢書)陳蕃爲樂安太守郡人周璆高絜之士前後太守招命莫肯至惟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爲置一榻去則懸之(又)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陳蕃爲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不免之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惟穉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

分以忘年契(後漢書禰衡傳)始弱冠孔融年四十與爲忘年友

情猶錫類敦(詩)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箋)曰長以與女之族類此謂待之如族類也下聯正謂族類相匹

公先眞帝子蕭爲蕭梁之後祭文亦云然爲結句伏脈

我系本王孫(詳年譜)

嘯傲張高蓋(漢書循吏傳)黃霸爲穎川太守賜車蓋特高一丈于定國傳父于公治閭門謂人曰少高大令容駟馬高蓋車

從容接短轅(晉書王導傳)短轅犢車

秋吟小山桂(文選)招隱

士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偃蹇連卷兮枝相繚序曰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呂向曰淮南王安好士八公之徒著述篇章或稱大山小山猶詩有大雅小雅也

春醉後萱 詩焉得諼草言樹之背傳曰背北堂也此兼用戴崇事詳下華州安集

自歎離通籍 古今注籍者尺二竹牒記人之年名字物色懸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得入焉三輔黃圖漢宮門各有禁非侍衛通籍之臣不敢妄入於唐時由內出外者謂之離通籍如香山博望移門籍潯陽佐郡符之類甚多此指謫之外貶錢夕公誤以為義山自謂則其時尚未得第

何嘗忘叫閽 甘泉賦選巫咸兮叫帝閽新書徐有功傳叫閽弗聽叩敲弗聞

不成穿壙入 周禮春官小宗伯卜葬兆甫竁注曰竁穿壙也史記田橫與二客乘傳詣洛陽橫自殺以王禮葬二客穿冢旁自剄下從之漢書音義復土主穿壙塡墓事

終擬上書論 上書訟冤漢書中事多有

多士還魚貫 易貫魚以宮人寵

云誰正駿奔 詩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此言誰能訴之天祖也

暫能誅儵忽 儵音叔一作倏俗作倏楚辭九歌儵而來兮忽而逝謂司命往來奄忽也此則用招魂雄虺九首往來儵忽吞人以益其心些亦見天問以此訓注之奸夢舊引莊子南海帝北海帝誤矣以儵忽代雄虺古有此例

長與問乾坤 言雖訴訓注而謫之冤終不白也

蟻漏三泉路 淮南子千里之隄以螻蟻之穴漏史記秦皇本紀始皇治驪山穿三泉下銅而致槨

蛬啼百草根 [illegible]

始知同泰講 梁書武帝篤信正法尤長釋典製涅槃大品淨名三慧諸經義記於重雲殿及同泰寺講說名偕碩學四部聽衆常萬餘人

徼福是虛言 左傳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稷老子豈虛言哉酉陽雜俎蕭瀞初任遂州造二塔剎施於寺齋慶畢

作樂怨暴雷震剎與成數十片迸來年雷震日辭沉（田曰）一篇極盡哭理（浩曰）史言義山善為哀誄之詞信然

五松驛（宋白百氏長慶集有自望秦驛赴五松驛詩此驛在長安東）

獨下長亭念過秦（史記注秦法十里一亭庾信賦十里五里長亭短亭史記秦始皇本紀太史公曰善乎賈生推言之也又陳涉世家褚先生曰吾聞賈生之稱曰云云裴駰案班固奏事云太史遷取賈誼過秦上下篇以為秦始皇本紀陳涉世家下贊文然則言褚先生者非也稅本紀全述賈生之書世家節取其中一篇若皆出司馬筆則複矣故索隱據地形險阻數句定為褚先生所改題也）**五松不見見輿薪只應既斬斯高後**（史記胡亥斯高大姦也二世使趙高案丞相李斯獄責斯與子繇謀反狀皆收捕宗族具斯五刑論腰斬二世拜趙高為中丞相高刦二世於望夷之宮二世自殺子嬰即位誅高令宦者韓談刺殺之）**尋被樵人用斧斤**（斤在欣韻唐賢律詩多通用本集如東冬蒸之類通用頗多）（浩曰此必訓注誅後其私人亦例斥也非從朋黨之迭為進退者）

令狐八拾遺（綯）**見招送裴十四歸華州**（舊書（傳）綯字子直楚之子太和四年登進士第開成初為左拾遺舊書志關內道華州上輔天寶元年為華陰郡）

二十中郎未足稀 一作希 晉劉荀羨尚尋陽公主後除北中郎將徐州刺史監諸軍事假節時年二十八中興方伯未有如羨之少者按晉中興書作時二十宋書謝晦初為荊州甚自矜從叔澹問晦年答曰三十三澹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七為北府都督卿比之已為老矣晦有媿色故後人凡言年少荀郎二十中郎必荀羨非他人也此兼以荀王比其為壻唐人用事每踈分不細檢耳朱氏引謝萬為簡文帝撫軍從事中郎誤矣

驄馬先自有光輝 漢書儒林王式傳歌驪駒服虔曰逸詩篇名也見大戴禮客欲去歌之其辭云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古樂府陌上桑何用識夫壻白馬從驪駒此兼用之

蘭亭讌罷方回去 晉書王羲之傳永和九年與同志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郗愔傳愔字方回鑒之子朱曰郗愔不與蘭亭四十二人之數

雪夜詩成道韞歸 晉書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聰識有才辯叔父安曰何所似也安兄子朗曰散鹽空中差可擬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悅按晉書郗愔傳與姊夫王羲之高士許詢並有邁世之風修黃老之術後築室章安後為會稽內史最後乞骸骨居會稽而修禊有郗曇即愔弟也故偶談愔與羲之乃方回姊夫道韞乃羲之子婦合為一聯似涉嫌疑豈用古不必太拘哉朱氏謂羨十四必令狐氏之壻時攜內歸家或更有感證則無由細索耳散鹽晉書作散鹽御覽引之亦作散他書作撒誤

漢苑風烟催 一作吹 客夢 華陰縣有漢宮斷故曰漢苑詳後漢宮詞 雲臺洞穴接郊扉 華山志嶽東北雲臺峯下有穴昔有人入此穴出東方山行五經黃河底上聞流水聲

嗟余久抱臨卬渴 史記司馬相如傳臨卬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相如以琴心挑之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相如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文相

如口吃而善書嘗有消渴疾便欲因君問釣磯叢曰太公釣於渭水在華州故云磯用相如事何無顧忌也居季風尚若此時義山尖僞未娶

和友人戲贈二首文苑英華作和令狐八綯戲題當可據故編此

東望花一作高樓會英華作事不同西來雙燕信休通舊引開元遺事任宗爲商於湘中妻郭紹蘭自長安語梁間雙燕寄詩之事非也此二句固不必用典

仙人掌冷三霄露漢書郊祀志武帝作栢梁銅柱宵承露仙人掌稱名將青天也無雲氣而得碧者也又曰近天氣也稱三霄猶三天餘詳偶懷

玉女窗虛五一作午夜風楚辭惜誓載玉女於後輿司馬相如大人賦載玉女而與之歸注曰玉女青要乘弋等也王延壽魯靈光殿賦玉女闚窗而下視衛宏漢舊儀晝漏盡夜漏起省中用火中黄門持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相傳授此寫高樓之景良會不同言外可見

翠袖自隨迴雪轉一作駐張衡觀舞賦裾似飛鸞袖如迴雪燭房尋類外庭空謝莊月賦去燭房即月殿

殷勤莫使清香透牢合金魚鎖桂叢金魚魚鑰也桂叢指月殿重門深鎖毋使他人得近

迢遞青門有幾關三輔黃圖都城東出南頭第一門曰霸城門民見門色青名曰青城門或曰青門亦曰青綺門稜郎水經注東出北頭第三門

也
柳梢樓閣見南山終南山在長安正南明珠可貫須爲珮拾遺記貫郎之穴洞達九天中有細珠如流沙可穿而結因用爲佩此神蛾之矢也何曰韓詩外傳曾子曰君子有三言可貫而佩之白璧堪裁且作環爾雅肉好若一謂之環說文璧瑞玉環也似更有典子夜休歌團扇掩子夜夜半非子夜歌也休歌歌罷也團扇歌詳後河內詩新正未破剪刀閒程曰謂新正未動剪刀也今尚有此風殘未破猶曰未殘杜詩二月已破三月來朱長孺作未入正月誤猿啼鶴怨英華作望終年事未抵熏爐英華作爐香一夕間首二一想其所居中四寫其整理服飾深居少出皆遙思而得之也結言一夕相思甚於終年怨望眞不可禁道源乃謂終歲相思不如一夕往會衲子論風懷宜相左矣樓閣戊籤作樓角今從英華

題二首後重有戲贈任秀才上二首當已是贈任

一丈紅薔擁翠筠羅窗不識繞街塵往來尋覓頻繞其居其如羅窗中人竟不識何峽中尋覓長逢雨用神女暮雨詳後見令狐答詩月裏依稀更有人淮南子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以奔月注曰姮娥羿妻羿未及服姮娥盜食之得仙奔入月中姮娥獨居何更有人二句言任每訪必遇有人不得入也虛爲錯刀留遠客文選張衡四愁詩美人贈我金錯刀注曰漢書王莽更造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枉緣書札損文鱗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

素書二句謂虛相聯絡終無實意

遙知小閣還斜照羨殺烏龍臥錦茵戊籤誤茵也搜神後記會稽張然滯役在都有少婦與一奴守舍奴與婦通然素養一犬名烏龍常以自隨後歸婦與奴欲殺然奴已張弓拔矢然拍膝大呼曰烏龍與手狗應聲傷奴奴失刀杖倒地狗咋其陰然因殺奴以婦付縣殺之烏龍喻他人誰任之不得如也韓偓詩亦云橫臥烏龍作妒媒

浩曰此必任秀才有所思於青樓中人也否則指斜豈得爾

李肱所遺畫松詩書兩紙得四十一諸本皆作四十今從實數韻雲溪友議開成元年秋高鍇復司貢籍上曰宗正寺解送人恐有浮薄以忝科名在卿精揀藝能勿妨賢路其所試賦則准常規詩則依齊梁體格乃試琴瑟合奏賦霓裳羽衣曲詩主司先進五人詩其最佳者李肱況肱宗室德行素明人才俱美敢不公心以辜聖教乃以榜元及第詩云云困學紀聞唐宗室為狀頭有李肱程李肱霓裳羽衣曲詩見英華省試類唐文粹古調中據此則李肱與義山同開成二年及第餘辨詳留贈畏之詩下又校集中他無可徵安知此李肱非別一人乎新書表趙郡南祖之裔有名肱者但世次太晚不足參考今且仍舊說而辨核之

萬草已涼露開圖披古松青山徧滄海此樹生何峯起勢高壯皆用泰山秦松孤根邈無倚直立撐鴻濛莊子雲將東遊而過遇鴻蒙注曰鴻蒙自然元氣也端如君子身挺若壯

士胸樛枝夭矯淮南子夭矯曾枝注紛紛以相交持司馬相如上林賦夭蟜枝格天八偃仰夭蟜蜿蟮與蟜同忽欲蟠拏

空又如驚蠏走獸與奔雲逢搖枝擢細葉文選琴賦乃斲孫枝注曰鄭氏周禮注曰孫竹枝根之末生者盤桐孫亦然按此又以言松

旖旎狐裘茸楚詞九辯竊悲蕙華之曾敷兮紛旖旎乎都房旖旎狐裘九辯紛字之訛旖曰旋繡顛摩

鬖軟按文頎頎也岸明茸復生也一曰蒙也言茸茸屏也嫋也宋曰難解疑有誤校郭姓史記亦作騶此句用事未詳頎似應作嫋文作嫋姚氏疑謂如童兒之髮廎似之盤形近而轉訛

麗(原註)姬眉黛濃莊子毛嫱麗姬人之所美也注曰毛嫱古美人一云如字越王美姬也麗姬晉獻公之嬖以為夫人崔譔作西施校本無定解故猶木注曰如字以見非用驪姬也若呂氏春秋驪姬亦作麗姬梁簡文帝詩麗姬與妖嫱則從言耳以上十二句分賦幹與枝葉(田)曰此段蒔似昌黎詩黃

所祖唐人不用此極力形容覡久眩目睛倏忽變燿容竦削正稠直婀娜旋與夆(原註)爾雅夆蜂曳也(按)諸本作敗夆戍鍛作敗夆而有此註今檢爾雅注謂蝨撓疏引周頌莫予荓蜂毛傳荓曳也從旁牽撓之言荓夆蜂聲厲音義同二句合狀燿容之善變必本作夆夆後乃訛夆為數耳故亟為改正姚氏改作數與非矣此總寫四句

又如洞房冷翠被張穹龍戍鍛作窿誤穹籠似即蕤籠之義兼言松之備香

亦若翳羅一作蘿女平旦粧顏容吳越春秋越使相者得苧蘿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鄭旦飾以羅縠教以容步三年學服而獻於吳注曰苧蘿山在諸暨縣御覽引越絕書越王得採薪二女西施鄭旦以獻吳王拾遺記越貢女二人一名夷光一名修明以

貢於吳吳處以椒華之房一人當軒並坐理鏡靚粧於珠幌之內窺窺者動心驚魂謂之神人平旦顏容用此事也細疑襲氣母莊子伏戲得之以襲氣母猛獸爭神功又總舉六句燕雀固寂寞霧露常衝衝重宋本作香蘭愧傷暮左傳蘭有國香按舊本皆作重頗疑叢蘭以香近而訛文子叢蘭欲修秋風敗之楚詞恐美人之遲暮碧竹慚空中史記龜策傳竹外有節理中直空虛可集是瑞鳳堪藏行雨龍以龍比松常用之語舊注引酉陽雜俎不空三藏塔前老松伐其枝爲龍骨以祈雨者非也淮山桂偃蹇見漢蕭侍郎蜀郡桑重童蜀志先主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生高五丈餘遙望見童童如小車蓋此樹非凡或謂當出貴人按藝文類聚引之作幢幢此作重童諸本皆然似與偃蹇皆疊韻也然童字實字見之漢碑者假或通用此重童豈即僮僮耶先主幼時與宗家在涿縣人乃云此樹義可適耳枝條一作修亮眇一作杪脆靈氣何由同以上十句以他物作襯至此一小束昔闕咸陽帝近說稽山儂或著佳一作仙人號舊本皆作佳似與松不合惜宋本改仙然故實未詳未定孰是或以大夫封史記秦始皇本紀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漢官儀始皇上封泰山逢疾風暴雨賴得松樹因復其下封爲五大夫復一作㲄漢書表通典漢承秦制爵二十等以賞功勞九曰五大夫注曰大夫之尊也按嵇山儂事未詳然曰近說必非太遠也晉書傳譙國銍縣有嵇山嵇康從上虞徙銍家於其側因而命氏世說山公曰嵇叔夜之爲人巖巖若孤松之獨立或更有古松事所未考也庾信詩青林隱士松注家引晉書曰高士戴安道修道成功有異氣結成

五色雲浮於松上故號隱士之松耳安道譙國人徙居會稽之剡縣亦可稱稽終南山假此似較近但嵇稽小異而本傳不載其所引何晉書俟再考舊註則皆誤

與淸一作靑都列子化人之宮出雲雨之上實爲淸都紫微茅君內傳王屋山洞名曰小有淸虛之天煙雨遥相通安知

夜夜意不起西南風以上又引舊事以見松之非凡物也校史記涼風居西南維閶闔風居西方呂氏春秋淮南子易緯皆云閶闔西方風而曹子建詩願爲西南風長逝入君懷郭璞遊仙詩閶闔西南來潛波渙鱗起似皆以西南閶闔寓近君之思此句亦然美人昔淸與重之

臣猶同月鐘未詳舊引集仙錄女仙魯妙典居九疑山有古鏡一面大三尺鐘一口形如偃月皆神人送來者未知是否寶節十八九

香緹千萬重一旦鬼瞰室漢書揚雄解嘲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稠疊張羅罿爾雅繴罟謂之罬繴謂之罿罿雉離於罿

赤羽中要害家語子路曰由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校家語下文又有旂旗繽紛則赤羽白羽定謂羽箭或以爲羽旗者誤也羽箭有赤白如吳晉爭長猶有白羽朱羽矰漢書來歙傳臣夜人定後爲何人所賊中臣要害是非皆怨生平善惡皆不服論生如碧海月

已踐霜郊蓬平生握中翫掌握之寶散失隨奴僮宋曰舊書傳王涯家書數萬卷前代法書名畫人所保惜者以厚貨致之或宮爵致之厚爲垣竅而藏之複壁涯死人破其垣取之或剔取函奩金寶之飾與其玉軸而棄之觀此詩云云豈謂松卽涯所藏者歟校未可定以上紋畫之來由

我聞照妖鏡西京雜記宣帝繫獄臂上猶帶身毒寶鏡一枚如八銖錢舊傳此鏡照見妖魅佩之者爲天神所福帝崩鏡不知所在及

與神劍鋒（吳越春秋湛盧之劍惡闔閭無道乃去而出水行如楚楚昭王臥而寤得之於牀風胡子曰五金之英太陽之精寄氣託靈出之有神服之有威可以折衝拒敵然人君有逆理之謀其劍即出故去無道以就有道校以漢宣崩鏡不知所在吳王無道劍遂他去以引下文意）寓身會有地不爲凡物蒙伊人秉茲圖顧盼擇所從（伊人謂李肱也爲此圖擇所從不意乃以贈我）而我何爲者開懷（一作顏）捧靈蹤報以漆鳴琴（鮑令暉詩客從遠方來贈我漆鳴琴）懸之真珠櫳（說文櫳房室之疏徐曰窗也校珠櫳猶珠簾）是時方暑夏座內若嚴冬憶昔謝四騎（未詳余疑謂謝絕四方車騎而山居學仙也如家語子貢結駟連騎則以驅作四可也又史記聶政遂謝車騎人徒獨行亦可借證舊注謬田曰又轉到初隱時常對此物寄意幻杳）學仙玉陽東（通典河南府王屋縣王屋山沇水所出元和郡縣志山在縣北十五里周迴一百三十里高三十里校王屋山盤亘懷州絳州澤州之境玉陽山其分支進按者河南通志玉陽山有二東西對峙相傳唐睿宗女玉眞公主修道之所適與開元二十九年京師置崇元館諸州置道學生徒有差謂之道舉舉送課試與明經同校韓昌黎李素墓志曰素拜河南少尹呂氏子炅棄其妻著道士衣冠謝其母曰當學仙王屋山去數月間詣公公使吏卒脫道士冠給冠帶送付其母誰氏子詩曰非癡非狂誰氏子去入王屋稱道士或云欲學吹鳳笙所慕靈妃媲蕭史又云時俗輕尋常力行險怪取貴仕蓋當時風尚如此義山學仙亦此情事）千株盡若此路入瓊瑤宮（龜山元錄有瓊瑤之室此仙家常語天壇山古松多千百年物見志書）口詠元雲（一作山訣）歌

藝文類聚漢武內傳曰西王母命侍女安法嬰歌元靈曲按必用此寥他本有誤雲爲靈者耳或引晉書樂志鐃歌曲之元雲謂聖皇用人各盡其才也亦非**手把金芙蓉**樂府子夜歌玉藕金芙蓉此則是學仙諸如李白廬山謠手把芙蓉朝玉京**濃藹深霓袖色映琅玕中**琅玕謂竹也色與青霓之衣相映與杜詩翠袖倚修竹相似**悲哉嶮世網去之若遺弓**家語楚共王亡烏號之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楚人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形魄天壇上海日高曈曨**河南道志王屋山絕頂曰天壇秘道書十大洞天王屋山洞爲第一也天壇夜分先見日出唐人有登天壇山望海日初出賦術晉司馬承禎傳字子微開元十五年令於王屋山自選形勝置壇室以居因以所居爲陽臺觀又令玉眞公主及光祿卿韋縚至其所居修金籙齋**終期**一作騎誤**紫鸞歸持寄扶桑翁**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中地方萬里上有太帝宮太眞東王父所治有椹樹長數千丈大二千餘圍兩兩同根偶生更相依倚是名扶桑其椹赤色九千歲一生仙人食之一體皆作金光色秘道書應稱扶桑大帝君此以比天子

浩曰極力描摹波瀾疊起前以松比李肱而美之後借學仙時所見以自慨結寓近君之望此爲倘未第時作

送從翁從東川宏農尚書幕

宏農楊氏也按舊書紀傳嗣復於太和七年檢校禮部尚書東川節度使九年移西川汝士於太和八年由工部侍郎出爲同州刺史九年入爲戶部侍郎開成元年十二月檢校禮部尚書東川節度使時宗人嗣復鎮西川兄弟對居節

制特人榮之今詳味詩句當爲汝士也詩多叙遊山學仙之事從翁蓋同居玉陽者惜無可考長安志靖恭坊工部尚書楊汝士宅與虞卿漢公魯士同居號靖恭楊家爲冠蓋盛族按楊氏多見本集

大鎮初更帥嘉賓素見邀使車無遠近歸路更一作便烟霄從翁必舊在宏農幕者舊書志同州刺史領防禦長春宮使汝士刺同必已辟之故曰素見邀三言相隨使車不計遠近四言他日歸來更可致身烟霄矣若闕復則初出鎮東川不相合

穩放驊騮步驊騮良馬詳後華燕下王母廟高安翡翠巢說文翡赤雀翠青雀御一作愈非風知有在莊子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去國肯無聊御風借仙家語以比乘風直上言自當翱翔朝禁莫以比從爲慨非用魏志陳琳草檄愈太祖頭風事

早忝諸孫末俱從小隱招王康琚反招隱詩小隱隱林藪大隱隱市朝心懸紫雲閣上清經元始居紫雲之闕碧霞爲城闕一作闕秘長安志西內有紫雲閣此則借仙境爲言夢斷赤城標會稽記赤城山土色皆赤巖岫連沓狀似雲霞孫綽天台山賦赤城霞起而建標以仙境寓意遊之登下二聯亦借仙境說素女悲清瑟史記封禪書太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禁不止故破爲二十五絃

秦娥弄碧一作玉簫列仙傳蕭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簫作鸞鳳之響穆公女弄玉妻焉日於樓上吹簫作鳳鳴鳳來止其屋爲作鳳臺一旦昇天秦爲作鳳女祠方言娥嬴好也秦曰娥山連元圃近穆天子傳天子昇於舂山之上先王所謂縣圃淮南子崑崙之上是謂閬風又上是謂元圃十

洲記崑崙山正西一角名曰元圃堂集仙錄西王母宮闕在崑崙之圃水接絳河遙百帖天河謂之銀河亦曰絳河漢武內傳上元夫人遣一侍妾
問王母云遠隔絳河遂替顏色詩敘隱居學仙而所引多女仙凡集中敘學仙事皆可參悟豈意閶闔鐸翻然慕舜韶
辭喬木去遠逐斷蓬飄薄俗誰其激斯民已甚佻一作佻詩視民不恌離騷余猶惡其佻巧
桉恌佻義同倫也鸞鳳期一舉燕雀不相饒謂遭排忌當指瑯琊坊言因云云以下述人情冷暖發已悲慨敢共頹
波遠莊子因以為弟靡因以為波流郭注曰變化頹靡世事波流弟徐靡頹靡即斯也因之內火燒詩心焉如灼莊子我其內熱與後漢書劉
圖傳心灼內熱是非過別夢時節慘驚飈遊仙詩人生實一世奄忽若飈塵末至誰能賦謝惠連雪賦相如末
至居客之右又王乃授簡於司馬大夫曰侔色揣稱為寡人賦之中乾欲病痟左傳外彊中乾廣韻痟渴病也司馬相如所患屢會紓
錦繡張衡四愁詩美人贈我錦繡段宋曰謂贈詩勉欲報瓊瑤詩報之以瓊瑤我恐霜侵鬢君先綬掛
腰甘心與陳阮魏志陳琳字孔璋阮瑀字元瑜太祖並以為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甘心字寫出無聊揮手謝松喬揚雄
太元賦揖松喬於華岳列仙傳赤松子神農時雨師服水玉以教神農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仙去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浮邱公接上嵩高
山後於七月七日乘白鶴至緱氏山錦里差隣接華陽國志成都城南之西曰夷里橋橋南岸道西故錦官也錦江織錦濯其中則鮮明他江則

不好故命曰錦里此句不特地勢亦寓對居節制之意**雲臺閒寂寥**文集與陶進士書所謂雲臺觀也餘見送裴十四上句應甘心此句應揮手下聯頂寂寥猶帶仙意舊法引漢何晉郎入直雲臺誤**一川虛月魄萬崦自芝苗瘴雨瀧間急**說文瀧雨瀧瀧貌廣韻瀧南人名湍集韻奔湍也**離魂峽外銷**東川在峽外以下預擬從翁抵幕事**非關無燭夜**用秉燭夜遊意**其奈落花朝幾處逢鳴珮**用江妃二女解珮事蜀都賦娉江斐與神遊徐佯後擬歡**何筵不翠翹**招魂砥室翠翹挂曲瓊些王逸注翹羽也以砥石為壁平而滑澤以翠鳥之羽彫飾玉鉤以懸衣物也翠翹字本此而此則用七啓揚翠羽之雙翹首上飾也**蠻僮騎象舞江市賣鮫綃**博物志南海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織績左思吳都賦注曰俗傳鮫人從水中出曾寄寓人家積日賣綃綃者竹孚俞也此與前素女二聯相映以下則全歸之正論**南詔知非敵**新書傳南詔本哀牢夷後烏蠻別種夷語王為詔其先渠帥有六自號六詔曰蒙巂詔越析詔浪穹詔邆賧詔施浪詔蒙舍詔不能相君蜀諸葛亮討定之蒙舍在諸部南故稱南詔居永昌姚州之間鐵橋之南開元末賜皮邏閣名歸義五詔微乃合六詔為一**西山亦屢驕**宋曰西山即岷山李宗諤圖經岷山巉絕崛立摽阻羌夷全蜀倚為巨屏肅代後西山三城屢陷吐蕃後陸游曰自蜀郡之西大山廣谷西南走蠻箐中皆岷山也考舊唐書吐蕃傳劍南西山與吐蕃氐羌鄰接建中時吐蕃約盟西山大渡河東為漢界大渡水西南為蕃界至貞元時韋皋遣將出成都西山南北九道並進逼棲雞老翁故維州保州松州諸城合之舊新書地理志松維保等州之山皆為西山以在蜀郡之西故曰西山雖與岷連亘而名自分者也范成大峨眉山行記曰登山

頂光明巖眺望巖後岷山萬重稍北則瓦屋山在雅州稍南則大瓦屋近南詔此詣山之後即西域雪山緜亘入天竺諸番東西川所重在禦外夷南蠻猶易吐蕃最强故二句云特詳徵之兼備他篇之証

勿貪佳麗地蜀中素爲佳麗華陽國志漢家食貨以爲稱首不爲聖明朝錢曰爲規主帥想見藩鎮之橫少減東城飲時看北斗杓三輔黃圖惠帝元年成長安城城南爲南斗形北爲北斗形至今人呼漢京城爲斗城是也莫因乖別久遂逐歲寒凋勿貪二句指王事此指交情故不復盛幕開高宴將軍問故僚爲言公玉季史記孝武本紀漢書郊祀志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注曰公玉姓帶名呂氏春秋齊有公玉丹蓋其族餘未詳早日棄漁樵舊僚指從翁與素見招應田云望其援手

田曰筆勢跳擲人已分合大亂心目不得不歎爲奇觀

南山趙行軍新詩盛稱游讌之洽因寄一絕舊書志節度使有行軍司馬一人徐曰彭陽遣表中行軍司馬趙祝即此人也按此題與後南山北歸徐氏皆以爲當作山南然不可改也朱氏專以終南爲南山程氏又言蜀中亦有南山皆疏矣漢書王莽傳子午道當杜陵直絕南山徑漢中今詳考之如近人禹貢錐指備引地志諸書而曰雍之南界自太華以西爲華州諸縣皆以南山與梁分界又西爲大散嶺又漸從西而至岷州洮州西傾山皆與梁分界處也又曰華山西州之際東北冀東南豫西南梁西北雍雍梁之間大山長谷遠者

數百里終南山東連二華在長安南至武功而爲太白又西過寶雞訖於隴首山其深處高而長大者曰秦嶺關中指此爲南山漢中指此爲北山斯實雍梁之大限矣然則大散嶺秦嶺之地實爲分界之處關中正稱之爲南山何用改其山南哉

遙羨臨黑水津南史庾杲之爲王儉衛將軍長史蕭緬與儉書曰庾景行泛淥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人以入儉府爲蓮花池故美之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水經注漢水又東黑水注之水出漢中南鄭縣北山南流入漢諸葛亮牋云朝發南鄭暮宿黑水按所引水經注正此句黑水也禹貢梁州南距黑水薛士龍謂即古之若水漢時名瀘水唐以後改名金沙江者與此遠矣然詩何無煩細核

櫜鞬無事但尋春左傳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

梁王司馬非孫武興元爲梁州故借用梁王唐時藩鎮非漢藩國之比而每引古諸侯王其勢積漸習而不察矣

且免宮中斬美人史記孫子武以兵法見吳王闔閭王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出宮中美人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寵姬二人爲隊長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遂斬隊長二人用其次爲隊長於是復鼓之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

及第東歸次灞上却寄同年漢書注霸上在長安東三十里今謂之霸頭何曰水經注霸水古曰滋水秦穆公更名以顯霸功然則此字不當加水故漢志霸陵霸橋皆不加水按潘岳西征賦元灞素滻玉篇廣韻灞水名則作灞亦久矣唐摭言曲江大會在關試後亦謂之關宴宴後同年各有所之亦謂之爲離會却寄者回寄也唐詩中每見餘詳年譜

[illegible]當年各一枝各折一枝也非用郄詵對策第一猶桂林一枝徐曰當年猶今年行期未分壓春期期在春
杪故日歷江魚朔雁長相憶秦樹嵩雲自不知昔日遠而相憶不意今日合而遂別下苑經
過勞想像漢書元帝紀宜春下苑師古曰即今京城東南隅曲江池是勞想像似謂友人測我將行蹤跡東門追餞又差池
漢書疏廣傳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注曰長安東郭門也水經注長安城東出北頭第一門曰宣平門亦曰東城門其郭門亦曰東都門霸陵柳色無
離恨三輔黃圖文帝霸陵在長安城東七十里就其水名因以爲陵號霸橋漢人送客至此橋折柳贈別莫枉一作把非長條贈所
思逬一作送今從英華張九齡餞宋司馬序出宿南浦送餞北梁
浩曰姚氏謂必同年中最知愛者未及話別故寄之末言對此灞橋柳色彼豈能知人離恨耶翻覺折贈之爲俗況矣此解爲合正謂出不及話別也錢曰以及第故無離恨似淺矣

商於新開路通典商州上洛郡商洛縣古商縣檢地志云商於中蓋今商於亦漢商縣地鄧州南陽郡內鄉縣即於中地張儀所言商於地
也新書志商州貞元七年刺史李西華自藍田至內鄉開新道七百餘里迴
山取途人不病涉謂之偏路行旅便之檢商州至京師幾三百里舊書志屬
山南西道新書
志屬關內道

六百商於路（戰國策張儀說楚能閉關絕齊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果絕齊求地儀與六里）崎嶇古共聞（漢書王莽傳繞霤之固南當荊楚師古曰四面塞阸其道屈曲谿谷之水回繞而霤今商州界七盤十二繂是也稜繂音爭榮也或作繞非）蜂房春欲暮（淮南子蜂房不容鵠卵小形不足苞大體也）虎穽日初曛路向泉間辨人從樹杪分（正寫新開）更誰開捷徑（離騷夫惟捷徑以窘步此則義取仕宦之捷徑）速擬上青雲（徐曰青雲驛名屬商州杜牧周吉皆有詩餘見吳融詩此言雲路語意雙關）

（唐曰及第後往來所經之作結寓速仕之望（又曰寶刻類編有商於驛路記韋琮撰柳公權書李商隱祭嶺大中元年正月立余因疑此章亦爲其年赴桂時作但此碑亦作商於新驛記乃修治驛路而新道早開矣且玩詩句與所云湖如蹋下已春盡者必不符故定編此）

壽安公主出降（舊書紀開成二年六月以成德軍節度使王元逵爲駙馬都尉尚壽安公主新書傳鎮冀自李惟岳以來拒天子命至王庭湊凶悖肆毒庭湊死次子元逵襲職禮法歲時貢獻如職帝悅詔尚絳王悟女壽安公主元逵遣人納聘闕下進千盤食良馬主粧澤奩具奴婢議者嘉其恭）

媯水聞貞媛（書釐降二女于媯汭）常山索銳師（新書志成德軍節度使治恆州新書志河北道鎮州常山郡本恆州恆山郡避穆宗

名更稷（左傳悉索敝賦以來會時。按此索字即其義謂盡兵徒以來迎）隱見恃强而要君以必從故下曰乃送叉（左傳我以銳師宵加於鄭）昔虞送

帝力（漢書張耳陳餘傳耳子敖尚高祖長女魯元公主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自上食有子壻禮高祖箕慢之趙相貫高等請殺高祖敖曰君何言之誤且先王亡國賴皇帝得復國德流子孫秋毫皆帝力也迷帝力謂廷奏昔爲亂不知恩德而朝廷不能制之）今分送王姬（詩王姬之車春秋單伯送王姬錢曰分字深痛）事等和强虜恩殊睦本枝四郊多壘在（禮記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此禮恐無時

（徐曰元造雖改爻風然蕃鎭輸誠不能束身歸國文宗降以宗女終有辱國之恥義山憤王室不振而諸道效尤也　浩曰徐論正大然河朔事體相習久矣）

寄惱韓同年二首（時韓住蕭洞　一以五字作題下注宋曰聽字畏之與義山同年亦王茂元壻皆見本集）

簾外辛夷定已開（馮衍顯志賦搆木蘭與新夷宋本草注辛夷花正二月開初發如筆北人呼爲木筆其花最早南人呼爲迎春）開時莫放艷陽回年華若到經風雨便是胡僧話劫灰（御覽引曹毗志怪漢武鑿昆明池深極悉是灰黑無復土以問東方朔朔曰臣愚不足以知之可試問西域胡也以朔不知難以核問至後漢明帝時外國道人來入洛陽時有憶朔言者乃試以武帝時灰黑問之胡人云天地大劫將盡則劫燒此劫燒之餘乃知朔言旨）

龍山晴雪鳳樓霞洞裏迷人有幾家（御覽引幽明錄漢明帝永平五年剡縣劉晨阮肇共入天台山取穀皮迷不得返經十餘日遙望山上有桃樹大有子實至上噉數枚下山見山腹一杯流出有胡麻飯屑山出一大溪有二女子姿質妙絕二女便笑曰劉阮二郎來何晚耶遂同還家有羣女來各持三五桃子笑而言賀女婿來酒酣作樂暮令各就一帳宿女往就之留半年求歸甚苦女呼前來女子集奏會樂共送劉阮指示還路既出無復相識問得七世孫傳聞上世入山迷不得歸）

我爲傷春心自醉不勞君勸石榴花（梁書扶南國南界頓遜國有酒樹似安石榴采其花汁停甕中數日成酒　梁簡文帝詩蘊杯石榴酒）

（浩曰此必韓初娶王氏女未成新居寓居蕭洞故戲惱之首作言美色易衰過時了無佳趣反譏新婚之美解者屬之悼亡大誤次章傷春歎己之未得佳偶即所謂禁臠無人近也李夷亦戲言也未幾而稱曰吾姨矣

哭虔州楊侍郎虞卿（原編集外詩　舊書傳虞卿字師皋太和中牛僧孺李宗閔輔政六年虞卿爲給事中七年宗閔罷李德裕知政事出爲常州刺史八年宗閔復入相召爲工部侍郎九年四月拜京兆尹六月京師訛言鄭注爲上合金丹須小兒心肝民間扃鎖小兒甚密街肆恟恟注頗不自安御史大夫李固言素嫉虞卿朋黨乃奏曰臣窮問其由語出京兆尹從人上怒收虞卿下獄弟男八人自繫撾鼓訴冤詔虞卿歸私第翌日貶虔州司馬再貶司戶卒於貶所　新書傳鄭注內不安而雅與虞卿有怨即約李訓奏言語出虞卿家李固言因傳左端倪　地理志虔州南康郡屬江南

西道餘互詳

哭蕭侍郎詩

漢網疏仍漏(史記酷吏傳漢興網漏於吞舟之魚老子天網恢恢疏而不失)齊民困未蘇(漢書食貨志注無有貴賤謂之齊民程曰起言訓注未詳之先朝野皆受其害)如何大丞相翻作弛刑徒(漢書宣帝紀西羌反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注曰弛廢也若今徒解鉗釱赭衣置任輸作也二語謂宗閔)中憲方外易(原注史記云商鞅多左建外易紫陽曰謂以左道建立威權在外革易君命此謂固言)尹京終就拘(漢書序傳廣漢尹京克聰克明此謂虞卿)本矜能弭謗(周語厲王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王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先議取非辜(書冏不懼于非辜此謂固言借虞卿以弭謗)巧有凝脂密(鹽鐵論昔秦法繁於秋荼而網密於凝脂此謂舒元輿鍛鍊亦見史文)功無一柱扶(世說任愷失權勢不復自檢括或謂和嶠曰卿何以坐視元裒敗而不救和曰元裒如北廈門拉擺自欲壞非一木所能支文中子大廈之顛非一木所支也言無一人能救之如宗閔且大得罪矣)深知獄吏貴(漢書周勃傳勃曰吾常將百萬軍安知獄吏之貴也)幾迫季冬誅(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恐卒然不可諱)叫帝青天闊(見哭蕭詩此指訟冤)辭家白日晡(淮南子日至於悲谷是謂晡時此指遠貶)流亡誠不弔神理若爲誣在昔恩知忝諸生禮秩殊入韓非劍客(史記刺客傳嚴仲子與韓相俠累有卻政杖劍獨行至韓俠累方坐府上衛侍甚

衆政直入上階剚殺俠累**過趙受鉗奴**(史記田叔傳)叔爲趙王張敖郎中漢下詔捕趙王惟孟舒田叔等十餘人赭衣自髡鉗稱趙王家奴隨之長安張耳陳餘列傳於是上賢張王諸客以鉗奴從趙王入關**楚水招魂遠**慶州古屬楚**邙山卜宅孤**(說文)邙河南洛陽北亡山上邑(楊龍驤洛陽記)北山連嶺修亘實古今東洛九原之地(孝經)卜其宅兆**甘心親垤蟻**(說文)垤螘封也(莊子)在下爲螻蟻食**旋踵戮城狐**(原注)是冬舒李伏𠥂(校)𠥂古戮字(戰國策)一心同功死不旋踵(校)晏子春秋社鼠者不可熏不可灌君之左右出賣寒熱入則比周此之謂社鼠也他如韓非子韓詩外傳說苑漢書中山靖王傳語皆相類但無城狐二字惟文選沈約彈王源文狐鼠微物注引應璩詩城狐不可掘社鼠不可熏因注家多雜引偶詳徵之**陰騭今如此**(書)惟天陰騭下民**天災未可無莫憑牲玉請**(詩)雲漢篇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不我聽(左傳)卜筮走望不愛牲玉**便望救焦枯**(舊書紀)開成二年七月乙亥以久旱徙市閉坊門(田曰)言虔卿冤氣所致非禱祀可免

(田曰)怨憤語大有欲叫無從之意(浩曰)徐氏謂觀哭蕭楊詩益知義山爲牛黨夫一介之士必有密友豈定黨哉當時欲趨皋揚閭蘇張三楊義山之相親當以是也若必遂以爲黨則白香山乃楊氏之戚集中寄詩甚多何千古無人謂爲牛黨乎餘已詳辨於譜末

病中早訪招國李十將軍遇挈家遊曲江(朱曰)招國里在京師白居易有招國閒居詩(校)舊新書白居易鄭餘慶傳皆有昭國里昭招同也李家無可考定長安志曰昭國坊在朱雀街東第三街內坊有夏綏宥節度使李寰宅寰堅守博野鎮

穆宗賜其子方回宅也義山文集中有河陽大夫爲李執方辭執方之名見於開成二年舊紀而無傳其世系無可考據爲韓同年白從事啓執方保宗室未知與昭國之李疑爲一家否也蓋王茂元妻爲李氏故爲韓啓云家人延自出之恩義山之姻似藉其力此章乃未爲婿時作其曰李十將軍初疑執方本金吾衛將軍也然開成二年六月出鎮河陽與秋學之字不合且執方德盤豈宜欲以狂言留別之一人而義山之姻茂元王氏則已深矣招國李家頻見晚唐詩中

十頃平波溢岸清病來惟夢此中行相如未是真消渴見送裴十四猶放沱江過錦城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爲沱漢書地理志蜀郡郫縣注曰禹貢江沱在西東入大江又汶江縣注曰江沱在西南東入江郫之沱爲禹貢之沱汶江之沱爲開明之沱稷史記河渠書蜀守冰穿二江成都之中正義引括地志云大江一名汶江亦名外江西南自溫江縣界流來郫江一名成都江亦曰內江西北自新繁縣界流來而他書引括地志又曰大江一名流江而流江又郎檢江華陽國志穿郫江檢江雙過郡下自漢以來皆以郫江爲沱水也郫檢二江或稱內江外江或稱南江北江餘詳送從翁東川幕

又一首舊作寄成都高苗二從事誤也戊籤作失題余定其必爲上篇之次章故作又一首

家近紅蕖曲水濱稷程大昌雍錄唐時曲江池周七里占地三十頃其地在城東南昇道坊龍華寺之南也曲江有芙蓉池而昭國坊近城南而

故云全家羅襪起秋塵（洛神賦凌波微步羅襪生塵）莫將越客千絲網網得西施別贈人（宋曰未詳疑出小說家今逸之矣按唐音癸籤有考東坡異物志以西施為魚名而引此句証之者謬極之說也）

箋曰上篇僅從曲江與病中生情此乃點明李十郎家往游題義方備結句意求作合而恐他人之我先也移而正之庶非武斷

韓同年新居餞韓西迎家室戲贈（西迎者涇原在京西）

籍籍征西萬戶侯（後漢書光武建武三年馮異為征西大將軍戰國策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新緣貴壻起朱樓一名我漫居先甲（易先甲三日此借以言甲第）（宋曰）千騎君翻在上頭（樂府陌上桑東方千餘騎夫壻居上頭）雲路招邀迴綵鳳天河迢遞笑牽牛（王氏女當於成婚後迴至涇原故與之往迎）南朝禁臠無人近（晉書謝混傳孝武帝為晉陵公主求婚王珣以謝混對未幾帝崩袁崧欲以女妻之珣曰卿莫近禁臠初元帝始鎮建業公私窘罄每得一㹠以為珍膳項上一臠尤美輒以薦帝羣下未嘗敢食於時呼為禁臠故珣以為戲混竟尚主宋彭乘墨客揮犀今人於榜下擇壻號臠壻是沿唐時風俗故此句云然也唐摭言曰進士宴曲江日公卿家傾城縱觀中東牀之選者十八九）瘦盡瓊枝詠四愁（莊子逸篇孔子見老子從弟子五人子路勇子貢智曾子孝顏回仁子張武老子歎曰吾聞南方有鳥其名為鳳所居積石千里河水出下天為生食其樹名瓊枝高百二十仞以璆琳琅玕為實天又為生離珠一人三頭

遞卧遞起以琅玕飼鳳凰（按爲實以飼鳳也或作爲實誤）（離
騷折瓊枝以繼佩張衡四愁詩每章皆以我所思兮起句
（程曰）時義山未爲茂元婿故有禁臠之戲（浩曰）新居乃茂元爲韓構者疑韓得第
卯爲茂元幕官詳代韓上李執方啓故云千騎君翻在上頭也時義山尚未赴涇原
而情態畢露玩次聯當同有議婚之舉而韓先成也義山於是遂有涇原之役令
狐綯怒其背恩而薄其無行以此矣新書韓偓傳京兆萬年人此新居必在京師

西南行却寄相送者

百里陰雲覆雪泥行人只在雪雲西明朝驚破還鄉夢定是陳倉
碧野雞（舊書志鳳翔府寶雞縣隋陳倉縣至德二年改餘詳後寄令狐學士）
（浩曰）最後赴東川亦冬令然遲暮之悲爲狐
之痛必無此詩情態是爲馳赴興元作無疑

聖女祠

（水經注）故道水合廣香川水又西南入秦岡山尙婆水注之山高入
雲懸崖之側列壁之上有神象若圖指狀婦人之容其形上赤下白
世名之曰聖女神至於福應愆違方俗是祈故道水南入東益州之廣漢郡
界稷合水經注通典元和郡縣志諸書兩當水源出陳倉縣之大散嶺西南
流入故道川謂之故道水其云西南入秦岡山者在唐鳳州之境州西五十
里則兩當縣也鳳州南至興元府幾四百里東南至褒城縣幾三百里而唐
時興元至上都或取駱谷或取斜谷若從驛路則一千二百餘里其途較
紆也此爲自興元至鳳州出扶風郡之陳倉縣大散關時經之無疑也

杳靄〔靄一作藹〕逢仙跡〔梁元帝陶宏景碑嶕嶢高棣宮霱靄修龕秘宵與霧同杳亦相類〕蒼茫滯客途何年歸碧落〔度人經始青天中碧落空歌大浮黎土注碧落猶青霄也記事珠云老子授沈羲官爲碧落侍郎僞書不可據〕此路向皇都消息期青雀〔山海經大荒西經曰西有王母之山有三青鳥赤首黑目一名曰大鵹一名少鵹一名青鳥注曰皆西王母所使也餘詳漢宮詞〕逢迎異紫姑〔異苑紫姑是人妾爲大婦所嫉每以穢事相次役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作其形夜於廁間或猪欄邊迎之祝曰子胥不在曹姑亦歸去小姑可出子胥婿名也曹姑大婦也戲捉者覺重便是神來莫設茱果亦覺貌輝輝有色即跳躞不住占衆事卜行年蠶桑又善射鉤好則大儛惡便仰眠〔按〕歲時記亦引異苑作注而字有小誤者又引洞覽曰帝嚳女將死云生平好樂至正月可以見迎又曰雜五行書廁神名後帝將後帝之靈憑此姑而言乎他書則云壽陽李景之妾〕腸迴楚國夢〔宋玉高唐賦迴腸傷氣餘別詳〕心斷漢宮巫〔漢書郊祀志高祖於長安置祠祀官女巫有梁巫晉巫秦巫荊巫九天巫各有所祠皆以歲時祠宮中〕從騎裁寒竹〔後漢書方術傳壺公以竹杖與費長房曰乘此任所之長房乘杖須臾來歸投杖葛陂中視之則龍也禮記喪服小記苴杖竹也[illegible]爲父苴杖〕行車蔭白榆〔古樂府隴西行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檀弓諸侯輴而設幬爲榆沈故設撥注曰輴殯車也撥可撥引輴車所謂紼以水澆榆白皮之汁有急以播地於引輴車滑〔按〕用意之曲若此何可驟解〕星娥〔織女〕一去後月姊〔嫦娥〕更來無〔春秋感精符人君父天母地兄日姊月〕寡鵠〔英華作鶴鶴鵠古通〕迷蒼壑〔列女傳陶嬰夫死守義作歌曰悲夫黃鵠之早孤兮七年不雙夜半悲鳴〕

兮想其故雄

鸞鳳怨翠梧（爾雅）鸐鳳其雌皇餘屢見**惟應碧桃下方朔是狂夫**（博物志）王母降於九華殿

王母索七桃以五枚與帝母食二枚惟母與帝對坐從者皆不得進時東方朔竊從殿

南廂朱鳥牖中窺母母顧之謂帝曰此窺牖小兒嘗三來盜吾此桃（史記）東方朔偃取

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一歲即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人主左右諸郎

半呼之狂人（按）古婦人稱夫謚言狂夫如列女傳楚野辯女昭氏之妻也其對鄭大夫

曰既有狂夫昭

氏在內矣之類

（徐曰）此蓋知爲令狐楚作無疑楚卒於山南鎮義山往赴之此北歸道中之作（箋）

曰余既悟出証之徐而益信今細箋之曰起四句點歸途經過也以下多比令狐消

息四句謂我望其入秉國鈞而今不可再遇夢醒高唐心斷漢宮矣從騎二句謂舉

其喪而歸星娥二句謂令狐既化更得知己否寒鵲二句謂己之哀情結謂惟有其

子可以相守借用小兒字也一字不可移易而義山初

心不背於此可見其後重過一章眞有隔生之痛矣

自南山北歸經分水嶺（水經注）引漢中記曰嶓冢以東水皆東流以西

水皆西流故俗以嶓冢爲分水嶺（按）括地志云

嶓冢山在梁州金牛縣東二十八里今在陝西漢中府寧羌州北九十里禹

貢錐指歷引自漢以來諸說而謂嶓冢有二此嶓冢在漢中西縣乃嶓冢導

漾者其嘉陵江水所出之嶓冢則在秦州上邽縣所謂西漢水也王阮亭蜀

道驛程曰金牛驛西稍南入五丁峽一名金牛峽此峽爲蜀道第一險次寧

羌州過百牢關關下有分水嶺嶺東水皆北流至五丁峽北合漢水入沔嶺

西水皆南流逕七盤關龍洞合嘉陵水爲川江余以此等地理古今無異取

以疏此題及後題之嘉陵江甚明悉矣

水急愁無地山深故有雲那通極目望又作斷腸分（辛氏三秦記隴右西關欲上者七日乃越上有幾水四注流下俗歌曰隴頭流水鳴聲幽噎遥望秦川肝腸斷絶肝腸一作心肝）鄭驛來雖及（見過崔兗海宅）燕臺哭不聞（述異記燕昭爲郭隗築臺士人呼爲賢士臺亦謂之招賢臺）猶餘遺意在許刻鎮南勳（晉書杜預拜鎮南大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孫皓既平以功進爵當陽縣侯預刻石爲二碑紀其勳績一沉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爲陵谷乎按令狐楚遺命銘誌但志宗門秉筆者無擇高位義山代草遺表又爲墓誌見令狐傳及本集餘詳年譜）

行次西郊作一百韻

蛇年建丑月（十二月自興元還京故下云不類冰雪嚴作午月者誤）我自梁還秦南下大散嶺（一作關魏志武帝紀公自陳倉以出散關新書志寶雞縣西南有大散關通志通褒斜大路控關以嶺爲名）北濟渭之濱（渭水經寶雞縣南）草木半舒坼不類冰雪（一作霜）晨又若夏苦熱燋卷無芳津（山海經十日所落草木燋卷王籍詩拭露染芳津）高田長槲（一作檞誤）櫪（本草槲木與櫟相類文選南都賦注櫪與櫟同謂皆長不材之木也檞樕松檞非所用矣）下田

長荆機農具棄道旁飢牛死空墩依依過村落十室無一存存者皆（戊籤作背）面啼無衣可迎賓（徐曰所以背面啼迎賓背字似是作皆字亦可謂皆饑寒而啼也）始若畏人問及門還貝陳（何曰此下皆述見陳至末方自發議論章法佳）右輔田疇薄（扶風為右輔）斯民常苦貧伊昔稱樂土所賴牧伯仁（何曰學相不避牧伯是此篇發憤大旨）官清若冰玉（魏志注令狐邵為宏農太守所在清如冰雲霜晉書賀循傳循冰清玉潔）吏善如六親（見無題）生兒不遠征生女事四鄰濁酒盈瓦缶爛穀堆荆囷健兒庇（一作疵）旁婦（漢書高五王傳齊悼惠王母高祖微時外婦也師古曰謂與旁通者元后傳父禁好酒色多娶傍妻按舊本皆作疵戊籤朱本作庇左傳不能庇其伉儷又不女疵瑕也健兒有旁婦見寬然與樂之象庇字較是）衰翁舐童孫（霍幼子童孫）況自貞觀後命官多儒臣例以賢牧伯徵入司陶鈞（漢書鄒陽傳聖王制命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注曰陶家名轉者為鈞蓋取周迴調鈞耳何曰宰相非人以天官私非材則小者草竊大者叛亂相仍未有已也故就前事縷陳之）降及開元中姦邪撓經綸晉公忌此事多錄邊將勳因令猛毅輩（國語不主寬惠亦不主猛毅主德義而已大戴禮猛毅而獨斷者使是治軍事為邊境）雜牧昇平民（舊新書李林甫傳開元二十五年封晉國公開元中

張嘉貞王晙張說蕭嵩杜暹皆以節度入知政事林甫欲杜其源以久已權乃言夷狄未滅由文吏憚矢石不身先請專用蕃將因以安思順代已領使而擢哥舒翰高仙芝安祿山等爲大將林甫利其無入相之資故祿山得專三道勁兵處十四年不徙卒稱兵蕩覆天下王室遂微舊書崔群傳告憲宗曰世言安祿山反爲治亂分時臣謂罷張九齡相林甫則治亂已分矣

中原遂多故除授非至尊或出倖臣輩或由帝戚恩

中原困屠解朱曰視民如牛狗屠之解之

奴隸厭肥豚何曰一層

皇子棄不乳漢書宣帝紀生數月遭巫蠱事繫郡邸獄邴吉使女徒趙徵卿胡組乳養按句意必貴妃專寵時有害皇子如漢趙后之所爲者史未詳載也朱氏引林甫議殺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則與棄不乳不符非也

椒房抱羌渾安祿山事蹟祿山生日後三日明皇召入內貴妃以錦繡繃縛祿山令內人以綵輿舁之歡呼動地云貴妃與祿兒作三日洗兒帝就觀大悅因賜洗兒金銀錢物自是宮中皆呼祿山爲祿兒不禁出入舊書傳安祿山營州柳城雜種胡人也朱曰非羌渾種也趁韻何曰是借用若用吐渾乃是趁韻

重賜端中國強兵臨北邊控弦二十萬漢書匈奴傳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安祿山事蹟祿山引蕃奚步騎二十萬

長臂皆如猿史記李廣爲人長猿臂善射

皇都三千里舊書志范陽在京師東北二千五百二十里

來往同一作如彫彫雕鵰古通鳶五里一換馬十里一開筵安祿山事蹟晚年益肥腹垂過膝乘驛詣闕每驛中間築臺換馬謂之大夫換馬臺不然馬輒死飛蓋蔭野車騎雲屯所止之處皆賜御膳水陸畢備

指顧動白日煖熱迴蒼旻

爾雅夏爲昊天秋爲旻天注曰謂祿山所炙熱可炙涼得

公卿辱嘲叱嗟棄如彈丸爾雅蛣蜣蜣蜋右今注蜣蜋能以土包糞轉而成丸莊子所謂蛣蜣之智在於轉丸者也

大朝會萬方天子正臨軒漢書史丹傳天子自臨軒檻

綵旂轉初旭玉座當祥烟金障既特設珠簾亦高褰捋須蹇不顧捋鬚衛塞一節以見祿山驕蹇無狀也非用朱桓捋孫權鬚謝安捋桓伊鬚事左傳彼皆偃蹇注曰偃蹇驕傲公羊傳爲其驕蹇

坐在御榻前舊新書傳帝御勤政樓於御坐東爲設一大金雞障前置一榻詔祿山坐之卷去其簾太子諫曰陛下寵祿山過甚必驕帝曰胡有異相吾欲厭之

忤一作誤者死跟履諸本皆作艱屨戊戩作跟案曰艱屨未詳或云釋名艱根也如物根也艱屨言脚根下之屨徐曰跟守是猶言死於踐踏也按自當作跟釋名足後曰跟象木根也屐履義固同

附之升頂顯華侈矜遞衒舊新書傳帝爲祿山起第京師窮極壯麗帷幕幃幄繡金銀爲篣筐爪籬大抵服御雖乘輿不能過安祿山事蹟舊宅在道政坊更於親仁坊寬爽之地造焉

豪俊相併吞新書傳祿山爲范陽大都督兼河北道採訪處置使又拜河東節度兼制三道後又得朔方節度阿布思之衆兵雄天下又請爲閑廄隴右羣牧等使擇良馬內范陽又奪張文儼馬牧

因失生惠養漸見一作及

徵求頻一作煩苛旦一層

奚寇西案曰當作東北來揮霍如天翻是時正忘戰重兵

多在邊列城遶長河左傳晉侯許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

平明插旗幡舊書傳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反于范陽以

（請蕃馬步十五萬夜半行平明食日六十里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知戰鬭其兵起朝廷震驚十二月渡河）但聞虜騎入不見漢兵屯（安祿山專蹟所至郡縣無兵捍禦甲仗器械朽壞兵士皆持白棒）大婦抱兒哭小婦攀車轓（漢書注轓車蔽也車耳反出所以爲藩屏翳塵泥）生小太平年不識夜閉門少壯盡點行疲老守空（一作孤非）村生分作死誓揮淚連秋雲廷臣例麞怯（埤雅麞如小鹿而美又獸性善驚故从章吳越春秋章者憧惶也）諸將（一作軍）如羸奔（說文羸瘦也从羊羸聲注曰羊主給膳以瘦爲病）爲賊掃上陽（舊書志東都上陽宮餘詳天津）（西望舊書紀天寶十五載正月祿山僭號於東京）捉人送潼關（按祿山未至長安新傳小誤此指賊兵入長安搜捕百官宦者宮女樂工等送出潼關詣洛陽也箋詳道鑾舊註誤）玉輦望南斗（朱曰謂幸蜀）未知何日旋誠知開闢久遘此雲雷屯（易雲雷屯剛柔始交而難生）送（一作逆）者問鼎大（左傳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存者要高官（按逆惟戊籤作逆或曰逆訓叛臣存謂御爲王臣者或曰逆爲迎逆存爲存問逆亦迎也如春秋祭公逆王后于紀之類方言自關而東曰逆自關而西曰迎此逆者存者當指使臣往來然而未可定）搶攘互間諜孰辨梟與鸞千馬無返轡萬車無還轅城空雀鼠死人去豺狼喧（何曰三層）南資竭吳越西費失河源（新書志天

寶盜起中國用兵至廣德閒吐蕃盡取河西隴右之地 因令右一作左藏庫校四本皆作右惟宋本作左通與左藏掌庫藏錢布帛雜綵右藏掌銅鐵毛角玩弄之物金玉珠寶香畫綵色諸方貢獻雜物舊書志左藏掌邦國庫藏天下賦調右藏掌國寶貨凡四方所獻金玉珠貝玩好之物何意借右藏以言從此藩鎮專利自殖不効貢獻右藏無所用之地若天下賦調之正數錢物藏當安史亂平之後仍有常供何至惟空垣哉余初擬明皇幸蜀百姓亂入宮禁取左藏大盈庫物既而焚之而定作左是泥 摧毀惟空垣如人當一身有左無右邊筋體半一時之事而失詩情矣 痿痹肘腋生臊膻按杜牧戰論大略謂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國家無河北則精甲鋭卒利刀良弓健馬無有也是一支兵去矣河東盟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塞虜衝不可他使是二支兵去矣六鎮之師厥數三億低首仰給橫拱不爲沿淮已北循河之南東盡海西叩洛赤地盡取纔能應費是三支財去矣咸陽西北戎夷大屯盡剷吳越荊楚之饒以啖兵戍是四支財去矣可與此兩資以下數聯相參証也自祿山之亂而隴右州縣盡陷於吐蕃河朔三鎮强藩擅據此天下大勢之有左無右邊也 列聖蒙此恥含懷不能宣一云遞及肅代德宗時事 謀臣拱手立相戒無敢先萬國困杼柚詩小東大東杼柚其空史記天官書杼雲類杼軸柚軸通用 內庫無金錢健兒立霜雪腹歉衣裳單饋餉多過時高估銅與鉛新唐書食貨志德宗時江淮多鉛錫錢以銅盪外不盈斤兩帛價益貴銷千錢爲銅六斤鑄銷鑄者多錢益耗帛益貴詳見史志 山東望河北爨烟猶相聯朝廷不暇

給西都賦曰不暇給　辛苦無半年行人摧摧推催通　行資漢書王莽傳豪吏猾民辜而摧之　居者稅
屋椽舊書紀德宗建中三年搜括富商錢增兩稅鹽榷錢又於諸道津要置吏稅商貨每貫稅二十文竹木茶漆什稅一四年又稅屋間架除陌錢新書志屋二架為間上間錢二千中一千下五百匿一間杖六十告者賞錢五萬除陌法公私貿易千錢算五十物兩相易者約值為率　中間遂作梗狼籍
用戈鋋東都賦元戎竟野戈鋋彗雲朱自謂河北諸鎮朱滔田悅王武俊以及朱泚李懷光李納李希烈等相繼叛亂惟朱泚之亂最大詳送李千牛　臨
門送節制宋日節旌節制制書　以錫通天班　破者以族滅　存者尚遷延　禮數異
君父羈縻如羌零司馬相如難蜀父老天子之牧夷狄也羈縻勿絕而已漢書趙充國傳先零首為畔逆零音憐先零西羌名種舊書鄭畋傳至德以來方鎮除授必遣中使領旌節就第宣賜又新書藩鎮傳先遣使弔祭次冊贈次近臣宣慰度軍便宜乃與節則指擬自承繼者也胡三省通鑑注亦云凡藩鎮加官率遣中使奉命謂之官告使錫以通天班者杜牧賦論所謂王侯通爵越錄受之也元和時平定諸鎮而河朔訖不能復牽得羈縻而已　直求輸赤誠
直字作學字用　所望大體全　魏政事堂新書志初三省長官議事於門下省之政事堂其後裴炎自侍中遷中書令乃徙政事堂於中書省張說又改號中書門下列五房於其後吏房樞機房兵房戶房刑禮房　宰相厭八珍周禮膳夫珍用八物食醫掌和王八珍之齊　敢
問下執事國語吳語敢私告于下執事　今誰掌其權　瘡痍幾十載　不敢抉作扶誤　其

根國賦更重，人稀役彌繁（通鑑每歲賦稅倚辦止浙江東西宣歙淮南鄂岳福建湖南八道比天寶稅戶四分減二天下兵仰給縣官八十三萬餘人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何曰四語）近年牛醫兒（後漢書黃憲父為牛醫戴良見憲罔然若失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耶徐曰此是借用何曰此下一層京師再困）城社更攀緣（一作援非）盲目把大旆（左傳城濮之役七大旆之左旃）處此京西藩（晉書王濟傳杜預與之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樂禍忘怨敵樹黨多狂狷生為人所憚死非人所憐（漢成帝時童謠桂樹花不實黃雀巢其顛昔為人所愛今為人所憐）快刀斷其頭列若豬牛（一作羊非）懸（舊書鄭注傳注始以藥術遊長安兩目不能遠視自言有金丹之術可去痿弱重腿始李愬自云得効乃移之王守澄守澄入知樞密注內通勅使外結朝官文宗召注賜對注與李訓兩族合從平生恩讎絲毫必報除許有感及[illegible]侍郎誅）鳳翔三百里（舊書志鳳翔在京師西三百一十五里）兵馬如黃巾（後漢書靈帝紀鉅鹿人張角自稱黃天其部師三十六萬皆著黃巾同日反叛）夜半軍牒來屯兵萬五千鄉里駭供億（左傳鄭伯曰寡人惟是一二父兄不能供億）老少相扳牽兒孫生未孩棄之無慘顏不復議所適但欲（一作求）死山間（新書鄭注傳初未獲注涇原鄜坊節度王茂元蕭洪皆勒兵備非常通鑑令鄰道按兵觀變以左神策大將軍陳君奕節度鳳翔數何指此事也言官軍跡如盜賊益可見重有感之辭）

為劉從諫矣何日五爵爾來又三歲甘澤不及春盜賊亭午起廣雅曰在午曰亭午問誰多

窮民徐曰問誰為盜賊乃多窮民也節使殺亭吏後漢書百官志亭有亭長以禁盜賊本注曰亭長主求捕盜賊風俗通亭吏舊名負弩今

改為長捕之恐無因言民窮為盜節使不務求其源而徒殺亭吏則捕之終恐無因也前曰句法出沒千分得意咫尺不相

見旱久多黃塵兒與處細詩官健腰佩弓一作刀新書代宗紀州兵稱衣糧者謂之官健自言為官巡

常恐值荒迴此輩還射人捕盜之官健值荒迴地即自為盜節使不治官健而徒殺亭吏哉愧客問本末

願客無因循郿塢抵陳倉後漢書董卓傳築塢于郿號曰萬歲塢徐見西南行此地忌黃昏田曰極形

危恐遲歸到行次我聽此言罷冤憤如相焚詩憂心如焚昔聞舉一會羣盜為之奔

左傳晉侯請于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于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又聞理與亂繫一作在人不繫天我

願為此事君前剖心肝叩額一作頭出鮮血滂沱汚紫宸班固終南山賦槩青宮解紫宸唐會要高宗龍朔三年四月移仗就蓬萊宮新作含元殿始御紫宸殿聽政百寮奉賀新宮成也按蓬萊宮本大明宮咸亨元年仍改名大明紫宸殿在大明宮自後為

常御之內殿九重黯已隔楚辭九辯君之門兮九重涕泗空沾脣使與作尚書漢書蘇武傳注假吏猶今

之差人充使典簪書李林甫傳朔方節度牛仙客在鎮有政能加實封薦爲尙書九齡曰仙客本河湟一使典耳目不識文字大任之恐非宜舊書紀開元二十三年牛仙客爲兵部尙書知中書門下省事唐人呼吏胥爲使典

厮養爲將軍 戰國策士大夫之所匿厮養士之所竊鮑注曰厮析薪養馬者史記武臣所爲趙王間出爲燕所得張耳陳餘患之有厮養卒謝燕乃歸趙王容齋隨筆今人呼蒼頭爲將軍本彭寵爲奴所縛呼其奴爲將軍事野客叢書陳勝傳已言將軍呂臣爲蒼頭軍矣唐岑參歌曰紫綬金章左右趨問著卽是蒼頭奴李商隱詩厮養爲將軍則知其事甚多按漢書鮑宣傳蒼頭廬兒注家云漢名奴爲蒼頭若陳勝傳項籍本紀之蒼頭軍謂著靑帽之軍戰國策已有之不宜概引此二句虛說尤合言尙書奉行故事乃使典所優爲將軍一無籌策與厮養何以異皆不必泥實事

愼勿道此言此言未忍聞 將相皆非其人愼勿再爲此言我眞不忍聞也正見詐之不盡或謂尙書將軍不忍聞之說矣何曰不用儒臣則終無仁政盜何由弭右輔且然況識河北哉故終之不忍聞也

二十三韻中原字重見似誤無可校改

老子如嬰兒之未孩

胡震亨曰天寶事何可復道未及近事乃生色耳回曰不事雕飾是樂府舊法潛曰朴拙盤鬱儼之杜公北征面貌不同波瀾莫二自古有叛臣必由於權奸而牧令失人民生日蹙元氣日削尤爲致亂之本前半所敍可爲龜鑑不嫌習聞胡評未允也○眞文元與山先六韻通用此常例也遊字三見民字奔字二見木庵混閣頗病之然遠則漢魏近則杜韓皆所不避古詩不忌重韻顧亭林論之詳矣

彭城當作陽**公薨後贈杜二十七**勝**李十七**潛**二君並與愚同**

出故尚書安平公門下（舊書令狐楚傳開成元年山南西道節度使二年十一月卒於鎮贈司空謚曰文按以其先世封彭城男稱彭城公亦可然太和九年楚已進封彭陽郡公故當作陽新書傳杜勝宰相黃裳子寶歷初擢進士第大中朝拜給事中遷戶部侍郎出爲天平節度使按舊書紀大中十一年以中書舍人李藩權知禮部貢院十二年李藩爲尙書戶部侍郎而李漢傳漢弟潘大中初爲禮部侍郎即此人也御覽引唐書大中十二年中書舍人李潘知舉放博學鴻詞科三人亦作潘若漢潘洗潘皆於水取義藩則非其義矣故定作潘）

梁山沇水約從公（沇舊刻作兗而他書引此句則作沇沇濟也見禹貢音兗漢書天文志角亢氐沇州與兗通用）**兩地差池一旦空**（詩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一作參差非）**謝墅庾村**（似當作樓）**相弔後**（晉書謝安傳安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姪往來遊集按謝安有與幼度圍棋賭墅事此則自用謝安之墅庾亮傳亮在武昌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往共登南樓俄而不覺亮至將起避之亮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便據胡床與浩等談詠竟坐舊皆作村未詳）**自今岐路更西東**（一作各東西非）（謝朓辭隨王牋岐路西東或以嗚唈）

撰彭陽公誌文畢有感

延陵留表墓（史記吳太伯世家季札封於延陵寰宇記季子墓在今晉陵縣北七十里申浦西集古錄孔子題季札墓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據

（張從紳記云舊石堙滅唐開元中命殷仲容模榻其書以傳至大歷中瀟定重刊於石按廣川書跋金石錄集古錄皆疑其偽）峴首送沉碑（范炯歸魂賦映峴首之沉碑詳南山北歸）敢伐不加點（後漢書禰衡傳黃祖子射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卮於衡曰願先生賦之以娛嘉賓衡攬筆而作文無加點辭采甚麗）猶當無愧辭（後漢書郭泰卒刻石立碑蔡邕為文謂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慚德惟郭有道無愧色耳）百生終莫報九死諒難追（楚辭雖九死其猶未悔）待得生金後（王隱晉書石瑞記曰永嘉初陳國項縣賈逵石碑中生金人盜取盡復生此江東之瑞庾信碑文刺史賈逵之碑既生金粟將軍衛青之墓方留石麟）川原亦幾移（謂此碑必久而不泯也其文已逸惜哉）

漫成三首

不妨何范盡詩家（南史何遜字仲言八歲能賦詩弱冠州舉秀才南鄉范雲見其對策大相稱賞因結忘年交范雲字彥龍善屬文下筆輒成時人疑其宿構）未解當年重物華遠把龍山千里雪（鮑照詩胡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將來擬並洛陽花（朱曰何遜集范廣州宅聯句洛陽城東西卻作經年別昔去雪如花今來花似雪雲嘗遷廣州刺史遜亦見范集聯句共八句此上四句范雲作也下四句何遜作而遜本有只取上四句作范雲別詩者）

沈約憐何遜（梁書沈約字休文約嘗謂遜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延年毀謝莊（南史謝莊字希逸七歲能屬文

孝武嘗問顏延之曰謝希逸月賦何如答曰美則美矣但莊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帝召莊語之莊應聲曰延之作秋胡詩始知生爲久離別没爲長不歸帝撫掌竟日 顔延之字延年 清新俱有得名譽底相傷

霧夕詠芙蕖何郎得意初 何遜集看伏郎新婚詩霧夕蓮出水霞朝日照梁何如花燭夜輕扇掩紅粧 此時誰最賞沈范兩尚書 梁書沈約領中書令遷尚書令范雲領太子中庶子遷尚書右僕射杜詩沈范早知何水部

箋曰此開成三年初婚王氏而應鴻博時作也末首上二句借謂初婚下二句謂周李兩學士舉之也詳文集次章首句指愛我者次句指忌我者而言皆屬文人何爲爭名相忌蓋時在不中選之前雖已遭忌尚未大甚故語猶婉約三首皆以何遜自比首言范不如何三言沈范同賞蓋所重不在范不妨錯言之

無題

照梁初有情出水舊知名 見上章又神女賦其始來也耀乎如白日初出照屋梁洛神賦灼若芙蓉出淥波 裙衩芙蓉小 見前無題 釵茸翡翠輕 宋玉諷賦主人之女以翡翠之釵挂臣冠纓 錦長書鄭重 錦書舊注引蘇若蘭織錦事詳後即日詩下又王勃七夕賦上元錦書傳寶字用上元夫人出紫錦之囊開綠金之笈以三元流珠經等四部授茅固茅盈事見太平廣記所引漢武内傳此則謂閨人書札耳漢書注鄭重猶頻煩也 眉細恨分明 用愁眉細而曲折之義詳後無題三韻 莫近彈棋局中心最不

注後漢書梁冀傳注藝經曰彈棊兩人對局白黑棊各六枚先列棊相當更相彈也其石局以石爲之簡覽引藝經先列棊相當下呼上擊之魏文帝彈棊賦局則豐腹高隆庳根四顏〔叉〕文石爲局隆中夷外斂西京雜記謂彈棊劉向所造而彈棊經序武帝時東方朔進此藝宮禁習之傳落人間後又中絕建安中宮人以金釵玉梳戲於粧奩之上及魏文愛寵宮人更習彈棊焉世說曰彈棊始自魏宮內用裝奩戲詩意正用此也

〔箋〕曰此寄內詩蓋初婚後應鴻博不中選闕中人爲之不平有書寄慰也絕非他篇之比

安定城樓

〔舊書志關內道涇州安定郡涇原節度使治所管涇原渭武四州在京師西北四百九十三里〔箋〕王茂元於太和九年節度涇原至開成四年猶在涇原詳年譜〕

迢遞高城百尺樓綠楊枝外一作上盡汀洲〔注〕秦記涇水出开頭山至高陵縣入渭漢書郊祀志湫淵祠朝那注曰湫淵在安定朝那縣方四十里停水不流太平廣記涇州東有美女湫廣袤數里莫測其深淺〔箋〕若作上謂高樓出綠楊枝上而覽盡汀洲似亦通賈生年少虛垂涕一作泪史記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漢書傳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畧曰臣竊惟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王粲春來更遠遊魏志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徙居長安後之荊州依劉表文選登樓賦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荊州記曰當陽縣城樓也永憶江湖歸白髮欲迴天地入扁舟〔匯評〕玉曰永憶江湖

欲歸而優悠白髮但必俟迴旋天地功成而却入扁舟〔箋〕言扁舟江湖必須待旋乾轉坤功成白髮之時時方年少正宜爲世用而預期及此者見志願之深遠也解固如斯要在味其神韻何曰此二句亦是王荊公一生心事故酷愛之**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鵷雛竟未休**〔莊子〕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名鵷雛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雛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梁國而嚇我耶〔按〕似樂府升天行鳳臺無還駕簫管有遺聲何時與爾曹啄腐共吞腥之意以喻婚於王氏之情事〔箋〕曰應鴻博不中選而至涇原時作也玩三四顯然矣其應鴻博不中已因往依茂元之故耳年譜下半言我志願深遠豈戀此區區者而傍情相猜忌哉

回中牡丹爲雨所敗二首

〔原〕集外詩〔史記〕秦始皇巡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中〔漢書〕文帝十四年匈奴入朝那蕭關遂至彭陽使騎兵入燒回中宮武帝元封四年行幸雍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應劭曰回中在安定高平有險阻蕭關在其北〔按〕此皆本題之回中也若後漢書右扶風汧有回城名回中注曰來歙開道處非武帝時所過道之回中也顏師古明辯之後人尚有雜引者

下苑他年未可追下苑即曲江見前**西州今日忽相期**西州謂安定郡〔後漢書〕皇甫規安定朝那人及黨事大起自以西州豪傑恥不得與**水亭暮雨寒猶在羅薦春香暖不知**〔漢武內傳〕帝以紫羅薦地燔百和之香以侯雲駕**舞蝶殷勤收落蕊有**（佳一作）**人惆悵臥遙帷**〔江淹詩〕況悲卧遙帷〔箋〕曰正寫敗字**章**

臺街裏芳菲伴（漢書）張敞為京兆尹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按章臺本秦時宮也楚懷王入秦朝章臺見史記後有章臺街唐人有章臺柳詩

且問宮腰損幾枝牡丹既敗則柳枝亦損喻在京同袍之亦失意者正應下苑

浪笑榴花不及春舊書文苑傳孔紹安隋時為監察御史詔監高祖之軍深見接遇及高祖受禪紹安自洛陽間行來奔拜內史舍人時夏侯端亦嘗為御史監高祖軍先歸朝授秘書監紹安因侍宴應詔詠石榴詩曰祗為時來晚開花不及春

先期零落更愁人玉盤迸淚傷心數左思吳都賦泉室潛織而卷綃淵客慷慨而泣珠注曰鮫人臨去從主人索器泣而出珠滿盤以與主人

錦瑟驚絃破夢頻見逆從翁東川

萬里重陰非舊圃穆天子傳是謂重陰潘岳懷舊賦陳荄被於堂除舊圃化而為薪

一年生意屬流塵晉書殷仲文傳此樹婆娑無復生意劉鑠擬古詩堂上流塵生

前溪舞罷君迴顧晉書樂志前溪歌者車騎將軍沈充所製按宋書沈慶之傳高祖兄晉車騎將軍舊新書志作沈玩于號大唐傳前溪村南朝習樂之所今尚有數百家習音樂江南聲伎多自此出所謂舞出前溪者也（寰宇記）水自銅峴山曰前溪在武康縣西一百步古永安縣前之溪也晉沈充家於此溪

併覺今朝粉態新胡震亨曰古前溪曲黃葛生爛熳生在洛溪邊花落隨流去何見逐流還還亦不復鮮此翻案用之稜非翻用也花為雨敗原非應落之時迨至落盡之後迴念今朝併覺雨中粉態何為漸艷矣此進一層法

箋曰借牡丹為照也玩其製題則知以涇原之故而為人所斥矣或是艷情之作未可定

東南

東南一望日中烏（史記龜策傳孔子曰日爲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烏　張衡靈憲日陽精之宗積而成烏象烏而有三趾）欲逐羲和去得無　宜向秦樓棠樹下（棠樹用詩何彼襛矣唐棣之華　與秦樓意自通　程曰當作桑非也）每朝先覓照羅敷（樂府陌上桑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又曰羅敷自有夫　箋曰歎不得近君而且樂室家之樂也在涇州而望京師故曰東南）

和韋錄事送宮人入道（文集有爲濮陽公奏韓琮充判官狀　舊書志郡督都護府上州縣事從九品上階　琮爲詩人與義山並稱　詳代柳璧啟　舊紀開成三年六月出宮人四百八十送兩街寺觀安置此因特紀其多者然琮已在涇原幕而三年義山正在京則必是時作矣　中晚唐頗多此題　琮字成封大中時官至湖南觀察使見藝文志）

星使追還不自由（爾雅奔星爲彴約注曰流星　晉書天文志流星天使也　徐曰李亢獨異志秦併六國時太白星竊織女侍兒梁玉清衛承莊逃入衛城少仙洞四十六日不出天帝怒命五嶽搜捕太白歸位玉清謫於北斗下學舂句用此事　按謫既謫在人間又追還上界眞無如何也　唐宋史志作亢他書或作元非）雙童捧上綠瓊輈（天上飛行九神玉經凡行玉清上清太清之道皆給玉童玉女乘瓊輪丹輿之飈天上飛行羽書南岳眞人西城王君龜山王

母方諸青童君並乘綠景之輿道書中碧霞玉輿綠雲之葢紫霞瓊輪皆屢見**九枝燈下朝金殿**漢武帝故事西王母欲來帝然九光之燈漢武內傳作九微一作九光梁王筠燈檠詩百花燃九枝**三素雲中侍玉樓**黃庭經紫烟上下三素雲注曰三素者紫素白素黃素也此三元妙氣八道祕言立春日清朝北方有紫綠白雲爲三元君三素飛雲也稷四時之立與分至共八日皆有仙眞乘三素雲但雲色不同仙眞亦異耳八道者赤道黃道之類

鳳女顚狂成久別用弄玉事**月娥孀獨好同遊當時若愛韓公子埋骨**

成灰恨未休史記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按借古人以點姓詩家從例不必更有事在也俞南史疑其用紫玉韓重之事則以童子爲公子必不可矣

詩言倘有治情則從此終身埋恨戲錄爭兼醒原唱

奉和太原公送前楊秀才戴兼招楊正字戎王茂元封濮陽郡侯此猶未封故稱太原公舊書志舉試之制其科有六一曰秀才試方略策五條取人稍峻貞觀後遂絶唐摭言舉人通稱謂之秀才舊書志東宮官廚司經局正字二人正九品下掌典校四庫書籍唐六典掌校讎典籍刊正文字按宰相世系表敬之子戴江西觀察使戎表中缺書敬之傳云文宗以宰相鄭覃兼國子祭酒俄以敬之代未幾兼太常少卿是日二子戎戴登科時號楊家三喜唐摭言云次子戴進士及第長子三史登科似長子名戎而詩意以士龍比戎則戎爲戴弟未可詳考鄭覃兼祭酒表載於開成元年然則戎戴登科亦在開成初戴稱前秀才者如唐摭言得第謂之前進士之例也選舉有三史科

潼關地接古宏農後漢書志宏農郡湖縣有閿鄉華陰縣注曰桃林縣西長城是也皆地道記曰潼關是也水經河水又南至華陰潼關潘岳西征賦發閿鄉而警策愬黄卷以濟潼厲朝閿俗作閿國史補楊氏自震號關西孔子葬於潼關亭至今七百餘年子孫猶在閿鄉故宅天下一家而已萬里高飛雁與鴻桂樹一枝當白日〔宋曰〕述戴芸香三代繼清風漢戎〔魚豢典略〕芸香辟紙魚蠹故藏書臺稱芸臺後漢竇騊三世繼爲著作即秘書之職見藝文類聚但史傳止云沈瑜與兄世有美才而已俟再考仙舟何惜乖雙美見哭蕭詩綵服何由得盡同〔困學紀聞〕陳思王靈芝篇伯瑜年七十綵衣以娛親今人但知老萊子不知伯瑜按韓伯瑜之孝見說苑老萊子詩三卷崔處士詩仙舟唐人每以言仕進二句言兄弟同登之不易得也誰憚士龍多笑疾美髭終類晉司空晉書陸雲與兄機初詣張華華問雲何在機曰雲有笑疾未敢自見俄而雲至華爲人多姿制又好帛繩纏鬚雲見而大笑不能自已張華傳華對廣武侯造中書監拜司空陸機兄弟欽華德範如師資之禮

戲贈張書記疑即祭文之張五霸禮亦王茂元壻也互詳祭張氏女文此蓋張與其婦相離故戲贈之張於開成五年挈婦至京與篇中閨河遠道等字不合頗似張自岐下至涇原相贈所作故酌編此

別館君孤枕空庭我閉關池光不受月野一作暮氣欲沉山星漢秋

方會關河夢幾還危絃傷遠道明鏡惜紅顏古木含風久疎搖落詩鄭五句同平蕪盡日閑心知兩愁絕不斷若尋一作循環周禮三王之統若循連環周則復始傅休奕怨歌行情思如循環憂來不可過

贈送前劉五經映三十四韻新唐書選舉志科目之中有明經明經之別又有五經三經二經凡禮記春秋左氏傳為大經詩周禮儀禮為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羊傳穀梁傳為小經通二經者大小各一若中經二通三經者大中小各一通五經者大經皆通餘經各一兼通孝經論語

建國宜師古書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興邦屬上庠禮記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從來以儒戲禮記哀公曰終沒吾世弗敢以儒為戲安得振朝綱叔世何多難左傳叔向論鑄刑書曰三辟之興皆叔世也而曰以下敘次明白音節跌宕茲基遂已亡泣麟猶委吏歌鳳更佯狂高士傳陸通字接輿楚人昭王時見楚政無常佯狂不仕屋壁餘無幾漢書藝文志書百篇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求得二十九篇孔安國尚書序我先人藏家書於屋壁焚坑遂可傷史記始皇本紀李斯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藏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又曰始皇曰諸生或為訞言以亂黔首

使御史案問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咸陽**挾書秦二世**漢書惠帝四年除挾書律張晏曰秦律敢有挾書者族徐曰謂秦二代皆有此律非專指胡亥**壞宅漢諸王**漢書志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悉得其書**草章臨罯書區區務富強微茫**

金馬署史記東方朔傳金馬門者宦署門也門傍有銅馬故謂之曰金馬門漢書東方朔公孫宏皆待詔金馬門後漢書馬援傳武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詔立馬於魯班門外更名曰金馬門**狼籍鬪雞場**鬪雞習見事此當有切學校者俟考如漢書睢孟魯國蕃人少好鬪雞走馬長乃變節受春秋以明經爲議郎西京雜記魯共王好鬪雞何非所用**盡欲心無竅**史記比干强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餘詳奇器動興**皆如面正牆疑豹文鼠**爾雅豹文鼫鼠注曰鼠文彩如豹者漢武帝時得此鼠孝廉郎終軍知之賜絹百匹三輔決錄世祖與百僚大會靈臺得鼠身如豹文熒有光澤問竇攸以見爾雅對詔諸侯子弟從攸受爾雅按說文作鼨從鼠冬聲何曰言殺鼫**貪竊虎皮羊**陰符經羊質虎皮者柔獨子宰質而虎皮見草而悅見豺而戰豺一作狼何曰言無實田曰皆言以僞亂眞**南渡宜終否**易物不可以終否曰謂晉元帝渡江**西遷冀小康**西都賦輟而勿康實用西遷語汔可小康宋曰謂陳後主歸隋北史儒林傳隋文平一寰宇厚賞諸儒京邑達乎四方皆啓黌校齊魯趙魏學者尤多中州儒術之盛自漢魏以來一時而已及帝暮年不悅儒術至仁壽間遂廢天下之學**策非方正士**漢書文帝紀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上

親策之貢絕孝廉郎漢時詔令二千石舉孝廉皆漢書此言所策所貢皆不得人海鳥悲鐘鼓莊子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三日而死郎國語爰居狙公賓服裳莊子猿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齕齧挽裂盡去而後慊何曰海鳥狙公駭於所不聞見也發言放蕩成風深畏禮法拘苦莊清談之流藉下數聯皆此意多岐空擾擾列子楊子之鄰人亡羊楊子曰亡一羊何追者之衆曰多岐路旣反曰亡之矣岐路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之也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幽室竟倀倀禮記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倀倀乎其何之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逸兒爲時範虛空作士常某曰指何平叔王夷甫諸人也何由羞五霸漢書董仲舒傳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霸直自呰呰同三皇一作王呰說文苛也玉篇口毀也晉于建與楊德祖書田巴毀五帝罪三王呰五霸於稷下很本文三王王字韻複道呰三皇義固可通如莊子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別派區楊墨他鑣直老莊詩書資破冢莊子儒以詩禮發冢詩固有之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按莊子或刑作發冢訣法制困探囊莊子將爲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則必攝緘縢固扃鐍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超謂不能禁其弊周禮仍存魯左傳韓宣子來聘觀書于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隋師果禪唐鼎新麾一舉書右秉白旄以麾又曰一戎衣天下大定革故法三章易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史記高祖本紀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吾約法

三章耳餘悉除去秦法餘互見故番禺侯星宿森文雅錢曰下二聯言人才之盛風雷起退縲因爲學切

漢書夏侯勝黃霸皆下廷尉繫獄當死霸因從勝受尚書獄中積三歲乃出後漢書崔瑗繫東郡發于獄獄掾善爲禮瑗閒考訊時輒問以禮說掌故一作固

受經忆史記鼂錯以文學爲太常掌故文帝時天下無治尚書者詔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授掌故學故事也周禮夏官掌固與此大異乃後世此或亦作固

蓋故齊田賀古字假通用夫子時之彥先生蹟未荒鄭氏曲禮注先生老人教學者此言先生之蹟得爾則未荒田曰入題婉入

而褐衣終不召漢書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後漢書陳元傳臣如以褐衣召見誦孔氏之正道白首興難忘

漢書藝文志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臣校措首窮經業者見感激誅一作殊非聖孝經五刑之屬非聖人者無法漢書揚雄傳非聖哲

之書不好也後漢書閒竅不讀非聖人之書棲遲到異粻禮記五十異粻玩此二聯劉雖登明經似未得仕片辭褒有德一

字貶無良范甯穀梁傳集解序一字之褒寵踰華袞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燕地學鄒衍漢書古志燕地尾箕分壄也史記

孟子傳騶衍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西河重卜商史記仲尼弟子傳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魏

世家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軾也式閭眞道在擁彗信謙光自注外舅太原公亦受經於公且藝新書

李栖筠傳拜浙西都團練觀察使增學廬表宿儒河南褚沖吳何員等超拜學官爲之師身執經問義遠邇趨慕此云太原公受經亦其類耳獲預青衿

(引詩青青反子衿)叨來絳帳旁(見過故崔兗海宅)雖從各言志還要大為防(禮記大為之坊民猶踰之)勿謂孤寒棄深憂訐直妨叔孫讒易得盜跖暴難當(詩注于盜跖篇正義曰跖者黃帝時大盜之名以柳下惠弟為天下大盜故世放古謂之盜跖(何)曰望劉之裁其訐直扶而進之也抑劉亦許直故不合而去乃託之自訟以規之乎)雁下秦雲黑蟬休隴葉黃(點時地見送行意)莫渝(一作踰)巾屨(一作屐)念(蔣註渝變也巾屨取備服與侍於君子之義)容許後升堂(田)曰去路遊然

(禮記疏)坊字或土旁或阜旁古字通用

(李文貞榕村語錄對策敘經學興廢甚稱剴至語尤清楚(田)曰委蛇斷續文統離合興衰無不備撮)

四皓廟(高士傳)四皓者皆河內軹人也秦始皇時見秦政虐共入商雒隱地肺山(按)終南山商雒山皆有廟詩不重廟字

羽翼殊勳秉若遺(史記留侯世家高帝欲廢太子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上有不能致者四人太子卑辭安車固請宜來來以為客從入朝則一助也於是使人奉太子書迎此四人四人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甪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招此四人之力也晉書閻纘上書曰漢高欲廢太子四皓為師子房為傅竟復成就讒棄于如遺)皇天有運我無時廟前便接山門路不長

青松長紫芝 商山四皓作紫芝之歌紫芝隱居之物青松棟樑之器故云唐書文宗子傳長子永母曰王德妃太和四年封魯王六年以庾敬休兼魯王傅鄭肅兼王府長史李踐方兼王府司馬其年十月冊爲王太子以王起陳夷行爲侍讀開成三年上以太子不循法度不可教導將議廢黜宰臣及衆官論諫意稍解官屬及宮官宮人等數十人連坐死竄其年十月暴薨勅王起撰哀冊論莊恪王德妃晚年寵衰賢妃楊氏㥏太子他日不利於己日加誣譖太子終不能自明也既薨上意追悔

浩曰此爲輔導莊恪太子者歎也王德妃已爲楊賢妃譖死太子危疑之際竟無人能從羽翼之勸若哀冊中云從乾損詩蘇文宗已即悔之有富有天下不能全一子之痛詩借古致慨甚爲警切余初以敬宗爲皇太子文宗得迎立皆由於裴晉公乃以此章爲午橋綠野高歌放言借慨今近而求遠是爲誤矣

宮中曲

雲母濾呂據切**宮月** 宋曰宮月逗出雲母窗如濾漉然 **夜夜白於水賺得羊車來** 晉書后妃傳武帝掖庭殆將萬人而並寵者甚多帝莫知所適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取竹葉插戶以鹽汁灑地引帝車南史潘妃事同 **低扇遮黃子** 宋曰文選南都賦中黃注引博物志石中黃子黃石脂額黃想用之故曰遮黃子 **水精不覺冷自刻鴛鴦翅鬢纓茜香濃正朝纏左臂** 爾雅茹藘茅蒐注曰今之蒨也可以染絳蒨卽茜晉書后妃傳武帝多簡良家子女以充內職自擇其美者以絳紗繫臂

已[illegible]兩三幅詩爲承恩字欲得識青天東觀漢記和熹鄧皇后夢捫天蕩蕩正青滑如鍾乳狀乃仰嗽之以訊占夢言堯夢攀天而上湯夢及天舐之皆聖王之夢昨夜蒼龍是史記薄姬曰昨暮夜妾夢蒼龍據吾腹高帝曰此貴徵也吾爲汝成之一幸生男是爲代王

箋曰首二長夜淸冷之態三四定情設誓之辭次補四句綢繆繾綣正爲承恩也結句昨夜二字悠悵羊車之來宮中如日密邇此乃爲祕省得趨朝聽天之寓言也

無題二首

昨夜星辰昨夜風畫樓（一作堂非）西畔桂堂東馮默庵曰首二句妙次聯襯貼流麗圓美西崑一世所效然義山高處不在此鈍吟曰首七字最妙身無綵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漢書西域傳通犀翠羽之珍如淳曰通犀謂中央色白通兩頭抱朴子通天犀角有白理如綖置米中雞往啄輒驚卻人呼爲駭雞犀隔座送鉤（一作鬮非）春酒暖辛氏三秦記昭帝母鉤弋夫人手拳而有國色先帝寵之世人藏鉤法此也後漢書鉤弋趙倢伃家河間天子召之至兩手皆拳上自披之卽時伸由是號拳夫人居鉤弋宮列仙傳云病卧六年右手拳召到帝披其手得玉鉤手得展周處風土記臘日飲祭之後叟嫗兒童爲藏彄之戲分爲二曹以校勝負若人偶卽敵對人奇卽令奇人爲遊附或屬上曹或屬下曹名爲飛鳥以齊二曹焉古者作藏彄後多作藏鉤字異而事同也隔座送鉤者送之使藏令人酒令俯有遣意道源泥下三字而以爲酒鉤非也

分

曹射覆蠟燈紅宋玉招魂蓖蔽象棊有六簙些分曹並進遒相迫些　漢書東方朔傳上嘗使諸數家射覆嗟余聽鼓應一作因說官去走馬蘭臺類轉一作斷蓬舊書職官志祕書省龍朔初改爲蘭臺光宅時改爲麟臺神龍時復爲祕書省御史臺龍朔

晉宋名爲蘭臺梁陳北朝咸曰御史臺唐因之此云走馬蘭臺必爲祕書郎時也漢制御史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祕書故後代借蘭臺府寺必以祕書省及御史臺爲都是以互稱耳舊解爲義山此時得侍御史誤甚淮南子見飛蓬　按驪廣韻取也玉篇手轉而知爲車以類取之魏武帝詩田中有轉蓬隨風遠飄揚　取也不可貫代鉤字

箋曰次聯言身不接而心能通五六正想像得之與下章偷看相應非義山身在其中也意味乃佳

聞道閶門萼綠華眞誥萼綠華者自云是南山人不知是何山也女子年可二十上下青衣顏色絕整以升平三年十一月十日夜降於羊權家自此往來一月輒六過來與權尸解藥狄萼綠華曰我本姓楊又云是九疑山中得道女羅酆山也而南史羊欣泰山南城人祖權晉黃門郎皆不可言閶門此只取與下吳王苑相應借用西施昔年相望抵天涯豈知一夜秦樓客見送從翁東川偷看吳王苑內花

趙臣瑗山滿樓唐詩七律箋注曰此義山在王茂元家竊窺其閨人而爲之或云在令狐相公家者非也觀次首絕句固自寫供招矣又何疑焉　箋曰自來解無題諸詩者或謂其皆屬寓言或謂其盡賦本事各有偏見互持莫決余細讀全集乃知實有寄託者多直作豔情者少夾雜不分令人迷亂耳此二篇定屬豔情因窺見後房

姬炎而作稱母其中有與人耶趙箋大意是他人若將上首契難不如下首明道破矣鼓吹合諸無題詩而計數編之全失本來意味可大噱也 又曰弊樓客自謂將於王氏也但義山兩爲秘省房中官一在開成四年是年即出尉宏農一在會昌二年而王茂元於武宗即位初由涇原入朝會昌元年出鎮陳許則蹤跡皆不細合矣或茂元在鎮更有家在京或係王氏之親戚而義山居停於此頗可與街西池館及可歎等篇參悟亦大僞輕薄矣

竟檻 本集諸本皆作鏡所見才調集二本一作鏡注曰或作錦一直作錦程曰謝朓詠鏡臺詩玲瓏類丹檻此鏡檻從是鏡臺徐曰錦檻錦棚也開元遺事長安富家每至暑伏中各於林亭內植畫柱結錦爲涼棚設坐具召名妓閒坐避諸爲避暑會杜子美陪諸貴公子丈八溝攜妓納涼詩即此會也玩全篇語義與此頗合殺謝朓詩初學記於鏡臺采之恐誤說近是故且從舊本徐說於全篇亦似但不必過泥林亭

鏡檻芙蓉入香臺翡翠過 拾遺記石虎春雜寶異香爲屑使數百人於樓上吹散之名曰芳塵臺此句泛用可也徐曰芙蓉翡翠皆喻名姝 撥絃驚火鳳 春秋演孔圖鳳火精也通典貞觀末有裴神符妙解琵琶作勝蠻奴火鳳傾盃樂三曲聲度清美太宗深悅之 交扇拂天鵝 世說郗嘉賓三伏之月詣謝公雖復當風交扇猶沾汗流離拾遺記周昭王二十年塗修國獻丹鵲夏至取鵲羽爲扇二美女更搖此扇侍于王側宋草鵲一名天鵝大鵝也此言羽扇字習見 隱忍陽城笑 登徒子好色賦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 喧傳郢市歌 宋玉對楚王問客有歌於郢中者 餘詩後移白菊 仙眉瓊作葉 眉以葉言如梁元帝詩柳葉生眉上御覽引上原經曰眉笠仙住南岳餘未考 佛髻鈿

爲螺（南史扶南國傳佛髮靑紺色衆僧以手伸之隨手長短放之則）旋屈爲蠡形（僧伽經佛髮靑而細如藕莖絲）二句狀其粧飾 五里無因霧（後漢書張楷字公超居宏農山中學者隨之成市後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性好道術能作五里霧時關西人裴優亦能爲三里霧） 三秋只見河（銀河也無端有霧凝望惟河未得諦覩也） 月中供藥剩（見重有戚又漢樂府董逃行白兔長跪搗藥蝦蟆丸奉上陛下一玉柈） 海上得綃多（見遊從翁霧川） 玉集胡沙割（寰宇記邢州貢解玉沙齊東野語玉人攻玉必以邢河之沙 按寰宇記河南道潁陽縣八風溪水南流合三交水此岸有沙細潤可以澡灌隋代常進後宮雜以香藥以當豆屑號曰玉女沙亦可取証） 扉西聖水磨（水經注聖水出上谷郡西南聖水谷三輔黄圖冰池在長安西舊圖云西有彪池亦名聖女泉蓋冰彪聲相近傳說之譌也 按冰池之爲聖女泉宋敏求長安志亦云聖水泉出咸陽縣西昆明池北平地上也其餘聖水事甚多細玩以上四句供藥剩者借言飲食已畢得綃多者取更衣之義綃至輕明正切夏衣玉謂玉顏胡沙喻拭面之物扉謂扉齒聖水磨喻漱齒之態其遣詞致爲詭僻）

斜門穿戲蟢 小閣鎖飛蛾（我貯之別室） 騎禬（昌蓋切） 侵韉卷（說文禬衣蔽前釋名韠蔽膝也又曰跪禬 按禮本衣名騎禬則被於馬者暫休故卷之） 車帷約幰鉳（釋名幰容車婦人所載小車也其蓋施帷以隱蔽形容也幰憲也禦熱也暑額篇帛張車上爲幰南史鮑泉傳常乘高幰車說文鉳吡圝也五禾切廣韻刓也去角也二句謂休其車騎此十字以故犯聲病爲戲） 傳書兩行雁（詩兩驂鴈行此用雁書） 取酒一封駞（漢書西域傳大月氏國出一封橐駝謂遣使更延他人取酒以備宴飲） 橋迴涼風壓溝橫

夕照和侍烏孫太子 見後人欲 駐馬魏東阿 見後代元城兒令徐曰侍烏謂烏棲亦上夕照駐馬亦取日既西傾之義按此義山自寫遙望之情下遂接入想像 想像鋪芳縟 文選雪賦援綺衾兮坐芳縟按西京賦采色織縟雪賦本作縟或作縟誤 依稀解醉羅 詳下曲池以下想其酒闌夜宿 散時簾隔露 飽照詩珠簾無隔露 臥後幕生波 幕動如波紋猶燕臺夏詩輕帷翠幕波迴旋也 梯穩從攀桂 淮南子月中有桂樹虞喜安天論俗傳月中仙人桂樹今視其初生見仙人之足漸以成形桂樹後生焉 弓調任射莎 北史豆盧寧傳寧與梁企定辯射乃相去百步懸莎草以射之七發五中企定服其能御覽引述異記昔戰國時魏國苦秦之難有民征戍不返其妻思之而卒冢上生木枝葉皆向夫所在而傾謂之相思木今秦趙間有相思草狀若石竹而節節相續一名斷腸草又名愁婦草亦名孀婦草人呼為寡婦莎蓋相思之流也嫦月娥亦言孀獨二句定指女冠用意頗幻否則語不倫矣今本述異記孀草誤作霜草寡婦莎誤作寡莎幾無從考索耳前云仙眉佛髻亦以女冠也 豈能拋斷夢聽鼓事朝珂 徐曰唐六典載承天門擊曉鼓聽擊鐘後一刻鼓聲絕皇城開第一鼕鼕鼓聲絕宮城及左右延明乾化門開第二鼕鼕鼓聲絕宮殿門開則百官集矣雍洛靈異小錄馬周請置街鼓時人呼為鼕鼕鼓按詳馬周傳隋書志馬珂三品以上九子四品七子五品五子

馮鈍吟曰此首頗直用事有未詳處　浩曰細為剖晰姿態全呈蓋則羨其嬉遊既而想其歡會身屬旁觀饞涎難禁意纖語俘易使人迷耳玩結句當作於為校書時其後雖頻在京無此歡悰矣

曲池（按卽曲江也漢書宣帝紀注立廟於曲池之北後人謂在曲江之北也又名曲水唐書及詩文中曲池曲水習見如本集曲水閑話是也長安志街東第四街之最南名曲池坊坊南街抵京城之南面以近曲江園故名）

日下繁香不自持（按爾雅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日下字本此而日爲君象後人以之稱京師）月中流艷與誰期迎憂急鼓疏鐘斷分隔休燈滅燭時（史記滑稽傳淳于髡曰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舃交錯杯盤狼籍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張蓋欲判江灩灩（判同拚言登舟張蓋而歸）迴頭更望柳絲絲（朱氏乃引搜神記趙昞臨水求渡船人不許乃張帷蓋坐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之事非所用也昞後漢書方術傳作炳）從來此地黃昏散未信河梁是別離（李陵別蘇武詩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

（湣曰此宴飲既罷有所不能忘情之作與上章略同非義山將行役也）

有感

中路因循我所長古來才命兩相妨勸君莫強安蛇足一醆芳醪不得嘗（戰國策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爲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

曰吾能爲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巵曰蛇固無
足子安能爲之足遂飲其酒爲蛇足者終亡其酒
箋曰此調尉宏農作也義山雖赴選原未叨薦剡仍俟拔萃釋褐則此行爲畫蛇足
矣徒以是爲令狐雖所怨遇博不中選校書不久居則終亡其酒矣祕省乃清資故
曰芬醪詩言中路少需何遽非我所長而乃誤著岐途者才命相妨有不自知其然
者也低摧吞吐字與淚俱吳氏發微已覩及此徐氏毀之曰義山伉儷情深何得以
此横加不知琴瑟之情功名之感兩不相礙玩祭外舅文亦
微見不能藉力之意文人一蹶不振爲累終身良可歎也

次陝州先寄源從事

舊書志陝州陝郡本宏農郡屬河南道陝虢觀察使治所

離思羇愁日欲晡東周西雍此分途公羊傳自陝而東周公主之自陝而西召公主之後漢書郡國志宏農郡陝縣有陝陌注曰博物記二伯所分迴鑾佛寺高多少舊書紀代宗廣德元年十月吐蕃犯京畿幸陝州十二月還京箋曰佛寺必還京後建以紀功者望盡黃河一曲無爾雅河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水經河水又西逕陝縣故城南

箋曰佛寺高居此源黃河一曲自
喻屈就縣尉卑不着迹但覺雄渾

荊山

元和郡縣志虢州湖城縣荊山在縣南即黃帝鑄鼎之處新書志覆釜山一名荊山朱曰明一統志收此詩於富平荊山非是按荊山有三一在漢左馮翊懷德縣南禹貢北條之荊大禹鑄鼎處也一在荊豫界南條之荊卞和得玉處也漢書郊祀志公孫卿曰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此則唐

志滿城縣之覆釜也韓昌黎詩荆山已去華山來郎此山也

壓河連華勢孱顏 司馬相如大人賦放散畔岸驤以孱顏 **鳥沒雲歸一望間楊僕移關三百里** 漢書武帝紀元鼎三年徙函谷關於新安以故關爲宏農縣應劭曰時樓船將軍楊僕數有大功恥爲關外民上書乞徙東關以家財給其用度武帝意亦好廣闊於是徙關於新安去宏農三百里 水經注楊僕以家僮七百人築塞徙關 **可能全是爲荆山** 浩曰借慨己之由京調外也不直言恥居關外而故迂其詞使人尋味

任宏農尉獻州刺史乞假歸 一作還 一作京 元和郡縣志宏農縣望虢州郭下宋本傳調補宏農尉以活獄忤觀察使孫簡將罷去會許年請假書文苑孫逖傳逖曾孫簡鄴竝舉進士會昌後兄弟繼居顯秩歷諸道觀察使簡兵部尙書必此孫簡傳未詳核耳

黃昏封印點刑徒愧負荆山入座隅却羨卞和雙刖足 韓非子楚人卞和得玉璞于楚山獻厲王王使人相之曰石也刖和右足及武王卽位又獻之復相曰石也刖左足及文王卽位和乃抱其璞哭於楚山三日三夜泣盡繼之以血王使玉人治之得寶玉焉名曰和氏之璧 按三世楚王他本不同此從太平御覽所引韓子也荆山借用玉受誣比己受冤又蔡邕琴操云荆王刖之果有玉乃封和爲陵陽侯卞和辭不就而去作退怨之歌亦可與將罷去爲喻 **一生無復沒階趨** 頡諾陽秋坎俊陸沉強顏低意趨蹌諾虎扼腕不平之氣有甚於傷足者非粗知直

已不能賞此語之工也

曲江 史記司馬相如哀二世賦臨曲江之隑州索隱曰隑即碕字謂曲岸頭也在杜陵西北五里舊書鄭注傳言秦中有災宜興工役以禳之文宗嘗吟杜甫江頭篇知天寶已前環曲江四面有樓臺行宮廨署心竊慕之既得注言即命左右神策軍差人淘曲江昆明二池仍許公卿士大夫之家於江頭立亭館以時追賞時兩軍造紫雲樓彩霞亭內出樓額以賜之康駢劇談錄曲江開元中疏鑿爲勝境其南有紫雲樓芙蓉苑其西有杏園慈恩寺花卉環周烟水明媚都人遊賞盛於中和上巳之節賜宴臣僚京兆府大陳筵席恩賜太常及教坊聲樂每歲傾動皇州以爲盛觀雍錄唐曲江本秦隑州至漢爲樂遊苑隋營京城以其地高不便故闕此地不爲居人坊巷而鑿爲池以厭勝之又會黃渠水自城外南來故隋世遂從城外包之入城爲芙蓉池且爲芙蓉園

望斷平時翠輦過空聞子夜鬼悲歌 晉書樂志子夜歌者女子名子夜造此聲孝武太元中琅琊王軻之家有鬼歌子夜則子夜是此時人也舊書樂志子夜歌聲過哀苦 金輿不返傾城色 漢書李夫人傳兄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 玉殿猶分下苑波死憶華亭聞唳鶴 晉書宦人孟玖譖陸機於成都王穎機被收歎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 老憂王室泣銅駝 晉書索靖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荊棘

中耳華氏洛陽記兩銅駝在宮之南街東西相對高九尺漢時所謂銅駝街　天荒地變心雖折若比傷舊作陽今從戊籤春意未多

浩曰朱氏謂前半追感明皇貴妃臨幸時事後半謂王涯等被甘露之禍非也凡詩須玩其用意用筆正陪輕重乃可引事証之今次聯正面重筆即所謂傷春五六乃陪筆耳此蓋傷文宗崩後楊賢妃賜死而作也文宗后妃舊新書竟無傳可考今據安王溶楊嗣復傳安王溶穆宗第八子也楊賢妃有寵於文宗晚稍多疾陰請以安王爲嗣密爲自安地帝謀於宰相李珏珏非之乃立陳王成美妃與宰相楊嗣復宗家及仇士良立武宗遂摭此事譖而殺之詩首句謂文宗次句謂賢妃三四承上五六則以甘露之變作襯而謂傷春之痛較甚於此蓋文宗受制閹奴南司塗炭已不勝天荒地變之恨孰知宮車晚出并不保深宮一愛姬哉語極沉鬱頓挫朱氏誤會故解至末聯而其詞窮矣余深味此篇與下篇楊賢妃之死也必棄骨水中故以王涯諸藥并淵水爲襯實可補史之闕文非臆度也四句似亦以棄骨水中故云分波

景陽井

陳書曰隋軍陷臺城張貴妃與後主俱入於井隋軍出之晉王廣命斬貴妃牓於青溪中橋南史後主逃於井軍人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驚其太重乃與張貴妃孔貴人三人同乘而上晉王廣命斬貴妃於青溪中橋玩史文是斬既畢棄諸溪水也

景陽宮井剩堪悲不盡龍鸞誓死期腸斷吳王宮外水濁泥猶得葬西施困學紀聞墨子謂西施之沉其美也豈亦如隋之於張麗華乎一舸逐鴟夷特見於杜牧詩未必然也楊愼曰修文御覽引吳越春秋逸篇吳亡後越浮

西施於江令隨鴟夷以終浮沉也牧之云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安知不謂子胥乎皮日休詩不知水葬歸何處溪月彎彎欲效顰李義山景陽井詩亦叶此意杜牧之云一舸則必非子胥必謂隨范少伯也此章只用水葬以痛楊賢妃不必辨水葬之可信否也按本皆與上首接編猶可悟其一時一事之作所幾確矣長安志云文宗章陵陪葬楊封妃封字既有誤詳觀史文　又按畢中丞新校長安志陪葬楊賢妃沅案會要必無仍令陪葬之事此訛傳也　云章陵無陪葬非愚謂會要實足相証並非臆斷

詠史

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破由奢韓非子秦穆公問由余曰古之明王得國失國何以故余對曰常以儉得之以奢失之何須琥珀方爲枕漢書王符傳注廣雅曰琥珀珠也生地中初如桃膠凝堅乃成其方人以爲枕出罽賓及大秦國西京雜記趙昭儀上皇后飛燕襚三十五條中有琥珀枕豈得眞珠始是車一作待珍珠好是車史記田敬仲世家威王與魏王會田於郊魏王曰若寡人國小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運去不逢青海馬一作鳥說隋書西域傳吐谷渾青海周迴千餘里中有小山其俗至冬放牝馬於其上言得龍種嘗得波斯草馬放入海因生驄駒能日行千里故時稱青海驄焉力窮難拔蜀山蛇華陽國志蜀有五丁力士能移山秦惠王許嫁五女於蜀蜀遣五丁迎之還到梓潼見一大蛇入穴中一人攬其尾掣之不得五人相助大呼拽蛇山崩壓五人及秦五女因命曰五婦山按句意本劉向災異封事去佞則如拔山幾人會預南薰曲禮記舜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終古蒼梧哭翠華禮記舜崩

于蒼梧之野〔上林賦〕建翠華之旗注曰以翠羽為葆也華葆也　〔南史〕宋武帝紀寧州獻虎魄枕光色甚麗時將北伐以虎魄療金創命碎分賜諸將

〔宋曰〕史稱文宗恭儉性成衣必三澣可謂令主矣迫乎受制家奴自比周赧漢獻故言儉成奢敗國家常理帝之儉德豈有珀枕珠車之事今乃與亡國同恥深可歎也義山及第於開成南薰之曲嘗聞之矣其能已於蒼梧之哭耶全是故君之悲託於詠史耳〔姚曰〕青海馬惜駕馭者無英雄蜀山蛇恨盤結者增氣燄　〔浩曰〕合采宋氏姚氏之解已明爽矣文宗儒雅好詩夏日與學士聯句帝獨諷柳公權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兩句曰辭清意足不可多得見〔舊書傳〕結聯統美其好文方得大體不可專指義山得第之年恩賜詩題也

垂柳

娉婷小苑中婀娜曲池東〔魏文帝柳賦〕係婀娜而蛇伸朝珮皆垂地仙衣盡帶風七賢寧占竹〔晉書〕阮籍嵇康山濤向秀劉伶王戎阮咸共為竹林之遊世所謂竹林七賢也三品且饒松〔白香山從龍潭寺至少林寺詩〕九龍潭月落杯酒三品松風飄管絃考少林寺有則天皇后封三品松五品槐見嵩山志及宋范純仁游嵩山聯句或更有他事歟腸斷靈和殿先皇玉座空〔南史〕張緒少有清望吐納風流每朝見武帝目送之劉悛之為益州獻蜀柳數株枝條甚長狀若絲縷帝植於太昌靈和殿前常賞玩咨嗟曰此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時其見賞愛如此

浩曰此借喻朝貴之爲新君所斥者詩意顯然當在文宗後作或者垂柳即垂楊暗寓嗣復之姓歟

與同年李定言曲水閒話戲作

宋曰許渾集有李定言殿院銜命歸闕拜員外郎遷右史詩當即其人按鼓吹選本作送李宣殿院歸闕而許集先有送定言南遊詩似定言名宣抑誤刊歟

海燕參差溝水流 卓文君白頭吟今日斗酒會明旦溝水頭躞蹀御溝上溝水東西流 同君身世屬離憂相攜花下非秦贅 漢書賈誼傳秦人家貧子壯則出贅按贅壻古所賤始皇發贅壻賈人遣戍漢文帝時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禁錮不得爲吏 對泣春天 舊皆作春天宋本一作風前 類楚囚 左傳晉侯見鍾儀問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晉書王導傳過江人士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飲宴周顗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山之異皆相視流涕惟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耶 碧草暗侵穿苑路珠簾不捲枕江樓 西京雜記昭陽殿織珠爲簾風至則鳴如珩珮之聲 莫驚五勝 舊本作五勝戊籤作玉塍或云兩宋本作五勝又闕他本有作玉塍豈戊籤誤勝爲塍耶 埋香骨 按玩曲水之意當作五勝史記秦始皇本紀推終始五德之傳周得火德秦代周從所不勝以爲水德之始漢書律歷志秦兼天下亦頗推五勝自以爲獲水德 地下傷春亦白頭 按初解只以五勝代水字猶老子云上善若水而唐人賦水直以上善稱之也言莫驚香骨貴賤水中即得葬地下悲苦均耳又何擇焉似與曲江一首同意然水中不可言埋白頭字亦無着且

必不可云閑與戲也若云作王勝追悼亡妻戲其地下傷春亦有白頭之歎然意義大減故究難定其孰是也白頭似即用白頭吟聞君有兩意故來相決絕

𣺌曰諸家疑李定言亦王茂元壻假也更以爲同悼亡則非盡別有所感耳三四謂原非泰贅何至不得居官而相對泣耶盍以婿於茂元致累故云然也五六正詠曲水境地恰緊接出堤香玩

起聯是兩人皆將出遊也

井泥四十韻

皇都依仁里（宗曰在東都白氏長慶集有宿崔十八依仁新亭詩）西北有高齋（何曰文選古詩西北有高樓篇注此篇明高才之人仕宦未達知之者稀也西北乾位君之居也發端本此喻仁者君之事也故假里名寓意〇何說足見讀書之細）昨日主人氏治井堂西陲工人三五輩輦出土與泥到水不數尺積共庭樹齊他日井甃畢（易井甃无咎修井也）用土益作堤（何曰以此沙堤）曲隨林掩映繚以池周迴（田曰句法古老文在其中）下去冥寞穴上承雨露滋寄辭別地脈（史記蒙恬曰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因言謝泉扉昇騰不自意疇昔忽已乖（田曰所意見此）伊余掉行鞅（左傳樂伯曰御下兩馬掉鞅而還）行行來自西一日下馬到此時芳草蔓四面多好樹旦暮雲霞

姿晚落花滿地幽鳥鳴何枝巃幄既已薦山樽亦可開待得孤月上如與佳人來狀井泥昇騰許多生態孩相義門謂用騈人求女之意非也因之一作茲感物理惻愴平生懷二句一篇之主以下雜拉繁亂集中至類唐之作茫茫此羣品不定一作動訣輪與蹄堯舊皆作喜程曰應作堯得舜可禪喜得亦通然發端不宜而隱堯字當以形近而訛不以瞽瞍疑杜牧秋娘詩後幅亦然但彼敘秋娘事已居大半此則借題取與用意郤在中後禹竟代舜立其父吁咈哉書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嬴氏并六合所來因不韋史記呂不韋傳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請之不韋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子政立是為始皇漢祖把左契老子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王弼注曰左契防怨之所由生也有德之人念思其契不令怨生而後責於人也徹司人之過也稷輔嗣之說如此而本文殊近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故後人以言王者受命用之歟矣然禮記獻粟者執右契疏曰右為尊以先書為尊故也戰國策有操右契而責德於秦魏之語是責人者操右契也漢時銅虎符右留京師左與郡守亦右尊於左也老子本謙而不爭之意有德則天心歸之自然司契何事早爭召怨哉後世則以左為貴晉志符寶郎凡出納符節辨其左右之異藏其左而班其右以合中外之契焉與老子本義自異今偶為斷之自言一布衣史記高祖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當塗佩國璽漢書元后傳初高祖至霸上秦王子嬰降軹道奉上始皇璽高祖御

服其璽世世傳受號曰漢傳國璽後漢書徐璆傳注玉出藍田山題是李斯書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魏志曰馬令李雲上言許昌氣見於當塗高當塗高者當昌於許當塗高者魏也象魏兩觀闕是也又曰文帝受禪漢獻帝遣使者送璽綬**本乃黃門攜**後漢書袁紹傳檄曰司空曹操祖父騰故中常侍饕餮放橫傷化虐人父嵩乞丐攜養因贓買位操贅閹遺醜本無令德注曰曹騰傳及郭頒代語並云嵩夏侯氏子惇之叔父**長戟亂中原**史記樗里子傳注長戟居前强弩在後漢書鼂錯傳平地淺屮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句舉一以該五兵**何妨起戎氏**戎氏統言諸胡如前趙劉氏之爲匈奴後趙石氏之爲羯前燕慕容氏之爲鮮卑前秦苻氏之爲氏後秦姚氏之爲羌皆其類也詳晉書載記**不獨帝王爾臣下亦如斯伊尹佐興王不藉漢父資**列子伊尹生乎空桑呂氏春秋有侁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獻之其君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臼出水而東走毋顧明日視臼出水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爲水身因化爲空桑故命之曰伊尹獨異志伊尹無父母古來稱人曰漢如北史斛律金傳爾所使多漢邪附傳此漢不可親近及好漢醉漢之類此言無異夫爲父也易乾抃斷物資於石**磻溪老釣叟坐爲周之師**尚書大傳文王至磻溪見呂望釣拜之尚父曰望釣得魚腹中有玉璜刻曰周受命呂佐檢德合於今昌來提水經渭水又東過陳倉縣西注曰渭水之右磻谿水注之水出南山茲谷谿中有泉謂之茲泉即呂氏春秋所謂太公釣茲泉也今人謂之凡谷東南隅有石室蓋太公所居也水次平石釣處其投竿跽餌兩膝遺跡猶存**屠狗與販繒突起定傾危**史記樊噲傳以屠狗爲事灌嬰者睢陽販繒者也**長沙啓封土豈是出程**

臣瓚曰長沙定王發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避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以爲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名曰發張晏曰發覺已之謬幸

帝問主人翁有自賣珠兒漢書東方朔傳竇太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近幸董偃始偃與母以賣珠爲事偃年十三隨母出入主家左右言其姣好主召見曰吾爲母養之年十八而冠出則執轡入則侍內名稱城中號曰董君上從主飲臨山林坐未定上曰願謁主人翁主自引董君伏殿下主迺贊舘陶公主胞人臣偃昧死再拜謁因叩頭謝時董君見尊不名稱爲主人翁飲大驩樂於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

武昌男子老苦爲人妻道源曰搜神記漢哀帝時豫章有男子化爲女子嫁爲人婦生一子武昌則未詳按豫章郡見漢書五行志武昌或南昌之訛豫章郡首邑昌縣也未定是否徐氏引武都丈夫化女子爲蜀王妃亦非

蜀王有遺魄今在林中啼見與爾侍郎

淮南雞舐藥翻向雲中飛神仙傳八公與淮南王安白日昇天餘藥器置在中庭雞犬舐啄之盡得昇天故雞鳴天上犬吠雲中

大鈞運羣有賈誼鵩鳥賦大鈞播物兮坱圠無垠

難以一理推頁一作屋願

於冥冥內爲問秉者誰我恐更萬世此事愈云爲猛虎與雙翅更以角副之韓非子故周書曰毋爲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夫乘不肖人於勢是爲虎傅翼也揚子或問酷吏曰虎哉虎哉角而翼也神異經西北有獸狀似虎有翼能飛便勦食人聞人鬭輒食直者聞人忠信輒食其鼻聞人惡逆不善輒殺獸往饋之

鳳凰不五色聯翼上雞棲詩雞棲于塒何曰此四句方是本旨猛虎不仁之獸鳳凰戴仁之鳥與依仁相應

我欲秉釣者揭來與我偕晉子歸耕操揭來歸耕歷山盤兮无辯車既駕兮揭而歸漢書司馬相如大人賦回車揭來兮說文解字揭去也浮雲不相顧何曰浮雲蔽日之意陸賈新語邪臣之蔽賢猶浮雲之鄣日月也程九辯云何氾濫之浮雲兮猋壅蔽此明月顯晧日之顯行兮雲蒙蒙而蔽之在陛之先矣參次誰爲梯楚辭九歎沆寥兮天高而氣清注曰沆寥曠蕩而虛靜也悒怏夜參一作將半何曰用長夜漫漫何時旦意但歌井中泥

胡震亨曰嘗讀元微之古題各篇極其講道理者靡不謂此越士亦復爾爾宋曰易
云井泥不食故以起興深刺世之沉淪下才而偏居高位者中幅雜言古今升沉變
態雅以理斷後擬小人乘權君子失位三歎於浮雲蔽天而不可梯也錢曰取義僻
而無味程曰劉孝威箜篌謠云貧風輕扇舉貲上昇天不見山巔樹摧扤下爲薪
豈甘井中泥上出作埃塵詩意本此　愚曰行行來自西自長安至東都也迴其遊
騁玩其引古豈當文宗崩武宗立楊嗣復遭逐斥江湖李德裕由淮南入相之時語
雖雜拉尚有
線索可尋

送千牛李將軍赴闕五十韻舊唐書職官志千牛刀即人主防身刀也後魏有千牛備身後代因之唐置左右千牛
衛有大將軍正三品將軍從三品中郎將正四品下階備身左右正六品下
階又曰備身左右衛官以上王公以下高品子孫起家爲之此李千牛當是
已爲從三品之將軍故詩有紫綬及趨朝出位之語非起家爲之者集有少
將詩可証千牛乃西平王之孫程氏遂以李聽之子孫官千牛將軍者實之

琮非嫡長誤矣裴多錫貽無可全考亞招閟李家余揣其爲李耽方叔茂元娶之族也徐氏取以証此尤誤

照席瓊枝秀見安平公詩**當年紫綬榮**呂氏春秋王有當年而不耕者高誘訓解當其丁壯之年史記蔡澤曰結紫綬於腰舊書輿服志二品三品紫綬按當年正當妙年見趙柳朱氏翻指李令誤紫綬不可引漢書相國丞相太尉至徹侯皆金印紫綬也**班資古直閣**一作閤通典梁置左右驍騎領朱衣直閣並給儀從出則羽儀清道入則與二衛通直臨軒則升殿夾侍並隸備身府**勳伐舊西京在昔王綱紊因誰國步清**詩國步斯頻**如無一戰霸**左傳一戰而霸**安有大橫庚**史記文帝本紀大臣使人迎代王王卜之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予爲天王夏啓以昌注曰以荊灼龜文正橫也庚庚橫貌**內豎依憑切凶門責望輕**淮南子將軍受命辭而行乃爪鬋設明衣鑿凶門而出史記衡山王淮南王兄弟相責望禮以下敘致亂之由定亂之策余恐爲訂正舊書宦官傳序魚朝恩誅宦官不復典兵德宗以親軍委白志貞志貞多納豪民賂補爲軍士取其傭直身無在軍者通鑑禁兵東征死亡者志貞皆隱不以聞司農卿段秀實上言禁兵不精其數全少卒有患難將何待之此聯正指其弊**中台終惡直**漢書東方朔傳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注曰泰階三台也每台二星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爲天子中階爲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爲士庶人後漢郎顗傳三公上應台階左傳惡直醜正**上將更要盟**左傳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公羊傳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按朱泚之爲涇原兵所奉由於曾帥涇原也舊書傳及通鑑云楊炎獨任大政專復恩讎奏請城原州發興州陵陽渠以興屯田涇原節度段

秀實以爲未宜興事召寇炎以其沮已徵入爲司農卿以李懷光代之涇原將劉文喜不受詔上疏復求秀實不則朱泚乃以泚代懷光文喜又不受詔及文喜授首加泚兼中書令而以姚令言爲涇原留使泚自涇州遷鎭鳳翔朱滔以蠟書遺之欲與同反馬燧獲之送長安泚不之知上驛召泚至京泚惶恐請罪上曰千里不同謀非卿之過因留長安私第賜予甚厚以安其意是則泚之鎭涇原由於楊相惡秀實之直言泚之居京師由於滔之約與同反切指二事以見禍生有源非泛論

丹陛祥烟滅皇闈殺一作絲同**氣橫喧鬬衆狙怒**莊子狙公賦芧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朝四而暮三衆狙皆喜**容易八鸞**舊皆作八鑾鉥無謂必八鸞之誤意爲改正詩八鸞瑲瑲宋書禮志漢制金根車駕六黑馬施十二鸞五時副車駕四馬施八鸞韻會鑾通作鸞通鑑建中四年發涇原兵救哥舒曜十月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師及將發滻水犒師惟糲食菜餅衆怒蹴而覆之鼓譟還趨京師上出金帛二十車賜之賊已入城不可復遏召禁兵禦賊無一人至者乃自苑北門出幸奉天此謂偏師作亂遂驚鑾御**檮杌覔之久**左傳顓頊氏有不才子謂之檮杌舜投之四裔以禦魑魅**此去豈防風戮不行**家語禹致羣臣於會稽之山防風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專車**素來矜異類**國語異德則異類

親征檮杌句謂久優容泚而居之京師也舊書傳及通鑑云姜公輔叩馬諫曰朱泚嘗爲涇帥廢處京師陛下既不能推心待之則不如殺之毋貽後患亂兵若奉以爲主則難制矣請召使同行上倉猝不暇用其言曰無及矣遂行姚令言與亂兵謀乃迎泚於晉昌里第入居含元殿從白華殿防風句謂不從公輔之言也又言於兇徒素事姑息然此時豈親征之比何可倚留此禍種哉**捨曾眞非策**禮記孔子曰我舍皆何適矣**居邠未有名會無**

力牧御（帝王世紀）黃帝夢人執千鈞之弩驅羊萬群寤而歎曰千鈞之弩異力者也驅羊萬群能牧民爲善者也天下豈有姓力名牧者也於是求之得力牧於大澤進以爲將（宋均曰力墨）或作力牧黃帝七輔之一

寧待雨師迎（韓非子）黃帝合鬼神於泰山之上風伯進掃雨師灑道（風俗通）春秋左氏傳說共工之子爲元冥師元冥雨師也周禮以槱燎祀雨師雨師者畢星也廣雅雨師謂之屏翳四句言倉卒出奔無奉御恭迎之儀衛也

火箭侵乘石（魏略）諸葛亮攻郝昭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以火箭逆射其雲梯周禮夏官隸僕王行洗乘石

雲橋逼禁營（唐書紀朱泚渾瑊傳）泚自領兵侵逼奉天於城東三里下營矢石不絕又分營乾陵下瞰城內西明寺僧法堅爲造雲橋攻城東北隅兵仗不能及城中震恐矢石如雨賊隨風推橋薄城下三千餘人相繼而登渾瑊預爲地道雲橋陷不得進瑊命焚之雲橋與兇黨同爲灰燼

何時絕刁斗（漢書李廣傳）不擊刁斗自衛孟康曰以銅作鐎受一斗晝炊飯食夜擊持行

不夜見欃槍（爾雅）彗星爲欃槍注曰亦謂之孛其形孛孛如掃彗史記天官書泚天彗者一名掃星本類星末類彗小者數寸長或竟天體無光假日之光天欃者在西南長四丈銳主兵亂天棓者長數丈兩頭銳出西南方占曰爲兵喪亂漢書天文志欃槍枉矢彗星其狀其殊一也

屢亦聞投鼠（漢書賈誼傳）欲投鼠而忌器

誰其敢射鯨如史記始皇自以大弩射殺一大魚之類說文鱷海大魚也或从京左玉鯨魚之王此謂諸軍擊賊者前後屢有小勝而未即誅元惡皆詳史文

世情休念亂（詩）莫肯念亂

物議笑輕生謂人心不固從賊之徒反笑爲國拒守之自輕其生也宋泚傳及通鑑云源休引符命勸泚僭逆及圍奉天時遣使

環城招誘公卿上庶笑其不識天命

大鹵思龍躍春秋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穀梁傳中國曰太原夷狄曰大鹵說文鹵西方鹹地也一行并州起義堂頌高祖龍躍晉水鳳翔太原

蒼梧失象耕論衡舜葬蒼梧象爲之耕文選吳都賦注越絕書曰舜葬蒼梧象爲之耕禹葬會稽鳥爲之耘桉水經注會稽山上有禹冢有鳥來爲之耘春拔草根秋啄其穢而越絕書禹葬會稽敎民鳥田舜死蒼梧象爲民田相類而有異也

靈衣沾愧汗楚辭九歌靈衣兮披披玉佩兮陸離

儀馬困陰兵舊書紀朱泚據乾陵作樂辭多侮慢通鑑賊斬乾陵松柏以夜繼晝宋曰似暗用昭陵石馬事詳後復京桉儀馬具馬之儀漢書郊祀志木寓龍馬寓車馬謂寄其形於木也陵廟石馬義同通鑑開成元年還立仗別給儀刀注曰具刀之儀而已其義亦同乃源師引甘澤謠許雲封乘義馬入長安而改義爲儀謬哉程曰原廟之衣愧爲沾汚儀仗之馬難於陰助

別館蘭薰酷　深宮蠟焰明

黃山遮舞態　黑水斷歌聲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槐里縣有黃山宮西京賦繞黃山而款牛首禹貢黑水西河惟雍州此二聯自奉天迴思長安宮館皆爲賊據歌舞皆爲賊娛而帝困於奉天也非朱泚初入宮燭炬星羅之事

縱未移周鼎史記周本紀秦昭王取九鼎寶器而遷西周公於驪狐

何辭免趙坑史記秦武安君白起大破趙於長平坑卒四十餘萬此言縱未能滅我王室而困守圍城何以免害是泛論非有所專指也長平本殺降事今借用之者舊書泚傳建中四年十月泚僭即僞位稱大秦皇帝十一月泚解圍入長安明年爲興元二年正月一日更號曰漢當圍奉天時僭稱秦故用二秦事以切之

空弮一作拳

轉鬭地漢書李陵傳轉鬭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弮注曰弮弓弩弮也與絭同去權反又音眷司馬遷

傳張空拳留白亦注曰拳弩弓也矢盡故張弩之空弓非是手拳也拳則屈指不當言張**數板不沉城**史記智伯率韓魏攻趙晉陽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且欲憑神算**後漢書王渙傳京師稱歎以為渙有神算此取神明之意**無因計力爭**晉書劉琨傳以饑羸之眾當劇賊之鋒雖力戰應敵人憂不濟公卿以下仰首祈天**幽囚蘇武節**漢書蘇武持節使匈奴單于欲降之廼幽武置大窖中又徙北海上使牧羝武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棄市仲由纓**史記石乞壺黶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通鑑盧杞言於上曰朱泚必不為逆願遣大臣入京宣慰金吾將軍吳溆請行遂奉詔詣泚泚殺之泚召段秀實舒議稱帝秀實奪源休笏擊泚賊眾爭前殺之劉海賓岐靈岳等相次死泚圍城時龍武大將軍呂希倩戰死將軍高重捷為賊伏兵所斬晉書李晟傳上還京晟表守臣節不屈於賊者程鎮之劉迺蔣沈趙曄薛岌等**下殿言終驗**梁書武帝紀大通六年熒惑入南斗諺曰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跣足下殿以禳之及聞魏主西奔乃慚曰彼亦應天象耶**增埤事早萌**原注先時桑道茂請修奉天城通鑑建中元年六月術士桑道茂言陛下不出數年暫有離宮之厄臣竊奉天有天子氣宜高大其城以備非常上命築奉天城舊書方伎傳帝倉卒幸奉天方思道茂之言時已卒命祭之埤同陴城上女牆也左傳授兵登陴漢書劉向疏增埤為高**蒸雞殊減膳**晉書四王故事惠帝還洛陽道中有老人蒸雞萘水盤中然以奉帝周禮膳夫掌王之飲食膳羞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王齊日三舉大喪大荒大札天地有裁邦有大故則不舉漢書宣帝紀今歲不登其令太官損膳省宰晉書成帝紀詔太官減膳**屑麵異和羹**晉書愍帝紀建興四年冬京師饑米斗金二兩人相食死者大半

太倉有麴數十斛麴允屑爲粥以供帝書若作和羹爾惟鹽梅新書傳奉天圍久食且盡以蘆秣帝馬大官糲米止二斛圍解父老爭上壺飧餅餌通鑑每伺賊休息夜縋人於城外采蕪菁根而進之以上全敘圍奉天事

否極時還泰屯餘運果亨流離幾南度唐書紀興元元年二月李晟表李懷光反狀已明車駕幸梁州叔倣乎常欲幸西川晟上表請駐蹕梁漢繫億兆之心而通鑑云淮南節度使陳少遊修塹壘繕甲兵浙江東西節度使韓滉築石頭城繕館第數十修塢壁以備車駕渡江且自固也此即舊書韓滉傳滉恐有永嘉南渡之事者也此何因非虛設

倉卒得西平舊新書紀上南幸梁州李晟大集兵賦以收復爲己任八月論功晟以合川郡王改封西平郡王

神鬼收昏黑姦兇首去聲**滿盈官非督護貴**通典漢初置西域都護爲加官也使護西域三十六國晉宋以後有都護之官亦其任也齊書曰廣州西南別置督護專征討之

師以丈人貞易師貞丈人吉舊書傳晟引軍渭北壁東渭橋以逼泚朔方節度李懷光自河北赴難軍咸陽詔晟與之合軍懷光陰與泚通晟懼爲所併乃徙屯渭橋懷光果叛晟以孤軍獨當二賊徒以忠義感人心故英豪歸向

覆載還高下寒暄急改更自出幸至還宮爲期不及一年

馬前烹莽卓王莽董卓**壇上揖**一作挹**韓彭**韓信彭越挹與揖通荀子議兵篇湯武之誅桀紂拱挹指麾舊書紀興元元年五月晟大破賊追擊至白華朱泚姚令言遁去晟收復京師誅賊戴休顏亦破賊於咸陽六月晟上收京露布涇州田希鑒斬令言幽州軍士韓旻斬泚並傳首至行在

扈蹕三才正回軍六合晴舊紀七月壬午車駕至自興元渾瑊韓遊瓌戴休顏以其眾扈從李晟駱元光尚可孤以其眾奉迎[illegible]

騎十餘萬旌旗數十里都民歡呼感泣李晟見於三橋自陳牧復之遲上慰勞泣之

此時惟短劍仍世盡雙旌 新書志節度使賜雙旌雙節程曰謂晟在當時只知用兵無家室爲賊所質皆所不惜故能成功而子孫各以功名顯愿憲愬聽皆爲節度聽子琢亦爲節度

顧我由羣從 由猶通舊書傳晟配享德宗廟廷其家編附屬籍羣從從兄弟也屢見史書

遂君歎老成屢流歸嫡長 金石錄裴度撰西平王碑載西平十二子愿聰總愬憑恕憲懿聽惎慇唐史宰相世系表同而新舊史傳皆云有十五子也舊史云侗伷偕無錄早世故以侗等早世故碑不載歟又李石撰李聽碑云西平有子十六人疑更有求名而卒者爾稷神道碑乃太和元年奉勅撰必可據也侗既早世未必有後凡西平子嫡出庶出皆無可考此嫡長似爲愿子舊紀德宗部西平郡王李晟長子愿賜勳上柱國與晟門並列戟也杜牧之分司洛陽司徒愿罷鎮閒居牧之有李尚書席上作則有家于東都也新書表列聽子琢瑾璀璿琮瓊六人惎子璀一人其餘傳表皆缺

詒厥在名卿 爾雅詒厥孫謀

隼擊須當要 已見重有感矣時孫寶以姦惡之人問掾侯文文曰霸陵杜穉季寶曰其次文曰豺狼橫道不宜復問狐狸寶默然此云當要指用其事

鵬摶莫問程 莊子北溟有魚其名曰鯤化而爲鳥其名曰鵬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

趨朝排玉座 舊書儀衛志凡受朝之日千牛將軍則領備身左右昇殿而侍列於御坐之左右新書儀衛志朝會有千牛仗以千牛備身備身左右爲之皆執御刀弓箭升殿列御座左右

出位泣金莖 魏略景初元年徙長安諸鐘虡駱駝銅人承露盤漢晉春秋帝徙盤盤折聲聞數十里金狄或泣因留於霸城餘見陳後宮

幸藉梁園賦 史記梁孝王世家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正義曰苑園在宋州俗人言梁孝王竹

園也西京雜記梁孝王好營宮室苑囿之樂作曜華之宮築兎園園中有落猿巖棲龍岫又有鴈池池間有鶴洲鳧渚王日與宮人賓客弋釣其中（又曰）王遊於忘憂之館集諸遊士各使為賦

叨蒙許氏評 後漢書許劭與從兄靖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

中郎推貴壻 見送裴十四

定遠重時英 後漢書班超封定遠侯

政已標三尚 孔子家語孔子曰帝王改號於五行之德各從其所王夏后氏以金德王尚黑殷人以水德王尚白周人以木德王尚赤此三代所以不同三尚用此上云泣金莖者千牛當於文宗晏駕時罷歸今武宗立朝政一新不啻三代之各易所尚而千牛將起用矣舊注引忠質文相似而猶誤又改引三尚君謬矣

人今佇一鳴 史記滑稽淳于髡傳此鳥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長刀懸月魄 新書車服志千牛將軍執金裝長刀餘見街西池館

快馬駭星精 爾雅天駟房也注曰龍為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

披豁慚深眷　睽離動素誠

悲聞春晼 宛平聲 於阮切 晚 楚辭白日晼晚其將入兮惡開於夏令故曰甫春此與惜別夏仍半似合

松待歲崢嶸 鮑照舞鶴賦歲崢嶸而愁暮心惆悵而哀離似有自夏涉秋之景

異縣期迴雁 古樂府他鄉復異縣（徐靈期南岳記南岳周回八百里回雁為首嶽麓為足與地志衡山一峯極高雁不能過過春北歸故名迴雁或云峯勢如雁之迴迴與衡州湘潭縣有南岳衡山新書志元和後湘潭屬潭州

登時已飯鯖 抱朴子自敘人齋酒餚候洪亦不拒也後有以答之亦不登時也西京雜記五侯不相能婁護豐辨傳食五侯間各得其歡心競致奇膳護乃合以為鯖世稱五侯鯖以為奇味焉

去程風刺刺 七跡切　別夜漏丁丁　庾信生多感

庾信哀江南賦楊朱死有情取路岐之意絃危中婦瑟古樂府相逢行大婦織綺羅中婦織流黃小婦無所爲挾瑟上高堂甲冷想夫箏樂苑想夫憐羽調曲也國史補于頔以其名不雅將改之客有笑者曰南朝相府曾有瑞蓮故歌相府蓮自是後人語訛耳此句直取想夫之義自謂離其家室也餘見無題五古會與秦樓鳳俱聽漢苑鶯言歸期當在春洛川迷曲沼烟月兩心傾點明洛中送別

魏志管輅傳造水火之難登將之驗

〔田〕曰跳動激發筆驅風雲人擬義山於少陵於此信之 〔浩〕曰此章在洛陽作李千牛亦茂元壻將赴闕而義山將爲遊也前半頌美先世後幅趨朝二句謂其官京師而暫歸也幸藉二句謂叨其賞歎中郎二句實指千牛爲王壻興縣二句謂我將往與鄉迴雁峯前今日過別送遡餞飲也庾信以寫江南楊朱以悲岐路中婦瑟想夫箏則謂己之與其妻別也情關姻婭不妨語之昵耳會與二句訂歸期也語意全爲明白朱氏難以迴雁爲雁書以絃危二句爲悼亡遂至前後皆不可通 〔又〕曰語皆斑質字盡精湛大氣鼓蕩遒重若輕駘蕩追敘太繁未免貪使才耳

崇讓宅東亭醉後沔然有作韋氏述征記洛陽崇讓坊有河陽節度使王茂元宅

曲岸風雷罷東亭霽日涼新秋仍酒困一作困病幽興暫江鄉搖落眞何遽楚詞九辯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交親或未亡舊皆作亡朱本作忘忘字似是詩箋亡之言忘也本可通用

一帆彭蠡月禹貢揚州彭蠡旣豬陽鳥攸居孔傳曰彭蠡澤名隨陽之鳥鴻雁之屬冬月居此澤陸氏釋文張勃吳錄云今名洞庭湖案今在九江郡界正義曰是江漢合處荊州記宮庭湖即彭蠡澤也按余初以義山至潭州必渡洞庭疑其卻用吳錄之說今以江路往來或果經彭蠡不可妄斷通典曰彭蠡在江州潯陽郡之東南九江在郡西北數雁塞門霜俗態雖多累仙標發近狂漢書梅福九江壽春人也為郡文學補南昌尉後去官歸壽春至元始中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為吳市門卒云花史儒林王孝籍傳謝相如之病無官可以免發梅福之狂非仙所能避按梅福之狂指福上言變事輒報能成帝時王氏浸盛復上書譏切終不見納聲名佳句在身世玉琴張漢書董仲舒曰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取而更張之乃可鼓也萬古山空碧無人鬢免黃驊騮憂老大魏武詩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鶗鴂妒芳芳離騷恐鶗鴂之先鳴兮使百草為之不芳王逸曰常以春分鳴也音題決漢書揚雄反離騷作鷤鴂師古曰鷤鴂子也一名子規常以立夏鳴鳴則眾芳皆歇鷤音大系反鴂音桂鷤字或作鶗亦音題決爾雅鶗鴂春分鳴則眾芳生秋分鳴則眾芳歇密竹沉虛籟顏氏述征記崇讓坊出大竹及桃孤蓮泊一作泊晚香曰沉曰泊皆因風雷初罷如何此幽勝淹卧劇清漳劉楨詩余嬰沉痼疾竄身清漳濱

浩曰集中江鄉之遊一為開成五年辭尉任南遊一為大中二年歸自桂管途經江漢皆詳年譜此章當屬開成五年四句幽興暫江鄉吾將暫詣江鄉與吳縣期迴雁

同爲預擬之詞摇落句謂罷官慨入官未久已遭失意交親句謂所親或未忘我將往依之一帆二句預擬江鄉之程俗態四句言制乃俗吏耳以活獄忤上官何其狂也唐人每云仙尉矣聲名佳句虛說亦可或即指嶽州刺史之篇去職他遊猶之不謂更張且將爲人幕中與仕於京朝判然矣萬古四句言高隱未能從畏避暑未西句應轉首聯以物態之摧抑比己之志不得舒因疾亂昭也數章中頗相貫通但與陶進士書九月初東去則三句不合玩書中往來者番數語大約夏半別令狐補闕之後九月東去之前又有東西往來小游耳若屬大中二三年作則摇落句謂鄭亞遠貶交親句及下聯謂更至江鄉訪舊求遇也仙標近乎謂遊尉谿居地多仙跡近京師也以下皆撫身世而感歎之解亦可通但細跡總屬難詳他篇少可互証且其時意緒無聊與此之傲兀激昂又有不同故酌移數過而附編於此〔又〕曰江鄉之遊大旨僅得而篇章紛雜難情居多無可細編皆聚入第三卷也此時南遊及桂管歸程之外惟閒居永樂數年當更有行役之事然詩云我獨邱園坐四春更何從憑虛妄測耶

州別令狐英華作補闕約早爲補闕此服闋

酬別令狐令狐八補闕起爲原官也詳年譜

惜別夏仍半回途秋已期那修直諫草更賦贈行詩謂夏半告別預期秋歸不料秋始成行更勞誤贈也此解方與五韻合錦段知無報張衡四愁詩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青萍肯見疑魏志陳琳答曹植牋君侯秉青萍干將之器按呂氏春秋青萍豫讓之友也爲趙襄子驂乘因過豫讓退而自殺典論曰三劍三刀惜乎不遇薛燭青萍也是青萍以人名劍如干

將之類矣史記鄒陽獄中上書曰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注曰敬重蘇秦雖有讒謗而更膳以珍奇之味鄒陽書又曰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又曰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思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有按劍相眄之跡乃句意所用**人**一作吾**生有通塞公等繫安危**此稱句人老杜集何以辨後村詩語於升沉得喪之際婉而成章**警露鶴辭侶**風土記鶴性警八月白露降流於草上滴滴有聲即高鳴相警移徙所宿處慮有變害也**吸風蟬抱枝**家語孔子曰蟬飲而不食莊子姑射神人吸風飲露温嶠蟬賦餐吸晨風渴飲清露此借寫景言跡雖暫離心仍永託**彈冠如不問**漢書王吉傳王吉字子陽與貢禹爲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取舍同也又蕭望之傳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又到掃門時**史記齊悼惠王世家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夜掃齊相舍人門外相舍人怪之以爲物而伺之得勃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爲舍人一爲參御言事參以爲賢言之王拜爲內史勃曰

歸向樓惋其詞卑其志苦矣

嘗曰與陶進士書九月東去景態相合也纖綿之中半舍剖白與令狐交誼之乖大可見矣

臨發崇讓宅紫薇

一樹穠姿獨看來秋庭暮雨類輕埃群芳譜紫薇四五月始花開謝接續可至八九月謝朓觀雨詩散漫似輕埃**不先搖落應爲有**按英華作應有待似非句意謂應爲有我來看故不先搖落耳**已欲別離休更開桃**

綬含情依露井〔後漢書輿服志注引丁孚漢儀〕二千石綬羽青地桃花縹三采〔梁武帝賦〕或帶桃花之綬桃綬泛用不拘品秩餘見後判春 柳綿相憶隔章臺見回中牡丹 天涯地角同榮謝豈要移根上苑栽〔西京雜記〕初修上林苑羣臣遠方各獻名果異樹二千餘種植其中

〔浩曰〕中書省爲紫微省而秘書省隸中書之下也白香山詩紫薇花對紫微郎此聲牒用薇省寄慨四句深恨別離兼憶家室結則強作排解也

過伊僕射舊宅〔舊書傳〕伊愼兗州人大歷以後累討哥舒晃梁崇義李希烈吳少誠前後多戰功封南兗郡王節度安黃等州安黃置奉義軍額爲奉義軍節度使檢校右僕射憲宗即位入眞拜右僕射後兼右衛上將軍元和六年卒於安州安陸郡黃州齊安郡安黃節度治安州而當愼入覲時詔其子宥領安州刺史見權德輿所撰神道碑南兗郡有作南兗者誤舊新書志表元和元年罷奉義軍節度使升鄂岳觀察爲武昌軍節度使治鄂州管鄂岳蘄黃安申光等州五年罷節度使置鄂岳都團練觀察使〔又按〕此宅在舊治之地義山至江鄉而過之非如長安志所載街東光福坊有伊愼宅也

朱邸方酬力戰功〔漢書注〕郡國朝宿之舍在京師者率名邸[illegible]朱門朱邸在京在外可通用爾史謝朓牋朱邸方開 華筵俄歎逝波窮迴廊簷一作簾斷燕飛出一作去又一作入誤小閣一作閤塵凝人語空

集中雙聲疊韻甚多此聯尤巧變者

幽淚（一作砌非）欲乾殘菊露（一作霑雨非）餘香猶入敗荷風（深秋之景）

何能更涉瀧江去獨立寒沙（一作流今從英華）弔楚宮（瀧為江水通稱見送從翁東川楚宮遠在巫峽入蜀乃經何能更涉弔哉）

（田曰）哀音清苦但多亮節而少微情一結猶存風雅（浩曰）用評不曉用意耳高鍇出鎮鄂岳義山當至其地題以舊宅寄慨結云更涉瀧江高已由鄂岳遷鎮西川義山不更泝江而上矣故有寄成都從事之作

寄成都高苗二從事

（原註）時二公從事商隱座主府（府一作所）

紅蓮幕下紫梨新（文選蜀都賦紫梨津潤善曰西京雜記上林有紫梨楊慎曰選注不言其狀蜀有梨樹花以秋日紅色唐李遵有進紫梨表可證（按）下文二江切蜀紫梨詞賦屢見非專屬庭孫楚秋賦曰朱橘甘爽紫梨甜脆此以紀秋令故曰新）

命斷湘南病渴人（漢書地理志長沙國湘南縣注曰衡山在東南晉書志潭州長沙縣漢臨湘縣湘潭縣漢湘南縣地（按）湘水出零陵始安縣陽朔山皆東北流至會洞庭湖水而東北入大江故自桂州至衡潭皆可曰湘南韓昌黎送桂州嚴大夫詩茲地在湘南也然桂州究多稱嶺南而長沙道郡則皆據古稱湘南此句定指潭州朱氏謂桂管非矣餘見送裴十四）

今日問君能寄否二江風水接天津（揚雄蜀都賦兩江珥其前南史江祏及弟祀劉渢劉晏俱候謝朓朓謂祏曰可謂帶二江

之燮流餘詳招

寄李十將軍

箋曰商隱座主高鍇也題之書法必商茵二人從事成都也余初疑其爲成都人又據舊書紀高鍇爲河南尹而以天津指東都洛水今知皆甚誤也舊書紀開成三年五月以吏部侍郎高鍇爲鄂岳觀察使至四年七月又書鍇尹河南舊新書傳鍇於三年轉吏部侍郎五月出爲鄂岳觀察率皆不敘尹河南也鍇兄銖太和九年五月以給事中觀察浙東舊書紀傳同紀於銖他無所書傳則云開成三年入爲刑部侍郎四年七月出爲河南尹是四年傳文之銖即紀文之鍇而有一誤矣且鍇三年方至鄂岳登四年即內召尋又出尹耶紀又不書何人代領鄂岳也與陶進士書係五年九月稱鍇爲夏口公則必尚在鄂岳而鍇尹河南之紀文洵不可據矣至會昌元年觀察鄂岳者爲崔龜從見爲濮陽陳許樂代狀今就詩釋之首句言秋深入幕末句以二江比二從事天津泛言將漢言從此上升也次句義山在湘南寄詩也更合檢舊新書紀傳裴通鑑開成二年十月李固言罷相節度西川會昌初入朝會昌六年四月西川節度使爲崔鄲大中元年李回罷相爲西川節度使二年二月責授湖南觀察是時即杜悰節度西川然則會昌朝數年鎭西川者史文多所闕軼如崔鄲鎭蜀見紀文而傳渾云歷方鎭此必高鍇於五年深秋時遷鎭西川紀傳皆闕之耳以詩証補必不誣矣詩見成都文類亦一証也　又按舊紀言開成政事最詳於近代然疏略已不免故徵事箋詩甚費鉤稽也

贈劉司戶蕡

舊新書傳劉蕡字去華幽州昌平人寶歷二年進士博學善屬文尤精左氏春秋好談王霸大略耿介嫉惡慨然有澄清之志太和二年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蕡切論黃門大橫將危宗社考官不敢留蕡在籍中物論喧然不平之令狐楚在興元牛僧孺鎭襄陽皆表蕡

幕府授秘書郎而官人深嫉蕢誣以罪貶柳州司戶參軍卒(程)舊傳蕢終使府御史此從新傳

江風揚一作吹非浪動雲根(唐音癸籤雲根六朝人先用之宋孝武登樂山詩屯烟擾風穴積水溺雲根(程)晉張協雜詩雲根臨八極雨足灑四溟已在前矣但景陽是狀積雨尚非實境宋孝武方指石重碇危檣白日昏碇同矴(玉篇)矴石也(陸)曰江風吹浪而山爲之動日爲之昏只十四字而當日北司專恣威柄凌夷一齊寫出已斷燕鴻初起勢昌平燕地對策爲進身之始謂不聞在籍更驚騷客後歸魂時在楚地故云以騷客目之漢廷急詔一作召誰先入(漢書賈誼傳誼既以適去三年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餘詳後楚路高歌自欲翻用接輿歌爲李萬里相逢歡復泣鳳巢西隔九重門道源曰東坡句九重新掃舊巢痕本此

(浩)曰義山與司戶相逢之跡詳年譜矣玉泉子云劉蕢楊嗣復門生也中官仇士良謂嗣復曰奈何以國家科第放此風漢耶嗣復懼而答曰昔與蕢及第時猶未風耳竊疑義山赴潭司戶必因謁座主來潭故得相晤而於春雪時黃陵送別也

潭州水經注臨湘縣北昭山山下旋泉深不可測故言昭潭無底亦謂之湘州潭(舊書志秦漢爲長沙郡國晉置湘州隋爲潭州以昭潭爲名屬江南西道

潭州官舍暮樓空今古無端入望中(陸)曰所言在古所傷在今故曰今古無端湘淚淺深滋

竹色（博物志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啼以涕揮竹竹盡斑（述異記湘水岸有相思宮望帝臺舜殁葬蒼梧二女追之不及相哭淚下沾竹文悉斑斑然（水經注大舜陟方二妃從之溺於湘江神遊洞庭之淵出入瀟湘之浦 楚歌重疊怨蘭叢（史記屈原列傳楚人既咎子蘭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原既嫉之又曰令尹子蘭大怒卒曰逐辭九歌稱澧蘭者不一故曰重疊 陶公戰艦空灘雨（晉書陶侃傳侃爲江夏太守加督護拒陳恢以運船爲戰艦所向必破後爲征南大將軍都督八州討杜弢平蘇峻封長沙郡公宋何偃侃以何能水戰號作舟艦乃造作大艦 賈傅承塵破廟風（史記賈生爲長沙王太傅三年有鵩飛入舍止於坐隅楚人命鵩曰服生以長沙卑濕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爲賦以自廣西京雜記鵩鳥集其承塵釋名承塵施於上以承塵土也水經注湘州郡廨西陶侃廟云舊是賈誼宅地中有一井是誼所鑿上斂下大狀似壺旁有一脚石牀纔容一人坐形流俗相承云誼宿所坐牀又有大柑樹亦云誼所植寰宇記賈誼廟即誼宅 目斷故園人不至 松醪一醉與誰同（本草松葉松節松膠皆可爲酒陸士衡詩又盞酌松醪

徐曰此作於楊嗣復出爲潭州時三指文宗四指武宗放逐諸臣蘭指贊皇門下也疑嗣復鎭潭義山曾至其幕 浩曰徐說約略得之矣舊書傳通鑑嗣復於武宗即位之年五月罷相守尙書九月出爲湖南觀察明年三月遣中使往殺嗣復李珏宰相李德裕崔珙崔鄲等極言乃再貶潮州刺史餘互詳前諸篇此章在潭州作中二聯皆從潭境借古以喻今也首云暮樓空結云人不見是義山有意中之人也時惟贊皇得君當國會昌一品集有論救三狀獻替記曰德裕救不得他人固不可矣

益德裕雖與嗣復不協而以公義力救其時之誣二王與賢妃及嗣復者固中人爲多也徐氏以蘐蘭指李黨非然矣（又曰）湘淚句雖故君常語然武宗云嗣復全是希楊妃意故以比楊妃點明嗣復得罪之根下句謂嗣復重疊被譏尤工切也余疑楊妃死在嗣復出鎮後者於此亦可參悟（又曰）校定年譜嗣復貶潮之時義山漸已還京故此段遊跡往來終難得其細確

杏花

上國昔相值亭亭如欲言（文選長門賦）澹偃蹇而待曙兮荒亭亭而復明注曰亭亭迥遠貌異鄉今暫賞眽眽豈無恩（古詩）盈盈一水間眽眽不得語注曰相視貌四句扇對起援去聲少風多力（謝靈運集）有田南樹園激流植援詩云插槿當列墉即今之槿籬也牆高月有痕爲含無限恩一作意遂到一作對今從英華不勝繁二句一篇之主仙子玉京路（魏書釋老志）道家言上處玉京爲神王之宗下在紫微爲飛仙之主（度人經）元始天尊在大羅天上玉京山中爲諸天仙說此生天得道眞經（按）唐人每以玉京喻科第事主一作佳人金谷園（晉書）石崇有別館在河陽之金谷一名梓澤（水經注）石季倫金谷詩集敘云別廬在河南界金谷澗中有清泉茂樹衆果竹柏藥草蔽翳幾時辭碧落誰伴過黃昏鏡拂鉛華膩博物志燒鉛成胡粉洛神賦鉛華不御爐藏桂燼溫（北堂書鈔）引傅休奕七謨瑤席玉餚蕙藉桂薪（拾遺記）西王母與燕昭王說炎帝鑽火之術取

綠桂之膏然以照夜張協詩尺燼重尋桂終應催竹葉(張華輕薄篇)蒼梧竹葉清宜城九醖酒(張景陽七命)豫北竹葉先擬詠桃根(樂府箋)桃葉妹曰桃根今秦淮口有桃葉渡餘詳後燕臺莫學啼成血(禽經)子規夜啼達旦血漬草木(臨海異物志)杜鵑鳴晝夜不止取毋血塗其口兩邊皆赤上天自言乞恩從教夢寄魂吳王采香徑(吳地記)香山吳王遣美人採香於山因以為名故有采香徑失

路入烟村

宋曰因杏花而寓失路之感玩首末可見(原)帆曰疑爲令狐綯排笮而作援少風多牆高月淡喻己之援引無人而彼之門牆忽峻也下遂言含意未申對此發之程曰此追憶及第以來之情事而歎末路之不得所也(箋)曰二說近似而非余謂必寓座主府中之概也進士出江遊賞杏園宴慈恩塔下題名見唐摭言諸書故因杏花感觸也亭亭如欲言指綯向夏口公三道李商隱者而不爲薦託之辭也賑賑豈無恩何今日異鄉暫遇恩不我施哉援少四句謂共受諸而疏我有跡故含情寄慨也令狐與高雅並必以背恩言之矣仙子四句謂是仙宮恩地出就外任而我未依之也鏡拂四句喻己之美才熱腸終望與之合歡而且暫遊江鄉也或以詠桃根比先寄詩高茵二從事結則謂喻雖深切夢覓低迷何素叨采取之處乃至失路無聊乎如此看去逼澈融洽情味深長否則有可通不可通者凡集中託意之作不得眞解則觸處迷悶一爲悟出何嘗不明顯哉

岳陽樓(通典)青草洞庭湖在岳州巴陵郡(岳陽風土記)岳陽樓城西門樓也

欲爲平生一散愁洞庭湖上岳陽樓可憐萬里堪乘興枉是蛟龍解覆舟本歎長路風波卻用反託睥之覆舟謂所望又變更也

離思

氣盡前溪舞見回中牡丹心酸子夜歌見曲江峽雲尋不得用巫峽朝雲詳後代元城吳令溝水欲如何見同年李定言朔雁傳書絕程曰雖用蘇武事其義理則用庾子山賦親友離絕妻孥流轉玉關寄書粧臺留釧也湘篁染淚多見潭州無由一作因見顏色還自託微波洛神賦託微波而通辭何曰通首是寫離中之思非單寫離字

程曰離騷古樂府多託婦人女子以爲言唐人往往效之如獻主司則曰粧罷低聲問夫壻畫眉深淺入時無辭辟聘則曰還君明珠雙淚垂何不相逢未嫁時此詩亦其類也怨有力者之不加物色　徐曰首歎氣竭心酸次謂不能追尋已相離絕猶何能更涉瀧江之意也五謂音書不至六點明湘中結言雖不得見猶欲通詞言情與命斷湘南病渴人同一意

緒徐氏謂爲令狐作非矣

楚宮

何曰宮疑作厲程曰詩與楚宮無涉當作厲務舊本皆作宮

湘波如淚色漻漻戰國策食湘波之魚莊子漻乎其清道德指歸論俗俗漻漻消如冰釋楚厲癘一作迷魂逐

恨遊鬼無依則爲厲楚厲謂屈大夫正字通厲周禮俗本譌作癘楓樹夜猿愁自斷招魂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

九歌山鬼猨啾啾兮狖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女蘿山鬼語相邀九歌山鬼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水經注汨水又西爲屈潭即羅淵也淵潭以屈爲名甄烈湘中記屈潭之左玉笥山屈原棲於此山而作九歌空歸腐敗猶難復後漢書樊宏卒遺敕薄葬以爲棺槨一藏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檀弓復盡愛之道也注曰復謂招魂更困腥臊豈易招韓非子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惡臭此謂死埋黃壤猶腐敗難復況葬魚腹乎但使故鄉三戶在左傳哀公四年以畀楚師于三戶注曰今丹水縣北三戶亭史記項羽本紀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索隱曰韋昭以爲楚三大姓昭屈景也臣瓚曰楚人怨秦雖三戶猶足以亡秦二說皆非左氏云云則是地名不疑正義曰服虔云三戶漳水津也後項羽果渡三戶津破章邯秦遂亡是南公之言驗按三戶自以地名爲正而此詩仍用三姓之說粽絲誰惜懼長蛟續齊諧記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死楚人每至此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漢建武中長沙區回白日忽見一士人自稱三閭大夫謂曰常年所遺並爲蛟龍所竊若今若有惠可以楝樹葉塞其上以五色絲縛之此二物蛟龍所憚回依言後乃復見感之今人作粽并帶五色絲及楝葉皆汨羅之遺風也詩言楚鄉人類不絕誰惜絲絲而不以之懼蛟龍乎

箋曰雖直詠三閭而自有寄慨顧俠君何義門陸圍玉皆以爲傷王涯等棄骨渭水圖爲近也懿薏題作楚宮豈案因楊賢妃棄骨水中而觸類鳴冤乎首句暗寓湘妃

喻竹之意

破鏡（白帖引古絕句破鏡飛上天謂殘月）

玉匣清光不復持菱花散亂月輪虧（飛燕外傳昭儀奏上三十六物中有七出菱花鏡一奩白帖魏武帝有菱花鏡）秦臺一照山雞後（西京雜記高祖初入咸陽宮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有明人直來照之影則倒見以手捫心而來則見腸胃五臟歷然無礙異苑山雞愛其毛羽映水則舞魏武時南方獻之公子蒼舒令置大鏡其前雞鑑形而舞不知止遂乏死）便是孤鸞罷舞時（見陳後宮與山雞事相類）

語曰以衡鑒言選才古今通例也詩謂鏡光散亂照山雞而頓棄孤鸞必當間之於座主者寄慨詳年譜及前諸詩余初疑爲令狐細玩必非或以爲悼亡更誤

七月二十八日夜與王鄭二秀才聽雨後夢作（宋本作夢後作然當從舊本）

初夢龍宮寶燄然（梁四公記震澤洞庭山南有洞穴中有龍宮梁武帝問杰公公曰此東海龍王第七女掌龍王珠藏穀龍宮百寶所聚不拘一處）瑞霞明麗滿晴天旋成醉倚蓬萊樹有箇仙人拍我肩（方言箇枚也集韻亦作个俗作個郭璞遊仙詩左挹浮邱袂右拍洪厓肩）少頃遠聞吹細管聞聲不見隔飛烟逡巡又

過瀟湘雨雨打湘靈五十絃楚辭遠遊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瞥見馮夷殊悵望山海經海內北經從極之淵冰夷都焉人面乘兩龍注曰冰夷馮夷也郎河伯也按諸書言馮夷怪詭不一而聖賢家墓記曰馮夷者宏農華陰潼鄉隄首里人服八石得水仙而爲河伯似爲此所取義鮫綃休賣海爲田見送從翁東川與海上此寓悲泣之情更張之局亦逢毛女無憀極列仙傳毛女字玉姜在華陰山中山客獵師世世見之形體生毛自言秦始皇宮人至西漢時已百七十餘年矣此似即他詩所謂湘川相識也龍伯擎將華嶽蓮博物志河圖玉版云龍伯國人長三十丈生萬八千歲而死龍伯頂上馮夷衍邑頂上毛女謂所思者仍爲貴人據之也能伯而擎嶽蓮失山水之性矣恍惚怳忽同無倪明又暗音睨莊子惟恍惟惚低迷不已斷還連稽康養生論夜半而坐則低迷思寢二句摹態極精覺來正是平階雨一作獨非背寒燈枕手眠通首不及二秀才蓋本與友人敘事訴懷却諱之於言外而託爲聽雨忽夢之作聽雨未解衣而寢也或謂獨背寒燈則二秀才已去乃不點題而襯題之法不知聽雨平階雨未嘗有去者是爲誤會耳

錢曰此係律詩唐人律詩不對者頗多　馮曰假夢境之變幻喻身世之遭逢也首二句比宮闕之美當三四比爲秘省猶貴仙人指注擬之天官必非猶謂座主也五六比外斥爲尉尚得聞京華消息而地已隔矣七八指湘中之遊也似以馮夷比楊嗣復取宏農華陰之居也十喻又有變更我無所依猶海上絕句之歎蒼海也十一二謂得見意中之人而終不可攀十三十四廝窮總結其必作於湖湘歸後審矣或謂仙人指令狐綯毛女指茂元女雖可不符河伯之辭余亦自嫌太鑿然義山用事

隱僻却似得之此箋未必句句貼合而大意不誤也詩係古體古體原有似徑者觀初唐人集便曉無屬故爲高論

七月二十九日崇讓宅讌作

露如微霰下前池風舊作月宋曰西谿叢語作風何曰此日安得有月過迴塘萬竹悲文選南都賦分背迴塘浮世本來多聚散紅蕖何事亦離披錢曰情深於言義山所獨何曰前半自是變體悠揚歸夢惟燈見濩落生涯獨酒知錢于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掊之注曰瓠司馬音護簡文云瓠落猶廓落也司馬云瓠布護也落零落也程曰濩應作瓠濩落亦習用即瓠落之義豈到白頭長只爾嵩陽松雪有心期此在崇讓宅讌別而下半全從別中着筆時義山與妻京洛分處結言終圖偕隱凡集中寄內詩亦皆隱其題不獨此篇

程曰題紀月日似與上章連也會昌元年義山自江鄉遊京二年始又拔萃此必元年七月之作　又曰以上諸篇未必年月前後悉符但得其大要足矣

華州周大夫宴席原注西銓程曰舊本皆作西鈴俗誤宋本作西銓周大夫爲周墀文集有爲汝南公表舊書傳周墀字德升長慶二年擢進士第至開成二年知制誥充翰林學士三年遷職方郎中四年正拜中書舍人武帝即位出爲華州刺史鎮國軍潼關防禦等使罷官志吏部

三銓尚書爲尚書銓侍郎二人分中銓東銓唐會要乾元二年改中銓爲西銓□杜牧之周墀墓誌銘云武宗即位以疾辭出爲工部侍郎華州刺史愚意開成時墀似曾以本官權判銓事舊書傳中如鄭肅權判吏部西銓出爲陝虢防禦觀察之類頗多義山似曾爲所注擬故特標明但史傳卽或漏書墓誌何亦不敘是則未可定也據唐摭言會昌三年王起再主文柄墀以詩賀其時猶刺華州也

鄴齋何用酒如泉裴秀詩有肉如邸有酒如泉飲德先時已醉眠謝靈運詩中山不知醉飲德方覺飽若共門人推禮分戴崇爭得及彭宣漢書張禹傳禹弟子尤著者淮陽彭宣沛郡戴崇宣爲人恭儉有法度而崇愷弟多智禹心親愛崇敬宣而疏之崇每候禹禹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筦弦鏗鏘極樂昏夜乃罷而宣之來也禹見之於便坐講論經義日晏賜食不過一肉巵酒相對未嘗得至後堂及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此似居間有同出門下而其人已稍尊貴者故以戴崇自比以彭宣比其人言外慨已之崇厚過而位不進非怨周大夫疏之也

鸞鳳

舊鏡鸞何處見陳後宮衰桐鳳不棲金錢饒孔雀南州異物志孔雀背及尾皆圓文五色相繞如帶千錢錦段落山雞君頡解詁鵔鸃似鳳凰南越志增城縣多鵔鸃山雞也鮮明五色王子調清管見送從翁東川天人降紫泥西京雜記武都紫泥爲璽室加綠綈其上隴右記武都紫水有泥其色紫而粘貢之用封璽書二句以鳳笙鸞書分頂豈無雲路

分明是不應迷 箋曰上半喻已之不得所依謂不如我者之得意也下半喻得爲清貴之官可望高躋雲路王子晉山自謂天人注擬之天官也玩其情味必從江鄉還京拔萃重入秘省時作無疑矣

贈子直花下

是會昌二年子直爲戶部員外郎將詳年譜

池光忽隱牆花氣亂侵房屏 緣以絹切 蝶留粉窗油蜂印黃官書推小吏 補續漢書百官志每郎中各有令史書令史並流外也令史掌案文簿 侍史從清郎 後漢書鍾離意傳藥崧家貧爲郎常獨直臺上無被枕杜食糟糠帝每夜入臺輒見崧問其故甚嘉之自此詔大官賜尚書以下朝夕餐給帷被皂袍及侍史二人漢官儀尚書郎伯史二人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者伯史從至止車門還女侍史潔被服執香爐燒燻從入臺中給使護衣服也北史裴聿修爲尚書郎十年未受升酒之遺尚書邢劭戲呼爲清郎又見酬令狐見寄 並馬更吟去尋思有底忙

哭劉蕡

上帝深宮 一作居 閉九閽 見日高 巫咸不下問銜冤 離騷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王逸曰巫

咸古神巫也當殷中宗之世何曰以文義論之當作巫陽甘泉賦選巫咸兮叫帝閽開天庭兮延羣神從家用巫咸者始因此而託稜史記封禪書殷太戊世巫咸之興自此如注謂以巫咸爲巫覡甚巫咸是殷臣以巫接神事太戊使禳桑穀之災也山海經海外西經巫咸國登葆山羣巫所從上下而巫陽之名見海內西經諸巫中呂氏春秋巫咸作筮史記天官書注巫咸本吳人冢在蘇州常熟海隅山上巫咸之說不同而其爲巫一也巫陽固同類而招魂帝告巫陽王逸曰女曰巫陽其名也句意尚未遂謂其死用巫咸正合不可疑也

黃陵別後春濤隔 卽所云春與黃陵也舊作賢陵必誤今改定餘詳下 **湓浦書來秋雨翻** 詳下合之江風吹雁黃當年於秋此皆卽訃音 **只有安仁能作誄** 晉書潘岳字安仁詞藻絕麗尤善爲哀誄之文 **何曾宋玉解招魂** 招魂序曰宋玉憐哀屈原厭命將落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也二句痛其冤死不得再延 **平生風義兼師友不敢同君哭寢門** 檀弓孔子曰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舊書傳令狐楚年僧孺待如師友新書傳皆以師禮禮之殁況義山乎

哭劉司戶二首

司戶之卒當在會昌二年詳年譜考舊新書傳牛僧孺於開成四年鎮襄陽會昌二年徵爲太子少保留守東都則賛在其幕當開成會昌際也玩詩語雖貶柳州而實卒於江鄉似未至貶所也粵西文載言卒於柳州墓在城西五里乃後人僞託者

離居星歲易失望死生分酒甕凝餘桂 桂酒見楚辭裒曰王建集中有與去華絕句言其病酒此故云 **書**

饑冷舊芸（徐曰賁表授祕書郎）江風吹雁急山木帶蟬曛（想其卒於江鄉之景物所謂迴首也）一叫千迴首天高不爲聞

有美扶皇運無誰薦直言已爲秦逐客復作楚寃魂湓浦應分派（漢書志廬江郡尋陽縣注曰江自尋陽分爲九㳇郭璞江賦流九派乎尋陽晉書志江州隋九江郡理潯陽縣隋廢改湓城縣武德時復名郡國志有人此處洗銅盆忽水漲失盆投水取之見一龍啣盆奔之而出故曰盆水又曰源出靑盆山因名）荆江有會源（岳陽風土記鼎澧沅湘合諸蠻南黔之水匯於洞庭至巴陵與荆江合通鑑注大江自蜀東流入荆州界謂之荆江口即洞庭水與江水會處二句似喻劉與巳跡不同而心相合）并將添恨淚一灑問乾坤（謝曰此恨只堪訴與湓浦荆江耳然將此二水都化爲恨淚亦訴冤不盡也）

浩曰容齋續筆引義山詩而曰廿餘之邪相去幾七年未知賁及見之否今考之其爲及見審矣二章結句皆倍沉痛○又曰義山最善致哀細味之實一時所作或有代人之作而並存者如後漢書鄭從鄭玄游能以師友之道陶謙援鄭元以師友之禮若七律結聯用此類意似非義山分誼矣是豈恐之多所感乎

哭劉司戶賁

路有論寃謫（論何曰言行路爲之嗟傷）言皆在中（陟仲切）興空聞遷賈誼（史記賈生傳文帝召以爲

博士就之超遷一歲中至太中大夫發疏之乃以爲長沙王太傅

不待相孫宏漢書公孫宏傳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士宏徵爲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上怒乃移病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宏宏至太常上策詔諸儒太常奏宏第居下策奏天子擢爲第一至元朔中爲丞相封平津侯程曰宏以再徵擢用至相苟賢不死未必不然所以曰不待也按遷謫不必拘看循前贈詩漢廷急詔之意二句言遠斥之後不能復徵用

江闊惟迴首天高但撫膺何曰五六是哭

去年相送地春雪滿黃陵水經注湘水又北逕黃陵亭西又合黃陵水口其水上承太湖湖水西流逕二妃廟南世謂之黃陵廟通典岳州湘陰縣有地名黃陵即二妃所葬之地輿地碑目黃陵廟碑在前古立以祠舜二妃者

妓席暗記送同年獨孤雲之武昌新唐書宰相世系表獨孤雲字公遠官至吏部侍郎按其世次即此人也又見舊書咸通十三年紀次

疊嶂千重叫恨猿長江萬里洗離魂武昌若有山頭石爲拂蒼苔檢淚痕御覽引輿地記武昌郡寒溪北山上有望夫石狀如人立者古今相傳云昔有貞婦其夫遠赴國難攜弱子餞送此山既而立望其夫乃化爲石因此爲名

徐曰詩中無妓席意妓席暗記四字必義山曾任武昌因獨孤去而追感也馮曰詞意沉痛必非徒感閑情也座主觀察武昌遷鎮西蜀義山不能依倚必有懸恨故

於讌送同年大鳴積憤聲與淚俱所暗記者此也聊以妓席晦其迹耳上二句即從武昌悵望蜀中之情景非泛然客蹤也此種箋釋得毋鑿以意逆志乎【又曰】時在朝四同年獨孤與焉此似在前也無可定編聊附於此

贈別前蔚州契苾使君【自注】使君遠祖國初功臣也【舊書志】河東道蔚州與唐都本隋雁門郡之靈邱縣領縣三靈邱飛狐興唐【契苾何力傳】其先鐵勒別部之酋長也貞觀六年何力率衆千餘家詣沙州內附太宗置其部落於甘涼二州何力至京授將軍後封涼國公【舊書紀】會昌二年部契苾通何清朝領沙陀吐渾六千騎趨天德楼時因討回紇也回紇傳滿朝銀州刺史通蔚州刺史會昌一品集云通本蕃中王子諳識虜情先在蔚州任使已熟通鑑云通何力五世孫新書志天德軍在豐州中受降城西二百里大同川合之詩中第七句必二年赴天德時贈送之作通後節度振武見文苑英華制書類

何年部落到陰陵【舊書】北狄傳貞觀時鐵勒契苾回紇等十餘部落相繼歸國請列爲州縣太宗各因其地置翰海燕然幽陵等凡一十三州【按】何力內附在其前也漢書匈奴傳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舊新書志關內道豐勝二州界有陰山隴右道庭州亦有陰山庾信五聲調曲陰陵朔北附

奕一作三世勤王國史稱左傳求諸侯莫如勤王舊書傳何力三子明光貞明燦涼國公新書傳明子嵩襲爵

夜掩一作捲非牙旗千帳雪舊書傳貞觀七年同征吐谷渾時吐谷渾主在突淪川何力欲傾其巢穴乃自選驍兵千餘騎直入突淪川襲破牙帳渾主脫身以免俘其妻子

朝飛羽騎一河冰〔舊唐書〕傳：龍朔元年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次于鴨綠水，其地高麗之險阻，莫支男生以精兵數萬守之，衆莫能濟。何力始至，會層冰大合，趣即渡兵，鼓譟而進，賊遂大潰，斬首三萬級，餘衆盡降。蕃兒襁負來青冢〔寰宇記〕青冢在振武軍金河縣西北，漢王昭君葬於此，其上草色常青。狄女壺漿出白登〔漢書〕高帝自將兵逐匈奴，冒頓縱精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注曰：白登在平城東南。〔括地志〕朔州定襄縣本漢平城。〔新書〕選子明選雜田道大總管，至烏德鞬山，諸附二萬帳。〔徐曰〕三四何力事，五六子明事，所謂奕世勤王也。日晚鸊鵜泉畔獵〔新書〕志：豐州西受降城北三百里有鸊鵜泉。又回紇傳：貞觀中，回紇南踰賀蘭山境，遣使獻款。於是鐵勒十一部皆來歸命，乃詔磧南鸊鵜之陽，置過郵六十八所。路人遥識一作認郅都鷹〔史記〕酷吏傳：郅都行法不避貴戚，號曰蒼鷹。景帝拜為雁門太守，匈奴素聞郅都節，竟郅都死不近雁門。匈奴為偶人象郅都，令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此。此取徵鷹相關。點明超天德備胡寇。

灞岸

山東今歲點行頻，幾處冤魂哭虜塵。灞水橋邊倚華表〔三輔黃圖〕霸水出藍田谷，西北入渭。跨水作橋。〔古今注〕程雅問曰：堯設誹謗之木，何也？答曰：今之華表木也。以橫木交柱頭，狀若花形，似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表王者納諫，亦以表識衢路。今西京謂之交午。〔按〕橋旁表柱，見檀弓三家視桓楹疏。平時二月有東巡〔書〕歲二月東巡守。

浩曰此爲討回紇作非大中時討党項也會昌二年八月回鶻烏介可汗掠雲朔北川乃徵發許蔡汴滑等六鎭之師會軍於太原六鎭皆與東都密邇唐自天寶亂後久不復幸東都故慨之也古者函關以東皆謂之山東六國惟秦在山西故過秦論山東豪傑並起而後漢書陳元傳陛下不當都山東謂洛都也互詳樞言草閣

出關宿盤豆館對叢蘆有感 北周書太祖紀帝率將東伐遣于謹徇地至盤豆拔之至弘農隋書楊素傳西至閿鄉上槃豆按盤豆館至今有其名潼關外四十里矣

蘆葉梢梢夏景深郵亭暫欲灑塵襟昔年曾是江南客 徐曰江南湘江之南項羽紀放殺義帝於江南楚辭章句遷屈原於江南也按此可證湖湘之爲江南實則唐時江南道甚廣浙西浙東鄂岳江西湖南福建黔州凡七觀察使所管詳元和郡縣志 此日初爲關外心 見荊山盧叢江鄉最多今身宿關外乃又見之故有感而言 思子臺邊風自急 漢書戾太子傳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師古曰臺在今湖城縣之西閿鄉之東 玉孃湖上月應沉 玉孃湖未詳舊引嵩山玉女臺誤甚而王阮亭秦蜀驛程後記云過閿鄉盤豆驛渉郎水郎義山所云之玉孃湖未知其據何書也俟再考又檢太平御覽臺類下引水經注河水南至華陰又東西玉潤水注之此乃玉潤水即谷出玉谿北流逕皇天原西者原上有思子臺御覽傳本多訛不足據然竊疑唐時或作玉潤或即此玉孃湖蓋二句正寫宿字必近地也斯詠妾潤耳風急月沉叢蘆尤覺蕭森也 清聲不遠 一作遂 行人去一世 一作任又作宿 荒城伴 一作半 夜

占何曰遠當作逐世當作任服

石皆不必改二句收足宿對

何曰晉室江南戴盧徧地然年壯氣盛自視立致要津飜無流落之感此日流落而爲關外之人不覺淒兮其悲因旅泉之栩栩而首端交梨也服膺皆是所感末句指叢臺 潘曰何評兩妙然上半稍廓矣三句江南客者指江鄉之遊也五六紀地而志慨合之四句似與毋後將謀出居永樂故以從鄴中從關外對景寄情也岑參集有夜宿盤豆隔河望永樂寄閨中詩可以取証故總於此然是否尚難定斷舍此更無由尋蹤索解耳

即日

小苑試春衣高樓倚暮暉夭桃惟是笑舞蝶不空飛赤嶺久無耗

舊唐書紀開元二十二年於赤嶺與吐蕃分界立碑新唐書地理志吐蕃傳鄯州鄯城縣西南過石堡城石行數十里上有石皆赤曰赤嶺其西吐蕃

鴻門猶合圍

按唐書地理志武德元年置西河郡統三十六縣有鴻門縣又有離石縣其地與雁門馬邑相接時河東道之邊也爲介入犯正其地留注引項羽屯兵之鴻門謬矣上指及吐蕃者久不歸此指逐回紇者猶若戰 又

幾家緣錦字含淚坐鴛機

唐人用猶色字每以假對與爲字取同紅青餘仿此

晉書竇滔妻蘇氏名蕙字若蘭善屬文滔苻堅時爲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爲迴文旋圖詩以贈滔宛轉循環詞甚悽惋凡八百四十字侍兒小名錄滔寵姬趙陽臺蘇苦加撻辱滔深恨之與陽臺之鎮襄陽絕蘇音問因織錦迴文題詩二百餘首名璇璣圖寄之滔覽錦字感其妙絕與車從迎蘇氏按他書不一其說錦字錦書

習用不必定拘此晉詩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文綵雙鴛鴦裁爲合歡被梁元帝鴛鴦賦文連新錦之機錦機亦習用

浩曰上半詠女郎春愁歡聚之態下半以思婦對映言外見世路干戈離情不少人愁我亦愁矣

淮陽路後漢書志淮陽國高帝置明帝改爲陳國舊書志河南道陳州淮陽郡按道經淮陽之境非專指陳州也

荒村倚廢營投宿旅魂驚斷雁高仍急寒溪曉更清昔年嘗聚盜此日頗分兵猜貳誰先致三朝事始平亭詳韓碑序曰陳蔡接壤吳氏據蔡歷德順憲三朝始討平之碑曰德宗猶忍人情不安陸贄傳從讓之通鑑貞元元年陸贄以河中既平慮李希烈則四方負罪者猶不自疑上奏極言之乃詔希烈若降當待以不死二年陳仙奇殺希烈舉淮西降以爲節度幾數月詔發其兵於京西防秋仙奇遣精兵五千人行吳少誠殺仙奇爲留後密召防秋兵歸上教陝虢觀察李泌邀擊殺其三分之二又命汴鎮劉元佐以詔書綠道誘而殺之得至蔡者纔四十七人少誠以其少悉斬之以聞少誠繕兵完城欲拒朝命

箋曰分兵謂調遣也會昌二年討回鶻三年討劉稹皆以汴滑陳許之兵矣其討劉稹羣議皆以爲不可故結句借舊事爲隱諷斯誠諍見哉

賦得雞一本無賦得字

稻粱猶足活諸雛妒敵專場好自娛劉孝威鬬雞篇丹雞翠翼張妒敵得專場可要五更驚

穩一作曉誤夢不離風雲爲陽烏蜀都賦陽烏迴翼於高標餘見東南

晉曰荆藩鎮利傳子孫故姤敵專權而無勤勞王室之志三句謂其自謀則固也作曉字殊少味矣蓋取戰國策避難之義當爲討澤潞宣諭河朔三鎮時所作

鄭州獻從叔舍人褎文集有爲舍人絳郡公上諸相啓乃由中書舍人於會昌二年出守絳州後鄭州者正當劉稹叛亂時啓皆以多病乖煩乞移他郡而詩言好道意其老疾攝生習導引之術欵稱舍人者唐人重內輕外授州外官仍帶其京銜

蓬島烟霞閬苑鍾三官箋奏附金龍後漢書劉焉傳張魯祖父陵順帝時客於蜀學道鶴鳴山中造作符書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輒出米五斗故謂之米賊注曰典略角爲五斗米道使人爲鬼吏主爲病者請禱之法書病人姓字說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謂之三官手書道經傳得可按者三官出自天地水也金龍上簡道書殿見如黃紙簡文經按金龍一枚丹書玉札以關靈山五帝身度之信茅君奕世仙曹貴洞仙傳茅濛字初成東卿司命君盈之高祖也入華山修道昇天其邑歌謠曰神仙得者茅初成繼世而往在我盈神仙傳大茅君盈南至句曲之山天皇大帝拜盈爲東岳上卿司命眞君太元眞人許掾全家道氣濃眞誥許邁一名映句容人也偏遊名山後入臨安西山改名元字遠遊莫測所終皆謂羽化矣上淸源統經目註序許邁之第五弟謐眞位爲上淸佐卿謐之第三子玉斧長名翽字道翔郡舉上計掾不赴後爲上淸仙公授穆郎謐也道書玉斧稱許掾玉斧子黃民黃民子豫之皆得仙眞誥言登升者三人先生遠長史謐掾玉斧也度世者五人玉斧兄虎牙玉斧子黃民黃民子榮黃民二女道育瓊輝也又玉斧

之姑適黃家曰黃娥本名娥皇亦得度也 **絳簡尚參黃紙案** 黃庭經注晉絳簡亦丹文唐會要開元三年始用黃麻紙寫詔上元三年詔制敕並用黃麻紙通鑑注唐故事中書用黃白二麻為綸命輕重之別其後翰林學士專掌內命中書用黃麻其白皆在翰林院拜授將相德音赦宥則用之 **丹爐猶用紫泥封** 真誥紫微夫人詩慶雲纏丹爐鍊玉飛八瓊太清中經有九鼎丹法漢舊儀皇帝六璽皆白玉螭虎紐皆以武都紫泥封 **不知他日華陽洞許上經樓第幾重** 南史處士傳陶宏景止句容之句曲山此山下是第八洞宮名金壇華陽之天乃巾山立館自號華陽隱居始從東陽孫遊岳受符圖經法徧歷名山尋訪仙藥永元初更築三層樓宏景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惟一家僮得侍其旁

懷求古翁 原稿集外詩新書藝文志李遠詩集一卷字求古大中建州刺史唐詩鼓吹注太和五年進士蜀人也忠建江三州刺史終御史中丞孫曰溫岐集有寄岳州從事李員外遠詩共三首是遠嘗以郎署出為岳職故此聯云然稱之翁者必於義山分等年長也溫飛卿寄李詩詣本題字不同李一作崔遊一作脁故不足據杜牧早春寄岳州李使君李善棊愛酒詩云分符潁川政似郎李遠又嘗守岳矣與此詩不符許渾有寄當塗李遠詩云不須倚向南山住則遠嘗任宣州故此用謝脁他篇南陵寓使可以相証非岳陽時也

何時粉署仙 郎官曰粉署詳後行次服應遊李郎中 **傲兀遂成旃** 陶潛詩兀傲差若穎謝朓辭隨王牋契濶戎旃 **關塞猶傳箭** 舊書吐蕃傳發兵用金箭寮行倣倪是日傳其契箭新書吐蕃傳其舉兵以七寸金箭為契百里一驛驛人臆前加銀鶻 **江湖莫繫**

今時方需才未舟宜久淹江介**欲收棋子醉**張固幽閒鼓吹宣宗朝令狐綯薦造爲杭州帝曰我聞遠詩云長日惟消一局棋豈可以臨郡哉對曰詩人之言非有實也乃俞之然則恐固素好奕而後又嘗刺杭矣北夢瑣言亦載之作人事三杯酒流年一局棋張固他書或作張祜似誤**竟把釣車眠**

謝朓眞堪憶多才不忌前南史謝朓好獎人才會稽孔顗粗有才筆未爲時知孔珪嘗令草讓表以示朓朓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詣珪曰士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晉書載記晉嶽謂趙染忌前害勝非忠孝業與務推忌前箋曰義山每代人屬草故有懷於斯事箋曰與下篇參看李遠嘗在宣歙觀察幕而義山嘗使南陵或曾至宣州藉共雅意今則旣歸而重懷之也傳箭句似是會昌二三年回鶻入犯時故編此餘詩三卷中

和韋潘前輩七月十二日夜泊池州城下先寄上李使君晉書志池州屬江南西道本隋宣城郡之秋浦縣箋曰杜樊川有處州李使君墓誌銘使君名方元字景業由起居郎出爲池州刺史凡四年會昌五年四月卒於宣城客舍其時方移處州而遂卒也然更有敎之祭李文可證李之刺池當始於會昌元二年也本集有十字木韋潘侍御同年而此乃曰前輩下篇劉韋二前輩不著其名舊本列此章於永樂諸詩中疑即韋前輩而潘字或有一誤或有兩韋潘皆未可定章出詩見示而和之不必義山至池也今以李之刺池訂編此

桂含爽氣三秋首蓂吐中旬二葉新帝王世紀堯時蓂莢生於階每月朔生一葉望後日落一葉月小盡則一

糵嚴而不落 正是澄江如練處 謝朓晚登三山詩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 元暉應喜見詩人 南齊書謝朓字元暉爲中書郎出爲宣城太守

程曰箋趣與人日卽事相似然不類本集可疑也

和劉評事永樂閒居見寄 舊唐書志河東道河中府永樂縣

白社幽閒君暫居 晉書董京字威輦初與隴西計吏俱至洛陽被髮而行逍遙吟詠常宿白社中孫楚數就社中與語 青雲器業我全疎 顏延之五君詠仲容青雲器 看封 一作巳看 諫草歸鸞掖 尚貴 一作僨誤 衡門待鶴書 文選北山移文鶴書赴隴注云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曰鶴頭書與偃波書俱詔版所用在漢謂之尺一簡彷彿鶴頭故有其稱通典梁陳時選舉以黃紙錄名八座奏可出付典名書其名帖鶴頭板送所授之家 蓮聳碧峯關路近 華山記山頂有池池中生千葉蓮花服之羽化因名華山酈所謂太華峯頭玉井蓮也御覽云華山三峯蓮花毛女松檜也永樂中條山逕對蓮花峯故近潼關 荷翻翠蓋 一作扇 水堂虛 楚辭九歌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又水周兮堂下 自探典籍忘名利 欹枕時驚落蠹魚 爾雅蟫白魚注曰衣書中蟲一名蛃魚穆天子傳蠹書於羽陵 此義山未移居永樂時作

戲題贈稷山驛吏王全（全有注　全爲驛吏五十六年人稱有道術往來多贈詩章隋圖經稷山在絳郡后稷播百穀於此亦左氏傳所謂晉侯治兵於稷完和郡縣志絳州屬縣稷山因縣南稷山爲名）

絳臺驛吏老風塵（說苑晉靈公造九層之臺完和郡縣志晉靈公臺在絳州西北二十一里左傳靈公從臺上彈人即此後漢書馮衍傳饋文齊於絳臺兮注曰國語晉平公作九層之臺）躭酒成仙幾十春過客不勞詢甲子惟書亥字與時人（左傳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使之年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

登霍山驛樓（完和郡縣志晉州平陽郡霍邑縣霍山一名太岳禹貢曰壺口雷首至于太岳鄭氏注曰彘縣霍太山是也新書志霍邑有西北鎮霍山祠　校　似皆太原往來之作）

廟列前峯迥（水經注河東霍太山有嶽廟甚靈鳥雀不棲其林猛虎常守其庭）樓開四望窮嶺鼷（爾雅鼷鼠注曰有螫毒者疏曰春秋食郊牛角者也博物志鼠最小者或謂之耳鼠玉篇鼷毒食人及鳥獸皆不痛今之甘口鼠也）嵐色外陂雁夕陽中弱柳千條露衰荷一向（戊籤近本作面誤）風（何曰弱柳衰荷以興劉稹之易取　校　白香山詩風荷一向翻可相証也）壺關

有狂孽漢書志上黨郡有壺口關天井關壺關縣有羊腸阪寰宇記漢壺關縣以山形似壺於此置關潞府所理城是也狂孽謂劉稹速繼老生功舊書紀隋武牙郎將宋老生屯霍邑以拒義師會霖雨積旬餽運不給有白衣老父詣軍門曰余爲霍山神使謁唐皇帝曰八月雨止路出霍邑東南吾當濟師八月辛巳高祖引師趨霍邑斬宋老生[illegible]宿用此事應轉首句廟字謂宜神佑破賊也非謂諸將當繼此功

幽居冬暮

羽翼摧殘日言鎩翮不能高飛郊園寂寞時曉雞驚樹雪寒鶩守冰池何曰三四工於比興急景倏一作忽又一作歲云暮鮑照舞鶴賦窮陰殺節急景凋年頹年寖已衰陸機應詔恨頹年之方侵如何匡國分不與夙心期

箋曰此母喪中作郊園當是京郊之園即所云移家關中者必在四年春移家永樂之前也下半歎年漸衰而志不遂又曰以下行跡詩篇每於事情不類無可細訂年譜中標明之矣

行次昭應縣道上送戶戊籤作吏誤部李郎中充昭義攻討舊書志天寶二年分新豐萬年置會昌縣七載改爲昭應治溫泉宮之西北舊書志昭義軍節度使治潞州領潞澤邢洺磁五州按昭義本相衛六州軍號也其後相衛早爲

田承嗣盜取所移領者潞澤邢洺磁五州（藩鎮傳）會昌三年劉稹拒命詔削徐許滑孟魏鎮幽并八鎮之師四面進討（仍詳文集序注中不備列）李郎中李丕也藩鎮傳不書長短術從諫署大將稹拒命衆中忌其才不擢遂自歸擢忻州刺史遷汾晉二州刺史大中時節度振武鄜坊會昌一品集有授丕晉州刺史充冀氏行營攻討副使制又有代丕與郭誼書云今數改授晉州充石尚書副使蓋石雄代李彥佐為行營攻討而丕副之也凡用將出使曰招討使曰招撫使曰攻討使名小異數實同也會昌一品集有授王宰攻討使制矣而於丕亦云攻討副使程氏乃疑之誤矣

將軍大旆掃狂童（通鑑李德裕曰劉稹騃孺子耳）詔選名賢贊武功（會昌一品集授丕汾州制云昔在爾祖志康國屯驟龍而飛既滌其兩路刑馬而誓已表於山河則丕固名家裔也）暫遂虎牙臨故絳（漢書宣帝紀本始二年雲中太守田順為虎牙將軍按虎牙將號始此而三年田順有罪自殺故詔典只敘後漢光武以蓋延為之左傳士蒍城絳注曰絳晉所都今平陽絳邑縣又晉人謀去故絳遷於新田）遠含雞舌過新豐（漢官儀尚書郎奏事於明光殿省中皆胡粉塗壁畫古賢人烈士郎趨走丹墀含雞舌香伏其下奏事黃門侍郎對揖跪受西京雜記太上皇徙長安居深宮不樂高祖乃作新豐移諸故人實之太上皇乃悅）魚遊沸鼎知無日（後漢書劉陶傳此猶養魚沸鼎之中必至燋爛（丘遲與陳伯之書）將軍魚遊於沸鼎之中）鳥覆危巢豈待風（詩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箋曰巢之危以所託枝條弱也周禮翨氏掌覆夭鳥之巢）早勒勳庸燕石上（周禮司勳王功曰勳民功曰庸後漢書竇憲大破北單于於稽落山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令班固作銘）佇

光綸綍漢庭中（禮記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　錢巳竝麗渾雅葢出金石何巳頗似夢得相門才子稱華發篇落句猶有開寳風氣）

大鹵平後移家到永樂縣居書懷十韻寄劉韋二前輩二公嘗於此縣寄居（大鹵見遊李千牛詩註　會昌四年正月朔河東都將楊弁逐節度使李石據軍府應劉稹監軍李義忠收復太原生擒弁並斬其亂軍二月以晉絳觀察使崔元式充河東節度觀察使　稼云二前輩二公同以先進待之也餘詳和韋潘前輩）

驅馬遶河干（永樂濱河）家山照（諸皆作照似當作晚）露寒（按漢書司馬相如傳過鳷鵲望露寒露寒觀名在甘泉宮外朱曰太原晉北都故得用之余意似謂移家而來晚行抵此故疑作曉若作照而用露寒觀義既不合句亦不妥也程曰露寒泛泛為景不用宮觀名）依然五柳在（晉書陶潛傳潛著五柳先生傳曰宅邊有五柳因以為號焉）況復（一作值今從戎鐵）百花殘（殘餘也）昔去驚投筆（後漢書班超傳超常為官傭書以供養嘗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閒乎投筆從戎遂為入幕常語）今來分挂冠（後漢書逢萌傳萌解冠挂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遼東又胡廣傳六世祖剛平帝時大司徒馬宮辟之值王莽居攝剛解其衣冠縣府門而去）不憂縣磬之（左傳室如縣磬國語室如縣磬後漢書陳寵傳注引左傳亦作縣磬言如磬之縣下無所有愚意縣磬古當通用非盡空之義）乍喜

盂安漢書東方朔傳遊四海之外以為帶安於覆盂動猶運之掌甑破寧迴顧後漢書郭泰傳孟敏客居太原荷甑墮地不顧而去林宗問其意對曰甑已破矣視之何益林宗以此異之舟沉豈暇看通典河陽縣古孟津謂之陶河渚魏杜畿試船沈沒之所魏志杜畿傳文帝征吳畿受詔作御樓船於陶河試船遇風沒帝為之流涕曰忠之至也援上句太原此聯王茂元卒於河陽不暇哭送如祭文所云者何其隱切脫身離虎口莊子料虎頭編虎鬚幾不免虎口哉移疾就猪肝後漢書太原閔仲叔世稱節士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勑吏常給仲叔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邪遂去鬢入新年白顏無舊日丹詩顏如渥丹自悲秋穫少取不逢佳年之意誰懼夏畦難逸志忘鴻鵠史記陳涉世家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清香披蕙蘭還持一杯酒坐想一公歡因曰有懷皆藿者無句不妍

史記叔孫通傳通曰我幾不脫於虎口

箋曰義山罹母憂而擇避擬家迴近悵流散急至故鄉改葬其姊與姪女詳年譜及太原楊升不後始安居永樂其云依然五柳又云昔去今來則其前必已居之許詳年譜當太和六年義山必曾在令狐楚太原幕但實蹟無徵耳破甑古人每以喻罷官台之脫身句似此時爲李石幕官而遭亂遠離也程氏謂王茂元兵敗身死義山始離其戎幕徐氏謂太原當有王茂元宅皆謬甚也余閱續酉陽雜俎與北夢瑣言所叙三枝槐曰相國李石河中永樂有宅庭槐一本抽三枝直過堂前屋脊一枝不及相國同堂昆弟三人曰石曰程皆登宰輔惟福歷七鎮使相而已然則李石家居永樂而義山卜居未曉因依何人也

世說鄧竟陵免官後曰不能不恨於破甑

和馬郎中移白菊見示

陶詩只採黃金實陶潛詩采菊東籬下又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本草九月採花十一月採實玉函方王子喬變白增年方甘菊三月採名玉英六月採名容成九月採名金精十二月採名長生郢曲新傳白雪英宋玉對楚王問客有歌於郢中者其為陽春白雪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楚辭餐秋菊之落英素色不同籬下發繁花疑自月中生梁簡文帝采菊篇月精麗草散秋株浮杯小摘開雲母春秋運斗樞樞星散為雲母淮南子雲母來水帶露旋一作全非移綴水精山海經堂庭之山多水玉司馬相如上林賦水玉磊砢郭璞曰水玉水精也偏稱含香五字客郭頒魏晉世語司馬景王命中書令虞松作表再呈不可意令松更定綴時思竭不能改中書郎鍾會取視為定五字松悅服以呈景王王曰不當爾耶誰所定也松曰鍾會王曰如此可大用餘見送李郎中從茲得地始芳榮鍾會菊花賦俯弄芳蕤

寄和水部馬郎中題興德驛時昭義已平舊書紀會昌四年七月潞州將郭誼殺劉稹以降八月傳首京師九月誼等皆伏誅隋書志京兆郡華陰縣有興德宮元和郡縣志同州馮翊縣南三十二里義旗將趣京師次于忠武園因置亭子名興德宮後改忠武園新書志作忠武里同州與華陰縣接近而隋與唐則異也末聯則指華陰時馬郎中自永樂入朝詩詒顯然

仙郎倦去心（白帖）郎官曰星 鄭驛暫登臨（屢見） 水色瀟湘闊（水經）湘水北過羅縣西瀆水從東來流注之注曰瀟者水清深也湘中記曰湘川清照五六丈下見底石如樗蒲矣五色鮮明白沙如霜雪赤崖若朝霞是納瀟湘之名矣按注則謂湘水至此兼名瀟湘非又有瀟水也圖經言湘水至零陵北而營水會之二水合流謂之瀟湘 沙程朔漠深（文選雪賦）朔漠飛鳥 沙徐曰二句比也 益舟時往復（漢書司馬相如傳注文鵠注曰鵠水鳥畫其象於船首） 鷗鳥恣浮沈 更想逢歸馬 悠悠嶽樹陰（書）歸馬于華山之陽

喜聞太原同院崔侍御臺拜兼寄在臺三二同年之什

（徐曰）使府侍御爲寄祿官臺拜則即眞矣故聞而喜之也按舊人以太原爲王茂元者誤此太原稱地不稱郡望也太原同院若謂太和六年令狐公尹太原義山當至其幕於事無徵且詩意不符頗疑此時皆在李石太原幕故曰同院但與母從府甚相近參考不細合味其意致必閒居永樂時也又按李石先在令狐楚河東幕必與義山夙契當有往來之跡惜無可明考

鵬魚何事遇屯同 雲水升沈一會中（似與崔同遭險難而俄判升沈也） 劉放未歸雞樹老（魏志）劉放涿郡人說漁陽王松附太祖以放參司空軍事歷主簿記室文帝時爲秘書監加給事中遂掌機密明帝尤見寵任放善爲書檄詔命招喻多放所

爲世語曰放與孫資久典機任夏侯獻曹肇心不平殿中有雞棲樹二人相謂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意就篇注見荻樹一名雞栖

鄒陽新去兔園空漢書梁孝王傳招延四方豪桀自山東游士莫不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鄒陽傳梁事敗陽求方略解罪於上者行月餘還過王先生發病於心辭去不過梁徑至長安餘見送李千牛二句謂其出藩至京

寂寥我對先生柳見上篇

赫奕君乘御史驄後漢書桓典拜侍御史常乘驄馬京師畏憚爲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若向南臺見鶯友通典御史臺梁及後魏北齊或謂之南臺詩嚶其鳴矣求其友聲

爲傳垂翅度春風後漢書馮異傳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澠池張衡傳子覩木雕獨飛愍我垂翅故棲

何曰此章極似爰得

寄令狐郎中新書傳綯擢右司郎中徐行晉失晉郎中綯子滈傳綯於會昌二年任戶部員外郎則爲郎中必在三四年

嵩雲秦樹久離居謂舊在河南京師之歎

雙鯉迢迢一紙書見贈任秀才

休問梁園舊賓客茂陵秋雨病相如史記司馬相如稱病閒居不慕官爵爲孝文園令既病免家居茂陵係見蹟趙協律疑曰以楊得意望令狐楊曰其詞甚悲意在修好

靈仙閣晚眺寄鄆州韋評事舊書志鄆州東平郡屬河南道按靈仙閣在永樂縣見太平廣記木怪類所引傳奇

開成中江叟事也韋評事曾居永樂而已出赴鄆幕詩意自明

愚公方住谷說苑齊桓公出獵入山谷之中問一老公曰是爲何谷對曰爲愚公之谷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臣故畜牸牛生子而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鄰聞之以臣爲愚故名此谷爲愚公谷義山自謂仁者本依山謂韋共誓林泉志胡爲樽俎間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華蓮開菡萏屢見荆玉刻孱顏見獻州刺史爽氣臨周道嵐光出一作入非漢關想其所經道途是遠聯非閣滿前某也評事先至京始赴鄆沂豈從蟻泛釋名酒有汎齊浮蟻在上汎汎然曹植酒賦素蟻浮萍高閣已苔斑想就安車召漢書儒林傳武帝使使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駟迎申公寧期負矢還一作米誤漢書司馬相如傳拜相如爲中郎將建節往使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爲寵言韋已赴鄆未必以弩到故居爲望潛游全璧散晉書夏侯湛傳湛美容觀與潘岳友善行止同輿接茵京都謂之連璧郭去牛冊開見吳藹侍郎定笑幽人跡鴻軒不可攀顏延之五君詠交呂旣鴻軒攀嵇亦鳳舉延曰幽人自謂鴻軒謂韋

明神

明神司過豈令冤暗室由來有禍門（左傳閔子馬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 史記趙世家同類相推俱入禍門）莫為無人欺一物他時須（一作猶）慮石能言（左傳石言於晉魏榆師曠曰石不能言或憑焉）

晉曰昭義平後李訓兄仲京郭行餘子台王涯姪孫羽韓約男茂章茂實王璠子遐賈餗子庠凡亡歸從諫為其撫養者皆斬詳舊書紀與通鑑其餘多所誅戮當時諸臣大有議其冤濫者此故特傷之言已逃居暗室豈知禍復有門盡舉而殲之也覆巢遺種無人護持原同一物之可欺然安知其冤積所結不憑物而為厲哉用事皆切晉地舊解謂甘露之變非也

過姚孝子廬偶書（徐曰邵氏聞見錄唐永樂縣姚孝子庄孝子名栖筠貞元中嘗戍邊栖筠之父語其兄曰兄嗣未立弟已有子請代兄行遂戰沒時栖筠方三歲其後母再嫁鞠於伯母伯母死栖筠葬之又招魂葬其父廬於墓側終身哀慕不衰縣令刻石表之河東尹渾瑊上其孝詔加優賜旌表其閭名其鄉曰孝悌社曰節義里曰欽愛姚孝子必即其人次聯指廬墓事三聯哀慕不衰七句旌表里閭也稷邵氏聞見錄謂栖筠而下至宋政和中聚居二十餘世專以一人守墳塋世推尊長公平者主家政三百餘年無異爨若澠水燕談錄筠作雲宋史孝義姚宗明傳亦作雲云經唐末五代兵戈亂離而子孫保守墳墓骨肉不相離散求之天下未或有焉）

拱木臨閭道（左傳爾墓之木拱矣）荒廬積古蒼因感羨出（後漢書列女傳廣漢姜詩妻龐盛事母至孝妻

孝順尤篤母好飲江水去舍六七里妻嘗泝流而汲其子後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託以行學不在姑嗜魚鱠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鱠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湧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魚常以供二母之膳永平三年察孝廉顯宗詔曰大孝入朝凡諸舉者一聽平之由是皆拜郎中

鶴為弔陶來〔御覽引陶侃傳侃丁母艱在墓下忽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儀服鮮異知非常人遣隨而看之但見雙鶴飛而沖天〕兩鬢逢喪亂雙眸血不開聖朝敦爾類〔見吳融吳侍郎〕非獨路人哀

〔悟口鞍山喪母求久故觸緒成篇〕

四年冬以退居蒲之永樂渴然有農夫望歲之志遂作憶雪又作殘雪詩各一百言以寄情於遊舊〔舊唐書志武德初置蒲州開元中改河中府〕

憶雪

愛景人方樂〔左傳趙衰冬日之日也注曰冬日可愛〕同雲候稍愆〔詩上天同雲雨雪雰雰〕徒聞周雅什〔即上小雅謝惠連雪賦詠南山於周雅〕願賦〔一作原賦〕朔風篇〔詩北風其涼雨雪其雱雪賦歌北風於衛詩敘曹植朔風詩今我旋止素雪云飛然非此所用〕欲俟千箱慶〔詩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須資六出妍〔韓詩外傳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詠留

飛絮後屢見歌倡（唱同）落梅前（樂府）漢橫吹曲梅花落本笛中曲也梁簡文帝雪朝詩落梅飛四注 庭樹思瓊蕊（文選西京賦）屑瓊蕊以朝飧注楚辭曰屑瓊爨以爲糧王逸曰糜屑也稽所引即離騷精瓊靡以爲粻句而小異 粧樓認粉綿瑞邀盈尺日（左傳）平地尺爲大雪（雪賦）盈尺則呈瑞於豐年 豐待兩岐年（詩傳）豐年之冬必有積雪（後漢書）張堪爲漁陽太守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 預約延枚酒（雪賦）微霰零密雪下王乃置旨酒命賓友召鄒生延枚叟 虛乘訪戴舟（語林）王子猷居山陰大雪夜開室命酌四望皎然因詠招隱詩忽憶戴安道在剡乘興棹舟訪之經宿方至既造門而返或問之對曰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戴安道 映書孤志業（宋齊語）孫康家貧常映雪讀書 披氅阻神仙（晉書）王恭傳恭披鶴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窺見之歎曰此眞神仙中人也 幾向霜階步須將月幌褰玉京應已足白屋但顒然（家語）孔子曰周公下白屋之士日見百七十人注曰白屋草舍

殘雪

旭日開晴色寒空失素塵（何遜詠雪）若逐微風起誰言非玉塵 遠牆全剝粉傍井漸消銀折用粉牆銀新 刻獸摧鹽虎（左傳）王使周公閱來聘享有昌歜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鹽虎形以獻功吾何以堪之爲

山館玉人（晉書裴楷傳楷字叔則風神高邁容儀俊爽時人謂之玉人又稱見裴叔則如近玉山照映人也餘見日高）珠還猶照魏（後漢書循吏傳孟嘗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通商貨糴先時宰守貪穢珠遂漸徙於交趾郡界嘗到官去珠復還餘見詠史）璧碎尚留秦（史記藺相如奉璧西入秦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落日驚侵晝餘光悵惜春簷冰滴鵝管（輿地記太湖小山洞庭穴中有鵝管鍾乳圖經本草石鍾乳溜山液而成空中相通如鵝翎管狀）屋瓦鏤魚鱗（楚辭魚鱗屋兮龍堂庾信賦魚洩瓦稱陶即用魚鱗之瓦）嶺霽嵐光坼松暄翠粒新（述異記松有兩鬣三鬣七鬣者言如馬鬣形也言粒者非松本字圖經粒讀爲鬣）擁林愁拂盡（拂一作掃誤）著砌恐行頻焦寢忻無患（高士傳焦先野火燒廬因露寢遭大雪先袒卧不移人以爲死視之仍生）梁園去有因（屢見此謂辭歡而歸）莫能知帝力空此荷平均（言退居者惟此荷帝力平均也）

寒食行次冷泉驛（荊楚歲時記去冬節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禁火三日前明統志冷泉在汾州府孝義縣西南二十里炎夏清冷本朝王阮亭秦蜀驛程後記抵介休縣過冷泉驛關爲太原平陽要害又抵靈石縣按新書志汾州孝義縣有隱泉山與冷泉音近即後稱冷泉者）

歸途仍近節旅宿倍思家獨夜三更月空庭一樹花介山當驛秀

史記晉文公反國介子推自隱至死不復見於是文公環緜上山中而封之以為介推田號曰介山新唐志汾州介休縣有雀鼠谷有介山

汾水遶關斜

周禮職方氏河內曰冀州其浸汾潞水經注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管涔山又南過冠爵津汾津名也在介休之西南俗謂之雀鼠谷數十里間道險水左右悉結偏梁閣道累石就路俗謂之魯般橋蓋通古之津隘北史周武帝大舉東討大將軍宇文盛守汾水關

自怯春寒苦那堪禁火賒

新序文公求子推不得以謂焚其山宜出遂不出而焚死鄴中記并州之俗冬至後一百五日為介子推斷火冷食三日作乾粥今之糗是也後漢書周舉傳并州舊俗以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注曰龍星木位春見東方心為大火懼火之盛故謂之禁火俗傳云子推以此日被焚而禁火然傳文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舉以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意作書置子推廟宣示愚民風俗頗革豈是後乃改於清明前耶琴操云文公令民五月五日不得發火尤異辭矣

田曰禁地悄然能使歡人生悲　浩曰首云歸家歸永樂也時方閑居故感子推隱死之事

評事翁寄賜餳粥走筆為答

評事翁似為劉評事韋則走鄭矣題一作寒食詩誤

粥香餳白杏花天

玉燭寶典寒食節今人悉為大麥粥研杏仁為酪引餳沃之

省對流鶯坐綺筵今日寄來春已老鳳樓迢遞憶鞦韆

鳳樓見無題　鞦韆見五古

縣中惱飲席

晚醉題詩贈物華罷吟還醉忘歸家若無江氏五色筆見牡丹爭奈河陽一縣花庾信賦若非金谷滿園樹即是河陽一縣花白帖潘岳爲河陽令樹桃李花人號曰河陽一縣花

徐曰飲席似妓席與妝之忽發狂言同一豪致　浩曰玩歸家字則宜永樂縣也

花下醉

尋芳不覺醉流霞揚雄甘泉賦翕青雲之流瑕兮漢書注曰瑕日旁赤氣也文選注善曰相如大人賦呼吸沆瀣餐朝霞霞與瑕古字通此則謂酒互詳武夷山倚樹沉眠日已斜客散酒醒深夜後更持紅燭賞殘花蘇東坡詩更燒高燭照紅粧從此脫出

浩曰最有韻亦復最無聊

永樂縣所居一草一木無非自栽今春悉已芳茂因書即事一章

手種悲陳事心期玩物華柳飛彭澤雪（晉書）陶潛爲彭澤令餘見移家永樂 桃散武陵霞（陶潛桃花源記）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緣溪行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得一山有小口舍船從口入其人云避秦來此不復出焉停數日辭去 枳嫩棲鸞葉（後漢書仇覽傳）枳棘非鸞鳳所棲 桐香待鳳花（詩）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禮月令）季春之月桐始華 綬藤縈弱蔓綬形如藤詩家常用 袍草展新芽（古詩）青袍似春草 學植功雖倍（左傳）閔子馬曰夫學殖也不學將落舊本皆作植謂自栽也 成蹊跡尚賒（史記李廣傳贊）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芳年誰共玩 終老召平瓜（史記蕭相國世家）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後謂之東陵瓜錢曰實敘六句又以瓜字落韻律法犯矣後刻敘一草一木結從今春推下似無礙

自喜

自喜蝸牛舍（古今注）蝸牛陵螺也野人結圓舍如其殼故曰蝸牛之舍（魏志注）案魏畧云焦先及楊沛並作瓜牛廬止其中以爲瓜當作蝸蝸牛螺蟲之有角者俗或呼爲黃犢先等作圓舍形如蝸牛蔽故謂之蝸牛廬 兼容燕子巢 綠筠遺粉籜（禮記）如竹箭之有筠也 紅藥綻香苞（謝朓詩）紅藥當階翻 虎過遙知穽 魚來且佐庖 慢行成酩酊酩酊見山簡傳詳後

樂營置酒鄰壁有松參鄰壁瞻用駐皋院籍事詳酉後詠懷寄秘閣餘見渾州

渾曰次句言家室相聚三四郎上章恐已芳茂之意

春宵自遣

地勝遺塵事身閑念歲華晚晴風過竹深夜月當花石亂知泉咽苔荒任逕斜陶然恃琴酒忘却在山家

渾曰念歲華是不能忘也陶然忘却聊自遣耳

題道靖一作靜院一作淨院院在中條山故王顏中丞所置虢州刺史捨官居此今寫真存焉筠案志永樂縣道淨院居蒲中之勝境文宗時道士鄧太元錬丹藥於院中新書志永樂縣有雷首山趯中條郎雷首山兼跨數邑之境永樂舊隸虢州徐曰英華有權德輿中嶽宗元先生吳尊師集序云太原王顏常慕先生之風自先生化去三歲顏爲御史中丞類斯遺文上獻郎此人也顏固好道矣按舊室志鄧太元錬藥留貯院內蒲人侯道華在院爲供給者性好子史常不釋卷一覽必誦之於日日天上無愚懵仙人一旦不見惟脫蔽履衣挂松上留偈一首方驗稱太元藥仙去時大中五年正月也此詩在前偶附志之

紫府丹成化鶴羣抱朴子項曼都言到天上先過紫府金牀玉几晃晃昱昱餘詳後神仙傳蘇仙公乾升雲而去後化白鶴止郡城東北樓又丁令威事見下壺事青松手植變龍文拾遺記秦始皇起雲明臺窮四方之珍木有東得之漂龍松綠不必用此也格物總論曰松㮙砢多節皮如龍鱗盤根樛枝四時帯青以龍狀松習見語也抱朴子松三千歲皮中有聚脂如龍形名曰飛節芝朱氏引之而改聚芝爲聚脂又刪飛節句誤矣壺中別有仙家日後漢費長房傳費長房爲市吏有賣藥老翁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稽神仙傳凡召軍符召鬼神治病玉府符皆出自壺公總名壺公符雲笈七籤爲人施存遇雲臺治官張申常夜宿壺中中有天地日月自號壺天真誥謂施存孔門弟子張申即長房之師嶺上猶多隱士一作者雲陶宏景答詔詩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獨坐遙看成故事後漢書宣秉傳拜御史中丞光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史記自序余所講述故事整齊其世傳褰帷觀貌似元君後漢書賈琮爲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駿駕垂赤帷裳琮曰刺史當遠視廣聽何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太素三元圖道書屢見自憐築室靈山下徒望朝嵐與夕曛

題小松小一作栢

憐君孤秀植庭中細葉輕陰滿座風桃李盛時雖寂寞雪霜多後

始青蔥(爾雅青謂之蔥揚雄甘泉賦翠玉樹之青蔥)一年幾變(一作度)枯榮事百尺方資柱石功(漢書田延年謂霍光曰將軍爲國柱石)爲謝西園車馬客定悲搖落盡成空(魏文帝芙蓉池作乘輦夜行遊逍遙步西園曹植公宴詩淸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又云秋蘭被長阪朱華冒淥池芙蓉秋蘭俱不耐久故云然以此聯責何曰殊覺疏薄不似義山手筆浩曰原如何許而首句與前題無非自裁合故從原編列之)

七夕偶題

寶婺搖珠珮(史記天官書牽牛爲犧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將左右左右將婺女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索隱曰爾雅云河鼓謂之牽牛故或名河鼓爲牽牛也爾雅云須女謂之務女或作婺字荊州占云織女一名天女天子女也)常娥照玉輪(婺女近爲之搖珮常娥遊爲之照輪皆謂織女甚儀之渡河也)靈歸天上匹(崔寔四民月令七月七日河鼓織女二星神當會續齊諧記桂陽成武丁有仙道謂其弟曰七日織女當渡河弟問曰何事渡河答曰暫詣牽牛世人至今云織女嫁牽牛也御覽引大象列星圖曰古歌黃姑織女時相見黃姑卽河鼓也爲吳音訛而然按爾雅本作何鼓注曰今荊楚人呼牽牛星爲檐鼓檐者荷也則知原不作河晉人七日夜歌聲匹怨離處)巧遺世間人(荊楚歲時記婦人結綵縷穿七孔鍼或以金銀鍮石爲鍼陳瓜果於中庭以乞巧有喜子網於瓜上以爲符應)花果香千戶笙竽濫(一作溢)四鄰明朝曬犢鼻方信

阮郎一作家誤貧竹林七賢論阮咸籍兄子也諸阮俱尚居室惟籍一巷尚道業好酒而貧七月七日曬衣諸阮庭中爛然莫非絺錦咸時總角乃豎長竿標大布犢鼻褌於庭中曰未能免俗聊復共爾

詩旨極平實却有寓意蓋借言婚於王氏也一二謂作合者即戊辰會靜中西山南與之意三四謂成婚得佳耦五六郎事七八則自訴清貧與王氏之富於財者異也祭外舅文中有激語可互參

秋日晚思

桐槿日零落雨餘方寂寥枕寒莊蝶去莊子昔者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此之謂物化窗冷胤螢銷晉書車胤字武子博學多通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取適琴將酒忘名牧與樵平生有遊舊一一在烟霄

菊

暗暗淡淡紫融融冶冶黃陶令籬邊色見移白菊羅含宅裏香晉書文苑傳羅含致仕還家階庭忽蘭菊叢生以為德行之感幾時禁重露實是怯斜一作殘陽無人潤澤深憂遲暮願泛沉通金

鳥鵲〔西京雜記〕九月九日飲菊花酒令人長壽〔御覽〕晉咸康起居注詔送遼東使鸚鵡〔武〕鵡杯〔嶺表錄異〕鸚鵡螺旋尖處屈而朱如鸚鵡嘴故以此名殼上青綠斑文大者可受二升殼內光瑩如雲母裝爲酒盃奇而可玩〔梁簡文帝詩〕車渠屢酌鸚鵡驟傾〔酒源〕曰金鸚鵡或範金爲之也 升君白玉堂〔箋曰〕三四是龍官家居結望入朝

漢宮詞〔徐曰〕積砂唐詩作杜牧詩〔按〕的是義山筆

青雀西飛竟未迴〔山海經西山經〕玉山西王母所居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是司天之厲及五殘〔又〕曰崑崙之邱有人名西王母〔海內北經〕西王母梯几而戴勝杖三青鳥曰見聖女祠又見西山經三危之山又見海內北經注皆云爲王母取食〔漢武故事〕七月七日上於承華殿齋忽青鳥從西來東方朔曰西王母欲來有頃王母至 君王長在集靈臺〔三輔黃圖〕集靈宮集仙宮存仙殿望仙臺皆武帝宮觀名在華陰縣界〔按〕唐亦有集靈臺即華清宮長生殿側見舊書紀此則用漢事〔程曰〕以武宗築望仙臺比事屬辭 侍臣最有相如渴〔屢見〕不賜金莖露一杯〔三輔黃圖〕建章宮有神明臺武帝造祭仙人處上有承露臺有銅仙人舒掌捧銅盤玉杯以承雲表之露和玉屑服之〔按〕三輔黃圖建章宮神明臺甘泉通天臺皆言有承露盤

〔箋曰〕深婉不露方是諷諫體〔箋曰〕武宗朝職山閑居時多借以自慨非譏諫也

所居

窗下尋書細溪邊坐石平水風醒酒病霜日曝衣輕雞黍隨人設

蒲魚得地生（周禮青州兗州其利蒲魚）前賢無不（一作不無）謂容易即遺名（曹植七啓君子不遜俗而遺名）

奉同諸公題河中任中丞新創河亭四韻之作（會昌一品集有河東節從任畹即此人也）

萬里誰能訪十洲（十洲記祖洲瀛洲□洲炎洲長洲元洲流洲生洲鳳麟洲聚窟洲）新亭雲構壓中流河鮫（一作蛟）縱玩難爲室（宋玉海賦鮫人之室郭璞江賦鮫人構館於懸流難爲室如世說陳元方難爲兄季方難爲弟之意）海蜃遙驚恥化樓（史記天官書海旁蜃氣象樓臺范曄文對燕夜語不過蛟室蜃樓耳而點化如此世稱王周王鳳蔡山之句本斯意也）左右名山窮遠目東西大道鎖輕舟（徐曰東岸河東縣西岸河西縣唐六典造舟爲梁河三洛一蒲津浮梁河之一也）獨留巧思傳千古長與蒲津作勝遊（史記秦本紀昭襄王五十年初作河橋正義曰今蒲津橋也新書志河中府河西縣

蒲津關一名蒲阪關元十二年鑄八牛牛有一人策之牛下有山皆鐵也夾岸以維浮梁

何曰只可施之新栘移

按浣題不得所以尤佳

無愁果有愁曲北齊歌〔宋曰曲名緣起未詳〔按當是義山自撰之曲取義於北齊耳隋書樂志北齊後主自能度曲嘗倚絃而歌別采新聲爲無愁曲自彈胡琵琶而唱之音韻窈窕極於哀思曲終樂闋莫不隕涕樂往哀來竟以亡國〕

東有青龍西白虎史記天官書東宮蒼龍西宮參爲白虎張衡靈憲蒼龍連蜷於左白虎猛據於右**中含福星包世度**史記天官書察日月之行以揆歲星順逆索隱曰物理論云歲行一次謂之歲星十二歲一周天正義曰天官云歲星所居國人主有福**玉壺渭水笑清潭鑿天不到牽牛處**三輔黃圖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渡以法牽牛〔按北史齊用紀齊神武以晉陽四塞乃定居焉及文宣帝受東魏禪都鄴而晉陽往來陪老鄴在東晉陽在西故首句云然兼取漢世蒼龍闕白虎觀之名次句總擧所有封域守文關以承西魏爲帝都長安故三四用渭水天河謂笑其一葦之水不足顧忌關纔所不到也**騏驎**一作騄駬**踏雲天馬獰**〔按戰國策致世無騏驎騄耳王之駟已備矣商子亦云騏驎騄耳後漢書蔡彤傳注騏驎騄駬之瑞又李業傳注引孔子曰刳胎殺夭則駃騠不至而史梁武帝紀鑿井得玉鏤騏驎詒史中騏驎字甚多蓋唐以前騏驎麒麟轉移互用不足疑也乃注引國策及杜詩者殆疑之故詳述焉漢書禮樂志馬生渥洼水中又蒐苑馬作天馬歌互詳茂陵**牛山撼碎珊瑚聲**

列子齊景公遊於牛山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若何滴滴去此國而死乎括地志牛山在臨淄縣晉書石崇以鐵如意擊碎王愷珊瑚樹

秋娥點滴不成淚十二玉樓無故釘十二玉樓詳九成宮北史齊紀文宣營三臺於鄴下後帝又於晉陽起十二院壯麗逾於鄴下

踏雲二句指周師之至後主走青州敵用牛山也周武帝平鄴詔偽齊東山南園及三臺並毀撤諸物入用者並賜百姓晉陽十二院當亦毀矣故曰無故釘

推烟偃月拋千里十番紅桐一行死稷詩義疏有青桐白桐赤桐宋陳翥桐譜頳桐高三四尺即有花色紅如火無實此取桐孫之義紅桐言貴種指神武子孫也

白楊別屋鬼迷人古詩驅車上東門遙望北郭墓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

空留暗記如蠶紙晉書秋胡玩蠶作蠶書稜墨藪云秋胡妻作采桑歌論者裴子敬門生以子敬書種蠶後人於蠶紙中錄取大有所得北齊書周軍奄至太子恒淑妃及鍾長樂等皆為所獲時齊亡太后詔王同送長安至建德七年數十人無少長皆賜死神武子孫存者一二而已至大象末改葬於長安北原洪瀆川此故言共人已死惟有暗記其事者

日暮向一作西非**風牽短絲**接上白楊謂楊柳絲也**血凝血散今誰是**

浩口貨錄北齊而暗有寓意也蓋追悼劉從諫之作東觀所虎喻南北司如水火也福星謂天子也玉壁二句暗遡從諫欲入清君側之惡也馭驊四句謂天兵往討夷共業土也牛山暗言亡國石崇寓石雄又潞州也推烟以下謂誅劉稹後其母阿裴及弟妹從兄並俘至京斬於獨柳下也耶皆假借書紀傳又新書言郭誼斬稹恐取從諫子在稹孫者二十餘役之矣家謂句謂從有暗記從諫之事實者其以北齊為言者潞路為河東道與北齊晉陽鄰接也盡至劉稹方拒命而其先從諫倚扶王

望又頗得士大夫之
心故猶有獸傷之害

喜雪

朔雪自龍沙後漢書班超傳贊坦步蔥雪咫尺龍沙注曰蔥嶺雪山白龍堆沙漠也據此注龍沙似分言亦有謂沙形長亘如龍者呈祥勢可嘉有田皆種玉水經注無終山有陽翁伯玉田搜神記曰雍伯雒陽人父母沒葬之於無終山山高八十里上無水雍伯置飲焉有人就飲與石一斗令種之玉生其田北平徐氏有女雍伯求之要以白璧一雙伯至玉田求得五雙徐氏妻之遂即家焉陽氏譜敍言翁伯是周景王之孫食采陽樊因而氏焉陽公受玉田之賜今猶謂之玉田陽按他書陽多作楊或作羊翁伯為雍伯亦小異無樹不開花劉庭琦瑞雪篇何處田中非種玉誰家院裏不生梅班扇慵一作難裁素班婕妤怨歌行新裂齊紈扇皎潔如霜雪曹衣詎比麻詩曹風麻衣如雪鵝歸逸少宅晉書王羲之傳字逸少法書要錄梁虞龢論書表曰羲之性好鵝山陰曇禳村有一道士養好鵝十餘王往求市易道士乃言性好道久欲寫河上公老子而無人能書府君若能自屈書道德經各兩章便合群以奉羲之便住半日為寫畢籠鵝而歸鶴滿令威家搜神後記丁令威本遼東人後化鶴歸遼集城門華表柱有少年欲射之乃飛徘徊空中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歸寂寞門扉掩錄異傳漢時大雪積地丈餘洛陽令身出按行至袁安門無有路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見安僵臥問何不出曰大雪人皆餓不宜干人令以為賢舉孝廉後南先賢行狀荊定字元安潁川人在袞雖冤姪其庭雪覆其室縣

令造乃晢掾排闥問定定已絕穀非子皆卧在床令造以乾糧就遺之定乃受半

依稀履跡斜（史記滑稽傳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飢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人疑遊麪市（束晳餅賦重羅之麪塵飛雪白）馬似困鹽車（戰國策驥服鹽車而上太行）洛水妃虛妒（洛神賦飄颻兮若流風之迴雪）姑山客謾誇（莊子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聯辭追（一作雖）許謝（歷見詠雪謝道韞也）和曲本慚巴（宋玉對楚王問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屬而和者數千人餘見移白菊此謂闈中唱和）粉署闈全隔（見行次昭應縣）霜臺路漸（一作正）賒（余適與御史臺為風霜之任）此時傾賀酒相望在京華（搭因略有寄題四五聯閑居之景七八聯兼闈中人言之結慨不得在京華也）

小園獨酌

柳帶誰能結花房未肯開空餘雙蝶舞竟絕一人來半展龍鬚席（山海經中山經賈超之山其草多龍修郭璞曰龍鬚也似莞而細生石穴中莖倒垂可以爲席元和郡縣志汾州沁州貢龍鬚席）輕斟馬腦杯（魏文帝馬腦勒賦序馬腦玉屬出西域文理交錯有似馬腦故其方人因以名之晉書載記呂纂傳盜發張駿墓得琉璃榼白玉樽馬腦鍾）年年春不定

庾信歲前梅何曰何句生動與小桃園詩皆庾體

小桃園

竟日小桃園休寒亦未暄坐憐當酒重送客出牆繁啼久艷粉薄雪多香一作春誤雪翻猶憐未圓月先出照黃昏

自貺

陶令棄官後仰眠書屋中誰將五斗米擬換北窗風晉書隱逸傳陶潛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邪解印去縣嘗言夏月虛閑高臥北窗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浩曰似永樂閑居作或以祇有傲情更無他慨疑前尉宏農乞假歸京時作亦合今且編此

所居永樂縣久旱縣宰祈禱得雨因賦詩

甘一作井誤膏滴滴是精誠春秋僖公三年六月雨公羊傳注曰所以詳錄賢君精誠之應也後漢書諒輔傳為民祈福精誠懇到晝

夜如絲一尺盈（張協詩密雨如散絲）祇怪閭閻喧鼓吹邑人同報束長生（晉書束皙字廣微陽平元城人太康中郡界大旱皙為邑人請雨三日而雨注眾為皙誠感為作歌曰束先生通神明請天三日甘雨零我黍以育我稷以生何以疇之報束長生此用反託法）

落花

高閣客竟去小園花亂飛參差連曲陌迢遞送斜暉腸斷未忍掃眼穿仍欲稀（一作歸）芳心向春盡所得是沾衣（漢鐃歌臨水遠望泣下沾衣 胡曰起超忽連落花亦看作有情矣結亦雙關 楊曰一結無限深情）

春日寄懷

世間榮落重逡巡我獨邱園坐四春（時至會昌六年矣）縱使有花兼有月可堪無酒又（一作更）無人（黃曰無酒無人反不如併花月而去之二語沉痛）青袍似草年年定（屢見）白髮如絲日日新欲逐風波千萬里未知何路到龍津（三秦記河津一名龍門水險不

通龜魚之屬莫能上江海大魚薄集門下數千不得上上則為龍

過故府中（何曰中字衍（按）未可定）

武威公交城舊莊感事（舊唐志北京太原府領縣十三交城隋分晉陽置初治交山後移治却波村）（雷則亦有熊羆之士）

信陵亭館接郊畿（御覽引圖經浚儀有信陵亭在城內即魏公子無忌勝槩之地）幽象遥通晉水祠（水經注晉水有唐叔虞祠水側有涼堂結飛梁於水上左右雜樹交蔭希見曦景晉川之中最為勝處）日落高門喧燕雀（史記汲鄭列傳下邽翟公為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非用淮南子大廈成而燕雀相賀）風飄大樹撼熊羆（後漢書馮異傳諸將並坐論功異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爾雅熊虎醜羆如熊注曰能拔樹木昔日多賓客郤由今惟燕雀熊羆）新蒲似筆思投日（謝靈運詩新蒲含紫茸（按）徐氏引董澤之蒲是乃爾雅楊蒲柳可為箭者誤矣餘見稼家永樂縣此則以投筆謂封侯也）芳草如茵憶吐時（謝萬春遊賦草雖靡以成茵（漢書丙吉傳吉馭吏嗜酒數逋蕩嘗從吉出醉歐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此不過汚丞相車茵耳遂不去也）山下祇今黃絹字（後漢書孝女曹娥傳上虞縣長度尚改葬娥於江南道旁為立碑焉會稽典錄邯鄲淳為曹娥碑文操筆而成其後蔡邕題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齏臼世說新語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修見碑背題字已解魏武行三十里乃得之與修同黃絹色絲於字為絕幼婦少女於字為妙外孫女子於字為好齏臼受辛於字為辭所謂絕妙好辭（按）準之史書

蔡邕亡命遺至吳會自可題字魏武與修何緣得過碑下注世說者已疑之

淚痕猶墮六州兒晉書羊祜爲征南大將軍封南城侯鎮襄陽卒襄陽百姓於峴山祜平生遊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饗祭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爲墮淚碑北齊書李稚廉傳高祖行經冀州總合河北六州文籍商校戶口增損

信曰自朱長孺箋以武威公爲王茂元諸家俱仍其誤王栖曜濮陽人父子宦蹟皆未一至河東何得交城有祠且有碑紀功哉義山爲茂元壻何僅同故府茂元諡威何加武字哉太原王氏亦有封武威者如北齊王晞之父驍武威王之類而此必非也余初以漢有劉武威定爲追感劉從諫之作舊新書言先徵不逞之徒皆投潞州故以信陵好客比之從諫開成元年從諫奏開儀爽山路通太原晉州故次句云從諫加同平章事故六何云六州兒者指河北魏博諸州也舊新書羅威傳自至德中田承嗣盜據相魏澶博衛貝等六州蓄置牙軍諺曰長安天子魏府牙軍謂其勢強也魏博六州唐時常語如舊紀元和七年魏博田興請裴度至六州宣達朝旨太和九年歲飢河北尤甚賜魏博六州粟及平淮西碑魏將首義六州降從之類甚河北以魏博最强而昭義本由相衛分置一氣相依故此云六州兒而文饒亦以六州向化指河朔之來服也劉氏之鎮昭義從諫居其中故隱曰中武威公也積以叛詐而從諫頗可追惜也今思交城自屬太原地不相涉武威之稱亦太假借恐又非也再檢傳武威李氏抱真嘗招致天下賢雋飾臺沼以自娛其所鎮亦昭義非太原范陽李氏載義封武威郡王太和七年鎮太原其吏下請立碑紀功詔李程爲之詞開成二年卒似稍近而實不可符其他李氏之或家太原或封武威者皆無可徵其曰故府曰感事必有實事在焉尋考未符惡可妄斷　又曰頗以爲李光顏也舊書傳紀李光進父良臣光進光顏兄弟家於太原光進以破賊多殿功封范陽郡公進武威郡王元和六年賜姓李氏十年卒光顏討吳元濟功冠諸將穆宗卽位之年由邠

寧赴闕賜關化里第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守司徒兼侍中敬宗寶歷元年由忠武移太原尹北京留守二年卒諡曰忠光進光顏皆大著功勳殷為節鎮時人以大小大夫別之光顏忠誠尤烈金石錄云榆次縣有李良臣碑而朱竹垞曝書亭集跋榆次三唐碑兼光進光顏也光進傳晉武威郡王碑晉安定郡王其詞令狐楚撰光顏碑李程撰開成五年立傳不書封爵而祀於崇寧入朝時晉武威郡開國公矣前明統志云榆次縣北十里良臣與子光進光顏孫昌元等五墓並列墓有碑今磨誠夫光顏家在太原墓在榆次則有莊在交城似亦可也次句似謂與太原家祠靈爽相通六句點明曾加平章光顏討淮蔡時郝韓玄美妓之遺座對三軍誓死無貳今之討昭義者有是忠勇之師與題所以云感事也惟敬府字與五六句或疑義山昔在李石幕而追感之[illegible][illegible]傳石封隴西郡開國伯會昌五年後卒此云武威相類而稍隱之亦未細符也又曰自和劉評事永樂閒居以下約四十章皆將居永樂及以後數年作也舊來集本頗倒錯亂惟中下兩卷中所編永樂時詩頗有連十餘篇尚能彙敘者余得會其意而通之不必皆有確據之語也乃又雜收前後之確有可徵者並列焉要之皆非武斷

寄蜀客

君到臨邛問酒壚近來還有長卿無（史記司馬相如蜀郡成都人字長卿相如與文君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鑪相如自著犢鼻褌滌器於市中）金徽卻是無情物（國史補蜀中雷氏斵琴常自品第第一以玉徽次瑟瑟徽次金徽又次螺蚌徽）不許文君憶故夫（古詩上山采蘼蕪下山逢故夫餘見送裴十四何）曰以無情謂金徽殊妙若說文君無情便同嚼蠟

蜀桐

玉壘高桐桐一作梧拂玉繩見後武侯廟寄令狐學士上含非一作霏誤霧下含冰史記天官書若霧非霧衣冠而不濡見則其域被甲而趨枉教紫鳳無棲處斲作秋琴彈去聲壞一作廣誤陵孫曰陸機詩齊僮梁甫吟秦娥張女彈彈與館叶作去聲案琴操第十二曰壞陵操伯牙所作按英華及諸舊本皆作壞考御覽玉海引琴操本皆作壞而他書或作懷訛也廣陵散詳晉書嵇康傳意取壞陵必非廣陵

浩曰此二章余早悟爲閒之於西川者發也但初定爲大中二三年有望於杜悰之作今乃知其非矣當與成都高苗二從事互稱唐人托興每以夫婦之情喻君臣師友之契合寄蜀客篇文君故夫喻本是師生情更濃至其人必離西川故言今豈還有長卿哉何向之工於排閒也蜀桐篇言其身名高顯蒙上凌下昔年爾實墳我豈知今亦遭斲壞哉其人或廢棄或已逝也皆未定何年所作以會昌末鎮蜀者已非高鍇故酌編此愚細味詩情詳探遊跡始能得之齊解勳指令狐於蜀客奚取焉壞陵或謂當作廣陵以喻杜悰由蜀移淮南不知移鎮依然顯貴義必不可通也

昭肅皇帝挽歌辭三首

舊書紀會昌六年三月壬寅帝不豫疾篤是月二十三日崩謚曰至道昭肅孝皇帝廟號武宗八月葬端陵按左傳吳與齊戰齊人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即挽歌之始也續漢書禮儀志曰登遐羽林孤兒俞撰歌者六十人晉書禮志漢魏故事大

喪及大臣之葬執紼者挽歌古今注薤露蒿里喪歌也出田橫門人至李延年分為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全唐詩中大行挽歌亦有奉勅撰者此疑代人之作

九縣懷雄武後漢書九縣颷回三靈仰睿文周王傳叔父史記周本紀共王崩子懿王囏立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舊書紀遺詔立光王為皇太叔即皇帝位漢后重神君史記封禪書天子病不愈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強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酒壽宮神君詩是用此事非用長陵女子也舊書紀帝重方士服食修飾親受法籙至是藥燥通鑑上自秋來已覺有疾而道士以為換骨玉律朝驚後漢書律歷志候氣之法殿中候用玉律十二史記商君傳危若朝露尚欲延年益壽乎古今注薤露之章曰薤上朝露何易晞金莖夜切雲三輔故事承露盤高二十丈掌大七圍餘詳漢宮詞笳簫一作笙非淒欲斷無復詠橫汾漢武秋風詞泛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櫂歌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玉塞驚宵柝漢書西域傳東則接漢阸以玉門陽關師古曰阸塞也此謂破回紇也舊書劉沔遣石雄王振武引兵夜出直攻可汗牙帳至其帳下虜乃覺之可汗大驚不知所為遂迎太和公主以歸故曰驚宵柝金橋罷舉烽玉海地志金橋在上黨南二里景龍三年明皇經此橋至京師史記公子無忌與魏王方博舉烽言趙寇王懼漢書音義晝則燔燧夜則舉烽此謂平劉稹始巢阿閣鳳禮斗威儀其政太平則鳳集於林苑餘見隋師東謂

武功既成將致太平也**旋駕鼎湖龍**漢書郊祀志黃帝采首山銅以鑄鼎鼎成有龍垂胡頿下迎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龍七十餘人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頿龍頿拔墮黃帝之弓乃抱其弓與龍頿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門咽通神鼓**蔡質漢儀北宮中漏夜盡鼓鳴則起餘見覽古又臨海記郡西有白鵠山山有石鼓相傳云此山有白鵠飛入會稽雷門鼓中打鼓聲洛陽聞之劉獻定軍禮或曰鸛鼓精也昔吳王夫差啓蛇門以厭越越爲雷門以禳之擊大鼓雷門之下而蛇門開焉其後移鼓建康宮之端門有雙鷺破鼓而飛乎雲表古今樂錄及吳錄夫差移於建康之宮南門有雙鶴從鼓中而飛上入雲中按通神用此非用周禮地官鼓人以雷鼓鼓神祀之類**樓凝警夜鐘**見覽古張衡西京賦譬夜巡晝**小臣覯吉從**後漢書禮儀志先大駕日遊衣冠於諸宮殿羣臣皆吉服從會如儀皇帝近臣喪服如禮晉書禮志將葬設吉駕羣臣吉服導從以象平生之容

猶誤欲東封漢書武帝元封元年東巡登封泰山

莫驗昭華琯一作管大戴禮舜時西王母獻白玉琯晉書律歷志舜時西王母獻昭華之琯西京雜記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府庫有玉管長二尺三寸二十九孔吹之則見車馬山林隱轔相次銘曰昭華之琯**虛傳甲帳神**漢武故事上以琉璃珠玉明月夜光雜錯天下珍寶爲甲帳其次爲乙帳甲以居神乙以自居**海遣求藥使**漢書郊祀志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秦始皇使人齎童男女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爲解漢武帝東巡海上益發船令言海中神仙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復遣方士求神人采藥以千數餘互詳海上**雪隔獻桃人**拾遺記西

王母進剛穆王嫩州甜雪荊茂冰桃餘見舉女翻酋書紀會昌元年六月衡山道士劉元靖充崇元觀學士賜號廣成先生命與趙歸眞等於三殿建九天道場帝親受法籙三年築望仙觀於禁中四年以道士趙歸眞爲道門敎授先生五年築望仙臺於南郊歸眞與羅浮道士鄧元起有長生之術帝遣中使迎之

桂寢青雲斷三輔黃圖桂宮漢武帝造閣輔記云桂宮在未央宮北從宮中西上至建章神明臺隆遊漢山西京雜記武帝爲七寶牀雜寶案廁寶屏風列寶帳設於桂宮按桂擬當用此而兼用漢書公孫卿曰仙人可見好樓居於是上令作飛廉桂館使卿候神人背安用仙人乘雲而下之意習用語也舊引莊子堯曰余坐華盤之上森然而松生於棟蒼蒼屏之內霏然而雲生於牖似之而非也自昭亦園陵習用此更切八月初葬

松扉白露新陵寢必植松柏松屏柏城

萬方同象鳥見送李千牛赴闕

舉動滿秋塵舉一作樂漢宋本作舉慟滿滿一作浮今從戊籤按樂與史記封禪書作舉舉後世或假無作舉謂舉時爲與也若如朱本舉慟而塵爲之淨亦通然此詩只取莊重故酌定

田云哀輓哀切就挽事作歎不失諫諍之體　浩曰武宗大有武功篤信仙術絕類西漢武帝三詩用典大半取之極華贍中殊含悽惋

茂陵

漢書武帝葬茂陵

漢家天馬出蒲梢史記樂書武帝伐大宛得千里馬名曰蒲梢蒲梢作天馬之歌互見無愁有愁曲**苜蓿榴花遍近郊**戊籤首二句俱出韻按唐人不拘漢書西域傳大宛左右以蒲陶爲酒俗耆酒馬耆目宿漢使采蒲陶目宿種歸天子以天馬多外國使來衆益種蒲陶目宿離宮館旁

極遠焉得物惑遐黎使西域還得安石榴胡桃蒲桃**內苑只知含**一作銜**鳳觜**一作嘴十洲記仙家煮鳳喙及麟角作膠名爲續絃膠或名連金泥能續弓弩已斷之絃刀劍斷折之金武帝時西國王使至獻此膠武帝以付外庫不知妙用也帝幸華林園射虎弩絃斷使者時從駕又上膠一分使口濡以續弩絃帝驚曰異物也乃使武士數人共對掣引之終日不脫膠色青如碧玉戎欽合鳳嘴謂口濡膠也**屬車無復插雞翹**後漢書輿服志前驅有九斿雲罕鳳凰闟戟皮軒鸞旗鸞旗者編羽旄列繫幢旁民或謂之雞翹非也餘見陳後宮此謂已廸落弩絃可續而嗟命難延五六又遊遊**玉桃偷得憐方朔**神農經玉桃服之長生不死若不得服臨死日服之其尸畢天地不朽抱朴子內篇五原蔡誕入山而返欺家云到崑崙山有玉桃光明洞徹而堅須玉井水洗之便軟可食餘見聖女祠楊慎曰本是瑤池宴罷西王母偷作此句直似小兒語耳宋曰漢武內傳王母降承華之宮若瑤池西宴自是穆王事如何可合備檢朱本俱無之不可以語出用修而不發其覆總此辨極是不可隱其名而爲所欺也**金屋修**一作粧**成貯阿嬌**漢武故事帝爲膠東王年數歲長公主問曰兒欲得婦否指其女阿嬌好否笑對曰好若得阿嬌當作金屋貯之漢書外戚傳武帝即位陳皇后擅寵驕貴十餘年此聯一以該後宮**誰料蘇卿老歸國**漢書蘇武傳武字子卿爲栘中廐監武帝天漢元年使匈奴昭帝始元六年春至還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爲典屬國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茂陵松柏雨蕭蕭**宋曰此詩全是託諷武宗衍曰首二謂勤遠略三四謂好獵五謂好仙六謂好內結借蘇卿一襯諷刺自見言外包括貫穿極工整而不牽率　衍曰武宗武功甚大故

首聯直筆寫起不能遊獵武殺也推之好仙好色而仍歸宿遊獵武之所以為武也亦非專是託諷謂借發故君之感則合乎忠厚矣蘇卿未必有所指徐氏謂宣宗立武宗朝貶逐五相李宗閔楊嗣復牛僧孺杜悰李珏同日召還義山本牛黨蘇卿指僧孺等深文之論吾無取焉〔又曰〕此章的是刺武宗矣然謂亞詠漢武以為諷戒意味固已深長詩中妙境其趣甚博聽人自領之耳

漢宮

通靈夜醮達清晨三輔黃圖王褒雲陽記曰鉤弋夫人卒葬雲陽武帝思之起通靈臺於甘泉宮按通靈泛指醮事亦可太平廣記引漢武內傳帝禱醮名山以求靈應承露盤晞甲帳春屢見王母西歸一作不來方朔去朱華曰集作王母西歸何處去武帝內傳其後東方朔一旦乘龍飛去同時眾人見從西北上冉冉大霧覆之不知所適至元狩二年帝崩徐皆別詳更須重見李夫人漢書外戚傳李夫人少而早卒上思念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張燈燭設帷帳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帷坐而步又不得就視上愈益相思悲感為作詩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按李夫人搜神記作王夫人

華嶽下題西王母廟

神仙有分豈關情八馬虛追一作隨歎落日行穆天子傳天子之駿赤驥盜驪白義踰輪山子渠黃華騮綠耳

天子主車造父爲御水經注湖水出桃林塞之夸父山山多野馬造父於此得驊騮綠耳盜驪之乘獻穆王使之馭以見西王母

莫恨名姬中夜沒

穆天子傳天子西北口姬姓也盛柏之子也天子乃爲之臺是曰重璧之臺天子東狩於澤中逢寒疾盛姬告病天子西至重璧之臺盛姬告病口乃殯盛姬於穀丘之廟天子永念傷心乃葬盛姬於樂池之南

君王猶自不長生

史記周本紀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立五十五年崩

朱曰新書武宗王才人善歌舞狀纖頎頗類帝每畋苑中才人必從袍而騎佼服光侈觀者莫知孰爲帝也帝惑方士餌藥寖不豫才人侍左右帝熟視曰吾氣奄奄顧與汝辭對曰陛下萬歲後妾得以殉及大漸悉取所常貯散遺宮中帝崩即自經幄下宣宗嬪其節贈賢妃葬端陵之柏城義山豈感其事而發歟楊曰康駢劇談錄有孟才人能歌於武宗帝不豫召而問之曰我或不諱汝將何之對曰無復生爲是日令於御前歌河滿子一曲聞者涕零後宮中妾爲哀痛數日而殞名姬亦可指此徐曰張祜詩有孟才人歎序稱才人以笙囊獲寵上曰吾不諱爾何爲哉指笙囊泣曰請以此就縊上憫然復曰妾嘗藝歌請對上欲一曲以泄憤乃歌一聲河滿子氣亟立殞上令醫候之曰脈尚溫而腸已斷其事皆大同小異豈宮闈事祕傳之者不得其眞乎　徐曰以上兩說皆指武宗崩後作無疑也淚宮首句指道場法籙下二句言王母不再來方朔又去帝求仙之道絕矣求何以重見托出李夫人之早卒遲笄殊妙隔帷遙望豈果能重見之耶或謂宮車晚出却與李夫人重見意亦通也考晉書后妃傳云武宗王賢妃事勝而紀次即位之年三月詔宮人劉氏王氏並爲妃及葬端陵德妃王氏祔焉疑德妃王才人非而考異引李德裕獻替記曰王妃有專房之寵至是嬌妬忤旨一夕而殞又引蔡京王貴妃傳帝升遐妃自縊仆於御座下又引劇談錄孟才人窆於端陵之側而曰此事正恐是王才人傳聞不同也今合觀諸書竊

以德妃賢妃即一人孟才人王才人事亦即王妃也唐末紀載厖雜附會者多不足盡信　又曰無聲記書於五年十月張祜詩序才人先帝而殞與崩後從殉不同合之此二詩則妃必先帝而卒史文當有舛耳

瑤池穆天子傳卷三天子賓於西王母天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爲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天子答之曰予歸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顧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

瑤池阿母綺窗開稱王母爲元都阿母見武帝內傳　**黃竹歌聲動地哀**穆天子傳卷五日中大寒北風雨雪有凍人天子作詩三章以哀民曰我徂黃竹[illegible]員閟寒云云按穆天子傳文黃竹當在嵩高之西長安之東與西王母相遠固不必拘耳　**八駿日行三萬里**穆天子傳卷四朝於宗周之廟乃里西土之數各行兼數三萬有五千里列子穆王乃觀日之所入一日行萬里程子美集駿馬詩原注穆天子傳飛兔騕褭日馳三萬里按宋書符瑞志飛兔神馬之名也日行三萬里禹治水勤勞天應其德而至騕褭者神馬也與飛兔同杜集所注俟再檢　**穆王何事不重來**竹書穆王十七年西征昆侖見西王母其年西王母來朝賓於昭宮餘屢見

錢曰此方專諷學仙

過景陵舊書憲宗紀元和十五年正月甲戌朔上以餌金丹小不豫庚子暴崩葬景陵新書志景陵在同州奉先縣金熾山

武皇精魄久仙昇帳殿淒涼煙霧凝通典葬儀備列吉凶二駕神駕至吉帷宮帳殿進轀輬車靈駕至凶帷帳殿下俱是蒼生留不得鼎湖何異魏西陵三國魏志太祖武皇帝葬高陵陵在鄴之西岡故稱西陵詳後東阿王餘見挽歌辭

浩曰此篇意最隱曲假景陵以詠端陵而又追慨章陵也鼎湖喻新成陵寢西陵喻章陵而痛楊賢妃賜死事也有前諸詩可証言豈獨文宗不能庇一姬耶憲宗與武宗皆求仙餌藥致疾故用黃帝上仙而篇首武皇微而顯矣

四皓廟 戊籤無廟字

本為留侯慕赤松史記留侯曰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游耳漢庭方識紫芝翁蕭何只解追韓信史記淮陰侯列傳蕭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豈得虛當第一功見韓碑

孫曰此詩為李衛公發衛公綠石雄破烏介平澤潞君臣相得始終不替而卒不能早定國儲使武宗一子不得立有愧紫芝翁多矣故假蕭相以譏之　浩曰徐箋甚精舊新書武宗五子並逸其薨年然通鑑云諸宦官密於禁中定策下詔稱皇子沖幼須選賢德則其時武宗之子未盡也留侯之使呂澤迎四皓已在多病道引不食

殺杜門不出之後歲餘矣衛公始終秉鈞而竟不能建國本扶中人何哉蕭何爲相至惠帝二年甍詩故確採漢事而婉轉出之會昌一品集賜石雄詔云得飛將於無雙此擬韓信正合集又有天性論爲莊恪太子事而歎無人以一言悟主也比類而觀其能解於此章之冷刺歟

玉谿生詩詳註卷一